
荒江女侠
农村读物出版社
原著顾明道
批校叶洪生
四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第四册）

# 目　　录

# 第七十二回 怪杰逐白浪妖物就缚 将军来黑夜淫妇伏诛

荒江女侠在那时候突如其来，宛似飞将军从天而下，双方的人都是出于意料不到的：人死岂有复活之理，难道女侠的芳魂不死，前来复仇吗？雷真人和蔡浩等更是惊慌骇异，山上的火势尤炽，匪众陷于进退狼狈之境，只得一面抵御，一面退下。

玉琴的真刚宝剑已盘旋在蔡浩的头上，蔡浩见女侠不死，今天又加上了一个劲敌，心中说不出的愤怒，也把一柄钢叉使急了，拼着性命和玉琴狠斗。史大嫂和杜五郎得空便去追杀群盗，小船上枪声又响，雷真人右臂早着一弹，宝剑落水，银丸在他头上只一盘旋，雷真人早已伏尸舟中。火姑娘急救无及，只剩她一人独挡云三娘了。

萧慕兰见邓骏和剑秋杀得难分难解，她手掌中拈着一枝袖箭，觑得间隙，一箭向邓骏的咽喉飞去；邓骏不及闪避，正中咽喉，翻身跌倒。剑秋挥剑割下他的头颅，提在手里，对准蔡浩的面门掷去，说道："看法宝！"蔡浩忙乱中以为有什么暗器到来，将手中叉去遮格时，恰巧邓骏的头颅被他刺在钢叉尖上，蔡浩骂了一声可恶的小子！剑秋早已跳过来说道："琴妹，你尚在人间吗？我们快快扑杀此獠。"

于是琴剑二人双斗蔡浩，两柄剑神出鬼没，蔡浩怎能抵得住，心慌意乱，要想乘隙跳入水中去逃生，然而二人的剑

光已将他紧紧的裹住，休想可以脱身。剑秋一剑向他下三路扫去，蔡浩把叉又望下一压，正碰着剑锋，剑秋乘势望上一削，铛啷啷一声，钢叉头已被削落；玉琴跟着使个白蛇吐信，一剑刺入蔡浩胸膛，鲜血直冒，大叫一声，立时毙命。

海底金龙孟公雄见蔡浩已死，心里只想逃生，将软鞭向史兴猛扫一下，史兴一闪身避去时，孟公雄已一跃入水。史兴哈哈笑道："你这小子想要从水里逃生吗？你家史大哥最欢喜到水中去，便是你逃到水晶宫，我也要把你捉将上来。"说着话，也跳到水中去。史大嫂见了，也纵身跳到水里去帮她丈夫捉贼。众人但见离开一丈多远的湖面上，怒浪涌起如山，翻翻滚滚，奔鲸骇蚪，料想史兴等在水底大战了。

不多时见史兴夫妇钻出水来，史兴手里高高举着一人，真是孟公雄，身上鲜血淋漓，已被史大嫂的鹅翎铜刺伤了左臂，故给史兴生擒。史兴把他向自己的船上一掷，吩咐一个渔哥儿将他缚住。

火姑娘瞧着自己人死的死，擒的擒，形势大为不佳，若不逃走，决难幸免；只苦四面是水，无处逃生，一面要抵挡云三娘的银丸，一面忙教摇船的盗党快快把舟逃入芦苇中去，但是群侠怎肯让她漏网？剑秋玉琴慕兰史兴等四面围攻上来，火姑娘格外心慌，手中剑稍一松懈，云三娘的银丸在她颈上倏地一转，火姑娘早已身首异处了。

群盗既除，玉琴回过身来，跳到云三娘船上，向三娘下拜道："我师何以到此？"云三娘一边将玉琴扶起，一边带着笑对她说道："玉琴玉琴，你不要问我怎样来此，我要问你一向在哪里？大家都说你投水身亡，原来尚在人间，真是

快活煞我了。”剑秋也跳过来握住玉琴的柔荑说道：“琴妹琴妹，你没有……？”说了半句话，哈哈大笑起来，史兴夫妇也在旁边船上大嚷大叫。

玉琴将手指着横山道：“现在且莫谈我的事，快去直捣贼巢，横山上不是火势甚炽吗？”众人被她一句话提醒，大家各回本船，向前追赶余党，玉琴也跃回自己的船上，和那猎装少年跟着他们一同向横山进发。到了横山之下，匪船四散，只见岸边有一行人飞奔而至，剑秋尚疑是山上的盗党；等到近时，却见为首一个少年手里挽着一颗女子的人头，大呼：你们来了吗？雷真人等可曾诛掉吗？乃是踏雪无痕程远，背后跟着韦虎、吕云飞、梁红绡三人，以及兽戏团中的人。

剑秋遂吩咐杜五郎等将舟傍岸，大家跳上岸去，程远、韦虎一见玉琴，都不胜惊讶；剑秋走上前对程远说道：“雷真人、蔡浩等一伙人都被我们杀得一个不留，好不爽快！女侠玉琴也来了，她没有死，我们到山上去吧，山上可有余党？”

程远答道：“自从雷真人等自湖上遇见剑秋兄等以后，山上戒备甚严，常恐你们来复仇。今日本为雷真人五十寿辰，但也没有庆祝，不过日间聚饮一番；方才闻得警报，雷真人蔡浩等都出来抵敌，只留妖姬薛素英在山上，甚为空虚。他们以为我等没有什么本领，故未防备，我遂和韦虎跳到玉皇阁去找那妖姬。她的本领也不差，又有三头鹰飞出助战，但结果都被我们杀却。山上余党见我们动手，一齐惊慌，我们便扬言投降者免死。并放起一把火来，将匪窟焚烧，断绝他们的归路。”

剑秋道："你办的很好，匪首已死，余众不宜多杀，我们且去扑灭这火，也可借这地方一聚呢！"程远答应一声，他遂领了众人回到匪窟，吩咐投降的匪众快快扑灭这火，大家奋勇灌救，一回儿已将火焰熄灭，但背后玉皇阁等一带房屋早已烧成了一片焦土了。程远和玉琴相见，彼此心里都是一半儿忸怩，一半儿疑讶，未便详询。剑秋又介绍程远等和云三娘相见，大家便在堂上坐定；程远因为今天备有很多的酒肴，尚未吃尽，便教人去监督他们去预备两桌丰盛的筵席，以便开个小小的庆功宴。

这里众人聚谈之时，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就是女侠已作珠沉，怎样没有死在湖中，尚在人间？而最巧没有的恰在这个时候一同前来，不期而合的大破横山，剿除湖匪，剑秋首先向玉琴叩问。

玉琴便介绍那猎装少年和众人相见，说道："这位先生姓魏，名志尚，是西鳌山人氏，别号神枪手，我若没有此人救援时，早已葬身湖中了。因为我那晚坐了史大哥的船到那里，独探匪窟，恰遇雷真人等劲敌，不得已而退走；在慌乱之间，走错了路，被他们围困住，战得筋疲力尽，无路可走。这是我自己好勇太甚，喜欢蹈险之故，所谓自取其咎；我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不愿意落在贼子的手里，受他们的污辱，遂投入清波，也好死得清清白白。我既入水后，不会泅水，臂上又已受了伤，更是无力挣扎，只有紧握着自己的宝剑，随波浮沉，失了知觉。醒来时却见自己在一艘人家的船上，竟没有死，救我的便是那位魏志尚先生了。"

玉琴说道这里，史兴早拍着手大笑道："这真是皇天有眼，不死侠义之人，好不令人快活！好姑娘，你若真是死在

湖中时，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了，这位魏先生真是大大的救星。”说着话，立起身向魏志尚唱个爽腔。

魏志尚慌忙答礼道：“不敢不敢，小的可是打猎为生的。这天凑遇和两个同伴到湖上来打鸟，在别的山头上耽误了时候，不能归去，夜间便将船泊在芦苇中，宿了一夜。

“天明时摇出芦苇，预备回去，这真是无奇不有的事。我立在船头上，一眼瞥见芦苇边沙滩搁着一个女子的身体，上半段缠在芦苇上，下半截还浸在水里，手中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使我很是奇怪，大约是被波浪打到这里芦苇旁来的，遂和同伴停了船，赶紧救起，解开衣襟，一摸胸口微温，知道或者尚可救活；我们遂将她腹中的水设法呕了出来，又施用人工呼吸，经过了许多功夫，果然被我们救活了。一问姓名，又使我惊喜参半！

“因为我前年曾到过北方，早闻得江湖上有一位行侠仗义的荒江女侠方玉琴，心中很为景慕，只恨无缘识荆；想不到女侠在那里湖上遇险的，被我救得，其中真有天意，但不知女侠何以至此？因她刚才醒来，不复耗损她的精神，未便多问，遂把女侠载至西鳌山寒舍，让她到床上去睡息，略进饮食。舍间有老母、拙荆，她们能够伺候的。次日我向女侠询问，方知真相，可是女侠虽然获救，身体已是疲乏得很，臂上的创伤也很厉害，所以我留女侠即在寒舍静养的。”

魏志尚说到这里，略略顿住，女侠说道：“你们听了魏先生的报告，可以知道我怎样的绝处逢生了。此番我没有死，真是十分侥幸的事；但我在魏先生府上卧病了半个多月，承蒙魏老太太和魏先生的夫人都是非常殷勤，晨昏在榻旁照顾我，使我心中不胜感激。魏先生虽是猎户，却是个很

有义气的好男儿，西鳌山的人没有一个不敬重他的。至于他的武艺也很好，尤其是枪法精妙，射击时百发百中。而他手里常用的一只火枪，是他以前在吴淞地方，有一个德国人赠送给他的；弹药十分厉害，不但能打飞鸟走兽，也可取人性命，易如反掌，所以他刚才枪击雷真人和邓驹，他们都不能抵挡了。”

剑秋听了，便向魏志尚说道：“原来魏先生也是一位湖上俊杰，承蒙援救师妹，鄙人也是非常感激的。”魏志尚又道：“不敢，足下的英名，我也是一向钦佩，尝闻女侠说起足下如何志高行洁，真不愧昆仑侠士。”剑秋道：“我们飘泊天涯，略助些人间不平的事，哪里敢称得剑侠，我师云三娘方足当此。”

云三娘笑道：“你们都不要客气，人要在世界上做些顶天立地的事，方不负天生我材。但因有许多人好行不义，不照公道行事，所以我们眼里看不过，少不得要过问了。即如蔡浩、雷真人等，他们本和我们无甚深仇，为什么我们不约而同的要来歼除呢？恐怕也是他们平常日子所行不仁不义之事太多了，无形之中足以召我们至此的，到底他们没有好结果，可知吾人在世，何去何从了。”魏志尚听了云三娘这几句话，更是钦敬！

这时下人已摆上酒席，程远道：“我们且饮且谈吧，雷真人的寿筵改作了我们的庆功宴，今日我们一夥人的遇合，可喜可贺！也非偶然，大家应该欢饮一下。”众人群声说道：“是！”公推云三娘上坐，其次是玉琴、剑秋、慕兰、程远、魏志尚、桂枝、夏听鹂、周杰、韦虎、吕云飞、梁红绡、杜五郎、史兴夫妇等，挨次坐定，剑秋、程远相继提壶

敬酒；玉琴见群侠毕集，急于知道众人如何到此的经过，遂一一叩询。剑秋、程远、慕兰、韦虎都把自己由太湖里来的原因，约略奉告；云三娘只说了湖上相逢的一段，对于她自己岭南的隐事依然不提。

玉琴听了这些离奇曲折的经过，津津有味，尤其是剑秋能和自己一样化险为夷，延津之剑复右，乐昌之镜重圆，心头快慰非常，遂又说道："我在魏先生家里休养多时，生活殊为闲适，魏先生有时伴着我到山上去打猎。他的枪术非常高妙，天空里的飞鸟，他说要打第几头时，枪为发后，果然第几头便被击落。我很想邀了他再上横山，但仍恐寡众不敌，不敢重蹈覆辙，但心里未尝一日忘怀。

"今天我约同魏先生坐船离了西鳌山，要到史大哥处来商量如何剿除蔡浩等计划，谁知舟到半途，远望横山火起，我们心中不胜惊异，暗想莫非山上有了什么变端？遂把舟子驶近横山来，恰见你们在水上和蔡浩、雷真人等酣战，魏先生遂先发了一枪，如此相逢，岂非怪之又怪。现在横山已破，群盗伏诛，我的私仇也已得报，闻方才雷师杀掉的道姑就是火姑娘，那么白莲教中的四大弟子风火云雷一齐被我们除却；白莲教在外的势力受到很重大的打击，而一般无知小民，不至于再受他们的愚弄了。"众人听女侠说了，觉得格外快活。

剑秋又问玉琴道："琴妹可曾失去什么东西？"玉琴道："那柄小小翠翡剑我常常佩带的，却在湖中失去了，真是非常可惜。"剑秋微微一笑，从他身边摸出一样东西来，绿如秋水，对玉琴说道："琴妹，你看此物。"玉琴一见，便道："呀，这翡翠剑正是妹物，怎样落在剑秋兄手里

呢？”剑秋遂又将自己和史兴湖上访问，遇老渔翁收回此剑的事，说了一遍，且道：“妹剑无恙，珠还合浦，真是非常可喜的事，今日奉还琴妹吧。”说着话，双手奉上，玉琴接过，便插在她的秀发上，一颗芳心对于剑秋更感他的多情了。

云三娘微笑道：“这东西是你们订婚的纪念宝物，现在失而复得，物归原主，你们俩的婚姻可以早日成礼，也让我们多喝几杯喜酒。”云三娘刚才说到这里，史兴早嚷起来道：“原来岳爷和方姑娘不但是师兄妹，而且是一对儿的，我今天方才知道，更是使我快活了，我先干一杯，权当喜酒喝了。”史兴说罢，把一杯酒喝下肚去，向大家照着空杯，说道：“来来，我们大家喝个畅快，今天是贺喜的日子。”

剑秋笑道：“史大哥酒兴勃发了，很好，我以前允许你破了横山之后，可以有一个机会尽量狂饮；今天你不妨多喝些，醉了也不妨。你手里的小杯恐怕喝得不爽快，不如换个大杯来喝吧，我想史大嫂这一遭也决无异议的。”程远遂唤人去取了几只大杯来，云三娘道：“我们不能多喝，谁有酒量可以陪史大哥喝数杯？”玉琴指着魏志尚说道：“魏先生的酒量也不错，何妨凑个热闹。”史兴道：“我猜杜兄酒量不在我下，快用大杯来陪我喝一个畅快！”夏听鹂也说道：“周杰表弟也能喝酒。”于是程远便将大杯放在四人面前，各各斟满了，请他们喝。

史兴举起大杯，直着喉咙一口气喝下去，杜五郎、魏志尚、周杰都不甘示弱，一齐照干。史兴道：“我们狂喝，你们大家也要多喝数杯的。”程远和剑秋都说是，也各饮了一杯。程远叫人把酒快快烫来，史兴把手摇摇道：“热的酒不

能喝多，我和杜兄弟欢喜喝冷酒，只要冷的好了。”程远便叫人去抬上一大瓮上等花雕前来，去了瓮泥，让史兴等舀着冷的吃：于是史兴放着胆狂饮起来，且和魏志尚等猜拳，十九是他输的，所以一杯一杯的灌下肚去：史大嫂因为今天是庆功，不便干涉，大家看史兴喝酒，十分高兴。

看看天色已晚，点上明灯。“今天我们一辈人总是不能回去了；好在匪首都已杀却，余众皆已归降，便在这里住一宵，现成的床铺很多，决没有意外之事的。”剑秋说，众人自然都赞成，大家饮酒谈心，史兴却喝得有些醉了，却只顾要喝；剑秋又讲起方才史兴夫妇在水底活捉孟公雄的事，夸赞史兴夫妇水性精通，不愧为水上怪杰。

魏志尚忽然想起一事，便对众人说道：“在我们西鳌山的附近湖中有一数百年的老鼋，硕大无朋，每逢天阴时常到湖面上来兴风作浪，不知被它撞沉了多少船只，伤害了多少人畜。我们鳌山的人民处心积虑，要想除去这个巨害，无奈那老鼋十分狡猾，平居匿伏在鳌山北面底窟穴，轻易不出；等得出来时，风浪又大，人民近它不得，无法对付。他们见我善放火枪，遂要教我去帮助他们共除老鼋，我答应前去试试，倘能杀掉这畜生，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有一天天气恶劣，湖中风浪大作，有人来报说老鼋在水面出现了，我们便挑选了十数人都是有水性能驾舟的，随我同去；果见那老鼋在水面上迎风吐吸，四面浪涌如山，我坐的船上下颠簸，几乎要倒翻，急切近它不得。我遂觑准了它，开了一枪，但因距离较远，风势又大，第一枪没有命中。第二枪虽然被我击着，可是只能使他受伤，不能取它的性命，反激怒了它，浪花益发大了，我的船顿时翻身：幸亏

随我身边的人都谙水性，把我救回。那老鼋暂时敛迹，等到伤好了，又出来为害，这几天听说在黄泥港那边出没，可惜没有人前去斩掉它。今日我见史大哥水中本领非常高强，若得他去除那老鼋，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的，不知史大哥可肯为那边乡民出一些力？”

史兴听了魏志尚的话，便道：“不错，我也听人说起西鳌山有个老鼋，常常作怪害人，魏先生既要我去斩它，我无有不允之理。”魏志尚见史兴慨然允诺，遂说道：“我谨代鳌山乡人九顿首以谢，明日即请史大哥前往如何？”史兴点点头道：“谨遵台命。”剑秋道：“请史大哥去收伏老鼋，这是很好看的。混江龙和海底金龙，史大哥尚且不怕，何况一老鼋呢，必能手到擒来。明日我们倒要一同去作壁上观，且助声势。”

史兴道：“要去时我们大家一同去，看我斩那老鼋。”于是魏志尚又代史兴斟上一大杯酒，说道：“请饮一杯，预贺明日史大哥胜利。”说着话，把自己面前一杯酒喝干。史兴也举起大杯，咕嘟嘟的喝下去，一瓮酒早已喝个罄尽，史兴又喊添酒；左右又抬上第二瓮来，开了再喝。

史兴约摸又喝了七八大杯，忽然跳起身来说道：“我们自从女侠探山遇险以后，以为她早不在人间，那天回去时，我的妻哭得好不伤心；我也恨不得立刻生擒蔡浩，把他碎尸万段，一直以复仇为念，无心捕鱼。后来幸亏岳爷等来了，我们遂同商复仇之计，直捣匪巢，而女侠竟出人意外，在这个时候出来，怎不令人快活！今天在这庆功宴上，我喝的酒也不少，但尚没有醉，不如当众一舞。”说罢立刻跳到庭心中，张开双臂，左右起舞。

大家见他醉态可掬，而自己还说不醉，真是醉人的话，大家张着口笑。史大嫂道："这酒鬼多喝了些黄汤，便要放出这种狂态，所以我不要让他多喝；他喝醉了，乱冲乱撞，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玉琴道："史大哥一片天真，就在这点上，令人敬爱，今日理该让他快活一番的。"只见史兴舞到分际，大嚷一声道："我来一个狮子滚绣球，给你们瞧瞧吧。"将身子扑到地下去，展动四肢，东滚西扑，果然活象一头狮。

众人看得非常有趣，史兴蓦地滚至史大嫂身边，倏地跳起身来，将史大嫂当胸一把拉住，说道："你也应该舞给大家看看，我们一同来。"史大嫂脸上一红，说道："酒鬼，快快滚开去，老娘不高兴和你同舞。"说着话，将史兴一推，史兴踉踉跄跄的退后数步，险些儿跌一跤，后又奔上来扭住史大嫂，且说道："你不舞吗？我偏要你舞。"用力拉扯，史大嫂也还手把他扭住，两个人乱打乱喊，扭作一团，众人又是哈哈大笑起来。

史兴力气虽大，究竟醉了，和史大嫂走马灯般打了几个转，早被史大嫂打翻在地，把他紧紧按住，喝道："酒鬼，今天老娘让你多喝了些酒，你就醉得这个样子，好生无理，还不与我去睡觉吗？"史兴被史大嫂按在地上，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答；众人走近去看时，史兴早已闭目熟睡，鼾声如雷了。史大嫂松开两手，对史兴仔细瞧了一下，不由也笑道："果然睡着了，待我负他去睡吧。"程远道："好，我来引导你们去。"史大嫂遂伸手将史兴负起，在她的背上，程远叫人张着灯，领着史大嫂去了。

这里众人也不再喝酒，各个用饭，撤去残肴，仍坐在一

起饮茗闲谈。程远安置了史兴夫妇，回出来陪着众人谈话；玉琴因为自己和剑秋一样死里逃生，散而复聚，大家重又谈起别后的经过，絮絮不休，不觉已是鱼再三跃。程远说道："诸位今天辛苦了，不如早些安眠吧，我已叫下人将睡榻安置，诸位尽可稳睡；由我和韦虎兄弟担任防备之职，大约可以平安无事的，匪魁已死，其他的人谁敢来惊动我们。"剑秋道："很好，不过你们二人太辛苦了。"程远道："我们没有作什么事，理该代劳。"于是仍由他引导众人去安寝。

云三娘、桂枝、玉琴一室，慕兰和梁红绡一室，剑秋、魏志尚、夏听鹂、周杰一室，吕云飞、杜五郎一室；大家因有程远、韦虎在外巡察，所以都放心入梦。次日早晨大家起身，相见后吃过早饭，魏志尚便要请史兴去湖上斩鼋，史兴已完全清醒，业已应许，自然要随他前往。剑秋等也都要去看看，魏志尚便请大家到西鳌山去一聚，程远和剑秋商量如何处置这里的事。

剑秋遂教人去里面将蔡浩等抢劫来的不义之财一齐搬出来，散给投降的匪党，教他们各自散去，安心谋个营业，永为良民，匪党自然不胜感谢。剑秋又抽出一份金银，一半犒赏给同来的渔哥儿，一半却赠送给兽戏团中人；又搜出雷真人造的信教者名册，把火焚去，免得事后累及无辜乡民。

史兴见剑秋等处理各事，想起他昨日生擒的海底金龙孟公雄，便道："姓孟的是个作恶多端的盗匪，不如把他杀却，以除后患。我们又不要将他送去官中献功，留他无用，还是爽爽快快赏他一刀。"他说罢，就到后边去，要想拖出孟公雄来，因为他昨日曾交给他一个渔哥儿，把孟公雄禁闭在一间小屋里的；谁知孟公雄不知在什么时候自己用牙齿咬

断了身上的绳子，偷偷地逃生去了。史兴大失所望，连嚷带骂的把那个渔哥儿怪怨了一番。

剑秋听说孟公雄脱逃，便对玉琴说道："那厮不死，真是侥幸，往年韩家一役，被他兔脱，今番在这里又做了漏网之鱼。"玉琴道："那厮虽逃，迟早必有再撞在我们手里的一日，那时决不轻饶了。"此时匪党带上一个少妇来，说道："这妇人是蔡浩掳上山来的，几番想要奸淫她，奈她抵死不从，向她家中勒赎时，又没有确实回音，此刻如何发落？"玉琴见了，又道："呀，我倒忘怀了，此人莫非就是姚家媳妇？我就是听了她被湖匪掳去的消息而动独探太湖之念的，且喜此时无恙，我们可以送她回去，让她好和家人团聚。"

那少妇听了这话，含着眼泪，连忙向玉琴拜倒，玉琴将她扶起。夏听鹂道："这件事交在我的身上，现在可以先着人把她送到西山，然后待我们打从鳌山回来时再行送回便了。"剑秋道："夏兄说得甚是。"

又问山上还有什么被掳的人？匪党回答说没有了。剑秋便教匪党去把各处户封闭，大众尽离横山，不日官厅得了消息，自然来办理善后。又说："我们不要管它，且去看史大哥斩鼋。"

韦虎说道："那么我带来的兽戏团中的人员以及许多野兽，如何处置？"剑秋道："你前天向我说过不愿意再为团主，是我勉强邀你们到此相助的，现在你若果然决心不干，那么请你和我们同去鳌山一行，以后我再介绍你一个地方去，其余诸人让他们带着野兽散伙去吧。"韦虎道："岳先生说得正是，除掉红绡、云飞，其余的人不妨请他们先回苏

州去。”商议已定，于是剑秋教一个渔哥儿把兽戏团众人送往苏州，又教一个渔哥儿把姚家媳妇送往西山，其余几个渔哥儿都愿意跟随他们到鳌山，匪党也即纷纷散去。

剑秋遣开他们去后，遂和玉琴、云三娘等众人一齐离开这个横山，下了船跟随魏志尚至鳌山，恰又遇着顺风，下午时候已到了鳌山。魏志尚和玉琴领着众人，舍舟登陆，望山上走去。剑秋留心瞧看西鳌山上的人民，一半儿种田，一半儿行猎，所以有许多人家门前张挂着野兽的皮，风景却没有西山那样的佳妙了。众人走了一里多路，已到魏家门前，门墙粉饰尚新，一带短墙露出些花木，和史兴那里的竹篱柴扉又不同了。

魏志尚上去叩门，便有一个荆钗布裙的少妇开门出来，一见魏志尚，领了许多人来，不胜惊异！玉琴便又代她和众人介绍，那少妇便是魏志尚的妻子孙氏，魏志尚把众人让到里面草堂上坐下，陈设也很雅洁整齐，玉琴便和孙氏到里面去请出魏老太太来相见。魏母年可五十许，鬓发微白，精神健旺，脸上一团笑容，和蔼可亲；听说玉琴等已将横山群盗剿除，额手称幸。

这时天色渐暮，魏志尚因众人在船上只略进些饮食，未免腹中空虚，且嘉宾到此，理当沽酒设馔相请；遂去邀了两个邻人到来，帮同杀鸡宰羊，且烧各种野味敬客。上灯时摆上酒席，众人又围着两桌，畅饮大嚼，魏母和媳妇也坐着相陪，直至夜阑，方才散席。有一半人住在魏家，一半人住到船上去。

次日一早，魏志尚便差人去黄泥港探听，那人回来报告说：“昨夜月色甚好，有人在黄泥港外见那老鼋曾浮出水面

上，对着月亮吸吐精华，后见那老鼋泅向那港里去了，那么今天必定在港内。那边水面较狭，前去捕斩，比较容易到手一些。”魏志尚点点头道：“时不可失，我们必得请史大哥前往了。”史兴道：“很好，我就去斩掉这畜生。”于是大家各挟着兵刃下舟去，魏志尚和几个猎户带着一头羔羊。

众人看史兴坐在一艘船上，两个渔哥儿代他摇着船，他已将身上衣服一齐脱去，露出一身黝黑的坚强肌肉来；手中挟着一对明亮的飞叉，赤着双足，站在船头上，气概豪壮，胜过了水浒传上的阮氏三雄。史大嫂也赤着脚，将裤脚卷起在腿弯里，握着鹅翎铜刺，和杜五郎同坐一船，准备在必要时下水相助。

那黄泥港离开鳌山不远，附近乡人听说魏志尚等去擒斩老鼋，胆大的都驾着船跟来看热闹，他们都带着大锣大鼓，预备到时敲起来，使老鼋闻声慌乱。魏志尚见了，遂向他们去借了三个大鼓前来，在自己面前放着一鼓，那两个却教人放在玉琴、剑秋之前。玉琴笑道：“好，我们擂鼓助战吧。”

一回儿舟至黄泥港，湖面果然渐狭，远远地岸上也立着许多人来看。魏志尚便将船并作一字儿泊住，自己驾着一舟，和史兴史大嫂的船向前划去，不过数十步也就停住。魏志尚便把带来的羔羊用很长的绳子缚了，坠入湖中去，那羔羊起初还哀号着，后来便没声音。众人静静的向水里望着，只见远处水波忽然涌起，象有一物很快的过来。

魏志尚急叫人把那羔羊拖起，跟着水波分开，一样硕大无朋的东西映入众人眼里，乃是那头老鼋出来了；全身有一丈多宽阔，昂首怒目，向小船扑奔上来，浪花四溅。魏志尚

将坐船急退时，已险些儿翻在波心。玉琴、剑秋所坐的小舟虽然距离较远，已颠晃得如摇篮一般，人也几乎立足不住；幸亏驾舟的都是精通水性的渔哥儿，众人也态度镇静，所以没有翻倒。

此时那老鼋吃不到羔羊，怒气发作，摆动四足，推动波浪，向他们扑至。史兴觑个准，呼的一钢叉飞去，正中老鼋，它吃了一叉，便向水底一沉。史兴喊一声不要走，奋身跃入波心；只见相隔一丈多远处，白浪不断的涌起，如山头一样，水花儿飞溅到众人的脸上，众人知道史兴已在水中和那老鼋狠斗了。玉琴便首先举起玉手，擂起鼓来，魏志尚和剑秋也擂鼓相和，后面船上的众乡民一齐击鼓鸣锣；岸上的观众大声狂呼，真个声震天地。

此时已到了紧张的当儿，水渡轰逐，奔鲸骇蚪，良久良久，不见史兴出水，波浪更是汹涌；史大嫂恐怕史兴有失，横着手中鹅翎铜刺，一翻身也跳入水里去。又隔了一些时候，岸上船齐发一声欢呼，便见那头老鼋四脚朝天的浮到水面上来，已是半死半活了；跟着史兴和史大嫂半身浮出水面，众人又是一声狂呼！

魏志尚便停了鼓，将一捆绳索抛到水中，史兴夫妇接着，便将老鼋的四足都用绳子缚住；他们解了绳子，踏着波浪，回到船上来，众人又是震天价喝一声采！魏志尚向二人作揖道贺，于是大家返舟回鳌山，那头老鼋被史兴等拖在船后，再也不能挣扎了。

众乡人生平罕见过这样勇敢的人，大家摇着船跟到鳌山来，瞧瞧那头已死的老鼋和斩鼋的壮士，鳌山顿时热闹起来，魏家门前户限几穿。史兴夫妇到里面去，换了湿衣，走

到草堂上来，此时一批一批的观众蜂拥而来，指指点点，连玉琴等众人话也不能讲了。

魏志尚只得请他们退去，且把那老鼋悬挂在山前一株大树上，好让众人观看，于是众人又拥到那边去看老鼋了。魏志尚把门关上，大家齐向史兴夫妇道贺，称赞史兴夫妇的水性精通，为湖上除去一害，功德非浅。史兴不会说客气话的，双足蹲起，在椅子上，翘着大拇指说道："那老鼋真是不容易斩掉的，不但它的气力异常大，而又狡狯得很；我险些儿被它在腿上咬一口，幸亏闪避得快，但我的裤子已被它撕去一条了。后来我的浑家也来助战，刺伤了它的前足，被我一叉刺入它的项中，于是那畜生死在我们手里了。"

剑秋道："史大哥神勇绝伦，我在北方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水上英雄。古时有勇士古冶子为齐景公斩鼋，河水倒流，人家都惊为河伯，现在史大哥也可说不让古人独擅于前了。"众人赞美了一番，史兴夫妇非常高兴，这一天众人仍住在西鳌山，晚上魏志尚又设宴款待，史大哥又喝得酩酊大醉，被史大嫂、杜五郎扶着回船去睡。

次日剑秋等都要回西山去了，玉琴邀魏志尚同往西山一聚，魏志尚当然愿意送他们前往；玉琴便去向魏母和孙氏告别，彼此颇有恋恋之意，尤其是魏母很爱玉琴，不舍得她离去，然而也无可挽留，只得坚邀重来之期。女侠安慰了数语，说自己他日若到江南，一定要到鳌山来拜候起居，对于魏志尚援救之恩，当永远不忘的。

他们一行人遂离了鳌山，坐船回至西山，大家聚在史大哥家中，忙得史兴夫妇招待不迭；欢聚了一日，剑秋、玉琴等便要到苏州去，史兴夫妇和魏志尚也一齐随往。夏听鹂便

留他们住在自己家中，畅聚数天，一面派人送姚氏回家。

这时横山群盗歼灭的事已传扬出去，不过大家都不明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而不详，官厅方面也已派了兵前去收拾一切，预备向上峰去报功。剑秋等破了横山，心愿已偿，恐怕久留在苏，容易被人识破行藏，大家要想动身；云三娘却想到江西庐山去一游，然后上昆仑访晤一明禅师，她很爱吕云飞年少聪明，是个可造之才，意欲收为弟子，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剑秋。

剑秋甚为赞成，遂领吕云飞拜云三娘为师，这真是吕云飞求之不得的事，他心里怎不欢喜的。连韦虎和梁红绡也都十分快慰，以为吕云飞得着名师，是很难得的机缘呢。

吕云飞此后遂要跟着云三娘走了，剑秋、玉琴却要动身北上，回天津曾家村去，和毓麟彩凤等重聚。程远要伴慕兰回卫辉府，愿意和琴剑同行，至山东再行分手。

韦虎想起前日剑秋说的话，向剑秋询问，能够介绍他到什么地方去安身，剑秋遂答道：“在河南洛阳地方，有一个剑侠名唤公孙龙，是我的朋友，他助着他的亲戚做洛阳府的，一向在那边声名很好，前程远大；我可以修书介绍你到那边去找个事做做，前途未尝没有希望。否则关外的螺蛳谷、塞外的龙骧寨，两处也可安身，不过路程远一些，听凭你喜欢到哪一处？”韦虎道：“我愿往洛阳走一遭。”剑秋道：“很好。”立即握笔作了一封书，和玉琴一同签上名，交给韦虎，韦虎和梁红绡早一日辞别众人，登程而去。

云三娘带着桂枝、吕云飞也走了，临行时还向玉琴催询婚期，玉琴却低倒了头，没有确切的答复。云三娘叮嘱他们回到了天津以后 不要多事，早些上昆仑山来，她和禅师当

为他们完婚，同圆好梦，二人都答应了。云三娘去后，剑秋、玉琴、程远、慕兰四个人也要离苏，史兴夫妇再三苦留不住，魏志尚也觉有些黯然！夏听鹂和周杰又设宴饯行，大家洒泪而别，史兴夫妇和魏志尚也就回转太湖去了。

剑秋等四人离了吴下，到了镇江又去游北固山和金、焦二山名胜，玉琴瞧着长江里的风帆沙鸥，不禁又想着太湖里的史大哥史大嫂和魏志尚这三个人，她在太湖里虽然逢到极大的危险，而得识那三怪杰，是第一可喜之事；自己和剑秋在丽霞岛失散之后，生死未卜，却能琴剑重逢，别后无恙，是第二可喜之事。程远、慕兰以前和自己都是敌人，现在前嫌消释，变成了同志，是第三可喜之事；雷真人、火姑娘等邪教匪徒，此番聚歼于横山，而悍如狮虎的怪头陀也已在嘉兴被剑秋等诛掉，这是第四可喜之事。可惜许多俊杰在湖中聚首之后，却又天南地北，各奔一方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古今多少英雄，胜景登临，却又令人感慨系之了。

他们在镇江游了两天，便渡江北上，又去游览扬州二十四桥的名胜，一路沿着运河而上，因为玉琴喜欢陆行，所以大家都不坐船。

这一天相近淮安二十多里了，天色渐暮，他们是雇着牲口行的，那地方十分旷野；见前面松林里露出一带黄墙，大约那边有个寺院，行近一看，却是一座半旧的关帝庙。剑秋指着庙宇，回头对玉琴说道：“大概今晚我们赶不上淮安城了，不如暂向这庙中借宿一宵吧。”玉琴心里想赶至淮安，瞧着那衔山的红日，答道：“我们再赶一程，也许来得及进淮安城，现在天尚未黑，何必急于投宿呢！”剑秋听玉琴这样说，也就不再勉强。四人催动坐骑，骡夫紧紧跟着，又跑

了十里多路，天色已黑下来了，牲口也跑得筋疲力尽；估计到淮安尚有十多里路，骡夫说道："牲口跑不动了，这里黑夜不便行路，不如就此歇宿吧，前面恰好有一带人家，袅起缕缕炊烟。"玉琴听了骡夫的话，也就不再坚持，慢慢的跑到那里，见有一个小小客栈，墙上写着四个大字，名唤"平安旅店"。

剑秋和程远首先跳下坐骑，玉琴慕兰跟着跃下，将牲口交给骡夫，四人跨入店堂，却见黑黝黝的没有灯光。剑秋便高声问道："店里有人吗？"却没有人答应，程远也高声呼叫起来，里边方有一人照着烛台，走将出来，乃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店徒，见了四人问道："客人可是宿店吗？"剑秋笑道："若不是来宿店，我们到此来做什么，你们店里怎么冷冷清清，弄得这个样子，里面可有上房吗？"店徒答道："有有。"遂引导着四人入内。

剑秋见里面客房很少，只有靠左的一间稍觉宽敞，房中有两张床榻，勉强可以住宿；本来这种小旅店是没有什么贵客居住的，所以肮脏得很，四人只得委屈一些了。大家在一张桌子边坐下，将行李安放在一边，那店徒便把烛台坐在桌子上，窗上的纸已有几处小洞，风吹进来，吹得烛影摇晃。

剑秋对程远说道："这里的旅店比较苏杭一带旅店大不相同了。"店徒站在一旁，便问客人可要用什么菜？剑秋道："瞧你们店里的情景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你尽管把上好的酒菜拿来便了，外边那个骡夫，你可以开一个小房间给他住，牲口也要喂料。"店徒答应一声，退出去了。

隔了一歇，送上一壶茶四个茶杯进来，剑秋向他问道："你们店主在哪里，没有一个别的店伙吗？"店徒答道：

“店主正在卧病，这几天没有生意，有一店伙自己辞歇了，现在店中只有我和店主的老娘照管，店主的娘很会烹烧的，她已在杀鸡作黍了。”剑秋笑道：“你们这个旅店真是十分凄惨的。”说着话，从身边摸出二三两碎银子交给店徒道：“你快些与我们去备些好的酒肴来，我们是不计算钱的，当重重赏赐。”店徒接着钱，高高兴兴的回身走出去了。

四人坐在房中，闲谈一切，约莫过了一炊许，仍不见酒菜上来，大家都有些饥饿了；剑秋和程远出去摸索到厨房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妪正忙着切牛肉丝，有两只冷盆是咸蛋和豆腐干，已放在一边，酒在炉子上烫着，那店徒正在灶边劈硬柴烧火。剑秋道：“酒已热了，先送来吧，否则我们要等到几时去呢？你们这店家一个伙计也不用，让你年纪老的人去办，自然办不了啦。”

老妪回头答道：“客人休要见怪，我的儿子病了，不能出来招接，请你们耐心稍待，菜肴立刻上来了。”说罢叹了一口气。剑秋道：“那么先将酒送上来给我们喝，你慢慢儿的煮菜吧。”老妪答应一声，剑秋程远回转房里，告诉了玉琴和慕兰。玉琴道：“我们投着这家旅店，真是倒灶，早知如此，还不如听了剑秋兄的话，早一刻在那个关帝庙投宿了。”

四人说着话，店徒已将酒和盆子端上来，又添了一盆咸豆瓣，每人面前放一小小酒杯，然后退出去。剑秋拿起小酒杯，对他们带笑说道：“幸亏我们都不是善饮的人，倘然有史大哥在这里时，真不够他喝了。”程远遂提壶代各人斟酒，隔了一刻，店徒方才端上热的菜来，红烧鸡啦、肉丝豆腐汤啦、炒鱼片啦，虽不精美，味道倒也不差，那老妇的本

领也着实不小了。

四人用过晚餐，骡夫在外边也吃过了，又坐谈一歇，大家便脱衣安睡；程远和剑秋同睡一榻，慕兰同玉琴也合睡一榻，大家路途辛苦，一会儿各入睡乡。

但是剑秋的肚中忽然疼痛起来，把他痛醒，即觉十分便急，要想出去拉屎，恐怕惊醒他们，遂悄悄地翻身下榻；披上一件外衣，取了一张草纸，开了一扇窗，跳到外面，又把窗关上；遂走到那边厨房东边的坑上去出恭，因为他方才曾瞧见那边有个小小毛厕的。他蹲了好多时候，腹中宿货已去，肚里也不再痛了，立刻起身来，想走回房去；忽听前面一间房里隐隐有哭泣之声，剑秋心中不由一动，遂走到那边去窃听。

是有一个男子在那里哀哭，接着有一个老妇的声音劝告道：“你的伤势未愈，不要哭了，又要吐血的；我但愿你的身体完全无事，我们依然开着这小店度日，媳妇既然不象人，我们也不必要她回来了。”剑秋听得这是店主老娘的声音，那个哀哭的男子当然是病倒的店主了，大概他们家庭中有什么不睦情形吧。

他刚才要走，又听店主在内恨恨的说道：“这淫妇昧了良心，常常嫌我穷，丢下了我，却去和那关帝庙里的妖道姘得火一般热，竟不肯守在家里帮作事，时常到那庙里去寻欢作乐。好几天不回后，不瞒天地，人家知道了，都讥笑我是死乌龟，怎不令人气死！我几番想到庙中去和他讲理，怎奈庙中的那些妖道都是有本领的，我虽懂得一些拳脚，恐怕不是他们的敌手，所以不敢前去。

“前天我因店伙歇去，教她住在家里，不要再到庙中，

她不肯听我的话，背了我的面，悄然一走；我忍不住这口气，追上前去，却见她和那个妖道并肩而行。我遂拦住她，叫她回家，她出口就骂，那妖道便和我动起手来，我遂被他殴伤倒地，他们却扬长而去。我经人把我舁回来，现在天天吐血，不知能不能再活人世？这淫妇就此不回来了，好不狠心，我这口怨气如何能消？虽死也不瞑目，怎能有侠义的人出来代我报仇雪恨呢！”老妇仍用话安慰他，一边也痛骂她的媳妇。

剑秋听了室内店主的话，方才明白，又想起途中所见的那个关帝庙，大约就是妖道淫妇藏垢纳污的所在了；我何不在今天晚上到那边去一窥动静，把淫妇妖道一齐诛掉，也代店主出一口怨气。他想定主意，遂回到房中，听众人依旧鼾睡未醒，遂取了他的惊鲵宝剑，仍从窗里跳了出去；跃上屋面，越过一重屋脊，已到门前，飘身而下，循着道路，施展飞行术迅速跑去；将进三更时分，已到了关帝庙。

那夜正有月亮，远望明月挂在松梢，风吹松木，发出波涛之声，四下里十分冷静。剑秋走到庙前，刚才立定身躯，似乎见屋顶上有个黑影一闪；再看时便不见了，疑心是自己眼花，好在自己艺高胆大，也不去管他。自己到了这里，必要入内一探的。

遂相了一番形势，打从东边黄墙上跳了上去，里面是一个广大的庭心，就扬身跃下；四顾无人，只见对面大殿上有一扇长窗微微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谅没有人，便蹑足走到大殿后面；向左边回廊走去，转了一个弯，早来到一个小小庭院。对面有两间精美的上房，里面灯光映射出来，且闻有女子浪笑的声音，他暗想店主家里的淫妇必在此间了。

遂悄悄地走到窗前，恰巧那边有一株梧桐树，正好遮蔽自己的身躯，他就隐伏在暗中，从窗隙里向室中偷瞧时；见里面的陈设很是奢华，和旅店里的凄惨状况大不相同。正中放着一张桌子，有一个妖妖娆娆的少妇正坐在一个道士的身上，打情骂俏；那道士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面色白皙，身体很胖，手中托着一只酒杯，正在喝酒。

这淫妇却伸手过去夺下他的酒杯，道士不肯放下，眯着一对色眼，笑嘻嘻的说道："你再让我喝两杯，少停便和你快乐。"淫妇道："我不要，你是个酒鬼，天天要喝酒的，现在时已更深，还不要到床上去睡吗？谁高兴伺候你灌黄汤。"道士笑道："你现在已跟我了，往后的日子正长，我总会使你欢乐，住在这庙里没有人敢来欺负的。"

淫妇道："你不要说得这般嘴响，那天他被你打倒后，回去不知怎样的痛恨我呢；倘然他去报了官，城里官中有人出来代他出头时，我们便尴尬了，因此我很不放心。"

道士哈哈笑道："我的娘子，你怎么这般没胆子，凭着我弟兄两人在这里，谁敢来捋虎须。万一官府方面有人来缠绕时，管教他们来时有门，去时无路，惹动了俺们弟兄怒火时，也不难略施小技，把淮安府的头颅取了过来。好在洪泽湖中的满天星周禄和俺是结义弟兄，他屡次请俺们到那边去，俺弟兄舍不得离开这里，还未答应。前天听说他那里来了两位英雄，一位是丽霞岛上的海盗，名唤翻江倒海高蟒，一位是太湖里横山上的头领，名唤海底金龙孟公雄，据说他们都被昆仑派的岳剑秋等杀败到此。但那洪泽湖情势险恶，外人不易进去，水寨里防备甚严，可无他虞。现在淮安府虽然请了官兵去征剿，可是被他们杀得大败而回，淮安府正急

得没有法想，哪里有心来管俺们这边的事呢？你可放下一百一十个心。”

说罢，他搂住那个淫妇，连连在她的颊上吻了数下，淫妇却格格笑个不已。剑秋暗想：这妖道不知姓甚名谁，大约也有些本领，所以敢说这样满话。原来他又和洪泽湖的水寇勾通一气，孟公雄高蟒等都在那边，我回去时倒要告诉了玉琴等三人，不怕多事，再到那边去除恶呢！现在我且将这妖道淫妇结果了性命吧！

这样一想，刚要拔出剑来动手时，忽听院子里脚步响，跑来一条很长的黑影，砰的一声！早将房门打破，跳将进去。剑秋借着灯光，仔细一瞧，不由心里一怔！因为进来的黑面大汉，虬髯戟张，头戴笠帽，身披战甲，手握一柄青龙偃月刀，明明是关帝座前的周仓将军；但周仓是木偶，怎会自己跑到这里来，不是一件奇事吗？

此时那妖道淫妇也慌得手足失措，那大汉却高声喝道：“我乃周仓将军是也，特奉伏魔大帝的命令，前来诛灭你们这一对妖道淫妇，免得污了庙宇清洁之地。”说着话，扬起青龙偃月刀来，刀光霍霍，影动四壁。

淫妇吓得周身发抖，爬向床底下躲避，早被周仓踏进一步，一刀劈去，淫妇的头已滚落地上，红雨四溅。那道士喊声啊哟！拉起他所坐的椅子，照准那周仓掷去，周仓急避时，那道士已夺门而出。剑秋瞧得清楚，恐要被他逃走，急忙跳过去飞起一足，照准他腰窝踢去；道士不防，怎避得及，说声不好，已跌倒在地。

# 第七十三回　逍遥店施技打骄兵　洪泽湖驾舟追水寇

这时候剑秋虽把那道人踢倒，自己仍伏在暗隅，潜窥动静。那位周仓将军也虎吼一声，跳了出来；手起刀落，早把那奴道劈作两段，横着刀哈哈大笑，遂一步一步走将出去。

剑秋很有些怀疑，便轻轻地随在他后面，转了一个弯，绕到大殿上，周仓跳进殿去。剑秋觉得好不奇怪，难道这真的是周仓将军显圣吗？隐在窗外偷瞧，见他已立在周仓神像之前，独自说道：“俺借了你的东西，已把那妖道淫妇杀掉，现在奉还你罢。”说着话，把青龙偃月刀插在周仓手里，脱下战甲和笠帽仍穿在周仓神像身上，回身走出殿来。

剑秋躲在黑暗中，月光下瞧那大汉虬髯黑面，果然象个活周仓。不知是哪里来的侠士，假扮着周仓将军，去杀掉那妖道淫妇；可称我的同党，不要错过了他，待我上前向他问个明白吧。剑秋想定主意，正要露面，忽听殿后叱咤一声，跑出一个黑衣道人来，手握双股剑，状貌狰狞可怖，和方才那个妖道又不同了。

他见了虬髯大汉，猛喝道：“你是哪里来的小子，胆敢杀死我弟，不要走，我与你拚个你死我活。”那虬髯大汉立定身子，从身边拔出一柄短刀来，说道：“你们都是害人的妖道，待我索性杀了你罢。”那道人怒不可遏，挥动双剑，径奔大汉，一剑向他头上劈下。虬髯大汉横刀抵住，两个人

在大殿庭心之中酣斗起来。

剑秋觉得那道人的双剑十分厉害，上下飞舞，如两条蛟龙，将那虬髯大汉紧紧裹住；大汉的本领也不弱，可是手中的是小刀，不免有点吃亏。两人一来一去的斗了五六十合，那道人一心为弟复仇，愈战愈勇，大汉手中的刀法却渐渐散乱，久战下去，必失利。剑秋暗想：自己到这里来做什么的，那大汉已代我杀却妖道淫妇，不失为一侠义之士；现在又来了这道人，武艺高强，他已被围困，我理当相助一臂，救他出险的。于是拔出惊鲵宝剑，一跃而出，青光一道，飞奔道人头上。

道人正要乘空而入，伤大汉之命，不料蓦地里杀出一个人来，便退后一步，将双剑交叉架住，说道："你又是哪里来的人，跟祖师爷作对。"剑秋道："嘿，你等为何在此不守清规，强娶人家妇女，又和洪泽湖的水寇相通，自然是地方上的败类。我乃昆仑门下的岳剑秋便是，你们撞在我的手里，末日已至了。"

道人闻言，大怒道："姓岳的不要口出狂言！我早听得你们专和我等江湖上人作对，别人见你惧怕，你家祖师爷却要和你见个高低。"遂舞起双剑杀将过来。

剑秋不慌不忙，将惊鲵宝剑架住。那大汉听得此人就是岳剑秋，前来相助，不由精神抖擞，也挥动短刀，共战道人。这样又酣战了一百多合，道人见剑秋剑术精妙，大汉又苦斗不休，心中未免有些焦躁，略一松懈，被剑秋一剑从后面刺到腰里来；急忙把右手的剑去格住时，剑秋迎着他的剑向上一削，只听铛琅一声，那道人的右手剑早被剑秋削去一截，这便是惊鲵宝剑的威力了。道人喊得一声啊哟！连忙跳

出圈子，向大汉虚晃一剑，飞身跃上屋面，向后面奔逃。大汉喝一声哪里去？跟着耸身跃上，紧紧追去，剑秋当然也上屋同追。

那道人逃到后面的围墙边，飘身而下，剑秋和那大汉一同跳下，追赶前去，大汉在前，剑秋在后。那道人见二人追赶不舍，回身将手一抬，便有一件小小东西向大汉头上飞来。剑秋眼快，急喊："妖道休放暗器！"大汉闻言一低头让过暗器，那东西就向剑秋身前飞至；剑秋伸开左手，顺势一接，早接在手里，乃是一枚小小的金钱镖，遂向地上一丢，飞步追去。

前边正是一带松林，那道人已逃入林子里去了，大汉还想追去时，剑秋止住他道："林子里十分黑暗，那妖道又会飞镖，我们倘然追入林中，必要受他的暗算，不如由他去吧！所谓遇林莫追，便是这个意思。"那大汉回身答道："岳先生说得不错，但便宜这妖道了。"剑秋道："谅他总有恶贯满盈的日子，请问壮士你从哪里来的，假扮周仓，斩掉那妖道淫妇，我都在黑暗中瞧得清楚，好不爽快！后来见那道人和你狠斗，恐你吃亏，故出来相助一臂之力。"

虬髯大汉答道："那黑衣道人果然厉害，幸蒙岳先生前来援助，方把他击退，否则今晚俺一定要失败在他的手里的了。岳先生是昆仑剑侠，俺一向很是景慕的。俺姓戴，单名一个超字，别号赛周仓，常在山东上厮混。今番有事南下至京口，来时还在淮安城里逢见一个朋友，他是曾被这里的妖道欺负过的。他告诉俺说在此间关帝庙里有两个妖道，乃是弟兄俩；长名永安，次名永宁，时常鱼肉乡民，强夺田地；霸占人家妇女，荒淫酒色，作恶多端，且和盗匪结识。

“俺起了不平之念，在夜间来此窥探，见了大殿上周仓将军的神像，便想起了俺自己的浑名，心生一计，把周仓的战袍披上了；拿了周仓手里的刀，到里面去把妖道淫妇杀却，想不到岳先生在暗中早已到此。”

剑秋笑道：“那个永宁妖道从房里逃出来时，曾被我踢了一脚，所以倒地。”虬髯大汉道：“原来如此，岳先生的本领高强，俺竟没有觉察，真是惭愧极了！俺们后会有期，再见了。”说罢向剑秋深深作了一揖，回转身举步便走，剑秋见戴超走了，也就回转自己的旅店。

他从屋顶上飞身进去时，听得店主呻吟的声音，暗想：他睡在这里，还没有知道他的妻子已给人家杀死在庙中呢！其实这种淫妇与禽兽无异，杀却了没有什么可惜的。剑秋这样想着，回房时，见程远、慕兰、玉琴三人都已坐在那里，一见剑秋回来，大家就问他到哪里去的？剑秋遂把自己窃听店主母子说话，以及独探关帝庙，巧逢戴超，杀却妖道淫妇的一回事，告诉三人知道。

玉琴道：“那个戴超也是个草莽游侠，你没有问明他的底细，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剑秋道：“此人胆壮心粗，见了他便要使我想起宇文亮了。他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我因恐这事泄漏，所以没有邀他前来。”

程远道：“我一觉睡醒，见床上少了剑秋兄，连忙起身一看，室中没有你的影子了；我以为你出去便溺了，遂也从窗里跳出来，四处打了一个转，仍不见你，好不令人惊疑？于是我遂唤醒他们二人，说你突然失踪，大家十分奇怪，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此间人地生疏，又在深夜，教我到哪里去找你呢？正在商议，恰喜剑秋兄已安然回寓，不知你忽然到

了外边去做了这么一回事，真是凡事听在你的耳朵里，就不肯轻易放过的了。”

剑秋哈哈笑道：“我真喜欢多事，但今晚我若不到那里去时，那戴超虽然乔装周仓显圣，也许要失败在那两个妖道手里的。现在我去救援了他，心中觉得很是爽快，那淫妇好象他代我诛却的啊。”大家谈了一刻话，将近五鼓，依旧上床去睡了一回。

天明时大家起身盥洗，吃早饭，忙得店徒和老妇屁滚尿流。剑秋付钞时，多赏赐了一点银子，老妇欢天喜地的亲自出来道谢。四人于是带了行李，骑着牲口，骡夫在后跟着，一齐向淮安城赶奔前去，午前已到了淮安。

那地方风俗闭塞，市面也不热闹，名胜之地更少，无可留恋。却见街道上三三两两的都是兵士，来来去去，挺胸凸肚，似乎十分威风。有一个商人模样的男子，手中提着一网篮的碗，朝前走着，对面跑来两个兵士，他刚想避向道旁让路时，肩上已撞着个正着；一篮的碗都跌翻在地，砰砰彭彭的大半都已粉碎，那商人喊了一声啊哟！兵士却大声嚷道：“谁教你眼珠子没有张开，走路撞到老子身上来，干我屁事。”说毕扬长而去。

那商人见兵士蛮不讲理，奈何他不得！只得蹲在地下，捡点没有破碎的碗盏，口里咕着道：“这些兵士在此横行无忌，只会欺侮良民，本来调他们去剿水寇的，反而被水寇杀得落花流水的败回来，一些不中用，却耀武扬威给我们小百姓看。今天我被他撞着，反骂我没有眼珠，真是我的晦气，活见鬼。”

剑秋听了，对玉琴说道：“你瞧见吗？那些兵士果然蛮

横无理，试想教那些骑兵游卒去击猖狂的水寇，安得不败？”玉琴点点头说道：“现在清兵纪律很坏，吃了饷，反而滋扰地方，匪盗也无力征剿。一旦国家有了外侮，放着这些脓包，怎能守土御侮呢？”四人说着话，一路前走，因为街道狭小，所以都不坐牲口，只教骡夫牵着在后。渐渐走到大街上，见有一家酒楼，悬着逍遥店三个大字的横招，走出走进的人很多，程远对剑秋说道：“我们昨夜没有好的吃，现在快近午时，不如就在这里小酌稍坐，吃过午膳，然后再去赶路。”剑秋道：“也好！”四人遂教骡夫在楼下吃饭，他们走上楼去，见楼上陈设雅洁，饮酒的人很多，只有东边一个酒座空着，四人遂去坐下。

酒保上前伺候，剑秋点了几样菜，两斤酒，慢慢儿吃喝起来。不多时候，楼梯上跑上三个长大的兵士来，横眉竖眼的瞧瞧座上都满了，便大声喊道：“咱们是来喝酒的，快些教他们让出座位，不然咱们便不客气了。”酒保慌忙答道：“有有！”一边说，一边向各个座位看时，一个兵士早已顿着脚喝道：“快一些。”

在剑秋等酒座的前面有两个乡人在那里举杯对饮，酒保撮着笑脸走上去对他们说道：“对不起，现在来了三位军爷，没有座头，安排不下，只得请你们两位看在薄面，让到楼下去喝吧。”乡人听了这话，却有些不愿意的样子，一个就说道：“大家都是主顾，怎么偏教我们让开？”酒保央求道：“实在是没奈何的事，请你们起身吧，下回来时当特别优待。”

乡人还不肯走时，那四个兵士已大踏步来到座边，瞪着眼睛说道：“喂，你们两个快快让开，咱们要喝酒了。”那

两个乡人见了他们这种声势汹汹的模样，只得让到楼下去了。酒保添上一张凳子，三个兵士一同坐上，便教酒保烫酒来，酒保诺诺答应而去，一回儿摆上酒菜，他们便胡乱吃喝，口里唱着粗俗的山歌，旁若无入。

酒吃得很快，连连叫酒保添酒，其中有一个麻面的兵士见玉琴和慕兰生得美丽动人，不象本地妇女，便和他的同伴指指点点的说些江湖上切口的话；剑秋等如何听不出来，大家心里便有些不快，玉琴便叫酒保盛饭，想吃了饭便离去，不愿意多管闲事。一回儿那麻面的兵士将筷子敲着酒杯，唱起秽亵不堪人耳的十八摸淫曲来，那两个瞧着玉琴、慕兰，哈哈大笑。

这时四人已在吃饭了，剑秋已怒到七八分，想要发作，恰巧那个麻面的兵士嘴里大嚷道："咱高大个子年纪一把，还没有老婆，见了美丽的姑娘，怎不动心，谁来代咱做媒？"说着话，将手中一粒盐豆向玉琴脸上飞来。

玉琴早已瞧见，粉脸微偏，让过了那粒豆，正要说话；又有一粒豆飞向慕兰的头上来，慕兰接在手中，还手飞去，正中麻面的眼角，十分疼痛。他早已跳将起来道："你这女子胆敢来太岁头上动土，不要走，今天你家老子不放过你们去的。"

玉琴也立起身，指着他们骂道："你们是不是国家养着的兵士，剿匪吃了败仗回来，却在这里横行不法，谁教你们先来惹人，须知我们不是好欺的，你们的眼珠子睁开一些。"

那麻面的兵士听了这话，怪叫一声，托地跳过来，伸手要拿玉琴。剑秋不待玉琴还手，早抢过身去，飞起一掌，正

掴着那麻面的左颊，打得他踉踉跄跄的退后数步，抱着颊连说反了反了！那两个同伴也呼喝着，奔过来向剑秋左右攒击。

剑秋挥拳迎住，麻面的吃了一掌，不服输，仍上前动手。剑秋哪里放在心上，玉琴等撑着腰立在椅上看斗，那些饮酒客人见了这一幕武剧，知道都是不好惹的，恐怕殃及池鱼，纷纷逃下楼去。这时候剑秋已将麻面的一把抓住，高高举起，向窗口直掷出去。那窗是沿街的，下面正是石子铺的街道，麻面的跌下去，早已跌得头颅破裂，脑浆迸流，死在街心。

那个同伴见剑秋掷死了自己的弟兄，便指着剑秋说道："你不要走，看你怎么凶恶。"说罢飞也似的跑下楼去了。

程远走到窗口一看，回头对剑秋说道："那厮已不活了，我们走吧，还是留在此间？"剑秋道："死了吗，虽然他们不是，但我已犯了人命官司，不妨少停见了官，直陈其事，看官府怎样发落？倘若不能免罪时，你们可以先走，我且坐几天牢监再行设法了。"

这时候店主和酒保跑上楼来，战战兢兢的向剑秋说道："你们闯下大祸了！那个姓高的麻面兵士是李都司部下的队伍，被你掷死在街头了，他们大约去报信，一会儿众弟兄来时，我们这小店真不够他们打的，如何是好？"剑秋冷笑一声："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你们店里，倘有什么损坏之处，我可赔偿，让他们来也好。"他们正说时，楼下喝声大起，店主们慌得躲避不迭！

玉琴向剑秋说道："这一回让我抵挡一阵罢。"剑秋道："也好，我和程远兄在后接应，你和慕兰姑娘守住这楼

口，不要放他们上来。”玉琴欣欣然和慕兰便去站在楼梯前面，她是擅空手人白刃术的，凭着一双玉手，尽够对付，慕兰也是精通武艺的人，怎把那些兵士们看在眼里？二人见楼下二十多名的兵士，手里各执兵刃，拥上楼来，口中大喊拿住行凶的贼。玉琴和慕兰略施其技，把他们一个个打下楼去，手中夺了不少兵器，都抛在后面楼板上。

那些兵士不料这两个美丽的姑娘有如此天大的本领，有许多跌得鼻青眼肿，一齐围在楼梯下面，面面相觑，没有人再敢上去，只是虚声呼喝！正在这个时候，远远地号筒声响，只听楼下齐声喊道：“李大人来了，咱们不要放走这些狗男女，要代高大个子报仇。”

剑秋和程远不知李都司是怎样一个人物，忙跳上窗槛上，向下探望。见街上围着不少人，都向旁边让开，东边来了一小队兵士，各执着明晃晃的刀枪；一匹高头白马上坐着一位武官，身披战袍，手握大刀，背后一面旗上大书一个李字。在李都司的后面有十数过捕役，手里也带着铁尺铁链，象是要来捕人的，簇拥着一顶绿呢大轿，将近店门前，一齐停住。轿中走出一位文官来，大约是淮安府了。

兵士们又呐喊一声，李都司在马上撑着腰问道：“行凶的人在哪里？”有一个兵士将手一指楼上窗槛边立着的剑秋说道：“这个汉子就是掷死高队长的凶手。”李都司向上瞧了一眼，回头对淮安府说道：“祝大人，你瞧这些人大胆妄为，必是江湖大盗，说不定也许就是洪泽湖里派来的奸细，我们且拿住他们再说。”淮安府点点头道：“说得不错。”

这时候剑秋在楼上对程远说道：“这些狗官都来了，我们断难脱身，不如下去向他们说个明白，看他们怎样办法，

若是不讲理的，我也不肯退让。”程远说声是，二人立即从楼窗上跳下地来，轻如飞燕，李都司见了，暗赞一声好本领。

剑秋立定身躯，叉着双手说道：“你们在此负守御地方之责，既不能除灭匪寇，绥靖四乡；又不能约束部下，纪律严明，都是些骄兵走卒，欺负良民。方才你们三个兵士在楼上吃酒，不该调戏妇女，悍然用武；那麻面的是我和他交手掷下楼头跌死的，与我同伴无干，你们前来，意欲如何？”

李都司刚要回答，淮安府早抢着说话，向剑秋长揖说道：“原来是剑秋侠士到此，可还识得故人吗？”剑秋定睛细瞧那淮安府正是前数年在一村旅店内相逢的那个书生祝彦华，大破韩家庄后分手的，连忙说道：“祝先生在此荣任太守吗？一别数年，可喜你已飞黄腾达了。”

祝彦华道：“谬食廪粟，惭愧之至！不知女侠是否同在？”剑秋道：“她正在楼上，哈哈！我们在此犯了罪，听凭贤太守如何发落吧。”祝彦华听了这话，便回身对李都司招招手。李都司跳下马来，祝彦华和他附耳低言，说了数语，李都司点头表示同意。祝彦华遂介绍李都司和剑秋等相见，方知这个李都司名冰，是从徐州派来剿匪的。剑秋也代程远介绍过，此时李都司遂教部下吹起号筒，收兵退去。

玉琴和慕兰依然立在楼梯口，不让兵士上来，忽听号筒声响，许多兵士都纷纷退出店堂去了，心里不觉有些奇异？又见剑秋、程远陪着两位官员徐步而来，更是奇怪？剑秋把手一招，请他们下楼，玉琴、慕兰不明所以然之故，一齐跑下楼来。

剑秋便指着祝彦华对玉琴说道：“你瞧这位淮安府是

谁？”祝彦华又向玉琴作揖道：“女侠别来无恙，祝彦华在此。”玉琴方才明白这是自己救过他性命的祝彦华，遂含笑相见，剑秋又代慕兰介绍过，祝彦华便请他们一同到府衙里去聚首，剑秋等自然答应。四人遂坐上牲口，带着骡夫，跟随祝彦华上府衙去。看热闹的人见两边忽然认起朋友来，一幕全武行的活剧这样终止，真是出人逆料，议论纷纷，四面散去。大都称赞剑秋等四人的勇武，夸奖不止。那已死的高大个子已由李都司下令将尸首收去安殓。

剑秋等到得衙里，祝彦华以上宾之礼款待，因为他们刚才用过午餐，未便即行设席，故请他们在花厅上用茶点，叙谈一切。李都司在旁相陪，他方才听祝彦华告诉琴剑二人是昆仑派的剑侠，半夜飞头，神勇无敌；专除贪官污吏、恶霸土豪，在北方是驰名遐迩的，所以他心中非常敬畏，骄气尽敛。

剑秋便问祝彦华做官的经过，祝彦华又向二人谢过昔日援救的恩德，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南返时在天津遇见了一个朋友，他和某贝勒相识的；经他的说项，代我捐了一个小小前程，数年来办事认真，粗有政绩，屡次拔升，今春方升任淮安府。不料洪泽湖水寇猖獗，最近在淮安属下连劫三个乡镇，派兵去剿，水寇悍然抵抗，不能取胜。遂又向徐州王总兵处请兵援助，王总兵遂派李都司到来，但前天仍然失利而归，因此心里颇觉惶惧不安，无以对地方人民。”

剑秋听了祝彦华的一番报告，安慰了数语，又问方才打死骄兵的事怎么办？祝彦华遂和李都司商议以后，承认这是官兵的不守纪律所致，李都司情愿给一些恤金与高大个子的家属，作为了事，剑秋等当然无罪了。剑秋遂说道：“很

好。”又把兵士撞翻商人碗盏的事告知李都司，且说治军必须纪律严明，否则骚扰民间，自己反为民物之患了，哪里可以卫国安民呢！李都司听了，非常惭愧，连说是是。剑秋等本想动身，但祝彦华再三苦留，不放他们前去，剑秋等只得暂留一天。

当晚祝彦华大排宴席，为剑秋等四人洗尘，邀请了当地文武官僚以及绅士们一同相陪，在退思堂上排了三桌丰美的酒筵，请玉琴上座；祝彦华又在众人面前盛称琴剑等义侠可风，众人见玉琴、慕兰都是婀娜刚健的少女，更是钦敬。席间大家又谈起洪泽湖水寇猖獗的情形。

祝彦华忽然向剑秋说道："不才任职淮安府以来，眼见地方上寇氛不靖，商贾裹足怕劫，欲思闾阎安堵，故两次调兵往剿；无奈水寇凭着地势险要，武艺高强，所以先后失利，现在正是彷徨无策。难得侠士等到来，恐怕天诱其衷，水寇的末日已至，因此不才想请诸位协助一臂之力，前去把那水寇荡平，那么不但我祝彦华一人感激不忘，这里淮安人民也是感戴大德的，望侠士等切勿见却。”祝彦华说了，又有几个地方绅士也跟着吁请。

剑秋、玉琴、程远等一商量，便慨然允许，众人大喜，举杯相贺。席散后，祝彦华留他们在府衙里下榻，十分优待。

次日大家会面，祝彦华便请教剑秋如何领兵去剿匪？剑秋道："倘然我们前去时，官兵不必同往，况且调兵派将不是我分内之事，那些官兵也没有什么战斗力量，徒然打草惊蛇！你只教李都司督率部下离城外十里安营，等候消息；我若要他们去时，他们方行开拔，一面不要再出外鱼肉良

民。”祝彦华唯唯称是，又问道：“那么侠士等四人怎样前去呢？”

剑秋道：“不论什么虎穴龙潭，我们都去过的，你不必为我们担心，不过我们不明地理，是个欠缺之处。你只要挑选四名精名干练的捕役，以及八名精于驾舟的船户，预备四只小快船，略载些货物：我们扮作商人模样，冒险向湖中前去，诱他们出劫。他们若然出来时，最好便也以一鼓歼灭，否则我们也可见机行事，捣其巢穴。谅洪泽湖水寇不过平常之辈，不够我们几个杀的，我也微知内容了。”说到这里，遂又把前夜在关帝庙窃听得来的话告诉玉琴等知道。

玉琴喜道：“原来高蟒和孟公雄都在那边，我们正好前去诛灭他们。”程远也说道：“高蟒在这里吗？他在丽霞岛失败后，不做海盗，又为水寇，这个人真是没有觉悟的日子了。”于是祝彦华照着剑秋的吩咐，代他们一一安排好，又设筵送行。

剑秋等四人便在这天下午别了祝彦华，带了四名捕役，以及一些货物，出得城外；在河边下船，四人各坐一船，摇向前去。晚间在一个乡村边泊住安歇，次日上午，早到了洪泽湖。大家瞧那洪泽湖怎及得太湖中风景清丽，有的地方湖面辽阔，白浪滔天，有的地方芦苇深密，污泥堆积；水道又是浅狭得很，连大舟都不能过去，果然形势险恶，是个险要之泽。他们的小船驶了好多里水路，不见有一艘船只，可知匪氛正炽，商人没有前来了。

有一个舟子对剑秋说道：“前面过去是龙门湾，水势更是险恶，稍一不慎，舟便倾覆，我们不如回转吧。”剑秋哈哈笑道：“我们倘然原舟回转时，又何必多此一行，不要被

淮安城里的人民笑掉牙齿，说我们没有胆的吗？我既在祝知府面前夸过口，无论怎样险恶，必要前去冒险一探。你们壮着胆子，不要退缩，有我们四个人在船上，决不致于使你们吃亏，只要你们当心驾舟便了。”舟子听了剑秋话，自然也没得话说，依旧向前驶去，果然浪花愈大，小舟颠簸不已。

忽见前面白浪中有一艘小船飞也似的划向前来，船头上立着人，嗤的一声，飞来一枝响箭，掠过船去；这就是水寇行劫时所发的暗号，叫来船停止，不得逃避，否则便要杀伤。剑秋等不睬不理，只顾向前驶去，对面的小船已近，只见船头上立着一个黑衣道人，相貌可恶；真是最巧没有的事，便是剑秋前夜在关帝庙内击走的那个永安道人。

剑秋遂指点给玉琴等观看，此时永安道人也已瞧见了剑秋，不由心里一怔，便指着剑秋骂道：“原来是你这小子，我只道是什么客商过此，我与你们无怨无仇，前晚你们忽然到我庙里来有心捣乱，是何道理？你那虬髯黑面的同伴，装神作鬼，刺死我的兄弟，我还没有报仇，你快教他来吃我一剑。”

剑秋哼了一声道：“你这害人的东西，作恶多端，逢着我们，死期已是不远，你可知道我等是谁吗？”永安道人问道：“你等好生无理，杀了我弟，又到这里来，真是不知死活的。”剑秋冷笑一声道：“你家岳爷和荒江女侠，一向在江湖上锄强诛暴，济困扶危，今天特来除灭你们这些草寇，管教你们一个也没有命活！”道人闻言，十分忿怒，一声狂吼，舞起双剑，催动坐下船径奔剑秋。剑秋也挥动惊鲵宝剑，上前抵住，两个人便在湖上酣战起来。

程远抱着百里宝剑，瞧那道人的双剑使得龙飞凤舞，本

领不小，剑秋虽然抵挡，自己未免有些技痒，遂叫舟子把船迎上去，一摆宝剑，相助作战。玉琴和慕兰一个儿横着真刚宝剑，一个儿抱着双刀，各立在船头上观战。那永安道人剑术虽高，怎敌得过剑秋、程远两位生龙活虎的英雄？自己知道难以取胜，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口里呼哨一声，回船便逃。程远喝声：妖道往哪里走？催动他的小舟，首先追赶上去，剑秋也跟着同追，玉琴和慕兰也随着在后追上去。

四只小船鱼贯而行，看看已追进龙门湾！那道人的小舟划得十分飞快；程远心急，吩咐两个舟子努力摇舟，所以他的船不知不觉离去了剑秋的船，已有二丈多远。追了一程，前边湖面又稍狭，两旁有些芦苇。

剑秋见程远的小船忽然晃了两晃，一个翻身，船底朝了天，程远和捕役舟子一齐落水；芦苇中钻出一艘小船来，有几个水寇扑通跳下水去，将程远等四人从水里捉了起来。剑秋眼瞧程远被擒，大喝匪盗快快放下了人！那些水寇见剑秋船近，又是呼哨一声，把船划入芦苇中去了。剑秋追到程远失却了所在，见湖面上隐隐横着一条长索，知道这是水寇特地埋伏在此的，等到程远舟至，只消将绳子绞起，自然不免倾覆了。

这时玉琴慕兰的船也已追到，玉琴忙问怎的？慕兰见程远失陷，玉容变色，心里异常发急。剑秋指着水里的绳子对他们说道：“就是这个东西绊翻了程远兄的坐船，我们的船也难以过去，待我除去了这障碍物再说罢。”遂俯身横倒在船舷的一边，坐的船慢慢儿的凑上去，剑秋觑准了那绳子，把惊鲵剑向水中一挥，那长索早已断作两截。剑秋立起身来，下令前行，二舟安然而过。

慕兰说道："程远不知被他们拿到哪里去了，我们怎样想法去救他？"剑秋搔着头说道："匪船已入芦苇，我们不明白芦苇中的形势，必蹈覆辙。"玉琴指着芦苇说道："这些东西着是讨厌，我们不如放把火烧了它，管教他们有舟难藏。"剑秋道："琴妹说得有理。"遂向舟子取得火种，各人手里燃上一个大火炬，将舟挨近芦苇去，四处燃上了火。这几天连日晴朗，芦苇十分干燥，风势又大，所以一着了火，顿时刮刮杂杂的烧将起来，烧得湖面上一片通红。风助火威，一路直烧过去，不多时早将那一片芦苇摧烧殆尽，但是却不见任何匪舟的影踪。

剑秋向慕兰说道："程远兄大约被他们载进匪窟去了，我们只有冒着险前去直捣巢穴，他们见了这把火，也必然要来厮杀的。"玉琴慕兰都赞成这话，于是三只船仍向前进，约莫行了一里多水程，见前面来了四五只匪船。剑秋说道："他们果然来抵敌了，迎上前去。"

却见对面的匪船上有人大骂道："荒江女侠，前番在丽霞岛被你们侥幸逃去，姓岳的又把我弟杀害，此仇未报，一向抱恨，今日你们敢是来送死的吗？"琴剑二人定睛看时，乃是高蟒，手中横着一对雪亮的钢叉，圆睁着一只独眼。

玉琴也指着他，骂一声狂寇，舞动真钢宝剑，一飞身跳到高蟒的船上去，一剑刺向高蟒的心窝。高蟒急将钢叉拦开，知道女侠非常神勇，所以用了全副的精神，使开钢叉，迎住女侠狠斗。剑秋慕兰恐防女侠有失，都将小舟拍拢去。对面又驶来几只较大的盗舟，当先有两个匪首，一个脸上点点麻疤，手里挺着一枝花枪，正是洪泽湖水寇的大头领满天星周禄；一个手横着雁翎刀，乃是从横山漏网逃到这里的海

底金龙孟公雄。剑秋便去战住周禄，慕兰去敌住孟公雄，三对儿厮杀起来，捕役和舟子都吓得股栗不已。

其中要算周禄的本领最为平庸，不是剑秋的敌手，十数个回合后，枪法已是散乱；被剑秋迎着枪杆势一削，只听克察一声，周禄的花枪早被剑秋的惊鲵剑削为两段。剑秋踏进一步，一剑劈去，周禄让避得快时，左耳朵上已被剑锋带着，削去了一小片肉，鲜血淋漓，喊声啊哟！一手捧着耳朵，吩咐坐船望后便退。高蟒见自己方面形势不利，便将钢叉向玉琴面上虚刺一下，一翻身早跳入水中。

剑秋瞧得清楚，忙喊琴妹当心水里，果然高蟒在水中探出头来，伸手来掀这船。玉琴早奋身一跃，跳回自己的船上，同时又有几个水寇跳下水去，剑秋的坐船立刻旋转起来，剑秋忙将宝剑在舷边一挥，早砍落了数个手指。剑秋明知高蟒等敌不过自己，要在水中暗算，那么他和玉琴等都是不懂水性的，难以抵挡了。

幸亏坐船没有翻倒，忙招呼慕兰一同退下，三只船紧拍在一起，剑秋又吩咐各人留心，照顾船前船后，休要被他们近身；如有人来扳舟时，快将手中刀剑扫去，一面快向后退，这样三只船拍拢在一起，比较容易防备一些。一回儿玉琴的船摇动起来，玉琴看准水面只顾把剑左削右劈，幸即停住。慕兰也十分留意注视，见近处一个黑脸钻出水面来，连忙发出一枝袖箭，那黑脸就是高蟒，避得快，没有射中。左边又有一只手伸出来挡，慕兰又是一袖箭飞去，正中手掌。她发了急，把身边所带的袖箭一齐藏在衣袖里，见影即发，被她射中了几个，都逃回匪船去。孟公雄和周禄见剑秋等防备严密，不敢追赶。剑秋坐船渐渐退得远了，高蟒在水里暗

算不着，险些儿吃着一袖箭，也就退回船去。

永安道人率领三船赶至，他是前夜被剑秋等杀败之后，料想此后关帝庙难以安身，故立即投奔这里来的。周禄本有意招他入伙，自然甚为欢迎，他新到这里，想立些功劳，遂驾舟出外；想不到又遇剑秋，众寡不敌，故意引诱，竟被他捉住程远回寨后，又来接应。见周禄等不能胜利，他就主张以守为攻，借着湖面形势险要，四下里多设埋伏；剑秋等倘然再来，便以妙计取胜，所以他们一齐退回水寨去了。

周禄又吩咐各水寇在要隘上好好把守，时时巡逻，夜间更要谨慎，看剑秋等怎样前来。永安道人便叫左右推上被缚的程远，依着孟公雄的主意，便要把他一刀两段，以免后患，因为横山被破也是程远在内卧底所致。

但高蟒和程远以前本有亲戚关系，程远离开丽霞岛时，虽不该放走女侠，然而尚没有和他反脸；所以高蟒见了程远，便责问他为何不能同心合力，反去附和仇敌？

程远笑道："人各有志，不可相求，我本来不愿意干这不人道的生涯，都是被你们兄妹诱上的；现在已觉悟前非，放下屠刀。你若是一个好男子，何不从此洗手，反来责问我做什么呢？"永安道人见程远倔强，便提剑奔过去要杀他。高蟒拦住道："我们不妨将他拘禁在水牢里，倘然他能够觉悟的，这是最好的事，不然等到捉住了荒江女侠等，一齐把他们处死。"

周禄赞成高蟒的话，永安道人和孟公雄只得依从，叫左右把程远推到水牢里去关禁，一面吩咐水寨内外严加防备。谅剑秋等日间虽然退去，晚间或要前来暗探；但是守了一夜，不见前来。那么剑秋等在这茫茫巨浸里到了什么地方去

呢？

他们退下后，见高蟒等水寇虽不追来，心中却十分懊恼，玉琴道："若得史大哥在此，我们破洪泽湖易如反掌了。"剑秋道："他们防备甚严，我们不识水性，这里又无内线，要到水寨里去，却非容易的事了。"慕兰双眉紧蹙，低首不语，自有她的心事。

剑秋又道："程远兄陷身匪窟，不知生死如何？我们不能坐视，况且我在祝彦华面前允许来此剿灭水寇的，无论如何危险困难，今晚我们必要到匪窟去走一遭。"玉琴也说道："不错！"三人坐在一舟上，商议了好久，三只小船无目的地在湖上驶去。

忽见前面有一小小洲屿，上面树木甚多，临水一古刹，玉琴指着对二人说道："此地竟有一个庙宇，难道有僧人在内卓锡吗，事不奇怪？"剑秋看了说道："倘然里面有出家人的，必然是有些能耐，否则怎敢大着胆子在水寇出没的所在住下呢！"他们正说话间，一个姓佟的捕头在船梢上答话道："此地名唤白鹭洲，洲上有一座洗心寺，寺中的老和尚名唤什么忘我的。以前他到淮安城里来时，在一家小酒店里和我相逢，他是很健硕很爽快的和尚，做了出家人，却一样喝酒吃肉，好象水浒传上的花和尚了。我和他曾谈天过，且代他付过酒钞，因此认得。"

剑秋听得，点点头说道："听你说来，这个和尚大概也非寻常之辈，我们既已到此，不如去访问他一遭，也许他或有相助之处。"遂吩咐坐船摇向洲边去，一会儿已在白鹭洲下旁岸泊住。

剑秋等一齐跳上岸去，且叫姓佟的捕役随着他们同去，

佟捕役欣然从命，走了十数步，已到洗心寺前；双扉紧闭，寂静无声。佟捕役上前叩了两下，呀的一声，门开了，有一火工向他们问道："你们到此做什么的？"佟捕役道："忘我和尚在内吗，我们特来问候他的。"火工道："正在午睡，待我去通报。"一边说，一边让他们进来，把门关上，招接到一间小小的室中，坐定后，火工去了。

剑秋瞧这地方很小，也没有什么装饰，庭中却有一副石担，约有二百多斤重，从这东西上可知那和尚一定也是个能人了。

他们等候了一会，只听里面一声咳嗽，忘我和尚已徐步走来；众人瞧他相貌魁梧奇伟，紫棠色的面皮，双目开阖有紫棱，这个脸儿又似乎哪里见过，但是毫不相识的。大家立起身来，忘我和尚手里拈着一串念佛珠，踏进室中，向他们当腰合什行礼，一见佟捕役，便开口道："佟捕役别来无恙，你是官中人，来此湖中做什么呢？"说话时，声如洪钟，响震屋瓦。

佟捕役见忘我和尚向他们询问来由，便答道："不瞒老和尚说，我今天是跟这几位英雄到洪泽湖里来擒拿水寇的。不料水寇都精通水性，地势又是险要，所以我们不能得利，反陷了一位程爷；退到这里，想起老和尚在此湖上卓锡，对于湖中形势必能明了，倘蒙相助，还请不吝指教。"忘我和尚听了这话，又对剑秋等熟视一下，点点头说道："这三位果然都是儿女英雄，老衲一见面便知道是有来历的，敢先请教尊姓大名？"

剑秋遂以实奉告，且说："我们是受人之托，想到此剪除小丑，不料他们的水寨不易进去，同伴程远兄反失落匪

手。但我等不肯干休，暂将重人虎穴，搭救同伴，大破贼巢。此刻幸逢上人，敢请指示？”忘我和尚微笑道：“原来是名闻天下昆仑派的荒江女侠等到此，失敬了，老衲如能相助，当可效劳，但恐怕老朽不中用了，且请坐下再谈。”剑秋道：“上人幸勿谦让。”于是大家坐定，火工献上香茗，忘我和尚便向剑秋等问起昆仑峨嵋两派交恶的近状。

剑秋答道：“本来是大家学道，无所谓仇，但因他们宗旨不正，行为怪僻，行为不义，与盗为伍；所以在江湖上两方面不免冲突起来，嫌隙日深。他们深深记下前事，不肯悔改，以致变成仇敌，言之痛心，上人也要笑我们自相残杀，近于不仁不智吗？”忘我和尚摸着他下颔的短髭，徐徐说道：“这是很难说的，老衲何敢妄加批评？但峨嵋派的金光和尚也是个有道的高僧，他自己的心术不错，可惜门下所收的一般子弟，大都不能恪守清规，很多为人指摘之处。老衲但愿你们能够化除前仇，彼此一家便好了。”

玉琴道：“上人说得甚是，只要他们不来寻仇，我们也不肯妄行杀戮，不过耳闻峨嵋派今春将在万佛寺大结集，一面为金光和尚喜寿，一面共商怎样和我们昆仑派作对，不知他们集合后如何定夺，恐怕以后难免有一场恶斗哩。金光和尚自己是很规矩，然而已被群小包围，当然要听他门下的说话，向我们昆仑如何来报仇的了。”

忘我和尚叹口气道：“歪机一动，杀心立生，真是不可说了。”剑秋又道：“我们冒昧进谒，想上人必然也是一位有来历的人，不知何以修道在此？倘蒙见告，极愿乐闻。”

忘我和尚叹道：“提起前尘，悔恨无已，今日说出来也觉惭愧！好在我皈依空门已有数年，忏悔以前的罪孽，戒除

七情六欲，什么都忘怀了，不妨奉告一二。诸位可知道我以前是个什么人吗？哈哈，我也是北方江湖上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天天在外边干那盗贼生涯，我妻子也是性情强悍，常要杀人；虽有一个儿子，而不加管束，小孩子耳濡目染，自然也是暴戾非常，在外闯祸惹事。那时我们一些也不觉得自己的罪孽，到后来自己受着惨报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归家，忽见我的妻子被人刺死在家里，而我的儿子也不知去向，我心里一悲痛，立刻觉悟起来；立刻丢下了家，也不去找寻儿子，跑到北京一个寺院里削发为僧，朝夕虔修，过了半载光阴，方才到外边来。到了这里，恰逢此间白路洲上有个庙宇，一位老僧奄奄病倒，他留我住下，要我继续他在此卓锡；因为在这个盗匪出没之区，别的僧侣都不敢来，我遂慨然答应。后来老僧死了，我又出去募化得了一笔钱，方把这院子重加修葺一番，本名普济寺，我更换了一个名字，唤做洗心寺；表示我要一辈子在此洗心革面，修道学佛了，我很不愿意说出我的真姓名来。”

剑秋听了忘我和尚的约略告诉的身世，虽然他还没有将真实姓名吐露，然而心里一动，蓦地想起一件事来，便向玉琴低低说了数语；玉琴连连点头，剑秋遂又向忘我和尚说道：“不揣冒昧，请问上人的姓名，可就是韦飞虎吗？”忘我和尚一听这语，脸上立刻变色，忙问道：“奇了奇了，我和侠士等素昧平生，你们怎能知道老衲的贱名呢？”

剑秋道：“我等倘然实说出来，还要请上人宽恕。上人一向不明白你府上的事，却不知当时我们恰到张家口，这件事是我们做下的，今日相逢，不敢隐讳。”忘我和尚不觉又

是一怔，说道：“那么请你们见告罢。”剑秋遂将那时候女侠如何迷倒被擒，自己如何适逢花驴，赶到相救，手刃周氏等经过，告诉一遍，且诉道：“上人，今日说你的仇人送到你的眼前，不知上人可能恕我等无罪吗？”

忘我和尚叹道：“杀人者人亦杀之，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报应，况且老衲的亡妻不该先起毒心，却谋不利于女侠；侠士一则援救自己的同伴，一则除恶锄强，老衲怎敢记私仇而忘公义呢？请你们不要介怀，以前的事譬如昨日死，有什么宽恕不宽恕，老衲还要请你们勿笑死。不过犬子阿虎，不知他流落何方？能不能做个好人，以赎他父母的罪愆？然而老衲已是出家人，也顾不得了。”

剑秋听韦飞虎不忘父子之情，遂又将自己怎样在苏州观兽戏，恰逢韦虎，以及大破横山之后，自己介绍韦飞虎和梁红绡到洛阳去找事的一回事，告诉他听。玉琴等也想着韦飞虎的面貌和他儿子相像，所以方才似乎有些面熟。韦飞虎听了这个消息，知道了儿子的下落，心头很是宽慰，又向剑秋道谢。大家谈了一刻话，彼此都已明白，重又讲起洪泽湖水寇的事来。

韦飞虎道：“他那里的首领满天星周禄，知道老衲懂武术，常常到这里来的，向老衲请教，送酒送肴，对老衲十分敬礼；老衲也到他们水寨里去，有一次他劝老衲入伙，却被老衲以严词拒绝，反乘机劝他们不要长干这绿林生涯。周禄迷而不悟，不肯听从老衲之言。后来又到了一个姓高的，闻是丽霞岛上的海盗，他们狼狈为奸，最近附近各乡村又遭焚劫，老衲很不以为然的；无怪你们受人之托，要来剿除他们了。你们既然失陷了一位姓程的侠士，待老衲明日前去，向

他们索回，周禄瞧我的脸上，定能答应的。”

剑秋道：“谨谢美意，可是我们此来，一则受友人祝知府之托，二则高蟒孟公雄等都是漏网的剧盗，我们很想把他们一起除去，以免残害良民，骚乱地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冒险到此。只恨我们都不懂水性，又不熟地理，故不能如愿以偿，还请上人相助。”

韦飞虎道：“侠士等剑术精通，何用老衲臂助？”剑秋道：“我们专诚奉访，无非要仰仗上人之力，为地方人民计，请上人千万勿却为幸。”韦飞虎道：“这样说来，老衲不得不从命了，但不知你们将要我怎样相助？”剑秋道：“现在我有一计，可破匪众，只要上人能够俯如所请。”韦飞虎道：“那么请侠士等见告罢。”

剑秋道：“上人既和周禄认识，谅他们决不知道我们会到这里来的，只要在明天清晨，请上人驾了一只小舟，假作前去拜访周禄；我们暗暗伏在舱内，如此可以渡过要隘，等他们察觉时，我们动起手来，他们便难抵御了。我们所怕的是在水面上交战，倘然到了水寨里，便不怕他们了，未知上人以为此计行得吗？”

韦飞虎道：“这个果然是好计策，但周禄平日待我不薄，我却领着人家去杀他，不是卖友吗？”剑秋道：“天下事当权其轻重缓急，上人倘然顾全了周禄，不过留了一个杀人放火的水寇，洪泽湖四围的人民，上人又将奈何，此事只得请上人牺牲私谊了。”韦飞虎点点头道：“以大义而论，老衲当然不值得回护一水寇，老衲决定照侠士所说的去做；但望诸位可能网开一面，饶了周禄一人的性命，其余老衲可以不管。”剑秋道：“当然可以遵命。”商议既定，慕兰的

心中也微觉安慰，这天晚上三人宿在寺里。韦飞虎端整了一些酒菜，陪他们吃喝畅谈，至更深始睡。

次日众人在洗心寺饱食了一顿，剑秋便教他们的三只船留在这里，只带两名干练的捕役，跟随韦飞虎，坐着寺中的船，一同前去。韦飞虎带了一根禅杖，他虽不愿意再开杀戒，而不得不带在身边作防护之用。众人下了船都伏在舱里，不让外人瞧得出；因为四面都遮住，只有数处隙缝，剑秋等在内可以向外张望的。韦飞虎叫火工摇舟，在舱顶上竖起一面小小黄旗，这是他往常时候到水寨里去所用的记号，他自己又盘膝坐在船头上，一路向水寨驶去。

过了龙门湾，港汊渐多，两旁芦苇中时时有水寇的巡船出入其间，见了韦飞虎的船，都说老和尚来看我们寨主的吗？坦然无疑的放这船过去。绕了几个弯，前边已近水寨，都用粗大的竹木扎盖在水面上，上面插着鹿角标帜，宛似一座城池；水寨上有了望台，台上也有水寇把守。韦飞虎的船到了寨门之前，见寨门紧闭，不能进去，韦飞虎遂立起身来，高声叫唤，早有两个水寇认识韦飞虎的，便说道：“原来是洗心寺的忘我和尚来拜访我们的寨主了，寨主正想见你呢。”于是开了寨门，放韦飞虎的船进水寨去。

剑秋等在舱中瞧得很明，心里暗暗欢喜，过了这个要隘，前面又是一片水，水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洲，洲上就是周禄的匪巢了。

恰巧周禄和高蟒各架一舟，要出来巡视湖面，见了韦飞虎，周禄不胜欢迎，便说：“大和尚今日何事光临？请到寨中去坐。”韦飞虎合什么礼，微笑道：“老衲久未奉访，今日特地送上一些礼物，请寨主哂纳。”周禄道：“啊呀，什

么礼物，不敢当的，我们也好久没有送酒肉给老和尚吃喝了。”于是周禄、高蟒返舟引渡，一路过河，到得洲边一齐停住；周禄、高蟒先跳到岸上，请韦飞虎上岸。韦飞虎徐步跨至洲上，又向周禄合什行礼道：“阿弥陀佛，老衲今天要对不起寨主等了。”

周禄闻言，不由一怔，正要问韦飞虎说的究竟什么意思？这时候打从韦飞虎的船舱中扑扑跳出三个人来，如飞鸟般跃到岸上；高蟒张着独眼看时，却见第一个就是仇人岳剑秋，一道青光已飞到面前，他不由大吃一惊，口里喊声不好！正要举叉招架，剑秋大喝一声，一剑横扫而至，早削去了高蟒半个头颅，倒地而死。

周禄惊得呆了，玉琴和慕兰左右夹攻，周禄无处逃过；玉琴因韦飞虎有约在先，不欲伤他，遂飞起一足，把周禄踢倒在地，剑秋跳过来按住他，将他紧紧缚住，交船上的两个捕役。这事是突如其来的，周禄等都没有防到，连高蟒也死得不明不白呢。

余党早已逃入寨中去报告，永安道人便和孟公雄杀出寨来，见了剑秋，大叫道：“姓岳的小子又来送死了，今日当和你拚一死活。”剑秋正要动手，玉琴早舞起真刚宝剑迎住，萧慕兰也接住孟公雄厮杀。

剑秋挂念着程远，便和韦飞虎闯入寨中去，有几个水寇上来抵挡时都被剑秋杀却。他擒住了一个水寇，问道：“昨天我们失去的同伴在哪里？快快直说，饶你的性命。”水寇战战兢兢的答道：“现正禁闭在水牢里，没有伤害他的性命。”剑秋道：“很好，你快领我们前去。”那水寇遂领着二人来到后面水牢里，四面是水，一座小小石屋，好象埋在

水中一般，门上有铁锁锁住。

那水寇正要架起小小浮桥，剑秋摇手道：“不必了。”飞身一跃，早已越过水面，跳到水牢的门前，将惊鲵剑向那铁锁一劈，锁已断落。推开牢门，跳进去时，觉得阴风惨惨，见程远蹲在那边地下，手足都被铁锁紧紧缚住，闭着双眼，好象在那里打睡欠。剑秋喊了一声：“程兄。”程远抬头见是剑秋，不觉惊喜参半，正要问询，剑秋已走至他的身前，把宝剑割断铁索；程远跳起身来，舒展手足，先向剑秋道谢。

剑秋说道：“随我来吧。”二人走出水牢，跳至原处，程远瞧见一魁伟的大和尚，横着铁禅杖，站在那边，不知是友是敌？心里一怔，剑秋已代他介绍和韦飞虎相见，略把来由说明，程远非常快慰，说道：“这是小弟的侥幸了，现在水寇可曾歼灭？”剑秋道：“还有两个正在寨门前恶战哩，我们且去一瞧，不要被他们漏网。”于是三人回出寨来　见玉琴等正是杀得难解难分，那永安道人的双剑使得如疾风骤雨一般，足抵得住玉琴。

孟公雄见剑秋等救了程远出来，心中未免有些慌张，又想逃生，向慕兰虚晃一刀，跳出圈子，望水边便奔。剑秋早已飞步上前，拦住他的去路，喝一声：“水寇，今天还想逃走吗？”孟公雄硬着头皮来迎，剑秋卖个破绽，让孟公雄的刀砍入怀里来，他将身子一侧，孟公雄砍个空，身体向前一晃；剑秋的惊鲵剑早从他的后背刺入前胸，孟公雄大叫一声，跌倒在地，鲜血直流，眼见得不活了。

剑秋诛掉孟公雄，和韦飞虎程远一同站着，看玉琴和那永安道人大战。慕兰想要上前相助，玉琴却摇头说道：“不

要有劳姊姊，看我一人力斩此贼。”慕兰也就和程远立在一起作壁上观。那永安道人见同党都死，劲敌在前，明知无幸；但他不甘束手受缚，愿作困兽之斗，所以如猛虎负隅一般，死力奋斗。

玉琴杀得性起，将一柄真刚宝剑舞作一道白光，把永安道人紧紧裹住，这样又斗到一百余合。剑秋很想上前相助，早将那道人解决，但他知道玉琴的脾气，不敢孟浪。

永安道人见玉琴神勇难当，想用暗器取胜，只苦没有间隙。战到分际，他将左手剑抵住玉琴的剑光，右手剑向腰间一挂，腾出手来，从腰袋里摸出一枝飞镖，藏在衣袖里。又和玉琴斗了数合，等玉琴的剑向他下三路扫来时，他的身子望后退了两步，右手一抬，一枝镖早向玉琴咽喉飞去，又准又快。只见玉琴仰后而倒，众人大惊，正要上前相救，永安道人已踏进一步，一剑向玉琴砍下，想要结果她的性命。不料玉琴忽然一跃而起，剑光到处，永安道人已倒在地上了，众人又是大喜，一齐上前细看真相。

玉琴张口一吐，铛的一声，一枝铁镖落于地下。慕兰忙问其故，玉琴笑道：“这妖道的本领果然不错，我同他约摸已斗到二百回合，那厮的剑法还没有散乱，后来我见他挂了右手剑，估料他必要用什么暗器来伤我了，故我也留心防备。当他飞镖到我咽喉时，我就一低头，张开口把那枝镖咬住，将计就计，假作被他击中，仰后跌倒。他果然要来杀我，就出其不意的把他刺死了，这是我的侥幸。”

剑秋等听了都是快活，韦飞虎也说道：“老衲以前会过不少英雄好汉，今天见玉琴姑娘的剑术确乎已臻神化，不愧是昆仑门下的女侠，老衲非常佩服。”玉琴也谦逊了数语，

大家带了生擒的周禄，又到寨里，重行搜查一遍，程远将自己的宝剑镖囊找到了，佩在身上。匪党早已大半四散逃避，也有情愿归顺的。

剑秋便对韦飞虎说道："我等仰仗上人之力，破了水寇的巢穴，不胜感谢，现在大事又毕，我们便要归去，这里的事，可让官中来收拾吧。"韦飞虎道："现在周禄被擒，诸位可能看在薄面饶他一命，免得江湖上说老衲不义。"

剑秋忙道："既有前约，敢不从命。"遂吩咐捕役将周禄推至，剑秋指着他说道："你在此间盘据了多年，伤害良民，为非作恶，今日被擒，本当将你杀却；只因看在忘我和尚面上，姑且饶你一次。须知丈夫在世，当做些光明磊落的事业，岂可干这种杀人放火的生涯，害了他人，又害自己。孟公雄、高蟒等都是最好的殷鉴，你都瞧在眼里的，你若然此去能够真心悔悟，做个良民，未尝不是你的幸事。倘再恶习不改，我们只饶你一遭，你的本领怎及得永安道人的高强，那时再见，一定不能饶你了。"周禄低倒了头，一声儿也不响，剑秋遂教捕役宽松了他的束缚，放他逃生，捕役遂牵着周禄出去了。

韦飞虎叹了一声，便要回去，剑秋道："我们一同走吧！"遂留两个捕役和投顺的水寇在此看守，剑秋等仍坐了韦飞虎的船，回至白鹭洲。韦飞虎又请他们到寺里去吃了一顿饭，剑秋等方才向他道谢告辞，韦飞虎送至水边。

临行时剑秋又对他说道："上人在此忏悔前尘，一心学佛，真是有大智慧的人，江湖上多少绿林豪杰，怎及得上人的勇于回头？我们也是非常佩服的。此去若过洛阳，和令郎相见时，当将这个消息告知他，也好让他赶来拜见一面，父

子重圆。”韦飞虎微笑道：“多谢侠士等美意，但老衲已作出家人，应当忘却一切。犬子既能自立，只望他能够好好做人便是了，不必再见，萦绕心曲。愿侠士等前途珍重，多行仁义。”剑秋等四人遂别了韦飞虎鼓棹而归，他们在舟上谈起韦飞虎的事，回望白鹭洲已隐没在水云之下，都不胜慨叹。

回至淮安，祝彦华大开正门，欢迎他们入内，坐定后，剑秋遂将他们怎样前去剿灭洪泽湖水寇的经过，约略告诉一遍。祝彦华不胜之喜，便遣人去请李都司前来，一回儿李都司已赶到府衙，和剑秋等相见，闻得他们毫不费力的已将水寇歼灭，便作揖道贺。祝彦华遂请他去洪泽湖办理善后事宜，李都司欣然允诺；遂告辞出城，带了部下官兵，大模大样的杀奔洪泽湖去，其实水寇已灭，他们不过去耀武小百姓而已。

淮安地方的绅士，也得知了这个好消息，大家跑来拜谢，且在府衙前大放爆竹，阖城欢腾。晚上祝彦华又大排筵席，款请剑秋等四人，感谢他们为民除害的莫大功德，直到夜阑散席。祝彦华又挽留他们住了两三天，玉琴等再也不肯住了，一定要动身北上。绅士们本要恭送剑秋等金银财物，但剑秋等坚不肯收，于是他们选购了四匹良马，送给他们作坐骑，而把请来的牲口打发回去。剑秋等见他们诚意难却，只得接受。

临行前祝彦华又送上程仪一百两纹银，剑秋推辞，祝彦华道：“昔年的恩德尚未报答，至今不忘，现在诸位大侠又热忱帮忙，除灭了水寇，使地方安宁，更是非常感激。这一些程仪是我聊表微意的，怎么还不肯哂收呢。”剑秋听祝彦

华这样说，只得拿了。

四人遂在次日清晨和祝彦华告别，带了行囊，跨上坐骑，果然都是好马，出得淮安城，向北进展；恰逢李都司带兵回来，四人将马停在道旁，看李都司的兵雄赳赳的过去。李都司在后一见四人，慌忙跳下马来，上前相见，剑秋等又在马上答礼。

李都司道：“诸位侠士破了洪泽湖，其功不小，怎么便要离去，请再回城一叙如何？”剑秋带笑答道：“多谢美意，我等急于北返，不能多留，洪泽湖水寇在我辈看来，么麽小丑，不堪一击的，何以在地方上猖獗如此？都司食了俸禄，当负地方绥靖之责，此后尚望好好整顿部下，练成劲旅。倘然畏盗如虎，退缩不前，反而纵兵殃民，那末其罪难辞了。”剑秋这几句话，说得李都司脸红耳赤，惭愧异常，只说是是。剑秋遂一摆手道：“请都司回城去吧，我们告辞了。”遂一抖缰绳，四匹马向前跑去。李都司叹了一声，上马进城去了。

剑秋等离了淮安，早晚赶路，已到了山东境界，想起临城贾家庄的神弹子，剑秋便问玉琴此去正是顺路，可要再到庄上去盘桓一天？玉琴道：“别的人都不在我心上，惟有贾芳辰和瞿英这一双小儿女，非常可爱，时时在我的心里；我们不知何日再到此间，不如去看看他们。”

# 第七十四回　古刹谒老僧前尘顿忆　征途逢响马诡计堪惊

程远和慕兰也闻得神弹子的大名，很愿一识荆州，所以四人便至临城去访问那位老英雄。玉琴、剑秋等是第三次到这来了；不用问讯，跑到庄上。庄丁见是玉琴、剑秋，连忙入内通报。贾三春大开正门，亲自出迎，让到后堂。

贾三春的夫人和瞿英、芳辰等一齐出见。玉琴见芳辰修饰得很是美丽，握着她的手，殷殷垂问；芳辰也拉着玉琴的衣襟，问他们西湖之游可乐？还有宋家等诸人为何不见？剑秋代程远、慕兰和贾三春等介绍一过，大家坐定了谈话。剑秋便将他们南游所逢到的可惊可愕之事，约略告诉。瞿英、芳辰等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对剑秋、玉琴的绝处逢生，不胜欢喜。

剑秋也问起抱犊崮的情形，贾三春道："自从赵无畏等伏诛以后，山上现有良民在那里耕种，四乡甚安；不过山东道上济南以北，最近常有响马出劫，行路人因此咸有戒心。"玉琴叹道："贼盗如毛，真像野草般烧不尽的。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这种好风气只有见之历史上了！"

晚上贾三春命厨下端整一桌丰盛的筵席，请四人畅饮；大家纵谈一切，彼此欢然。贾三春忽对玉琴剑秋二人说道："二位奔走天涯，行侠仗义，令老夫非常拜服。关外正有人苦念你们，要想重见呢。"玉琴听了这话便道："莫非是螺

蛳谷的袁彪吗？”贾三春点点头道：“正是。”

贾三春道：“你们南下以后，适因我有些事情到锦州去拜访朋友；回来时路过那里，想起了你们所说的话，遂独自冒险入谷去拜访袁彪。适逢解大元和一个复姓欧阳的义士在谷外巡逻；解大元便上前和我相见，我方知他和马魁已投奔这里安身了。很觉快慰，遂向他说明来意。他就说袁彪闻得大名，也极愿一见，便引导我入谷去。

“老朽在路上相度形势，果然险要非常。在螺蛳谷口已筑有一座土城，上面刀枪密布，把守严密；进了土城，又是曲折的山径。老夫不管高低，跟着他们前行，见有数座碉寨。到了山楼里，又见马魁；后来袁彪夫妇等众人都出来相见。那袁彪气宇轩昂，确是一位关东英雄，他夫人年小鸾也是一位侠女。

“我们一见如故，谈笑甚欢，他们遂留我在谷中住宿，且设筵款待。讲起了玉琴姑娘和剑秋兄，他们非常挂念，说自从在初探天王寺分手以后，久未把晤；后闻天王寺已被你们破去，他们渴望二位重至关外；但是你们却到江南去游山玩水，他们不胜羡慕呢！”

贾三春说到这里，玉琴瞧着剑秋微微一笑。贾三春又道：“袁彪的志向不小，老夫和他畅谈以后，便知道他不是寻常的游侠者流。他在那里练得部下人强马壮，纪律严肃，四方英雄闻风归附的很多；山中粮草也堆积得富足，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他很有兴汉灭满的革命大志，他对我说，他正暗中联络关外各处明白大义的胡匪，灌输民族思想；等到中原有变，他就要揭竿而起，夺取山海关和锦州一带要隘。那时北

窥辽吉两省，西向滦东各地，北京也立即受到威胁了。他深望我们关内的一般汉人能够觉悟到国势的危险，及早起来革命，努力自强，不再做他人的奴隶，同受神州陆沈之祸呢！”

剑秋听了，说道：“袁彪夫妇都是有深心的人，还有塞北龙骧寨李天豪等也都抱着民族的思想，结识天下英雄，努力于革命事业的；但我们和他们睽违已久了。”程远和慕兰在旁听着，也觉得眉飞色舞，深表同情；直到更深，方才散席。剑秋等四人便在贾三春庄上住下。次日大家去游抱犊崮。剑秋指点着各处险要，给程远慕兰二人看，将以前大破抱犊崮的事告诉一遍，二人对于芳辰、瞿英更敬爱了。

四人在贾家庄住了三天，玉琴剑秋二人便要告别，慕兰也要早返故乡，所以贾三春苦留不住，送出九胜桥，各道珍重而别。剑秋等离了临城，一路北上，又便道去游泰山，观日出；又至济南泛舟大明湖，纵眺千佛山。留意数天，方才向北赶路。

这一天渡过了黄河，在一个小镇上旅店里歇宿；他们投宿的时候已是天暗，店小二接住他们的坐骑，教人牵去上料，他掌了灯引导四人入内。里面有一个大院落，东西都是上房；左面的上房里已上了灯，有男子谈笑的声音，甚是宏亮。

当剑秋等踏进院落的时候，那边房门上挂着竹帘，帘子里有个人面向外一张，便缩了进去。剑秋等都没有留心，惟有玉琴瞧见窗边灯光下似乎有一个很苗条的人影，像是一个女子的模样，一闪便不见了。

店小二便指着右边一间大客房说道：“朝东的已有客人

住下，这一间很是宽敞，就请爷们歇下可好？”剑秋见房里还算洁净，遂道：“好的。”店小二便将手中灯放在桌子上，向他们问了酒菜以后，退出去了。

这天天气很是燥热，玉琴遂把西首四窗一齐开了，说道：“我们来迟一步，好房间已被人家占去，但是人家为什么窗也不开一扇呢？”剑秋笑道：“也许他们南边也有个窗的，这些小事你去管人家做什么！”一回儿小二已将酒菜端上，四人遂在窗边一张桌子上坐下吃喝。

玉琴是朝外坐的，剑秋正和程远谈起贾三春的往事，程远、慕兰都听得津津有味。玉琴忽然对剑秋努努嘴说道：“你瞧，背后窗那个人贼头狗脑的向这里窥探，恐怕不是好人吧！”

剑秋回头看时，见一个瘦子穿着短衣，手里拿着一柄扇，立在庭阶边，正向自己室中张望。那瘦子见剑秋等回过头来，便挥着扇子，踱进那边房去了。剑秋道：这个人虽然瘦小，但我看他走路和挥扇，都像个会功夫的人。他向这里探望或是平常之事，不见得便有坏意，我们不妨坦然处之。”于是玉琴也不响了。

四人将晚饭吃毕，大家又坐着闲谈；剑秋偶然抬头看时，见庭心里又有一个白衣少年在那里向自己这边细细估量，剑秋立起身来，那少年便走进房去了。

玉琴道：“他们又来窥探了，我以为这不是偶然的事吧，不知他们房间里有几个人，究是何许人物，我们何不也去探一下？”剑秋道：“这又何必呢，反显得我们不大方了。”说话时，又见对面窗子里的灯光已熄灭，接着关房门的声音，程远笑道：“他们已睡觉了，真是不怕热的。”

剑秋想起贾三春的话，向玉琴等低低说道："管他们是坏人不坏人，我们只要留心一些就是了。"玉琴说道："贾三春说山东响马怎样利害，但是我却不怕！最好遇见两三个，厮杀一回，舒展我的筋骨。"

慕兰笑道："在姊姊的手里不知杀却多少大盗，还嫌得不畅快吗？"玉琴笑道："以杀止杀，我只要杀坏人，至于好人，却一根汗毛也不敢伤他的。"说得众人都笑了。

他们谈了一回，已近五更，窗外一阵阵凉风吹来。剑秋说道："这时已起了风，明日气候或可凉快一些，我们可以睡了。"于是大家脱衣安睡。剑秋想起方才窗外两人先后窥探的情形，心里终有些放不下，所以一时没有入梦。隔了多时，睡魔催痳，渐渐睡去；然而耳边似闻窗子响，忙睁眼看时，桌上的灯仍亮着，但已被风吹得摇摇欲灭；接着又有一阵风声撼动窗门，发出格格的声音，风从窗隙中吹入，所以吹得残灯黯黯。

剑秋自笑多疑，闭上双眸，又要睡去；忽闻窗外鼠子唧唧之声，好似在那里相搏；他又想这鼠子叫得奇怪，莫不是那话儿来了吗？同时程远也已醒来，二人跳下炕去察看时，鼠子不见了，声音寂寂，不见动静。

剑秋和思远又开了房门，到庭中去小便，欲见对面房里边是静静的，没有什么异动。仰视天上一轮明月，十分昏黄，四周罩着一重晕圆，也许天气要变了。二人悄悄地回到室中，玉琴和慕兰依然未醒，二人也没有惊动他们，仍然到炕上去睡，转瞬间也梦游华胥。

次日早晨大家起身，洗脸漱口；剑秋把昨夜的事告知玉琴，且说这是自己多疑所致，不见得在山东道上所遇的都是

歹人，玉琴和慕兰也笑了。他们开了窗，望望对面客房里的客人早已去了，门窗都洞开着；店小二走进来时，玉琴问他昨夜对面房里住的什么人。

店小二答道：“两位男子和一位貌美的姑娘，都是这里的老乡，带了不少行李。今天东方初白时，他们便匆匆地赶路去了。也许是到天津去采办货物的客人吧！”玉琴听了，也不说什么。吃毕早餐添购了一些乾粮，以防急需，于是剑秋取出银子付去了店账，四人一齐上马动身。

行了一天，路上平安无事，仍在一个客店里歇下，次日再向前赶路。慕兰忽然要求玉琴和剑秋暂缓回天津，先和他们同到卫辉府去盘桓数天，见她的老父，消释前嫌；程远也再三邀请，琴剑二人见他们一片诚意，只得应允，慕兰、程远都是不胜之喜。

这天天气阴霾，刮起大风来，黄沙扑面。上午他们行在官道上，见前面有些树林，隐隐有一座高大的山峰，如牛首一般，矗起在云端里，途中不见行人，过去将近德州了。四人想赶到那里歇宿，然后取道望卫辉府，所以纵马疾驰。忽见对面尘土飞扬，有两骑正向这边驰骋而至，剑秋的马在先，遂回头和三人说道：“仔细着，响马来了。”

正说话时，那两骑已如旋风般跑到近身。四人留神瞧看，当先马上乃是一个修长的少年，穿着一件青布长衫，手握一条镔铁长枪，腰悬弓矢；背后一个硕大的汉子，满脸疤痕，相貌奇丑，穿着一身黑衣，腰里佩着一对醮金斧。各跨骏马，腾跃而过；一刹那间，已望不见踪影。

玉琴道：“好马！我们的花驴、龙驹可惜都不在此，不然倒可和他们驰骋一下。”程远道：“这两个很象是绿林好

汉，不知到那里去的？”剑秋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他们去吧。”大家说着，慕兰将手向后面一指道：“你们试看，又来了。”剑秋瞧了一眼，说道：“这不是好意吧，我们快快预备。”一边说，一边拔出惊鲵宝剑。

这时候两骑倏又从后到临，那青衣少年举起手中长枪，向四人喝道：“你们这夥人就是荒江女侠臭丫头吗？不要走，吃俺一枪。”说毕，“呼”的一枪已向玉琴面门刺来，剑秋早已跃马上前，将剑架住。那个疤痕脸的汉子已抽出双斧杀上前，玉琴正要抵敌，程远已掣出百里宝剑，抢前便斗。

四人四骑便在大道上树林外边，捉对儿厮杀起来；玉琴和慕兰都拔出兵刃，在傍观战。见那青衣少年使开长枪，上下左右都是枪花，如怪蟒翻江，十分骁勇；幸亏剑秋的剑术不比平常，化作一团青光，尽够抵挡得住；还有那个黑衣汉子的双斧也是十分了得的！真是棋逢劲敌，杀得难分难解。玉琴觉得这少年枪法精妙，有良将之材，却在绿林中为盗，埋没天才，未免有些可惜了！

彼此斗到九十余合，那少年见剑秋的剑术无懈可击，心里暗暗佩服。剑秋一心要想取胜，得个隙，乘少年一枪刺人时，把惊鲵剑迎着他的枪杆子一削，只听“铛”的一声，那少年的枪，已被宝剑削作两截；手中拿着的剩下半段枪杆，遂说一声“果然厉害”，将马一拉，跳出圈子，回头便走。那使斧的汉子也杀不过程远，跟着退下。

剑秋和程远追上去时，那少年把枪杆丢了，从腰际抽弓拈矢，回身觑准剑秋一箭射来。剑秋把剑一击，一枝箭早已扑的堕落马前。接着弓弦响处，第二枝又来，剑秋把头一

偏，让过那箭，第三枝箭又到。

这少年擅射的连珠神箭，饶剑秋闪避得快；而马腹上已中一箭，那马直跳起来，把剑秋掀落于地。

玉琴大惊，慌忙上前援救，剑秋早已站起身子说道："不要紧，我中了他的暗箭，幸没有伤。"玉琴已着了恼，挺着宝剑向少年追去，娇声说道："你不要放箭射人，敢和我荒江女侠斗三百回合吗？"

在这时，前面尘土又起，又有两骑飞奔而来。慕兰暗想，必是盗党来了，遂扬着双刀来迎；剑秋也挺着宝剑，一同上前。只见前面来的两人，就是前晚在旅店里所见的那个少年和瘦子。

剑秋喝道："你们是何方的响马？胆敢白昼行劫，须知我们不是好欺的。"

那少年早跳下马来，向剑秋一揖道："足下就是昆仑门下的侠士岳剑秋吗？还有这位荒江女侠，俺们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相见，三生有幸，俺们怎敢来劫夺呢？"

剑秋听这少年吐语温和，不象是来寻厮杀的，便问道："你们怎样认得我等？方才交手的是否你们的同党？你们若不是劫夺行人，为什么半途寻衅？"

少年笑道："这是兄弟们误会了，请岳爷莫怪。俺姓谭，排行第二，因善使铁棍，人家都称俺铁棍谭二，一向在此牛头山八里堡安居。他们都是俺知己的弟兄，聚在一起，虽然是隐身草莽，但也不是不仁不义的盗寇。

"前日俺自他处回乡，在旅店中逢见诸位侠士；俺常常听人传说荒江女侠和岳爷等如何状貌，便疑信是岳爷等了！又见店中水牌上写着姓岳姓方等贵姓，益发相信，但尚不敢

冒昧趋谒；又因急欲回乡，所以清晨动身便走。回到了八里堡，大家谈起，深悔那晚没有进见；遂先请两位弟兄骑快马相迎，我们随后也赶至。不料他们不听俺的吩咐，卤莽从事，多多得罪，尚乞诸位侠士海涵勿责。”

这时候大家都已停手，那个射箭的少年和黑衣汉子也早跳下马来，走到剑秋的所在。铁棍二指着剑秋对二人说道：“这位就是昆仑大侠岳剑秋。我教你们先来迎接的，怎么不问个明白，遽尔动手，险些儿自取其咎，现在快些陪罪吧！”

二人都微微一笑，向剑秋唱个肥喏。谭二遂代他们介绍，方知那放箭的少年姓陆名翔，别号小子龙；那个使板斧的黑汉子姓何，人家因他生得满脸疤痕，所以都唤他何疤痕；还有那个和谭二来的姓余，名自异，别号瘦猴。

剑秋也代玉琴、程远、慕兰等介绍。谭二又向萧慕兰说道：“姑娘可是卫辉府中云中凤萧进忠老英雄的女儿吗？”慕兰答道：“请问你怎样知道我的底细？”谭二道：“先兄谭邦杰数年前曾到萧老英雄府上拜访，相聚数日而归，曾和我说起你们父女两个的本领高强，非常钦佩。现闻芳名，所以一想便着，但不幸先兄已于去年病故了。”萧慕兰也闻得她父亲的朋友确有谭邦杰这人，也是江湖上一位豪杰，所以深信不疑。

谭二又向剑秋等说道：“俺们和诸位侠士虽是萍水相逢，而一向景慕。前面正是八里堡，敢情诸位到俺庄上去一叙；我们敬请浊酒，愿为诸位洗尘，千乞勿却。”

剑秋听谭二说话很是恭敬，非粗暴俗子可比；自己若不答应前去，一则辜负了人家的美意，二则反被他们嗤笑我们

胆小如鼠，不敢前去。遂向玉琴程远等脸上瞧瞧，觉得他们并没有不赞成的模样，所以立即允诺。谭二等十分欣喜。

因剑秋的马已被陆翔射倒，所以陆翔的坐骑让给剑秋坐，他自己步行随后；谭二当先引导，众人按辔徐行。朝前行了一里多路，渡过一顶石桥，沿着小溪向南湾，穿过一个林子；只见前面一带很高大的庄院，且有两座碉楼，形势十分雄伟。

一行人到得庄门前，跳下马来，有不少庄丁左右排列着，很恭敬的迎接；谭二吩咐将庄门开了，招请剑秋等人入内。

庄中很是宽敞，房屋富丽，大家到一个厅堂上坐下，左右献过香茗；谭二又对剑秋说些钦慕的话，剑秋也就问他们在这里的情形。

谭二道："人家都说山东道上响马怎样强暴，但是也有分别的。譬如我们在这里八里堡行侠仗义，结识天下豪杰，江湖上凡有穷困落魄的人，无不尽力援助。先兄谭邦杰在日，黄河以北很有贤名，所以我们并非那些啸聚山头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我们杀的是贪官污吏，劫的是富商大贾；贫弱的非但不去害他，反而要周济他。因此附近四乡反较他处来得安宁，别的绿林中人也不敢觊觎了。我们久慕荒江女侠和岳爷的大名，常欲一见，而苦没有机会；今番凑逢在途中遇见，所以奉请诸位来此一聚，幸蒙诸位惠临，我们非常光荣的。"

剑秋听谭二如此说，也觉得他们不失为江湖侠义之流，想起了螺蛳谷、龙骧寨两处正在网罗豪杰；谭二等虽是绿林

中人，却和乌龙山抱犊崮、洪泽湖等草寇有上下床之分。不如代他们联络联络，将来也可多几位同志。于是将袁彪、李天豪等伏处草莽，志谋革命等事告诉给谭二等众人听。谭二等表示赞成之意，原意他日到关外去一行。

谈了一刻，庄丁早将酒筵摆上，谭二遂请四人上坐，谭二等四人坐在下首相陪。小子龙陆翔又夸赞剑秋的剑术神化，剑秋也称赞陆翔的枪法厉害，射术精娴。

谭二见剑秋等都不喝酒，他自己先举起杯来，一饮而尽，把空杯向剑秋一照，说道："诸位难得到此，请畅饮数杯，不要客气。"剑秋等见谭二先喝，知道没有什么坏意，所以也举起杯来喝酒，又吃了两道菜。

有一个庄丁把一壶烫好的酒送上来，谭二接过酒壶，代剑秋等又满满地各斟上一杯，说道："我们今日欢聚，真非偶然，我们再要敬诸位一杯，务请诸位赏脸。这酒是有名的郁金香，请诸位多喝一杯，醉了便在小庄里下榻也好。"

剑秋道："我们的酒量却是有限，所以不能多饮。"余自异说道："请诸位领情，乾了此杯，我们都是快活。"陆翔也高举酒杯，再三劝饮；剑秋等难却盛情，遂各举起酒杯来，立喝了一个乾。

庄丁又送上一道红烧猪蹄的熟菜来，剑秋正要拿起筷子去吃菜，忽然觉得这座厅堂摇摇摆摆起来，莫非自己头晕？又瞧玉琴的脸上满泛红霞，目光也发出奇异之色；程远和慕兰都把一手撑着头，自己不能作主起来。剑秋心里大为奇怪！

正在那时候，屏风后跳出一个女子来，手中握着三尺龙泉，不是别人，正是韩小香。剑秋知道不妙，方欲拔剑而

起，韩小香却笑嘻嘻的指着剑秋四人道：“倒也倒也。”剑秋、玉琴、程远、慕兰都觉得眼前天旋地转的，脑海中一阵昏迷，一齐推金倒玉柱的仆倒在地。

杯酒联欢，阴谋暗伏，剑秋虽然精细，却没有料到这么一着。此时他们四人已堕陷坑，仇人在前，更难幸免了。

# 第七十五回　飘泊江湖一镳谐鸳侣　困居陷阱四侠战强徒

大丈夫恩怨了了，是非分明。所谓睚眦之怨必报，一饭之德不忘；我们受了人家的侮辱，当然是要求报复而雪耻的。

像曹沫誓雪三败之耻，一怒而安国家；雍门子狄先死阵前，耻令越甲鸣吾君，而使越人兵退七十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到底成功了他的昭吴之志；张良散家财，结死士，报韩国之仇，卒得大力士以铁椎击秦始皇帝于博浪沙中。这些人志复国仇，气吞河岳！他们的史迹，千载下读之，尤觉虎虎有生气；是民族之光，值得后人钦佩的。

他若豫让为智伯复仇，漆身吞炭，以谋狙击；荆轲为太子丹而人秦，易水萧萧，一去不返，也是不愧为任侠之徒。捐躯以报恩，急公以赴义，其人其事，可泣可歌；至于为了一家一身的私怨而互相报复，这是已失任侠的精神，而近乎野蛮时代残杀之风。

所谓推刃之道，报复不除害，是下乎游侠，不足称道的了！而况芟草害马，猖獗山林；不辨是非，无端寻衅呢！因此，一饭之德当然不可忘怀，而睚眦之怨却不是一定要报复的。武侠之徒当为大勇，而莫为小勇，所做的事要求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纯而无私，公而不偏，方才能使后人欢喜赞叹，馨香顶礼。

所以我书中的荒江女侠和韩小香辈，虽同擅越女之术，而他们的人格却不可同日而语。

韩小香自从在红莲村嫉妒慕兰和程远二人的婚姻，胸怀阴谋，暗下毒手，但都不能成功；自己也觉得无颜再见他们，所以悄悄地带着一个包裹出走。她已是无家可归的人，又不能再到萧家去，形单影只，走向那儿去呢？想起自己父亲生前尚有几个朋友，不如去看看他们，暂作枝栖。

所以她遂匆匆北上，身边尚有盘缠，不致缺少旅费。有一天她到了山东道上，恰巧经过牛头山八里堡，见山势雄峻，林木丛深，疑心这里必有什么响马，所以很戒备的走着。忽听"嗤"的一声响，有一枝响箭从林子里飞了出来，在她头上飞过，她就知道响马来了；忙拔出宝剑，袖底又暗暗藏好一枝毒药箭，等候厮杀。

果然林子里跳出几个大汉来，为首的一个，却是一个白面少年，手持铁棍，瞧着韩小香，大喝一声道："你这小姑娘单身赶路，好大胆！"小香把剑指着他说道："你家姑娘若不是有本领的，怎敢单身独行？你们这伙草寇从那里来的，打算要行劫吗？"少年冷笑道："我们是绿林好汉，不伤孤雁。你如有金银，献出了事。但你身带武器，口出狂言，俺却不肯轻易放过你，要试试你究竟有多少本领！"说罢，挥动手中铁棍，照准小香胸口猛捣。

小香将身一侧，让过铁棍；还手一剑望他头上劈来，他忙将铁棍架开。各各施展本领，用力狠斗，约摸有五十多回合。小香觉得那少年的棍法十分厉害，自己的一口剑有些抵挡不住；将袖中毒药镖放出，飞向少年喉间去。那少年见小香把手一扬，知有暗器；急忙避让时，左肩已着。一阵疼

痛，撒手弃棍，跌倒在地。

盗党慌忙向前救护。韩小香知道他已中了她的毒药镖，无论如何，在二十四小时内必定要断送性命；所以她回身便走，恐防还有余党再来缠绕。但她走得数十步路，听背后马蹄响，见有一个瘦长的少年，挺着长枪，向自己直奔而来，口里大喝道：“你这丑丫头，胆敢伤了咱们的人，便想逃走吗？咱却饶你不得。”说着话，一马已到身旁，“呼”的一枪向小香腰里刺来。

小香忙将剑架开时，那少年又是一枪向她头上挑来，小香低头让过这枪，便挥剑去刺他的马腹；他将马一拉，让过了，又是一枪刺向小香胸口，小香收还剑迎住。那少年使开长枪有风雨之声，枪花有车轮般大，上下左右的尽望小香进刺；小香凭着一口短剑，又在步下，如何抵挡得住！

背后喊声起处，又有一伙人杀奔而来，为首一个满脸疤痕的大汉，高声大喊：“不要放走了这丫头。”小香更是心慌，要想再发毒药镖，却给少年的枪紧紧逼住，不得偷空。少年见她剑法已乱，又把手中枪故意向她头上虚晃一晃。小香把剑望上招架时，少年突然变更手法，将枪杆倏的下坠，觑准小香腿上只一击，韩小香早已仰后而倒。

那满面疤痕的大汉把小香按住，夺去宝剑和镖囊，用绳子缚了，挟在腰里，对少年说道：“陆兄弟，我们把她带回堡中去吧，看了谭二兄的伤怎样发落。”少年点头说是。

于是一伙人带了韩小香，拔足便走；韩小香自知已无命活，但要看看盗窟中怎样的情景，所以她留心观察。到了一个伟大的庄子前，见有许多人在那里嚷着：“谭二爷恐怕没救了，我们要把这丫头碎尸万段，以报此仇。”进了庄子，

里面房屋很多，大汉把她丢在一间室里，关上门去了。

不多时候，便有方才擒她的那个少年和一中年妇人走进室来，小香想他们要把自己来处死了，自己本来有些厌世，死了也好！但少年指着她问道："你用毒药镖伤了我们的堡主，其罪不小。现在堡主昏迷不醒，你若有解药，快些拿出来；只要能够把堡主治好，我们决不杀害你。"

那妇人也说道："请教姑娘芳名，是何处人氏，谅也是个有来历的人，方能使用此种毒药镖。你若能救好我的叔叔，我们一定释放你回去。"韩小香见他们说话很有诚意，便道："你们放了我起来，我再回答。"少年连忙俯身将她的绳子解开。

韩小香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说道："我姓韩，名小香，乃是苏州韩家庄韩天雄的女儿。只因我全家被荒江女侠等杀害，我恰巧在外祖云中凤萧进忠家里居住，所以虽然没有被害，可是已弄得无家可归。年来飘泊江湖，一心想要找仇人，为我父复仇。今日路过此地，逢你们来行劫。我欲取胜，所以用镖打伤了你们的堡主；幸我身边带有解药，可以救治的，请你们放心。不过也要请你们详细告诉我，堡主是个何许人物？"

妇人笑道："我名沈洁贞，我丈夫是谭邦杰，本为这里的堡主，雄霸一方，江湖上颇有英名。姑娘方才说你是云中凤萧进忠的甥女，莫非就是那卫辉府的萧老英雄吗？先夫在日也曾拜访过萧老英雄，叙谈甚欢；至于尊大人韩天雄，我们也是闻名的。如此说来，我们好像是一家人了。"小香点点头，那少年在旁听着微笑。

沈洁贞继续说道："先夫逝世后，他的兄弟铁棍谭二做

了堡主，和几位同道朋友行侠仗义，称霸绿林，在山东上也有些威望。方才我叔叔得罪了姑娘，中了你一镖，药性发作，痛得昏晕过去。

“我们知道姑娘使用的必然是一种毒药镖，倘要到别地方去讨药救治，恐怕是时间不及，所以我想来问问姑娘：现在彼此既是一家人，望姑娘速速取出药来，救活我叔叔。我们决不难为你的！”说到这里，又指着那少年道：“这位就是小子龙陆翔，是堡主的好友。”

韩小香遂向陆翔点点头道：“陆君真好枪法，不愧小子龙之名。”陆翔道：“适才得罪姑娘，幸恕无礼。”韩小香又道：“铁棍谭二现在那里，我可去看看他，必能救活的。”

沈洁贞听了大喜，遂和陆翔引导着小香走出室来，望里间甬道中曲曲弯弯的走去。穿过了许多庭院，才到一间室前；门口两个大汉站着，见了韩小香，都向她怒目而视。沈洁贞一掀门帘，三人走到室中，见是一间卧室，收拾的很是洁净，陈设也很富丽；室中站着几个人，都是满面愁容。

陆翔对他们说道：“这位姓韩的姑娘，原来就是云中凤萧进忠的外甥女。说起来大家熟悉的，她有解药可救堡主的性命。”众人听了，都转忧为喜。

沈洁贞引导小香走到里面炕边，见炕上睡着那个铁棍谭二，双目紧闭，脸色惨白，口里只是呻吟不绝，已昏迷不醒人事。袒着左肩，露处镖伤之处，坟起如桃，淌出黑色的血水来，旁边有一个丫头用手巾代他轻轻拭去。

韩小香便教人拿一杯热水和一碗清水来，从她身边掏出两个小小银瓶，先倒出两粒赤色的药丸，研碎了化在热水

里，教人把谭的牙关撬开，将这一杯药完全灌了下去；又从一个瓶中倒出一些白色的药粉，自己先托着那碗清水，用手巾将谭二的创口洗拭干净，然后把药粉敷上，再用布层层扎缚好，便说："到今天晚上就可以止血停痛，明天便若无其事了。现在大家可退出去，让他安睡为妙。"众人听说，齐退了出去，独有沈洁贞伴着小香到内室去坐谈。

不多时天色已黑，沈洁贞陪小香吃晚饭，特辟一间精室，留小香下榻。次日清晨，小香梳洗后，早有一个小婢捧上一碗莲心粥来，请她用早点。她吃罢了粥，就见沈洁贞满面笑容的走进来对她说道："妹妹的药果然非常灵验，我叔叔已起来吃早饭，没有事了。他在外边要请姑娘去一见哩，我引导你去可好？"小香点点头，便跟着她一同走到外边一个小轩里，见铁棍谭二和陆翔等几个人都坐在那里。

小香走进轩时，款摆柳腰，向众人行了一个礼，大家一齐站起身来招呼，请小香和沈洁贞一同坐下。庄丁献上茶来，谭二遂向小香道歉，并谢她相救之恩，小香也告罪数语。

谭二指着旁边坐的满脸疤痕的汉子道："这一位就是何疤痕，是先兄的金兰之交。"又指着一个瘦子道："这位姓余，名自异，别号瘦猴，和陆兄弟都是我们的心腹。还有一位姓戴的弟兄，有事到南边去了，尚没有回来。咱们五人在这里八里堡齐心协力，专杀贪官污吏，劫掠富商大贾，不失侠义之行。姑娘难得到此，且请宽留数天！"

韩小香本来无处容身，见他们都很诚恳，遂答道："承蒙不杀，推诚相待，敢不如命。"沈洁贞在旁笑道："这叫做不打不相识了。"谭二大喜，便问起韩家庄的事。小香把

她父亲的罪恶隐蔽，反说得荒江女侠等如何残暴不义，自恃是昆仑门下，专和江湖上人寻衅作对。

谭二等听着，都说："姑娘的仇人也就是咱们的仇敌，将来荒江女侠倘然经过这里，必要把她碎尸万段，以报姑娘的大仇。"这天谭二特设置丰盛的筵席代小香洗尘，尽宾主之欢。

小香一连住了几天，谭二等十分优待。一日黄昏时，小香独自室中，支颐静思，想起了慕兰和程远，心中说不出的恼恨。忽见沈洁贞走来，坐定后，便带笑问道："姑娘可曾许字人家？请你老实告诉我。"小香摇摇头道："自经家祸，飘泊天涯，大仇未报，尚不敢谈及婚姻之事。"

沈洁贞道："这样很好，我现在有一句冒昧的话，请妹妹不要见责。因为家叔谭二于去年遭逢鼓盆之痛，至今还未重续鸾胶，一向没有相当的人。今见妹妹武艺高强，容貌美丽，正合家叔的意思。所以他中了你的毒药镖，一些没有怨恨，反十分佩服，教我来做媒。倘蒙不弃，请妹妹允许，便是家叔之幸了！"

小香听了这话，粉颊微红，默然无语。沈洁贞又道："府上已是没有他人了，妹妹可以自己作主，请你答应了我的请求吧！大约这也是很巧的姻缘哩。"

韩小香近来很有标梅之感，眼看慕兰和程远订婚的成功，她的心里又妒又怨，燃起了青春之火；觉得自己一个人踽踽凉凉，好生没趣！现在无意中到这里遇见了铁棍谭二，那谭二的容貌虽及不上程远，但也是个五官端正的少年。所以经沈洁贞一说之后，心中不能无动，便说道："我是畸零的孤女，蒙你们相爱，十分感激，姊姊的说话敢不听从。"

沈洁贞听小香已允了，自然非常快慰，立刻去谭二那里报告喜信。谭二将得美妇，不胜之喜，便和他嫂子商量，择定吉日，赶紧要和小香成婚。

次日这个消息传出去，众兄弟无不欢喜，预备大吃喜酒。谭二忙着布置新房，沈洁贞也尽力相助，把新房装饰得非常富丽，小香见了，颇觉快意。到了那天，悬灯结彩，远近绿林中的朋友都来道贺；见了小香貌美，都说谭二得此美妇，艳福不浅，足足热闹了三天方散。

和小香结缡后，颇谐鱼水之欢。也是恰巧有事发生，小香要游泰山，谭二特地和余自异一同陪伴她去；不料在归途上旅店内忽然逢见了荒江女侠等一行人。小香在门帘里首先窥见，恐被玉琴等瞧见，立即躲避开去，这就是玉琴等宿店时窗外望见的苗条人影了。

小香见不但琴、剑二人在一起，而且程远和慕兰也一同跟着女侠，竟使她有些莫名其妙；猜想上去，或是程远介绍的。现在这四人都是自己的仇敌，如何不想复仇！便告诉谭二和余自异说道："对面房里就是荒江女侠等众人。

二人听了，便出来窥探一番。依着二人的主张，便想在半夜动手去行刺女侠；但韩小香知道玉琴等四人的厉害，自己只有三人，动起手来，决无便宜可占。她想来想去，想定了一条计策，和谭二等说了，二人也都赞成，因此这夜安然过去。

小香不欲被玉琴等瞧见，遂一早离开旅店，赶回八里堡。和陆翔何疤痕见面后，又将旅店内相逢女侠等情形告诉他们听。

何疤痕忍不住大声嚷道："你们既和仇人相见，为什么

不下手呢？”小香便说女侠等如何高强，不易取胜。陆翔有些不服气，也说道：“嫂嫂如何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见了他们不动手，还有何日可能复仇呢？”

小香道：“你们莫要心急，我有一条妙计，管教他们堕入谷中，一网打尽。”何疤痕道：“嫂嫂有何妙计？”小香道：“这里众人除了我，他们都不相识，我已探知他们是北上的，那么必须路过此地。你们不妨上前去候见，却用甜言蜜语将他们诓到堡中，然后在酒中暗置迷药，请他们吃了，可以手到擒拿，不费吹灰之力；那时待我细细摆布他们，报仇雪恨。况且萧慕兰和我是表姊妹，她竟会甘心事仇，忘记了自己人，那个姓程的小子也和我有仇的，我也不肯轻恕他们。你们可以说起这里谭邦杰和我外祖父相识的事，更使他们深信了。”

小香说完这话，陆翔道：“此计虽好，然而是个阴谋，胜了他们也是不武。万一他们不肯来时，岂非枉用心思。在我看来，他们未必是个三头六臂的人，怕他们做什么！不如同他们明枪交战，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也足够对付。何必鬼鬼祟祟，用这种诡计呢？”

小香听陆翔说她鬼鬼祟祟，心中有些不悦，便道：“你不要自恃本领。我同他们交过手的，所以深知一切，动起手来时，我们没有把握的。还是我的计策稳妥，叔叔若然不信时，必生后悔。”陆翔气得“啊哟哟”叫起来道：“你们都怕荒江女侠，独有我小子陆翔却不佩服！你们请照计行事，我可单枪匹马，先去和他们拚个高低。”何疤痕道：“我也愿和陆兄弟同去厮杀一阵。”

谭二见小香和他们意见相左，深恐彼此闹出不欢的事

来，遂说道："你们都说得不错。陆、何二兄既然喜欢和女侠等决一雌雄，那么可让你们二人先迎上去，交起手来，我和余兄随后赶到。倘然你们可以得胜，这是最好的事；否则我们可以上前劝和，仍可进行小香所定之计。"陆翔听谭二这么说，也无异议，便和何疤痕带了军器，各跨骏马，离了八里堡，向南而去。

他们起先见了玉琴，要试试人家的动静，所以疾驰而过；后见女侠等十分镇静，不动声色，遂回马过来挑战。交手后，方知小香之言并非代敌夸张，自己本领虽大，也难取胜。后来谭二等来了，方照着小香之计，哄骗女侠等到堡中设宴款待，小香躲在屏后指挥。第一壶的酒没有放药，谭二先举杯畅饮，不料第二壶中已有迷药了！剑秋等虽然精细，怎难免中他们的诡计呢！

小香从屏风后跳出来，见四人一齐跌倒在地，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大家前去将他们身边带的刀剑和镖囊一齐摘下，然后唤庄丁把四人舁至土牢里去，将手足用铁索缚住，严加锁扃；料想这一遭他们没有羽党在外，一定不能幸免了。

依着谭二的意思，便要在今夜结果他们的性命；但因小香想后天是她父韩天雄的生日，所以要在那天特地安置灵座，遥遥致祭。将剑秋玉琴二人在灵前跪祭，然后剖腹挖心，以报杀父之仇；同时也要将程远慕兰羞辱一番，一并解决。谭二等见小香如此主张，因是她的仇人，大家没有异议，何疤痕却说便宜这四个坏蛋多活一天了。

这土牢是在堡的后面，十分秘密，外间人不易进去；上面都用大石盖成，只留着一扇铁门可以启闭，在土牢内可以

说是暗无天日。他们四人中了迷药，昏昏沉沉的失去了知觉。

到了第二天，玉琴因为喝得最少，药性已脱，渐渐苏醒转来。张眼一看，四面漆黑，她凝神想了一想，方知中了山东响马之计，陷在仇人手中。但不知韩小香怎会在这里，大约都是她指使的了！现在不知被他们囚在什么地方，如何脱身呢？

她觉得手足都被铁索缚住，要想运气挣脱，但只断了脚上一根绳索，至于铁索却不能迸断。暗骂一声狗盗，竟用双重束缚，使自己无法摆脱。听了四下里没有声音，运用夜眼看时，见剑秋等三个黑影都横到一边，却辨别不清了。玉琴忍着一肚皮气，躺在地上，想不出方法来脱险；回忆昔日宝林寺中也曾堕入陷阱，卒能绝处逢生，然而今番在这里恐怕难免了！

她这样躺着，经过了不少时候，也不知是在白昼或是在黑夜，忽听身旁有微微叹气的声音，知是慕兰醒了，遂低声说道："慕兰妹，我们中了奸计，被他们监禁在这里。方才你可瞧见韩小香吗？"

慕兰道："是啊，我们和山东响马无怨无仇，必然是韩小香唆使的。她自从红莲村行刺不成，负气出走以后，竟会在这里和响马勾搭在一起；我们不幸遇见了她，如今都是她的仇人了，一定不肯放松。小香的心计很毒，我悔不该以前和她相亲的。"

玉琴道："这些话不要说吧，我和你都醒了，但他们二人兀自沉沉地睡着，不知何时方醒。我一人已醒有多时，却不明白小香等为何不来下手，难道等什么好时候吗？我肚子

里也觉得饿了，想趁他们没有下手之前，我们总要做最后之挣扎，以谋脱险。”

慕兰道：“姊姊的话不错。只是我们手足都被铁链缚住，兵器也被他们取去了，如何是好？”玉琴道：“我以前几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的。在我身旁正有石壁，不如你我滚到石壁旁，把手上铁链用力向石壁上去磨擦，也许可以断的。”慕兰说一声好，于是二人滚至石壁旁，背着身子，将手腕上的铁索向粗糙不平的石壁去磨擦。

擦了好多时候，果然玉琴的手腕上有一端先断了。玉琴大喜，遂用力脱去手中的束缚，再将自己的足上的铁索松去，跳起身来，顿觉四肢活动。那时慕兰也如法炮制，磨断了铁索。两人都恢复了手足的自由，又过去将剑秋、程远的束缚解开，但二人还没有醒，无法可想。已向四边去摸索，摸到了一重石级，两人一步一步的走上去：上面有物碰着头顶，仔细一摸，乃是一扇很厚的铁门，紧紧盖着。

玉琴和慕兰一齐用力向上推动，但是休想推动得半点儿，玉琴道：“倘然我的真刚宝剑在身边时，便好徐徐劈开了，现在却想什么法子呢！”二人不得已走下原处，坐在地上，正要商议怎样设法出这土牢，忽听上面铁门声响；玉琴对慕兰低声道：“不好，他们有人来了！我们快些睡下，假做昏迷，俟他们下来，见机行事；倘能夺得兵刃，就可以对付了。”二人连忙依旧睡下，玉琴张着一半眼向上窥时，见铁门慢慢地揭开来，有一些火光在风中闪动不已；再仔细看对方，见有一个虬髯大汉，一手执着烛台，一手托着一碗水，悄悄地从石阶上走下土牢来。他手中没有兵器，不像是来下手的；玉琴和慕兰亦假睡不作声，瞧那人的动静。

大汉走到地上，将手中的烛台向地下的四人照了一照，早瞧见了剑秋，便微叹一声道：“好一位昆仑剑侠，是人间的奇男子，却中了人家的诡计，死期不远了。我若不来救他，岂不可惜！”玉琴、慕兰在旁听得这话，方知这大汉是来援救的，幸亏自己没有动手，遂一骨碌坐起来，那大汉吃了一惊，退后一步，便说：“怎的怎的？”

玉琴道：“我们饮了人家的迷药，却比较清醒得早，正在想法出险。你是何人，是不是诚意来相救的？”

大汉点头道：“你们看我手里没兵刃，当知是来援救的，你们两位姑娘中间，那一位是荒江女侠？”玉琴把手指着自己道：“我就是方玉琴。”大汉道：“闻名已久，今日幸得相见，果是奇女子！现在我先救醒了岳爷，再和姑娘细谈。”

他说罢，便喝了一口清水，看准剑秋面门喷去，一连喷了三口，又到程远那里去照样喷了。玉琴、慕兰都过来向二人身上摇撼了数下，剑秋和程远一齐苏醒，坐起身来，瞧见玉琴、慕兰在身旁，对面又立着一个虬髯黑面大汉，不胜惊讶。

剑秋对玉琴说道：“方才饮酒时，明明见韩小香指着我们说‘倒也倒也’，以后我遂昏迷过去，怎么又在这里？”

玉琴尚未回答，那大汉已向剑秋点头说道：“岳爷，你还认得我吗？”剑秋借灯光定睛一看，便道：“壮士，你可是在淮阴关帝庙相逢的赛周仓戴超吗？”

戴超点头笑道：“好！岳爷还认识我。此次铁棍谭二等向你们寻仇，都是韩小香一人的阴谋。我就是这里的弟兄。老实说，我们都是山东道上的响马，在黄河北岸是很有势力

的；谭二为人尚好，小子龙陆翔等是绿林中豪杰之士。

“最近两个月，我有事情南下，好久不在堡中；前次和岳爷相遇后，我又在徐州逗留了多时，恰巧今天早上赶回来，他们把用计擒住你们的经过，详细告诉我听。我方知谭二已和韩小香成婚，而韩小香是大盗之女，和岳爷等有杀父之仇；在旅店内恰巧相逢，小香恐力不敌，遂想出这条毒计，引你们入谷的。

“明天是小香亡父生日，所以把你们紧闭在这里，预备明朝把你们剖心致祭。我听了，不觉暗暗吃惊；表面上随众附合，心里却细细思量，岳爷等都是当世侠义的英雄，倘然这样死于非命，岂不可惜！何况岳爷以前曾来援救过我，岂能相忘？不过我若救了你们，却又好像做了奸细一般，也有些对不起自己兄弟。左思右想，非常为难；此事不能两全，非牺牲一方面不可。想了好多时候，我遂决定先救了岳爷等再说，所以挨到这个黄昏时候，偷了钥匙，独自冒险到土牢里来救醒你们。却不料两位姑娘先醒了，使我快慰得多。”

玉琴听戴超说完话后，便将自己和慕兰怎样脱去束缚的事补告一遍，且说：“若没有戴君前来，我们一时难以想法闯出铁门呢！”剑秋遂向戴超道：“承蒙你冒险相救，我等感激无涯。”

戴超说道：“岳爷不要说这话。我前在关帝庙里被那道人困住，不得脱身；若无岳爷，我已不在人间了。此刻我救了你们，心头很是快活；但请你们快快离开这里，免得泄漏了，又要引起一场恶战，使我左右为难。”

程远道：“不错，只是我们的宝剑镖囊都被他们夺去，手中没有了家伙，十分不便，而且都是我们的爱物；不知你

可能代我们想法代为取还，那就更好了。”戴超道：“也罢，待我再去设法取来，诸位请在此稍待。”说着话，便将烛台留在地上，回身走上去，仍把铁门轻轻盖上，悄然去了。

玉琴等坐在土牢里，守了好多时候，不见戴超回来。玉琴道：“我们方才没有跟他一同出去，这是失着。倘然他事机不密，被他们瞧破了，怎能再来援助我们出去呢？不知这铁门可曾锁着？”

剑秋闻言，立即跳到上边，推动两下，便跳下来说道：“这铁门并未锁上，我们再等一刻，倘戴超不来时，我们也可走到了上边再说。”慕兰道：“也好，我们留心着外边，不要被他人锁上了。”玉琴道：“还是先出去吧！凭着我们四个人八条手臂，也足够对付他们了，何畏之有？”

大家说着话，只见上面的铁门又开了，戴超双手挟着许多东西，走将下来。众人大喜，戴超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对剑秋等说道：“我探听了藏物的所在，被我偷取出来，请你们自己检取吧。”

剑秋等见宝剑镖囊等物都在，于是剑秋取自己的惊鲵剑，玉琴取过真刚宝剑，慕兰拾起自己的双刀和袖箭匣，程远也佩上百里剑和镖囊。见戴超手里也拿一柄朴刀，剑秋又向他道谢。

回顾烛火将尽，戴超道：“我来引导诸位出这堡吧！最好不要惊动他们，我也不能再和他们相见，决定跟诸位同行了。”剑秋道：“很好，你若不愿意再在这里，我也有个地方介绍你去。”

玉琴瞧着慕兰说道：“我们这样悄悄一走，却便宜了韩

小香。依我的心里，不如把她杀却，斩草除根。”剑秋道：“我们离开了八里堡再说，下次我们路过这里时，必定要去找她的。”于是戴超当先，众人跟着他走出土牢。一阵凉风吹来，身上顿觉爽快得多。大家吐了一口气，蹑足走出。

剑秋等本不欲多惹是非，刚想越屋而行，恰巧几个庄丁巡逻至此，剑秋等躲避不及，撞个正着。玉琴跳过去，把一个庄丁砍倒在地，一个庄丁敲起锣来，其余两个早逃去报信。剑秋对戴超说道：“恐怕我们跑不了，只好厮杀一阵，对不起你了。”戴超见事已如此，也无话可说。

一回儿看见韩小香和铁棍谭二带了庄丁，点亮火把，追到后面来。谭二一见戴超，便指着他骂道：“你和我们相聚多年，想不到竟会窝里反，真是没有心肝的混账东西！今夜先结果你的性命，以泄我恨。”说罢，一摆手中铁棍，跳将过来。

剑秋拦住他厮杀。小香正想上前助战，忽见程远将手一扬，便有一镖向她面门飞去。小香急忙将头一偏，让过这镖。不防接着又有两镖首尾相接而来，韩小香把手去接第二镖时，第三镖已到胸前，疾如飞电，正中酥胸！大叫一声，跌倒于地。玉琴跑上去，手起剑落，鲜血四溅，身首早已异处。

谭二见了，心里一阵凄惨，手中棍法一个松懈，却被剑秋一剑刺入腰窝，跟随小香同归地府。这时候小子龙陆翔、瘦猴余自异、何疤痕等三人各执兵刃后，杀将进来，一见谭二夫妇都被伤害，一齐便向剑秋等决斗。

陆翔此刻不使长枪，手中却拿着一对李公拐，程远舞动百里宝剑，迎住他斗在一起。瘦猴余自异挥动双刀奔过来

时，慕兰接住；何疤痕大吼一声，挥手中双斧跳过来，活似一只疯虎，玉琴舞剑接住他便战；剑秋和戴超却在旁观战，庄丁们知道二人厉害，也不敢上前撩拨。

余自异和慕兰斗了四十多合，被慕兰觑个间隙，左手刀压住他的双刀，右手一刀劈去，喝声着：余自异不及躲让，早被削去半个天灵盖，倒在地上，眼见活不得了。

何疤痕十分勇猛，手中双斧只向玉琴上下横扫，玉琴料此人可用智取，故意卖个破绽，让他砍入；何疤痕的双斧已卷到她的臂下，玉琴忽地将身子一侧，疾飞一足，正踢中何疤痕的右腕。

何疤痕喊了一声“啊哟”，右手一柄斧早已抛落。玉琴一剑正刺他的胸前，何疤痕把左手斧去拦格时，玉琴顺势望他手腕上一削；何疤痕又是一声大叫，左手无名指已被削去半截，左手的斧头也抛去了。要想回身逃遁，剑秋已一个箭步跳到他的身后，飞起一脚，把疤痕踢了一个仰面朝天。

玉琴大喜，进一步，要想去按住时，不防何疤痕陡的飞起一腿，已到玉琴胸前。幸亏玉琴让得快，没有被他踢中；但玉琴芳心早已着恼，手中宝剑一挥，何疤痕已被劈为两段。

此时只剩小子龙陆翔尚和程远狠斗，他见弟兄们都已被害，自己也不想活命了，使出平生本领，把双拐直上直下的向程远猛攻；这李公拐是兵器中很厉害的东西，程远剑术高深，所以抵敌得住。玉琴等也不欲以众胜寡，大家只在旁边瞧着，并不相助。

程远和陆翔又斗到五十合以上，见陆翔精神抖擞，毫无松懈，遂想用妙计取胜；等到陆翔一拐向他三路扫来时，程

远迎着他，把百里剑向上一削。只听铛琅一声，陆翔右手的拐早已削做两截。程远已破了他的双拐，遂把宝剑紧紧逼过去。陆翔手中只剩一拐，抵挡不住。

这时候戴超跳过来大声说道："这两位不要斗了。"程远闻言，便跳出圈子。陆翔也站定，指着戴超说道："他喊住我们做甚？我们众弟兄在这八里堡聚义多年，你为什么一旦帮了外人，反引外人来杀害我们自己弟兄？你瞧这些死在地上的众人，抚心自问，能够对得住吗？"

戴超把扑刀向地上一插，对陆翔作揖道："陆兄弟莫要见怪，这一位岳爷和荒江女侠等都是当世英豪。我南下的时候，岳爷曾救过我的性命，此刻我闻他们中计被擒，我被良心驱使，不得不去援救他们。

"本来我和诸位侠士想悄悄地走了，免得大家火并，却不料小香、谭二等追来，以致大家动手。现在谭二等已死，我是非常抱憾的，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陆兄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不忍你同归于尽，所以请你不要恶斗，大家歇了手，有话再讲。"

陆翔冷笑一声道："这样说来，我要多谢你了。但不知救了他人害了自己弟兄，你忍心独活吗？"

玉琴忍不住抢上前说道："姓陆的，你既然是个好男子，应该辨别是非。须知我们本和你等无怨无仇，不过因为韩小香的关系，遂成敌对；你们听了她片面之言，使用诡计，把我们迷倒，已欠光明态度。何况韩小香是剧盗韩天雄的女儿！

"韩天雄在世时多行不义，犯了许多血案，所以我们前去把他们诛灭。独有小香 人漏网；她若是明白大义的，应

该痛自忏悔，善盖父过。但她几次三番向我们寻仇，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把她诛掉。照了你的说话，那么只许盗匪杀人，认为是正当的事，而除暴诛恶的，都是杀不可恕的人物了！我瞧你的本领是很好的，高出谭二等数倍，何必终身埋没在盗窟里面，做椎埋健儿，岂不可惜！不如及早改变你的方针，做些利人益世的事业，望你仔细思量一下吧。”

陆翔被玉琴这几句话打动了他的心，低着头不出一声。戴超跑过去握住他的手道：“陆兄弟请你原谅，我们在此口说仁义，终究是个强盗，不如就此洗手吧。”陆翔长叹一声道：“也罢，我对不住死者了。”把左手的李公拐抛在地上，便走过来和剑秋等相见；剑秋见陆翔已是顺服，心里暗暗欢喜。

戴超便吩咐庄丁退去，不得乱动，庄丁自然听令。于是戴超、陆翔便把剑秋等让到外头厅上坐定，戴超因众人已饿了好多时候，遂叫厨下预备菜肴和饭；陆翔又到里面去见沈洁贞，商量如何收殓谭二等死尸。沈洁贞呜呜咽咽的哭着，请陆翔保护，陆翔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吩咐众庄丁暂把谭二等尸骸一齐移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他自己又出来陪剑秋等吃饭。

席间论起江湖上的事情，以及昆仑派的情形，陆翔听了不由佩服，剑秋便对他们二人说道：“你们大约也不欲再居此地了，待我介绍你们到一个地方去，比较平常的绿林生涯好得多了。”戴超欣然叩问，剑秋遂又将螺蛳谷袁彪等如何网罗豪俊，志谋革命的情况略述一遍；二人听了，都愿前去共图事业。

餐后，剑秋便教戴超取过笔砚纸墨来，修书一封，介绍

二人前去相见；戴超接过书信，向剑秋道谢，陆翔道："我们须在这里帮同谭大嫂子妥办谭二等丧事过后，方能动身。"

剑秋道："很好，这也是你们分内之事。但我们在天明后就要走的，还有一件可虑的事；我们把谭二等杀了，却一走了事，留下你们二人在此，未免有些不放心，倘然谭二别的朋友前来向你们责问，你们当得起这责任吗？尤其是戴君更是危险。"

戴超道："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粗汉，没有心计的。我所以救援诸位侠士，欲报前恩，且不忍坐视诸位被人暗算，并非故意和谭二作对。不料小香等追来，遂致演出这幕惨剧，岂是我始料所及的呢！倘有人来问我时，我也是照实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请诸位不必代我过虑。"

小子龙陆翔也说道："戴大哥的话说也不错，倘有人来找他说话时，我必代为辨别；并且我们在这里至多逗留几天，也就要动身的。"剑秋听陆翔如此说，稍觉放心。

一会儿天色已明，剑秋等找到自己的房里，叫庄丁牵出他们的坐骑来，便要告别登程；戴超和陆翔送出八里堡，看剑秋等坐上马鞍，遂留住脚步，道声珍重。

剑秋也道："你们到螺蛳谷后，袁彪必能竭诚款接。寄语袁彪，我们不久也要去拜访他们，欢聚一番的。"戴超和陆翔听了，更是快然，直看到四人的坐骑往前驰去，没入官道中，然后回去料理丧事。

剑秋等在路上跑了数里，回顾牛头山已在背后。玉琴喜孜孜的对慕兰说道："我们在旅店里早已遇见谭二等了，韩小香故意避匿不见，特地想出这种诡计来陷害我们，只怪我

们待人太直了，所以着了她的道儿。亏得戴超前来援救，这个人说话做事十分爽快，很够朋友的。”剑秋接着说道：“先前在淮阴无意中和他相遇，助了他一臂之力，今日得到好的结果。可知救人便是自救，不是白白的！”

玉琴道：“他的那张脸，确乎像周仓，当他走下土牢来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但是我和慕兰已想法脱去束缚，他们若要加害我，也要和他们拚死决斗一下。”

剑秋道：“这也是我们命不该死。听戴超说小香擒住我们后，因为要等到今天她亡父韩天雄生辰的时候，把我们剖腹献祭，所以把我们关在土牢里；不料这样反使我们绝处逢生。小香地下有知者，将不胜悔恨了。”

慕兰道：“小香虽是我的表姊妹，但后来我已看出她的心肠狠毒，因此分道扬镳，绝交不顾。她本和姊姊等有宿仇，但连我也要杀害，不是狠毒太过了吗？”

程远道：“我前次差些儿中她的毒药镖，她的镖法比较我略逊一筹，未可轻视。所以我昨晚一见面后，先发制人，立即施放三枝连珠毒镖；饶她怎样避得快，也吃了我一镖。那也可说是她的报应到了。”

玉琴道：“所以一个人本领不是十分可恃的，心术必正而行为必光明，才不会失败。”四人这样说着，心中很觉爽快，琴剑二人跟着慕兰、程远转道望卫辉府而来。

这一天早到了卫辉城外杨柳屯，慕兰瞧见故乡景物，心里更觉得说不出来的欢喜；行至庄前，早有一个庄丁瞧见小姐回来，连忙进去通报。慕兰引导着三人走入庄内，只见她的老父云中凤萧进忠和她的母亲等一同在大厅上迎候；慕兰连忙上前拜见，自认不孝之罪。

萧进忠见他女儿重返故乡，如何不欢喜？以前的恨气早已消释，双手把她扶起。萧进忠又和玉琴、剑秋相见，不胜惊异，慕兰笑道："以前是敌人，现在都是良友了。少停当将女儿出去的经过禀过父亲。"遂又介绍程远上前相见。

程远见萧进忠银髯皓首，年纪虽老，而精神矍烁，气宇不凡，不愧是个老英雄。萧进忠也见程远剑眉星眼，年少翩翩，和岳剑秋立在一起，真是一时瑜亮，无分轩轾，暗暗钦佩。却不知程远就是他未来的雀屏中选之人呢！

相见后，萧进忠便让他们到书房里去坐。慕兰见众人都在眼前，独有她的哥哥慕解不见，便向她父亲问道："我哥哥在那里，怎么不见他的面呢？"

萧进忠叹了一声道："你哥哥昨夜受了伤，睡在里面，所以不能出来相会。"慕兰听了，骤吃一惊，忙又问道："爹爹，我哥哥如何受伤的？莫非有什么决斗之事。"萧进忠道："烦恼皆因强出头，讲起此事也很长，总之也是为了你和小香出走的原因，生出这个岔儿来的。老夫老矣，现在幸有女侠等和你同来，也许可以相助一臂。"

慕兰听了这几句话，更是不能明白，玉琴等也觉其间必有奇突的事，慕兰是性急的人，要求她父亲快把这事讲个清楚，于是萧进忠一捋颔下银髯，把那事滔滔地讲了出来。

## 第七十六回 夜雨孤灯闻歌救弱女 单刀匹马退敌显神威

天下惟有年老的父母，舐犊之情甚深。慕兰和小香昔年为了她父亲的怪怨，心头恼怒，立刻背着老人家往外边一走；好像今后海角天涯，一任飘泊，再不回家的了。

但是萧进忠夫妇二人为了女儿负气离家，心里也觉得闷闷不乐。

起初萧进忠以为女儿不孝，也不想去找她；然慕兰的母亲不忍爱女远离膝下，天天在萧进忠面前絮叨，要萧进忠父子出去找寻慕兰回来。萧进忠一则见她的老妻抑郁不欢，恐防损坏她的健康；二因慕兰本是他掌上的明珠，自己一生的武艺都传授给了她。论起本领，慕解反不及慕兰。平日常依依身畔，现在人如黄鹤，不知何日回来？心中怎能抛得下！所以答应了他老妻的要求，决定自己出去找寻慕兰。

想起他的妹妹远嫁在扬州，也许慕兰和小香投奔那里去的，自己先要到那边去看看，顺便访问亲戚。慕解得知这事，便自告奋勇，愿代他父亲去走一遭，且说父亲年老，不宜出去跋涉，要保重金玉之躯。

萧进忠冷笑道：“你父亲年纪虽老，手中宝刀不老；久居家园，筋骨都懈弛了，正好出去走走。你可留居庄中，好好儿侍奉母亲，照料一切。”慕解见老父主意已定，遂不敢说什么。

萧进忠即日束装登程，带上昔日常用的一柄大环金背刀，跨一头骏马，离了家乡，赶奔扬州而去。到了镇上，径奔平家，和他的妹妹贞姑相见；小英也来拜见舅父。阔别多年，相见甚欢。萧进忠便向他们问起慕兰和小香可曾来此？那时候恰巧慕兰等因小玉之邀，动身南下，到红莲村孙家去代打擂台了。贞姑把二人来此安居的经过，告诉给她的哥哥听，萧进忠闻得女儿有了着落，心中稍觉安慰。

贞姑因她的哥哥难得到此，遂治盛筵款请，又教小英陪伴舅父出去游玩本地名胜。萧进忠在平家一连住了十多天，又渡江去游过了金焦二山，心中非常畅快；想要再到红莲村去一行，贞姑却劝他不必跋涉，慕兰等去时曾说不久就要回来的。

萧进忠又住数日，觉得有些无聊，便要回家去；托他的妹妹等慕兰回扬州时，劝她等早早回里，免得父母盼念。贞姑一口担任，好坏必要劝慕兰重返故乡；萧进忠知道慕兰很肯听贞姑说话的，稍觉放心，便向他妹妹告辞而行，贞姑又送了扬州的许多土产。

萧进忠依旧骑着骏马回里，路中很是平安，没有遇到什么盗匪。这一天早到了一个村庄，名唤豹子沟，离开归德尚有十多里路，天色已晚，遂向一家逆旅投宿。那地方的旅店十分隘陋，客人不多；萧进忠便选了一间比较干净的上房住下。

晚餐后忽然下起雨来。他在灯下独坐了一会，想要解衣安睡，忽听门上剥啄有声。他就问一声是谁？外面却没有答应，依旧用指轻轻敲着。萧进忠觉得有些奇怪，便立起身来，走过去开了房门；便有一个年轻小姑娘掩入房来，背着

灯光，站在一边。

萧进忠细细一瞧，见这位姑娘年纪不过在十五六岁左右而已，梳着一条很光滑的大辫，身穿一件青条白底的大褂，下穿一条黑裤，踏上一双绣花弓鞋；一双莲瓣，窄窄地瘦小得很，手里抱着琵琶。因为她背转着身，所以脸儿还瞧不清楚。

萧进忠瞧了这个情景，知道这是走旅店兜搭生意的土娼；自己年纪已老，那有这种风情！但这小姑娘走了进来，并不眉花眼笑的向人施用狐媚的手段来诱惑；却羞人答答的不声不响，遂不加以喝叱。勉强笑了一笑道：“姑娘，你走错了地方，我是一个银髯皓首的老头儿，怎有心思和你厮缠，你还是好好的出去吧。”

萧进忠说了这话，见那小姑娘耸动两肩，忽然啜泣起来了。萧进忠更要奇怪，便走到她的面前去，伸手轻轻把她低倒的头抬起来看。姿色生得也很美好，不过两颊瘦一些，虽然搽上胭脂，未免有些病容；双目泪珠晶莹，点点滴滴的落到衣襟上。

萧进忠忍不住又说道：“奇了，我好好的和你讲话，为什么哭将起来？莫非你心里有什么委屈。”

那小姑娘听了他的话，颤声说道：“你老人家做好事的，救救我吧！”萧进忠见她可怜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便叫她在沿窗桌子边坐下。

她侧着身子，一半儿坐着，抱着琵琶，半遮她的脸儿。萧进忠也在桌旁坐下来，拈着胡须问道：“瞧你的情形当然是这里的土娼了，但是你做甚么哭哭啼啼的，使人不明白了。你姓谁，名唤什么，家里有什么人，是不是有人逼你为

娼的？不妨老实告诉我听。”

那小姑娘见萧进忠状貌虽然雄伟，而吐语很是温和，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便收住眼泪，凄凄切切的说道：“我姓寇，名玉蝶，是一个孤苦零仃的女儿。”她说到这里，又向外面望了一望，似乎恐防被他人听到的样子。萧进忠寂静无声的听她告诉。

寇玉蝶叹了一口气又说道：“本是生在山东聊城的人。记得在四五岁时没了父母，被人拐骗到这里，在别人手里过生活，历尽许多痛苦。等我年纪渐渐长大时，他们便逼我为娼，想在我身上多挣几个钱。我还知道羞耻，起初不肯依从，他们把我毒打数次，弄得半死不活，不得已老着脸出来干这卖淫的生涯了。

“一年以来，虽然时常到客店里走动，但因我守身如玉，不肯玷污我的清白，只伴人家饮酒清歌，所以客人大都不喜欢我，而我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钱拿回去，然而我的良心上未尝不稍觉平安。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的处境非常困苦而无处告诉的，想我自己命苦，所以有这样的遭逢，所以我也想救救他人。希望天可怜我，将来或有脱离苦海的一日，为了这个关系，我更吃苦了。”

萧进忠听了这话，脸上露出奇异的样子，向她紧瞧了一眼，又问道：“我听你说的话，有些不明白起来。你是一个可怜的土娼，被人家逼你如此，使我深表同情，但是你说救救他人，这又是什么道理？你自己尚不能脱身火坑，怎样援救他人呢？”

寇玉蝶被萧进忠这么一问，顿了一顿，然后说道：“我瞧你老人家又威武，又慈祥，不比寻常的人，待我索性告诉

你吧。我不但是一个土娼，而且是一个女盗。”

萧进忠听了这话，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自己的头脑。寇玉蝶又回头望了一望说道：“我们的家离开这旅店，不过四五家门面。我的假父名唤九头鸟俞鹏，是豫东有名的大盗，和他的妻子曹氏，一生不知杀死了许多人命，都是在暗里做的，所以没能破案。那曹氏性情非常凶悍，面容生得丑陋不堪，常年蓬乱着头发，不听膏沐，所以人家起她一个别号，叫做蓬面狮子；见了她的面，宛如一个老乞婆，但她的本领却很好的。还有她的兄弟赛时迁曹七，专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也住在一起的。此外还有俞鹏的一个结义弟兄，名唤白面熊李金发，也是寄居在此的。

“我被拐匪卖来的时候，俞鹏还有一个儿子，名唤慰祖，十四岁。俞鹏本想把我做养媳妇的，因为儿子身弱，学不上武艺，他们夫妇俩便教我学习武术，悉心教授，我也就学得一二。可是不到一年光阴，慰祖忽然得病故世，他们俩遂以我为不祥的人，克死了他们的儿子，怨恨之气全发泄在我身上。尤其是曹氏，天天把我咒骂，甚至用皮鞭毒打，打得我体无完肤，也不再教我武艺了。

“后来我的年龄渐长，他们见我姿色尚佳，遂逼我干这卖淫生涯；一面借我去换取旅客的金钱，一面又教我窥探旅客腰边可有多金。倘见有行李丰富的，回去报告他们知道，他们便到店门口来候着旅客上道，一路暗暗地追踪上去，待到荒凉的所在，便可下手行劫。起初我告诉了两回，后闻他们因为旅客抵抗，竟把旅客杀死；我觉得这是极不人道的事，遂不敢说了。

“有一次旅店里来了一位富家子弟，携带行李甚多，举

止豪华，他见了我很是喜欢，要留我同宿；我暗想他将要送掉性命，兀自在睡梦中，心中有些不忍，遂推托说我正逢红潮在身，多弹唱了几曲；到半夜告退，他赏我十两银子。我临走时叮嘱他明天快快动身，不要在这里逗留，且应将行李暗藏，千万不可露出富贵的样子，因为此地很多杀人劫货的大盗，不能不留心防备。他听了我的话，脸上顿时变色，露出害怕的神情；我回家后也没有告诉他们知道，因此那富家子侥幸没有被劫。”

萧进忠听了点点头道：“你年纪虽轻，心术倒很正，可谓出污泥而不染了。”

寇玉蝶叹了一声，又说道：“我虽救了他人，可是苦了自己。他们因我屡次没有报告，疑我不实，曹氏更把我痛恨；这几天旅客甚少，得不到油水，她时常要殴打我。你老人家来的时候，恰巧她在门前望见的，所以逼我过来，且对我说，今晚若得不到金钱，定要把我活活打死。我遂不得已冒昧叩门，惊动你老人家了。”

萧进忠捋着须说道：“原来如此，少停你还去时，不妨说我腰缠甚富，是一头肥羊，让他们明天跟上来行劫便了。”寇玉蝶咬着手指甲说道：“我宁愿不干这事，只望你老人家给几个钱就是了。”萧进忠道：“你既然不是俞鹏的亲生女儿，他们又把你如何虐待，你何必恋恋于他家，不如早早一走的好。”

寇玉蝶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一则我是一个年轻弱女子，外边没有一个人认得，要走时也无处投奔；二则他们人多手众，都是有本领的。我若逃了出去，也会被他们捉回来，反送掉我的命了！是以左思右想，进退狼狈。”说话时

珠泪莹然，声音十分凄切。

萧进忠道："你确乎是一个可怜的女子，俞鹏在家吗？明天我去找他讲理。"寇玉蝶道："前天他和白面熊李金发都有事出去了，没有回来。曹氏是出名的悍妇，你老人家虽欲为我而去和他们讲理，但也是无效的；不但救不得我，反恐连累你老人家呢！"萧进忠微笑道："姑娘，你不要轻视老朽，须知老朽便是卫辉府的云中凤萧进忠，年纪虽老，手中的宝刀却不老。俞鹏夫妇虽是剧盗，不见得生着三头六臂的，何惧之有？"

寇玉蝶听了，且惊且喜，说道："我也听得他们说起过你老人家的大名，也有些忌惮三分，今晚我遇到了你，真是快活。"

萧进忠道："我很想援救你脱离这个苦海，但是俞鹏不在家里，我不能去见他。你且耐心等候，我回去后当托人出来，向他赎出你的身体；他若讲理的，老朽也不和他计较；万一不买我的面子时，老朽倒要和他较个高低。"寇玉蝶听萧进忠代她出头，自然心里异常感激；遂立起身来，放下琵琶，整整衣襟，向萧进忠跪倒娇躯，在地上叩了两个头。

萧进忠伸手把她扶起，说道："不要多礼。"又去取出五两银子，给她带回去，算是缠头资的，寇玉蝶接过说道："你老人家是我的恩公了，这样的大德教我如何报答呢！"萧进忠道："老朽也不过激于义愤，行其心之所安，岂望你的报答。姑娘你可回去吧，我倦欲眠了。"

寇玉蝶又说道："这里的人大都和他们串通一气的。前番我放过了那位富家子弟，已有人在曹氏面前故献殷勤，说我坏话；此刻我在恩公室中坐谈了许多时候，悄然无声的回

去，也许他们要疑心我呢，不如待我歌唱一曲，然后再走。”

萧进忠道：“这样也好。”于是寇玉蝶拿起琵琶，紧了一紧轸子，轻拢慢捻，悠悠扬扬的弹将起来。桃唇轻启，唱出一支送情郎的小曲；歌词虽然俚俗无意，而珠喉莺声，清脆动听，加着琵琶的声音，也是弹得异常悦耳。萧进忠正襟危坐而听，较之浔阳江头，别自有一种凄怨。少顷，四弦齐声划然而止。

这时窗外雨声淅沥，风吹着雨打到窗上来，益发下得大了。寇玉蝶立起身来，对萧进忠说道：“恩公旅途多倦，我不敢多惊扰，就此告辞了。但请恩公把弱女子记在心上，他日倘蒙援救，使我早日脱离这个人间地狱，深恩大德，没齿难忘。”萧进忠点点头道：“迟早我必想法来代你赎身，老朽言出如山，决不失约。”寇玉蝶又说了一声多谢恩公，抱着琵琶，走出房去。

萧进忠跟着立起，等寇玉蝶走后，把门关上，独自静坐一歇，听着窗外下雨声，想起寇玉蝶方才的话。想不到自己在征途客店之内，夜雨孤灯之时，逢到了这个姓寇的女子；她年纪虽轻，而能贞洁自守，不存害人的心肠，也是难能可贵的。我回去后，无论如何必要托朋友援助她出这个火坑，也不负我行侠仗义之旨。他因寇玉蝶而联想到自己的女儿，不胜惆怅！听远远打更的声音，更锣已打两下，于是解衣安寝。

次晨起身，盥洗后，推开窗来一望，见天上仍是阴霾未散，下着毛毛雨，自己是动身呢，还是留在此间？但独处客店内，也是无聊。用过早餐，又走店门外去望望。瞧见离开

五家那边有一株大榆树，树后有数间瓦房；门前场上放着一付石担，还有一辆破旧的大车。暗想这就是寇玉蝶的住处了，谁知那里面正有杀人不眨眼的大盗呢！那个几头鸟俞鹏不知究竟有多少本领？可惜不在这里，不然我倒要见见他。他们自己干这绿林生涯，不应逼人家的女儿作娼，又要暗害旅客，很欠光明的态度。

萧进忠正在这样的想着，那雨又下得大一些了。刚想回身进去，忽见那边门开了，跑出一个乱头粗服的小姑娘来；双手捧着头，哀声呼救。一见萧进忠，马上从雨中跑过来说道：“恩公救我！”正是寇玉蝶。背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蓬着头发，睁圆一双怪眼，手里高高举着一柄烧红的大铁钳，狰狞可怖，好似海外的罗刹女。萧进忠料想这个蓬头老妇一定是蓬头狮子曹氏了！

正要向寇玉蝶询问究竟，曹氏早已赶到寇玉蝶近身，恶狠狠的说道：“你这该死的小贱人，老娘养大了你，却不听老娘的话。老娘烫了你一下，你却胆敢高声呼救，逃到外面来。嘿！你想向谁求救，老娘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倒要活活地结果了你，看人家可有什么话说。”说罢，将手中大铁钳照准寇玉蝶的后脑勺上重重打来。

萧进忠早已瞧得怒火直冒，跳过去一举手，向这老妇的臂上用一点劲儿一拦。

曹氏不防半腰里杀出个程咬金来，手中那柄铁钳早已不翼而飞；同时曹氏的手腕上觉得有些麻辣辣的。她从来没有吃过人家的亏，见萧进忠是个老头儿，立即破口骂道：“那里来的老贼，敢来管闲事，老娘打自己的家人，打死了也不用人家来干涉。你算有本领吗？老娘却不佩服。”

萧进忠指着他骂道："老乞婆，我已知道这小姑娘可怜的身世，你敢把她这样虐待吗？别人见了你畏惧，偏有我却不许你如此猖狂，凡事总要讲理的。"

曹氏听了这话，又恶狠狠望了寇玉蝶一眼道："小贱人竟敢向人家胡说乱道，仔细看老娘剥了你的皮。"说着话，又要去抓寇玉蝶。

萧进忠抢将身子一拦，遮蔽了寇玉蝶，大声说道："今天没有动手的份儿，有话尽管向老夫说来便了。"

曹氏气得哇呀呀叫起来道："你这老不死，老忘八，苦苦和你家老娘做什么对头？老娘却饶不得了！"说罢，一拳照准萧进忠的心窝狠命的打来。

萧进忠侧身让过那拳，还手一掌向曹氏头上劈下；曹氏将头一钻，直撞到萧进忠怀里来；乘势顶去，想把萧进忠撞跌倒地。萧进忠见这一下来势凶猛，说声"不好"，急忙向后边一跳，退下五六步。曹氏撞了一个空，正想收住脚步；萧进忠觑这个间隙，疾飞一足，向她腰眼边扫去；曹氏不及避让，早跌出丈外。倒在泥泞地上，口里连说："反了反了。"

此时店里人以及各乡邻都出来瞧着，见蓬头狮子曹氏被这老翁打倒在地，莫不咋舌惊奇。都说好厉害的老头儿，今日蓬头狮子撞着对头了！

曹氏心里又羞又怒，这一跤跌得很重，腰里非常疼痛，还想挣扎起身，再和萧进忠较一下手。在她家里却又跑出一个瘦小的男子来，见了这情景，忙问："怎的怎的？"曹氏指着寇玉蝶和萧进忠说道："我本来追打这贱人，与这老匹夫无干，他却帮着小贱人把我欺负，老娘不留心，着了他的

道儿，但是老娘不肯放他过去的。兄弟你去问他姓甚名谁，打从哪里来的。”

萧进忠听曹氏称那人兄弟，已知那人是寇玉蝶所说的赛时迁曹七了，将两臂向怀里一抱，屹然站立不动。

曹七听了他姊姊的说话，又向萧进忠上下估量了一回，徐徐走上前来，说道：你老是那里来的，姓什么，别人家里的事，你老何必出来多管？须知我姊夫是九头鸟俞鹏，江湖上不是没有名气的辈，不受人家欺负的。你老到底为着什么事情？”

萧进忠向曹七侃然说道：“老夫姓萧名进忠，别号云中凤，家住卫辉府杨柳屯。今日的事完全为着打抱不平，要搭救这位姑娘，至于你家的事，无用你再通报，老夫早已知道一切了。曹氏既非寇玉蝶亲生之母，怎能虐待孤女，且逼她为妓，此刻又用铁钳要打死她。这是惨无人道之事，老夫见在眼中，断不肯袖手旁观，让寇玉蝶给她打死。她自己不服气要和老夫较量，老夫便赏了她一腿，你们如不服，不妨再行见个高低；否则老夫有个主张，要请你们答应的。”

曹七听这位老翁是云中凤萧进忠，一向闻他的威名，自己断乎不是他的对手，带笑说道：“原来就是萧老英雄，你老人家有何主张？只要在情理上能够使我们悦服，我们自当遵命。”

萧进忠道：“这曹氏既然要打死寇玉蝶，不如待我出钱赎她去，她虽然吃了你们多年的饭，可是被你们逼迫她干卖淫生涯，也多少代你们挣几个钱了。

“我愿意出一百两银子与你家，寇玉蝶由我带回去，好好抚养，将来代她择配一头好亲。不过老夫身边没有多带银

两，待老夫还至卫辉府，着家人即日送上，决不食言。倘若俞鹏那厮不肯如此办法，好在老夫不是没有来历的人，你们仍可到我庄上向老夫讲个明白也好。”

曹七听萧进忠毅然的说，知道今天若不答应，除非和这老头儿决一雌雄，不如权且允了，待俞鹏等回来后再作道理。遂点点头说道：“你老的主张也好，我们相信你的说话，寇玉蝶由你老带去便了。但你老也不可听一面之词，自恃本领高强，得罪江湖上的朋友啊！”说罢，一双鼠眼向寇玉蝶瞧了一瞧，便去扶着曹氏，走回家中去了。

那曹氏口里兀自骂着“老头儿”、“老匹夫”不止。萧进忠哈哈大笑，携了寇玉蝶的手，走进旅店。许多看热闹的人都说老头儿占了便宜，九头鸟回来时候决不干休的。

萧进忠回到房里，叫寇玉蝶坐；寇玉蝶又向他拜了两拜，然后含泪坐下。萧进忠又问道：“你昨天回去，有了银子交给那个老乞婆，今天为什么她又要把你毒打呢？”

寇玉蝶答道：“昨夜我归家，把恩公赏赐的银子交给曹氏，曹氏问我旅客行李中可有多金？我回答说没有。她不相信，说我袒护客人，噜噜叨叨的说一顿，我也耐着气睡了。到今天早晨，她教我烧水，我一个不留心，跌碎了一只瓦面盆；她把我踢了一脚，罚去我早餐，又对我恶骂不休，我忍不住说了一声：‘昨晚我也有五两银子奉敬你的，打碎了一只面盆能值钱多少，何必把我这样痛骂？’

“她听了这话，遂说我大胆违抗，喝令我跪在庭中，我不得已跪下。谁知她到厨下去，将一柄很重的大铁钳，在火里烧得红了，跑过来向我额上烘了一下。烘得我疼痛非常，眼前发黑，便向她讨饶；但她恶狠狠的说必要把我活活打

死，又要把铁钳来烘我下身，我遂逃出门来呼救。幸亏遇见恩公仗义相助，把她打倒，真使人称快！现在多蒙恩公允许赎我，使我一辈子感谢不尽，只好来生衔环结草以报吧。”

萧进忠道：“曹氏对你太酷毒了！我今天救你早早脱离火坑，你可随我返卫辉，我把你当作女儿看待。以后也不必称我什么恩公；老朽以前在江湖上不知做过多少侠义之事，何必挂在齿上呢？”寇玉蝶听萧进忠这样说，心中更是十分钦佩和感谢。

午时萧进忠喊店小二进来，点了几样菜两斤酒，和寇玉蝶同在房里用过午膳；见雨势已止，有些阳光从云隙里照射出来。萧进忠不欲在此逗留，便叫店小二去雇了一头牲口前来，讲明送到卫辉府的；又付讫房饭钱，带着寇玉蝶，动身走到店外。已有十多个人在那里张头望脑，见了萧进忠，避开一边。

萧进忠教寇玉蝶坐上牲口，店小二牵过他的一匹高头白马来。萧进忠先把一个行囊系在马上，又将金背刀佩在腰里；跃上马背，说一声“走！”两人一前一后，向大道上缓辔行去。

众人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店小二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子带笑说道：“昨晚这姑娘在那老头儿房中讲了不少时候的话，且弹唱一曲送情郎；今天那老头儿硬行出头，将她带走，嘴里说把钱赎，却没有一个钱见面。蓬头狮子碰到了他，也是一个克星！看来那老头儿爱上了玉蝶姑娘，要带她回去做小老婆了，不然他岂肯这样高兴的管闲事呢！”

男子道：“九头鸟也是不好惹的，将来决不肯罢休。”又有人说道：“老夫少妾，真是一树梨花厌海棠了。”萧进

忠听了后，觉得怪刺耳的，但和这种无智无识的人也不必辩白，由他们去散放流言了。

二人上了道，萧进忠因为寇玉蝶虽会骑牲口，自己倘然加鞭疾驰，那么她就要赶不上的，所以也只得稍慢了。离开豹子沟约摸八九里的时候，萧进忠偶然回头一望，见背后尘土飞扬，有一骑飞也似的追来。他暗想莫非俞鹏回家得知消息，故要追来夺人了？便教驴夫快赶牲口，让寇玉蝶先行；他自己掉转马头并勒住缰绳，又从腰边拔出那柄金背刀来，横刀立马以待。

一霎眼追骑已至，萧进忠瞧来人一身蓝布大褂，头戴斗笠，手中握着双刀，面色却生得非常白皙，不知他是否俞鹏？静候那人开口。

那人见萧进忠已准备厮杀，便把手中刀一指道："你这老头儿就是云中凤萧进忠吗？强龙不欺地头蛇，我们没有得罪于你，你竟敢帮着小贱人，把我义嫂打跌，是何道理？我就是俞鹏的结义兄弟白面熊李金发，俞鹏虽没回家，我回来得知这事，赶紧追来。你若晓事的，快把小贱人奉还，否则我们决不肯让你便宜。难道你人老心不老，要将这小贱人强行夺去，充你的后房姬妾吗？"

萧进忠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便道："放屁！你们这辈狗盗自己做了害人的生涯，却强逼人家的女儿作妓女，把她百般虐待，是我看不过了，所以要代她赎身。我早已向姓曹的说了，你追来做甚？"

李金发冷笑一声道："天下没有这种便宜的事！你把寇玉蝶留下，待我义兄俞鹏回来后再和你讲话；他若肯答应你的，你再预备前来赎就是了。"

萧进忠道："你不是俞鹏，此事与你无干，你做不得主。"李金发道："我做不得主，难道你倒可以硬作主，把她带去吗？我虽肯让你去，但我手中的家伙却不肯答应。"说着话，将双刀一摆，向萧进忠马前便砍。萧进忠喝声："我岂惧你？"舞起金背宝刀迎住，二人便在官道上大战起来。

李金发虽是骁勇，然萧进忠手中的宝刀使开时，翻翻滚滚如一条银龙，不可捉摸，不愧是前辈老英雄！李金发暗暗钦佩。斗到一百个回合，李金发见无隙可乘，心中有些焦躁；正想用计相攻，不防他自己的青鬃马前蹄一滑，倏地跪倒，把李金发掀下马鞍。

萧进忠举起金刀，待要望下砍时，忽然缩手，指着李金发说道："乳臭小儿，我不来杀你；你若不服输的，回去换了一匹马来，再和老夫厮杀，老夫去也。"掉转马头，追上寇玉蝶坐的牲口，一同向前赶路，并无别人追来。

数天后早回到了家乡，将银开发那骡夫回去。进得庄来，他夫人和公子慕解出来迎接，见萧进忠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却带着一个陌生的小姑娘，好不奇怪。萧进忠遂先将女儿和小香的着落告诉了他们，又把自己在豹子沟相逢寇玉蝶的经过，和自己带她回来的意思，告诉了一遍。

他们母子的性情也是和萧进忠差不多的，所以很赞成这种办法。萧进忠又教寇玉蝶上前来拜见夫人。萧妻细瞧寇玉蝶生得丰姿清秀，楚楚可怜；家里正少这种人相伴，心里很觉欢喜。便带寇玉蝶到里边去沐浴换衣，重新修饰一过，更见得美丽了。萧进忠又把扬州带来的土产，分派给家人和庄丁，且嘱庄丁们严守门户，防俞鹏等早晚要寻来。

次日他和老妻说了，要收寇玉蝶做义女；寇玉蝶当然非常感激，遂在堂前点起红烛，向萧进忠夫妇拜了八拜，认了义父义母。庄丁们都来道喜，背地里却好笑老主人找不到亲生女儿，反认了一个义女，聊以解嘲了。

萧进忠又差一个得力的家丁，带了一百两银子送往豹子沟家去。不料过了几天，庄丁回来哭诉说道："俞鹏不收银子，出言痛骂；把我两只耳朵一齐割下，教我回来报信，说半个月内要来找老主人说话。"

萧进忠见了庄丁狼狈的样子，十分气愤，想要立即到豹子沟去问罪。慕解劝道："那厮既然说要来向我们说话，那么我们正可以以逸待劳，等他们来一决雌雄便了，何必赶去，中他们的诡计。"萧进忠听儿子这样说，也就只好忍住怒气；取了十两银子给庄丁，教他好好在庄中休养。又每日传授寇玉蝶武艺，教她舞剑，寇玉蝶也精心学习。

这样隔了半个月，一天萧进忠在晚上正和他夫人在家中讲话，寇玉蝶也侍立在侧，忽听门外人声喧哗；见有一个庄丁跑来，气急着的说道："老主人快出去，有人和公子在庭院里动起手来了。"萧进忠料得是俞鹏等来寻衅，忙去取过金背刀跑到外边一看。见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伟男子，穿着一身黑衣，手里使一对铁锤，正和慕解狠斗；众庄丁都举着灯龙火把，在旁呐喊。

萧进忠跳过去对慕解说道："我儿闪开，待我来斩这匹夫！"慕解闪开一边，萧进忠将金背刀指着伟男子说道："来的莫非俞鹏吗？"

那人答道："咱正是俞鹏。你这老头儿，自忖有些能耐，擅敢殴辱咱家妇人，强夺姓寇的女子。今日我到此特来

找你的，须知九头鸟俞鹏也非好欺的人。你快教那姓寇的小贱人出来！”

萧进忠大怒道：“我既把她带来，你们休想掳她回去。送你纹银本是给你的脸，你却要来割去两耳，是何道理？今晚前来，先吃我一刀。”说罢，手中金背刀早向俞鹏头顶上劈下。

俞鹏岂肯示弱，把双锤架住，还手一锤打向萧进忠腰狠。萧进忠收转刀来，恰好迎住，“铛”的一声，早把铁锤格开。二人刀来锤往的，各用全力猛扑。那时候屋上又跳下两个人来，一个是白面熊李金发，手舞双刀；一个是赛时迁曹七，使着一柄短斧。慕解见敌人来了助手，忙使开宝剑上前迎住，五个人在庭院中斗了数十回合。

俞鹏见萧进忠武艺果然高强，自己不能取胜，众庄丁又四面包围上来，恐怕断截了出路；所以向萧进忠虚晃一锤，喝声：“着！”萧进忠急避时，俞鹏早已乘势跃上对面屋檐，说一声：“萧进忠，今晚领教你的武艺，果然高强。待数天后再见罢！你也不必追我了。”萧进忠闻言，抱着宝刀向屋上瞧着，并不追去。

同时李金发和曹七见俞鹏走了，他们也丢了慕解，一跃上屋；慕解却不肯放他们走，早跟着跳上去。但在他脚尖还没有站定在屋瓦上时，俞鹏在那边将手一扬；便有一件东西，疾如流星，向他头上打来。慕解明知是敌人施放暗器，可是已不及闪避；将头一偏，右肩头已着了一下。乃是俞鹏发出的飞锤。一阵疼痛，从屋上跌了下来，萧进忠大惊！急忙上前去救护。俞鹏等乘这当儿，一溜烟的逃去了。

萧进忠吩咐庄丁把慕解送回卧室，萧进忠的妻子得了这

个信息，忙和寇玉蝶过来探视。萧进忠取出伤药来，给慕解服下，教他安睡莫动，隔数天便会好的。

慕解道："孩儿本在外边书房里看书，听得庭心里有人投问路石，忙出视察，果然那厮来了。那厮的武艺也不过如此！孩儿有了轻敌之心，遂中了他的铁锤，望父亲代我报仇。"萧进忠道："俞鹏走的时候，曾说数天后再见，他必然要去请人相助，再到这里来的，我断不能饶恕他。"

萧进忠的妻子说道："敌人这样厉害，又去请出助手，你们父子已伤了一个，只有你一个人，任你怎样勇敢，究竟年纪已老，况又寡不敌众，如何是好呢？倘然慕兰、小香在家，倒可相助，然而他们偏又不在这里，你须得早早防备才是。"

寇玉蝶在旁边听了，心中大为不安，便向萧进忠说道："义父救了我来，却累府上不安，小女子是非常抱歉的。不如把我交还了俞鹏，随便他们把我怎样处置……"寇玉蝶的话没有说完，萧进忠把手摇摇道："玉蝶，不要说这种话，老夫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待他们再来便了，我的一生英名决不败在狗盗手里的。"

慕解在床上说道："大名府的宗老伯，他和老父是莫逆之交。父亲不如修书差人前去，请他前来相助一臂之力，便不怕俞鹏再去请什么人来了。

萧进忠点点头道："一盏灯宗亮的本领，果然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和他老人家已有两三年不见了，他的性情和我仿佛，我去请他前来，他必能慨允，待我明日差人去便了。"萧进忠的妻子闻言，稍觉安慰。

次日萧进忠便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托一门客骑了快马

而去；到第四天朝上，门客回来报称宗亮不在家中，到关外去了，真是不巧。萧进忠无可奈何，只有凭着自己的力量和俞鹏等一拚了。

慕解的伤尚未痊愈，萧进忠的妻子很代她丈夫忧虑；恰巧慕兰这一天回家，且有剑秋、玉琴等同来，萧进忠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现在慕兰问起她哥哥慕解，所以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告诉他们听。

慕兰道："哪里来的九头鸟，伤我哥哥，欺我老父。女儿既已回家，倒要试试他的本领！他去请人相助，好在我们这里也有玉琴姊姊等在此，不怕他们怎样凶恶的。"玉琴在旁也说道："很好，我们到了府上，也愿相助一臂之力。"

萧进忠道："这样使老朽更是感激了。"萧进忠的妻子遂去拉着寇玉蝶出来，向众人拜见。众人见寇玉蝶长得美好，一齐称赞，都说萧英雄这件事做得十分爽快，功德无量；俞鹏等怙恶不悛，一再跑来寻衅，大约是他们恶贯满盈的日子到了。

萧进忠夫妇不见小香，便向女儿询问，慕兰道："提起了小香，使人痛心。现在她已死了，少停再把她的事情禀告吧。"萧进忠道："小香的母亲，在你们出门之后，她也得病去世了。总之这头亲事配错了人，遂有今日的结果；断送了我的妹妹，这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说罢，叹了一口气。

慕兰见剑秋等有她的父亲奉陪，就和寇玉蝶跟着她母亲到里间去探望慕解。把自己和程远如何相逢，小玉为媒，以及小香行刺，彼此分离，八里堡小香害人，反害自己等许多事情，告诉她的母亲听；她母亲听说自己女儿有了如意郎君，喜气双重，如何不快活！所以再出来时候，禁不住尽向

程远上下打量；慕兰又时时向他微笑，程远如何不觉得呢！

萧进忠早吩咐厨下预备丰盛筵席，一则贺骨肉团聚，二则为女侠等洗尘。分宾主坐定后，大家举杯畅饮；席间玉琴、剑秋遂把他们分散遇合，以及和慕兰、程远弃嫌修好的经过，一一详告。萧进忠听了，掀髯大笑道："这才不愧磊落光明的大侠了！小香虽是我的甥女，而她的殒命也是自取其咎，不足惜的。"

大家又谈些外边的事，提起贾三春、袁彪、公孙龙、李天豪、非非道人等，萧进忠道："这都是世间的奇人，不可多得，可惜老朽未能和他们一见，未尝不是憾事呢！"直到夜深，方才散席。

剑秋和程远都住在外边的客房里，玉琴却被慕兰拖到她的闺房里去同寝。萧进忠的妻子把小玉为媒，撮合程远和慕兰婚姻的事，告诉了萧进忠，且把慕兰交出小玉的书札给萧进忠看。萧进忠方才已和程远谈过，觉得程远和剑秋同是少年俊杰之士；得此人为婿，心里也很满意。

次日大家起身，天气很热，卫辉府城内又没有可玩之处，所以琴、剑等仍在庄上休息，浮瓜沉李，闲谈一切。晚餐后，萧进忠和剑秋、程远在书房里谈话，慕兰和玉琴陪着老母，在后面庭心中纳凉，寇玉蝶也一同坐在那里。

玉琴不预备到外边去了，所以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衣，露出雪藕似的玉臂；慕兰瞧见玉琴臂上套着一只绿油油亮晶晶的镯头，在黑暗处发出光明，又似玉，又似翡翠，不知是什么宝物？便问道："玉琴姊，你臂上戴的可是玉镯吗？

玉琴答道："此镯名唤分水宝镯，听说是海外之宝。不论是谁，戴了这只宝镯，入水去不致有灭顶之虞。我现在想

起了，以前在太湖里横山投水的当儿，自己也忘记臂上戴有此镯，以为必死无疑；后来我搁在芦苇边，没有沉下，而竟得救，未尝不是这分水镯的力量；否则万顷湖波，我是不识水性的人，岂有幸免之理，而能等到魏志尚来援救呢！”

慕兰拍手说道：“我早知姊姊有这个宝物在身，也不必过于发急了，怎么剑秋先生没有提及呢？”玉琴微笑道：“大概他也忘怀了。这宝镯还是在数年之前，我们到临城去的时候，投宿在一家黑店里，被我窥破秘密，而把女盗杀死，无意中得了这镯的。”遂脱下来递给慕兰玩赏，慕兰又递给她母亲和寇玉蝶看过，仍还给玉琴戴在臂上。

玉琴又讲起闻天声的轶事，慕兰正听得出神，突然间玉琴跳起身来，将慕兰左臂一拉。慕兰出于不防，跟着玉琴这边一歪，身子险些儿跌倒；同时有一样东西从慕兰身边飞过，落在对面石阶上，“砰”的一声，火星四射。

# 第七十七回　助战成功仗红妆季布　化仇为友赖白发鲁连

这时候慕兰站定娇躯，回头向上一望，早见有几个黑影立在对面屋脊上。她知道必然是俞鹏等这夥人来了，忙和玉琴跑到庭院中去，取了兵器在手，跳将出来；一边教寇玉蝶快扶她母亲进去，一边将刀指着屋上说道："那里来的贼子，想用暗器伤人，快些下来和你家姑娘大战一百回合，决不再让你们猖狂！报我哥哥一锤之仇。"

慕兰话犹未毕，屋上已跳下一个伟男子来，手横双锤道："小丫头，你家老头儿在那里？俞鹏在此，快教他纳下头颅。"慕兰听说来的是俞鹏，也就不再答话，舞起双刀向俞鹏便砍。

俞鹏喝一声："我岂惧你？"双锤迎住双刀，酣斗起来。屋上又跳下两人，一个是白面熊李金发，一个是矮胖的少年，手里使一对护手钩；玉琴舞开真刚宝剑；和两人斗起来。此刻萧进忠和程远、剑秋在外边得着消息，各挟兵刃跑到后面来。剑秋见玉琴力战二人，忙跳过来相助；那矮胖少年接住剑秋厮杀。

丢了玉琴，萧进忠刚要动手，屋面上又飞下一道白光，乃是一魁伟的和尚，手里横着宝剑。玉琴眼快，见那和尚就是邓家堡漏网的朗月和尚，也是峨嵋派中的门徒；她就抛下李金发，舞剑直取郎月和尚，娇声喝道："贼秃前次被你逃

走，今番又被我撞着，可是来送死的吗？”

郎月和尚见了玉琴，也骂道：“原来你们在此，今晚我必要代邓氏弟兄报复。”说着话，一剑便向玉琴心口刺来；两人都是剑术高强之辈，彼此猛扑，倏忽成两道白光，在庭中回旋飞舞。

萧进忠挺着宝刀要想去助他的女儿，李金发早迎上前说道：“前番马前失蹄，败于你手，今日我们需要决个胜负！”萧进忠冷笑一声，舞动金背刀和李金发战在庭东。

屋面上又跳下一个丑陋不堪的妇人来，乱发披散肩头，手里使一对金爪，乃是蓬头狮子曹氏，高声喊道：“萧老头儿，前番吃了你的亏，今晚特来报仇。”带着李金发，双战萧进忠，进忠毫无惧色，力敌二人，更见得老当益壮。

惟有程远抱着百里剑，尚无对手；他瞥见西边屋上有个人影一闪，暗想今夜俞鹏不知纠合了多少人来寻衅，遂飞身上去，一觑究竟。到了屋上，只见那黑影已溜过屋脊去，象要逃遁的样子。程远飞身追上，一剑向黑影背后刺去；那黑影只得回身抵敌，手里使的是一柄短斧。

程远和他一交手，便觉此人本领平常，遂故意卖个破绽，让他一斧砍入；程远一侧身拾起右腿一扫，此人早喊一声“啊哟”，跌倒在屋上。程远过去将他按住，从他身上解下带子，四马倒攒蹄的缚住了，轻轻向下面一抛。“咕咚”声，跌落庭心。此时俞鹏等正在恶斗，也不暇兼顾。

程远站在屋檐边，看看四下里没有人了，正想跳下去助战。恰巧俞鹏的左手锤头被慕兰的宝刀削断，俞鹏手中只剩一锤，心中有些慌张，他本想今夜请了助手到来，一定可以把萧进忠父子结果性命的；谁知萧进忠庄中也有许多豪杰在

那里相助，而且又是劲敌，复仇的希望恐又将成泡影！不如再行诈败之计取胜吧！

于是向慕兰虚晃一锤，跳出圈子，一耸身跃上东边屋檐说道："我们走吧。"

慕兰正想追赶，忽见俞鹏回身将手一扬，便有一物向她飞来。她觑得清切，举起右手刀迎着一击，铛的一声，俞鹏的飞锤向斜刺里去。真是最巧也没有的，适落在那个矮胖的少年头上。他喊了一声"啊哟"，手中护手钩一松，剑秋乘隙一剑刺去。他不及躲避，正中右肋；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剑秋又是一剑，割下他的头来。

同时慕兰见俞鹏一锤不中，再发第二锤，所以就将手一扬，说道："不要走，看箭。"俞鹏当她真的有暗器飞来，将身子一伏去躲避。不防他伏下去的当儿，对面屋上的程远早一镖飞来，这是出于他不防的，肩头上已中了毒药镖；一阵疼痛，立足不住，从屋上跌下来，慕兰赶过去，手起刀落，俞鹏早已身首异处。

这个时候李金发等都已惊慌失措，萧慕兰去助她父亲，剑秋去助玉琴，萧进忠便丢下李金发，单独和蓬头狮子狠斗。蓬头狮子究竟不是他的敌手，且又见自己的丈夫业已被害，心慌意乱，手中的金爪乱使乱打，失去了解数；萧进忠将宝刀拦开金爪，一刀扫去，正劈中她的头颅，鲜血飞溅，倒地而死。

李金发想要逃走，已被萧进忠父女前后围住，休想脱身；朗月和尚和琴剑二人酣战良久，自己虽用尽平生力量，没得半点儿便宜；且见同伴都死，"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将剑向外猛扫一下，跳上屋去，要想脱身远扬。

但玉琴、剑秋岂肯放他逃去，早跟着飞身上屋；见朗月和尚已被程远拦住去路，于是三人把他围住，又在屋面上大战起来。

朗月和尚虽然剑术高强，然而怎敌得住玉琴、剑秋、程远这三位神勇绝伦的剑侠？所以战到六十回合以上，朗月和尚的剑光渐渐被压低下，而玉琴等三道剑光上下左右的如蛟龙飞舞，把朗月和尚紧紧围住，没有半点松懈。朗月和尚心中大为惊慌，只有招架，无力反攻，急切想逃遁之计。

剑秋见他剑法已乱，乘他回身去遮格程远的宝剑时，使个苍龙取水，向朗月和尚腰里刺去；剑尖已触近他的腰骨，朗月和尚说声："不好！"旋转身来，将剑往下一扫，"叮当"一声，把剑秋的剑格住。玉琴却又在他的背后一剑向他头上劈来；朗月和尚急避，肩上已着。巧是这只手臂是使剑的，肩膀已被砍下，宝剑也落在屋面上。朗月和尚大叫一声，疾飞一足，向玉琴下部踢去。玉琴向旁边一让；朗月和尚趁势一跃，已在丈外，急向庄前逃走。

剑秋等连忙紧然追去。看看已至庄门前，朗月和尚刚想纵身跃上，程远一镖飞去；朗月和尚闻得脑后风声，知有暗器，急使一个鹞子翻身，避过程远这一镖，同时他已从屋上跳到地下。此时庄前已有许多庄丁，燃着火把，带着棍棒，在那里看守；一见这个魁梧的和尚，满身是血的跳下屋来，大家忙往前拦住。

朗月和尚虽已受有重伤，但对于那些庄丁，丝毫不在他的眼里，提起两脚；左右一阵乱扫，庄丁们都纷纷倾跌。程远、剑秋、玉琴三人已跳下屋来，见朗月和尚兀自倔强死斗，玉琴大喝一声道："贼秃那里走？"挥动真刚宝剑追上

前来。朗月和尚一时无处逃避，遂奋身跳入护庄河里去。

玉琴站在水边，回头对剑秋、程远说道："不知那厮可识水性，莫要被他逃走了。"程远道："我们都不会入水，如何是好？"此时有几个长大的庄丁自告奋勇，一齐跳到水里；隔了一回，听水里呐喊一声，几个庄丁早把郎月和尚横拖倒拽的弄上岸来。

一个庄丁说道："我们以为那恶贼识得水性的，不料他到了水里，已吃了几口水，完全不能自主；我们拿住他多喝了几口水，方拖将上来，眼见这恶贼活不成了。"

玉琴等走近细瞧，见朗月和尚直僵僵躺在地上，一些没有生气了！玉琴又把他一剑劈为两段，大家遂回到庄里来。这时候萧进忠父女已将李金发结果了性命，盗党俱死，只有先前被程远擒住的那个曹七尚抛在地上。

萧进忠见琴剑等三人，放下金背刀，抱拳谢道："今晚俞鹏请了能人前来，幸蒙诸位到此；方能获胜，诛却强暴。使老朽感激不尽，否则愚父女也难抵敌。"剑秋等也谦逊数语。寇玉蝶和萧进忠的妻子也走将出来，见强寇都已伏诛，很是快慰；寇玉蝶且向众人盈盈下拜，表示她衷心的感激。

萧进忠遂吩咐庄丁，一边将地下的死尸一一搬出去埋葬在附近野里，不要将这事声张出去；一边又令把曹七的缚解开，推上前来询问口供。众人一齐坐定，曹七被庄丁推上时，早吓得脸如土色，向萧进忠跪倒在地，哀求饶命。萧进忠冷笑一声道："你这厮真不象个好汉子，你若望老夫饶你一命，快将俞鹏如何去邀请助手前来寻衅的事，快告诉我。"

曹七战战兢兢的说道："俞鹏虽是我的姊夫，可是此次

他同老英雄寻仇，我是不赞成的。第一次来时，他未能取胜，回去和我姊姊商量了，遂到陈留县去请小侠穆祥麟相助；那穆祥麟乃是以前在这里著名大盗金刀穆雄的儿子，本领高强，可惜他不在家里，有事未归，我姊夫遂又到开封去请那个双钩太保夏小云。姓夏的擅使一对护手钩，他的本领比我姊夫高强数倍，不料他今日也不济事，死于此地，这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玉琴在旁问道：“那么这恶贼又是从那地方请来的呢？”曹七道：“那和尚的来头很大，他是峨嵋派中的剑侠，也是夏小云的师傅。我们去的时候，巧是他在夏家小憩，所以一同请来的。我们虽然失利，大概惟有他一人兔脱了。”

程远哈哈道：“你以为峨嵋门下当世无敌吗？那恶贼早已被我们结果了。”说到这里，把手指着琴剑二人，又对曹七说道：“这两位是昆仑门下的荒江女侠玉琴姑娘和岳君剑秋，他们方才可以称为剑侠。那恶贼不仁不义，岂能称为剑侠呢！”

曹七听了这话，便抬头向玉琴、剑秋瞧了一眼，又叩了一个头，要求释放他。玉琴道：“此和尚以前在邓家堡被他侥幸逃去，今晚前来，无异送死。他们请他来又有何用，不知这里附近尚有他余党吗？”曹七摇摇头。

萧进忠遂向曹七说道：“你这贪生怕死之辈，杀了你也见我们不武，放你去吧。”曹七连忙叩了一个头，立起身来，要想回身便走。慕兰早抢过去把他执住，举起了手中刀，对他说道：

“你也不是好人，你的同伴都被杀死，而你独得释放，

太便宜了你！你既说不赞成俞鹏来寻仇，为什么两次都跟了来呢？闻你别号赛时迁，专做偷鸡摸狗的事，当然也不是好人。前番我父亲差人送银子到你们地方去，反被你们割去两耳，是何道理？此刻我也要你偿还两只耳朵，方许你走。”

曹七忙说道：“姑娘，这是不干我事的，那时俞鹏要把来使杀掉，还是我劝住的呢！”慕兰喝一声：“不要巧辩！”跟着将宝刀左右一挥，早把曹七两耳割下，鲜血淋漓。曹七忍着痛，双手抱着头，狼狈而去。

玉琴笑道：“姊姊这样处置，可称爽快。”慕兰道：“可惜这两双耳朵不能重装在我们庄丁的头上了。”大家都笑起来。

萧进忠吩咐庄丁收拾打扫；慕兰又跑到她哥哥的屋里去，报告消息，慕解听了，也是不胜之喜，自己的仇已报了。这晚大家都没有睡，次日萧进忠又设盛筵款请三人，大家谈论昨夜血战的事。

剑秋极口称赞夏小云的双钩精明说：“他的武艺和双钩窦氏彷佛，若非俞鹏的飞锤击中他的头颅时，不会迅速解决的。如此好身手，不归于正，可惜可惜！”

玉琴道：“据曹七说，他们本要请什么小侠穆祥麟的。那厮的父母都被我们诛掉的，还有他姊姊穆玄瑛和姊夫飞天蜈蚣邓百霸等都死在我们手里的，他若然知道了，说不定也要到这里来复仇呢。”

剑秋道：“他要来再好！我们的仇人很多，实在处处有和我们作对的。这也是因为我们秉着锄强扶弱的心肠，好代人家打不平所致，我们只求照着良心和公道做事，便不顾一切了。但是天下也有好人的：那个洪泽湖洗心寺的韦飞虎，

他不是不念前仇，反帮着我们去剿灭洪泽湖中的水寇吗？即如程远兄等，当初也何尝不是我们的劲敌，现在却变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了，可见得公道自在人心，只要能够觉悟更好了。”众人听了剑秋的话，都很佩服。

萧进忠又邀玉琴、剑秋到书室中去坐谈，把自己的女儿和程远婚姻的事告诉一遍，要请琴剑二人代表他甥女小玉为媒，即日使二人成婚。玉琴、剑秋以前早已估料到数分，现在听萧进忠说了，当然是十分赞成，愿意执柯。萧进忠和他妻子商量了，择定一个吉日，从速预备青庐，务求华丽精美。

程远和慕兰知道了，都很快乐，玉琴且向慕兰调笑道："姊姊邀我们到此小住，却原来是请我们吃喜酒的！听说程远兄曾经打过你的擂台，俗语说不打不相识，今可说不打不成婚姻了！尊大人要我们代媒，你当怎样谢谢我？"慕兰微笑道："待我也去请求爹爹代姊姊和岳先生为媒，一同成就了良缘，好不好？"玉琴闻言，口中"唔"了一声，走开去了。

隔了数天，吉日已临，一切都预备好，庄中张灯结彩，点缀一新。慕解肩伤已愈，高高兴兴的吃喜酒，庄丁们也都兴高采烈。本地人士都来道贺，庄前车马喧阗，十分热闹。因为庄中地方宽大，所以尽足容留许多贺客；可惜萧进忠急于要代女儿成婚，所以扬州的贞姑母子，绍兴红莲村的小玉母子，远隔千里之外，都未能前来吃杯喜酒，预备缓日差人去接他们来补席了。

这天程远修饰一新，更见得如玉树临风，丰姿濯濯；而慕兰装扮了新娘，也是艳如仙子。众来宾见了这一双新人，

无不交口称誉，可称得神仙眷属，齐向萧进忠夫妇恭贺。萧进忠老夫妇乐得老颜生花，忙着招待宾客。新人参拜天地，见过礼后，送入洞房，大家又到新房里去闹笑，索喜果；这样足足热闹了三天，众来宾方才散去。

程远和慕兰新欢之乐，当然如胶如蜜；琴剑二人看了，也不能无动于心，因为他们在外奔走数年，麟凤既是完婚，程萧又成佳偶，而他们却迟迟有待，有梦未完呢！

萧进忠因为女儿已和程远结婚，而儿子尚没有亲事；眼瞧着自己带来的寇玉蝶，虽曾坠身火坑，而是守规矩的好女儿，很有意思把她做媳妇，便和他的老妻商量。萧进忠的妻子也很爱寇玉蝶玲珑美好，博人欢心，所以深表同情；但要等到小玉等许多亲戚到来后，再办这件喜事。萧进忠遂差人到二处去迎接。

可是玉琴、剑秋等在这里耽搁了好多日子，喜酒又已吃过，很想早日回天津，遂和萧进忠父女、程远等说了，告辞欲行；萧进忠把慕解和寇玉蝶将成婚的事告诉了二人，想留二人在此吃过喜酒后再走。但日期尚远，二人那里等得及，坚欲离别；萧进忠等再三挽留不住，只得设筵饯别。

酒至半酣，庄丁忽然进来报说：“有一个人在外要见玉琴姑娘和岳先生，可要引他进见？”琴剑二人听说，都不由一怔，暗想：“谁到这里来访问我们呢？”萧进忠便问剑秋道：“二位到此是客，今天忽有人来访问，不知乃是什么人呢，你们要不要接见？”玉琴道：“既然有人要来见我们，那么不论是谁，我们理当和他一见的。”庄丁闻言，早回身出去；不多时，庄丁领了一个少年走到堂来。

众人一看那少年，见他年纪很轻，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光

景，却生得剑眉星眼，虎背熊腰；身穿一件蓝色熟罗的长衫，外罩一件黑色平纱的马甲，腰下佩着一个绿鲨鱼皮剑鞘，脚步矫健，象个精谙武术之辈。心中正在估量，那少年先向众人作揖道：“今日鄙人到庄上求见，冒昧得很。”又对萧进忠说道：“你老人家大约就是云中凤萧老英雄了。”萧进忠答道：“岂敢岂敢！足下从那里来，欲见何人，且请宽坐何如？”

少年道：“敬谢美意。闻庄上正留着荒江女侠和她的师兄岳剑秋，都是昆仑门下，我要见见他们，不知你们中间谁是的？”

玉琴不待萧进忠介绍，便立起来说道：“我就是方玉琴。”又把手向剑秋一指说道：“这位就是我师兄剑秋，请问尊驾果有何事来见？”

那少年对玉琴、剑秋仔细相了一下，冷笑一声道：“久闻大名，今日相见，果然不凡！但你们两位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不说明白，谅你们也不知道的。我姓穆，名祥麟。我的父亲以前也是本地有名之人，金刀穆雄这四个字说出来那个不晓！后因被官吏逼迫，在乌龙山落草，与我母亲胜氏后都被害在你们手里，还有我的姊姊穆玄瑛和姊夫也被你们杀死。

“那时候我正在浙江天台山，从我的出家叔叔六指和尚学习剑术，没有知道的；直到去年回来，细细探问，方才明晓。有仇不报非丈夫！当然我要找寻仇人，只苦不得机缘。

“现在我住在陈留，行侠仗义，不到一年，人家都称我为河南小侠，在外结识得不少豪杰；豹子沟俞鹏，也是我的新交。前天我有事出去，他来拜访过我，归家后不知何事，

也就到豹子沟去答访；逢到他的内弟曹七，方知俞鹏等和萧老英雄有闲，故来请我相助。后来他们邀了夏小云到这里来，恰逢你们二人都在这里，所以反被杀害，曹七也被你们割去了两耳，狼狈不堪。经他详细告诉之后，我方知道我家的仇人都在这里，所以立即赶到这里来见见了。”

琴剑二人听了穆祥麟一番的说话，方才恍然大悟。众人在旁听得清楚，也知道他是来找仇人的，那么难免又有一场恶斗！但瞧穆祥麟年纪轻轻，不信他有何高强的武术，能敌琴剑二人；然而他一人竟敢独自跑来相见，如许胆大，断非无能之辈，敢这样谈笑自如，旁若无人的。

剑秋也早忍不住，立起身对穆祥麟说道：“给你一说，我们也知道了，你今天特地到这里来找寻我们，当然是要代你家人复仇。不过我先得说明一声，世人若要做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不可不明辨邪正顺逆。

“你的父母在乌龙山落草，本不干我等的事；但因你的舅舅粉蝴蝶胜万清在汤阴采花作恶，犯了血案，陷害他人，我们经过那里，代地方上破了这案；不料你父亲想出诡计，暗遣蒋氏弟兄诓骗我们入彀。当时我中了奸计，被你的父亲生擒，欲将我置之死地；幸有我师妹冒险来救，方才逢凶化吉，你父亲也就死在我师妹手中。

“至于你母亲母夜叉胜氏侥幸兔脱，仍不肯洗心悔罪，放下屠刀；又到山东抱犊崮和贼徒赵无畏等勾结一起，常到山下各村庄干那杀人放火的勾当，洗劫了张家村，所以我们又助着临城的神弹手贾三春，到山上去把你母亲等一齐歼灭。又有你姊姊嫁的那个飞天蜈蚣邓百霸，本来是我师妹的仇人；只因我师妹的亡父方大刀隐居在荒江，邓百霸忽然去

向他寻衅，诱他出外，害死了他老人家的性命。所以我师妹学艺后，奔走天涯，找寻父仇；后在白牛山手刃仇人之胸。

“以上所说的，虽然都是过去的事，也使你可以知道祸由谁开，咎由自取；并非是我们无缘无故的专和江湖上人作对，只要他人能够明白事理，弃邪归正，我们何必要妄杀无辜，多结怨仇呢？你父母和姊夫等可称多行不义，罪恶深重，老天特假手于我等把他们诛灭的。你今尚是一个青年，希望你用清醒的头脑想一想。”

剑秋说完了这话，穆祥麟说道：“照你说来，都是我父母的不是了！但生我者父母，我若遇见了仇人而不报复，怎能安慰我父母的阴灵呢？况且人家有了父仇，要奔走天涯的去找仇人，怎能说别人家不该复仇。”

剑秋正要回答，玉琴早指着穆祥麟道：“方才我师兄不过把事实的真相报告给你听，并非不许你复仇，今日你既然找到这里来，当不肯白跑一趟的，现在我和师兄都在此间，你将怎样报仇，不妨吩咐一声便了。”

穆祥麟微笑道：“好女侠说得真是干脆！来者不怕，怕者不来。我只求和你们二位较量一下，其他在座诸君，我都不敢惊扰。不知你们的意思如何？”

玉琴点点头道：“这个办法也好，谅你抱着技能，必要一试。我若死在你手，也算你复了父仇，不过你如有死伤，也莫要怨我们剑下不留情。”

穆祥麟笑道：“我若本领浅薄，死在你们剑锋之下，我也毫无怨恨的。”说罢，遂将长衣脱下，望左边椅子上一丢，从腰下剑鞘里拔出一把宝剑来，寒光森森。

大家见了这宝剑，便知穆祥麟年纪虽轻，功夫必然不

浅。萧进忠一时也无法遏止他们的决斗。早见穆祥麟一个箭步窜外面庭心中去，把宝剑抱到怀里，高声说道：“你们俩请来吧。”玉琴和剑秋也就离了座位，各把外衣卸下。玉琴先到里边去取了真刚宝剑，走到庭心，对穆祥麟说道：“我们断不肯以众取寡，这是一对一的决个雌雄，也使你死而无怨。”

穆祥麟冷笑一声，将手中剑使个飞鹰扑鸟，一剑向玉琴头上横扫过来；玉琴不慌不忙，将头一低，从剑锋下钻过，顺势一剑往他腹下刺去。穆祥麟一剑扫了一个空，知道不妙；连忙收转宝剑，望下一掠，恰巧把玉琴的剑格住。“叮当”一声，两人的剑锋上火星直迸。大家拿起宝剑一看，都没有一些损伤，方才安心。于是各各使出拿手的解数来，在庭中狠斗。萧进忠等一齐立在庭阶上观，但觉剑光闪烁，稍近身边时，目为之眩。

斗了多时，白光霍霍，大家没有胜负，都不肯停手；剑秋便将惊鲵宝剑舞动，飞步刺入白光影里，说道：“师妹稍息，待我来和他一试身手。”玉琴便收转宝剑，跳出圈子，剑秋和穆祥麟接战。穆祥麟虽已斗了多时，毫不松懈，众人又见一青一白的剑光往来飞舞，辨不出人影来。足足又斗了一百余合，穆祥麟有些乏力；白光渐渐被青光裹住，胜负的端倪已可窥见。

剑秋见穆祥麟已暴露弱点，本想下手把他杀伤，但因他小小年纪已有此惊人本领，他年若能精心求上，必能大有进步。今日若伤了他，未免可惜，不如放宽一步，让他自己心里明白，也许能幡然悔悟的。剑秋心里如此打算，手中的惊鲵剑就不再向前逼紧。

旁观的萧进忠也和剑秋一心思，就取过金背刀，跳到庭心中去，慕兰等尚以为老人家技痒难搔，也要上去斗个数十回合，倘然用了车轮的方法，穆祥麟虽然饶勇，总难抵敌了。但萧进忠把刀向剑光一划，将二人分开两边，大声说道："二位战够多时，大家的本领已显过，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老朽因见你们都是剑术高深的能人，不忍你们中间那一个有何死伤，所以愿作鲁仲连，出来调停，不知你们可能听老朽的一言吗？"此时二人也已跳出圈子，剑秋猜透老人家的意思，遂说道："萧老英雄有何高见，鄙人自当听从。"穆祥麟连战二人，未尝不觉得对手的剑术都是高强，自己断乎不能取胜。剑秋已略示让步，不过为了面子的关系，尚不肯在人前示弱；此刻也就默默地静听萧进忠怎样说话。

萧进忠听剑秋已表同意，便笑了一笑，捋髯说道："自古说怨家宜解不宜结。你们虽然有着深仇宿怨，但方才剑秋兄已说过，好男儿不可不明辨邪正顺逆，立身行事，当照着公义做。以我第三者看来，穆君的父母亲当都是趋向于邪僻之途，所以被女侠等诛戮。但依死者的行为看法，纵然没有女侠等出来除暴去恶，到后来也有他人下手的；不能深恨女侠，当辨明这事的是非曲直。

"假使曲在他人，那么虽有千万人，我亦前往；曲在自己，那么虽是老幼孤弱之辈，我亦不能妄加欺负；否则彼此残杀，永无底止。所谓复仇不除害，连禽兽不如，安得称为万物之灵呢！

"所以老朽要奉劝穆君，当抱宽大的心胸，有两间之正气，不必再和人挑拨寻仇。以后应该在世间好好儿的做一番

事业，以赎父母之愆，使人家也咸称穆氏有子。宛如唐尧之时，鲧治水不成，称为四凶之一，遂被殛于羽山。后来鲧的儿子大禹出去治水，十三年而卒告成功，后世人莫不崇拜他功德的伟烈。大禹可称得是孝子了，他岂是不顾是非曲直，专想代自己父亲复仇的呢？穆君倘能听我的话，大家可以化敌为友，为江湖上留一佳话，岂不是好呢？”

穆祥麟听了这话，想了一刻，脸上顿时露出笑容，将手中剑插入鞘内，先向萧进深深一揖道：“承蒙雅教，顿开茅塞，金玉良言，敢不拜受。”又向琴剑二人拱手道：“两位虽是我的仇人，到底不失为风尘大侠，幸恕无礼。”

剑秋也说道：“穆君能听萧老英雄的忠告而觉悟，也不失为大智大勇的俊士！既能捐弃前嫌，我们极愿化仇为友的。”于是二人也各将宝剑放开。萧进忠即叫下人排上一个座位，请穆祥麟入席，穆祥麟谢了一声，穿上长衣，坐到席上；彼此敬过酒，说了几句谦逊话。

萧进忠问起穆祥麟学艺的事。穆祥麟告诉说，他的叔父六指和尚在天台山上修道，只收了他一个徒弟，没有将技术教授过他人；当自己下山返乡的时候，六指和尚将这柄惊澜宝剑赐给他，且说了许多教训。所以自己下山后行侠仗义，也不肯做丧心昧良的事。今日前来，也因复仇之念尚未能忘，遂贸然和两位剑侠交手，觉得自己的剑术仍浅，惭愧得很！

玉琴、剑秋以前也闻得六指和尚的声名，遂也将昆仑派中的人才和宗旨告诉一二，穆祥麟听了，更是钦佩。萧进忠兴致很好，讲些往年江湖上的事情，又提起大名府的一盏灯宗亮，和宗亮的兄弟八臂哪吒宗寰等轶事，备极推崇。且说

他们弟兄俩虽然身怀绝技，而绝无骄矜之气，很喜欢结交天下英雄豪杰。

宗亮年纪已老，而马上步下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更使得一手杨家枪法，是个大将之材。可惜他甘心隐遁，不事主侯，高尚其志；所以早年虽已当过一任都司之职，而为了不愿意谄谀上峰，遂挂印告退的。否则到了此时，怕不膺上将之选吗？

宗寰善使双锤，能用飞爪飞檐走壁，疾如狸奴，人家因为他的技能很多，所以称为八臂哪吒。至于宗亮的称为一盏灯，却因他为人光明磊落，大家遂用明灯来作比喻。现在二人不知为了何事出关去了？否则也好请他们来一聚。

剑秋、玉琴听了，暗暗记在心头。大家讲的话很多，酒也喝去了不少，直到申刻时候方才散席。穆祥麟便向众人告辞，萧进忠坚留不得，大家送到庄外，看他回头说了一声再会，洒开大步，飞跑而去。

众人回到庄内，纷纷议论此事，慕兰道："起初我们总以为决斗后，若不分个胜负，决不干休的。谁知他听了我父亲的说话，竟能一旦觉悟，化敌为友，大家都没有损伤毫末，这也是出人意外的事。"

剑秋说道："穆祥麟年纪很轻，能和他们猛斗这许多时候，真不容易，后来他剑法稍松，力气渐乏，我却不忍伤他。"

萧进忠捋着银髯说道："老朽也是可惜他，所以姑妄用言一试，果能解除你们的旧怨。可见得我们若能将诚心待人，若非冥顽不灵之徒，大概总能觉悟的；何况穆祥麟夙有慧根，尚未在匪盗中间汩没他的天性呢。"众人闻言，莫不

称是。

但经过这一重波折，天色渐暮，琴剑二人不能动身；到了夜间，老天忽然下起雨来，次日雨势更大，四郊发水，于是琴、剑二人又走不成了。慕兰对他们说道：“下了雨是天留客，请你们再在此间多住数天吧。我也不忍和你们一旦分离呢！”玉琴、剑秋只得勉强住下来。

这雨绵绵不绝，过了五六天，方才渐止这雨，云散天晴。玉琴、剑秋、程远、慕兰、慕解五人，正坐在书室里闲谈武术；玉琴回头瞧着天空里的云很快的向北面移去，一丝阳光已从云中露出来，照到庭中的花木上。风过处，叶上飘洒下几点水滴来，遂向剑秋欣然说道：“明天我们总可以动身了！”剑秋点点头，说一声是。

慕兰道：“我希望天公多多下雨，落个一二个月，好使姊妹们不能离开这里。”玉琴笑道：“这里若然下了一二个月雨，怕不要变成泽国？你真是私而忘公。”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这时候只见庄丁进来通报道：“门外又到了几个客人要找寻女侠和岳先生，可要放进他们进来？”

剑秋听了这报告，便对玉琴说道：“穆祥麟已去，又有什么人要来访问我们，难道又是仇人吗？奇了，照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玉琴点点头道：“是的，也许是那个赛时迁曹七，虽然活了一命，难免不到外面去放风造谣，使江湖上人都来与我们作对。”

慕解在旁接口道：“曹七那厮是不应该放去的，斩草除根，当时我若在一起，必要把他杀却。只割两耳，不是太便宜了他吗？”

玉琴又问庄丁道："外边共有几人，是何模样？"庄丁答道："三男一女，行囊很是简单，不过都象带了武器的，也许是绿林中人。"

剑秋笑道："前日来了个不算数，今天又到了四人，终难免一场厮杀。我们尽让他们来见面，若是什么巨盗，索性诛掉了也好。"庄丁在旁说道："那四个人中间有一个汉子，相貌生得丑陋不堪，且又罗着一足，而行走却无异常人，这不是很奇怪的吗？"玉琴听了，便对剑秋说道："我们不要妄加猜疑，莫非此人来了？快请相见。"

那庄丁听玉琴说了一个见字，忙回身走出去，一会儿早领着四位客人步入，玉琴等都到厅堂上来迎候。一看当先走进的一个独脚汉子，手里撑着一根铁拐，相貌奇丑，嘴边露出一对獠牙，原来是薛焕；背后一个黑衣少年，也就是小尉迟滕固。在二人背后，又有一个英俊少年，乃是李天豪；和天豪并肩而行的女子就是蟾姑。琴、剑二人见了他们到此，一时摸不着头脑，忙上前相见。

蟾姑见了玉琴，便带笑走过来，握手说道："多时未见姊姊，我等都不胜怀念。你们一向在哪里？今天方被我们寻到了，真是快乐！"

玉琴答道："屡次想到龙骧寨来拜望你们，却因没有机会。你们都好啊？怎样会和滕薛二君跑到这里来的呢？"

蟾姑尚未回答，薛焕早哈哈笑起来道："女侠，这件事说起来很长的。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也是再巧没有的事，适逢着新认识的朋友，多蒙他指点我们到此的。"

玉琴正要问谁，萧进忠已听得消息，和他妻子以及寇玉蝶等从屏风后走出来了，于是玉琴、剑秋便代他们一一介

绍。大家分宾主坐定，庄丁献上茶来，天豪、薛焕等又向萧进忠、程远说了几句客套。剑秋便问天豪：“你们怎样知道我们在这里？方才薛兄说有人指点到此，这个人又是谁？”

天豪微笑道：“你问起这个人吗，在几天前刚和你们交过手的。”

剑秋道：“莫非就是金刀穆雄之子穆祥麟，你们又怎样相识的？”

天豪答道：“此番我们南下，特地来奉访二位的；但不知二位究竟在何方，昆仑山又远隔千里之外，我等难以前去。正在踌躇不决，恰巧在淇县避雨，留在旅店中，不能赶路；那时候穆祥麟也来宿店，大家闷守在店中，无可消遣，遂彼此交谈。

我们见他是一个有本领的少年，遂略将自己的来历告诉，且说我们南下要访问女侠；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尚在萧家庄。我们听他说已为公义而忘私仇，很表同情，等到雨势渐小，我们马上赶来，穆祥麟也北走幽燕去了。这遭相见，莫非巧之又巧呢？”

剑秋笑道：“真巧，谁想到穆祥麟会告诉你们的呢？幸亏你们早来一步，否则我们明天也就要动身到天津去了。”天豪听说，便对蟾姑说道：“你怪我心急，雨点未全停止，便要赶路，若然迟了一天，我们又要错过机会了。”

玉琴便对蟾姑道：“我们自从在山东道上匆匆一晤以后，我和师兄及云师便到张家口天王寺去歼灭四空上人。毁了他们的淫窟，本想顺便来龙骧寨走一遭；只因一则已知贤伉俪方作南游，二则还有别的事情羁绊，所以重上昆仑去拜见禅师。

“路过洛阳，又到邓家堡，和邓氏七怪决斗；那时候就和滕、薛二位邂逅，同破邓家堡。薛焕兄是憨憨和尚的弟子，所以同是昆仑门下；后来我们离开洛阳，便介绍他们到龙骧寨来游。大概他们二位已在寨中盘桓多时了，现在寨中事业想必蒸蒸日上，令兄令妹都安好吗？”

蟾姑听玉琴问起她哥哥宇文亮来，不由眼睛里滴下泪来，指着天豪说道：“你问他吧，他会告诉你的。”玉琴、剑秋等见蟾姑忽然露出悲伤的样子，都不胜惊疑，难道龙骧寨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吗？

剑秋忍不住向天豪追问道：“宇文亮无恙吗？龙骧寨现在的情形究竟如何？你们又何以离开寨中呢？”李天豪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交叉着双手，随把龙骧寨过去的事情详细的告诉出来。

# 第七十八回 邂逅中途女儿劫狱 绸缪良夜壮士乞婚

自从荒江女侠在白牛山杀死飞天蜈蚣邓百霸，复了父仇后，和剑秋回到龙骧寨小住。但因宇文亮对于此事，颇有不满，虽经李天豪数次解劝，消除恶感；而莲姑眼见剑秋和玉琴十分亲密的样子，在她芳心里酸溜溜的怀着一团醋意，曾于黑夜伺隙行刺，然而也没有成功。玉琴的心里也不免有些芥蒂，遂急急和剑秋离别了龙骧寨，到关外去。

李天豪隐约知道这事，背地里告诉了蟾姑，深怪莲姑有欠光明态度，得罪女侠；蟾姑早觉得自己的妹妹醋意儿很深的，因此姊妹俩也有些不甚融洽。而莲姑情窦已开，小姑居处尚无郎，颇有标梅之感；先有天豪，后有剑秋，大好郎君都被他人捷足先得，心里更觉得不快。

宇文亮、李天豪在塞外招罗贤士，积草屯粮，在后面蛤蟆岭开辟一条秘密隧道，以作出路；又在塞外分水岭上筑起碉堡来，派部队驻守。以备官军来攻时，成犄角之势，不让官军封塞洞口。那白牛山上的王豹也奉了命令，将部下严加操练。

龙骧寨一切事业，确已有不少进步；李天豪胸怀大志，努力前途。惟有莲姑却精神颓丧，每天只是睡觉。宇文亮虽是个粗人，然也窥知他妹妹的心事；便劝莲姑出外一游，不要闷在寨中。

莲姑也很想出去走走，凭着自己的目光，或可物色得一位佳婿。想起他们有一家亲戚姓洪，住在山西潞安州，洪家的老太太待他们姊妹俩很好的；多年没有相见，消息不通，所以要到那边去走一遭。先把自己的意思告知她的哥哥宇文亮，只说久蛰思动，要出外去一遭。宇文亮当然赞成，便预备了些关外土产，如皮货之类，给他妹妹带去赠送洪家。蟾姑知道了，揣知莲姑的意思，也愿意她妹妹到塞外去一游，遂和天豪等设宴代她饯行。

莲姑别了长兄和姊姊，离了龙骧寨，跨上一头黑卫，便向山西赶奔而去。行了好多天，已入山西省境。莲姑朝行夜宿，在路上观玩风景；久在塞外朔漠，枯寂沉闷，此刻便觉舒畅多了。

有一天，将近五台山，在途中忽听鸾铃响，有一骑在后疾驰而来，倏忽间已至身侧。莲姑睇视一头青鬃马行，坐着一个五陵少年，披着轻裘，腰系一剑，丰姿甚是俊秀；在塞外罕见有这般美男子，若和李天豪、岳剑秋比较起来，也不相上下了。

那少年瞧见了莲姑也是不胜惊异，这样一个美貌少女却独自在山路行走，不怕匪徒觊觎吗？遂很注意于她。

一会儿少年的青鬃马已超出莲姑的黑卫，相隔有百数十步之遥；莲姑不甘弱，两腿一挟，催动坐驴，追向前来。少年屡屡回首，莲姑见他这个样子，不由嫣然一笑；少年见莲姑向他浅笑；一颗心不禁荡漾起来。坐下马渐渐慢走，早让莲姑的黑卫追出，落后其二百步；少年复加上一鞭，向前追逐。莲姑不欲被那少年追及，也努力驱驴飞跑；少年的坐骑追到莲姑背后，尾随着跑了一里路，方才又追出前面去。

这样快快慢慢的跑了七八里路，天色已晚，少年忽然停辔，待莲姑行近，对他带着笑脸说道："这位姑娘，打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此处宿头很少，惟有前面小羊坪有小逆旅店以借宿的。风闻这里绿林好汉甚多，姑娘须得小心！"

莲姑微笑答道："我姓宇文，闺名莲姑，方从塞上来，往潞安州探望亲戚的。请问尊姓大名？"

少年笑道："承蒙垂告，荣幸之至，鄙人姓杨，草字乃光，潞安人氏，此番是从北方回来，恰和姑娘邂逅。姑娘到潞安州去探访那一家亲戚？如蒙不弃，鄙人当追随鞭镫，同返潞安。"

莲姑点点头道："很好，我是往潞安洪家去的，一人独行，路上正嫌寂寞，有杨先生作伴，使我不致迷津，真是最好的事了。"于是杨乃光陪着莲姑并辔而行，不多时早望见前面有一个小小村庄，就是小羊坪了。

入得村来，果然有一家小旅店，店伙站立在门前候客，见二人到来，连忙上前招呼；代他们牵住缰绳，二位跳下坐骑，把坐骑交给店伙，带了包袱走进店堂。

这旅店是简陋不堪的，只有二三个小房间，好在空空地一个旅客也没有，莲姑与杨乃光各自住着一个小房间。休息一会，用过晚膳，杨乃光走到莲姑房间里来坐谈，讲些江湖上的轶事；莲姑听他很是熟悉，暗想此人大概也是吾道中人吧！倘然有真实本领的，可以请他入伙，同谋革命事业，倒也是大大的臂助，将来也可在我哥哥姊姊面前交代过哩；所以假以辞色，竭力和杨乃光周旋。

但杨乃光尚不肯将自己身世完全告诉，只知他是一个精通武艺的少年，家中也没有什么人了，常在外边游历，交友

很广。杨乃光当然也向莲姑询问家世，莲姑和杨乃光是初次见面，所以也不欲完全吐露；只说自己的哥哥宇文亮，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的，因那边常有盗匪，所以兄妹略习武艺，以应万一之虞。谈了许多时候，已过二更，杨乃光遂说道："姑娘路途辛苦，应早休睡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很客气的告退出去。

莲姑等杨乃光走后，便把房门闭上，打了一个呵欠，连日赶路，仆仆风尘，也觉得有些疲乏；遂脱去外衣，上炕安睡。但她今日无端遇见了杨乃光这样一个美少年，一颗芳心顿时活跃起来，一合眼好似有杨乃光站在她的面前，笑语宴宴，不由辗转反侧，好梦难成；心中胡思乱想，良久良久，直到下半夜方才睡着。

次日起身，忽然老天下起雨来，风斜雨细，道途泥泞，其势难以动身了。莲姑开了门，梳妆后，立在檐溜边，瞧天上阴雨密布，那雨愈下愈大；对着雨丝正在出神，杨乃光却从背后轻轻地走过来，口里咳嗽一声。

莲姑回头见了他，皱着眉头说道："真不巧，天公下起雨来了。"

杨乃光道："姑娘只好有屈玉驾，在此多耽搁一天了。这条路很是难走，下了雨没处躲避。"

莲姑道："我一心要想早早赶到潞安州，若在此间枯坐一日，怎不令人纳闷。"杨乃光道："我与姑娘同有此感，但我幸遇姑娘，比较独行踽踽，没得伴侣的远胜多多了。今日当伴姑娘长谈，以解寂寞。"莲姑听了，点点头，也不说什么。

店伙送早餐进来，莲姑便回房去用过早餐。一会儿杨乃

光步入房中，在莲姑对面坐下，莲姑却坐炕上，将身斜倚着。两人原撑在炕边，露出一团娇慵的样子。杨乃光陪着她谈谈说说，曲意承欢；彼此很是投合，这样消磨了一天光阴。

明天已是天晴，杨乃光代莲姑一起付去了宿资，伺候莲姑上道；现在二人一见如故，已十分相熟了，一跨马，一坐黑卫，离了小羊坪，往太原进发。数天后已至太原，这里是山西的省会，城廓雄伟，居民稠密，有山西巡抚驻节于此。

二人进城，便在一家较大的客店中投憩，和小羊坪的逆旅不可同日而语了。杨乃光对莲姑说道："城东有一家姓车的，是我的老友，所以明天早上要去拜访；下午预备陪你到名胜之处去游玩，多住一天，然后动身。"莲姑当然同意。

次日上午，杨乃光出去了，莲姑独在客店里闲坐，她还没有详细知悉杨乃光的身世，大概须到了潞安州，方能明白一切。这几天在途中一起赶路，约略可以窥见杨乃光是个风流之辈，对于她自己很有些意思；只是尚在萌芽中，没有成熟罢了。自己本想出外找寻一个相当的夫婿，那么此人未尝不是佳偶呢！她这样想着，心坎里对于杨乃光已有七分许可了。

等到午饭用略，专待杨乃光回来；但是守候了多时，不见他的踪影，看看日影渐西，自思："杨乃光曾许今天下午陪我出去游玩的，他明知我一个人在客寓里没有消遣，断无把我抛下而自己去寻快乐之理，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还未归寓呢？莫非被他的朋友留住了吗？然而他总该饰词推托，何至于一去不返，莫非有什么意外之事吗？"

她正在胡思乱想，忽见一个店小二形色仓惶的跑进来，

跟她问道："姓杨的人和姑娘是亲戚还是一家人？"莲姑不知所以然，遂答道："他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一起赶路往潞安州去的，你问他做甚？"

店小二点点头道："这样还好，正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告诉姑娘。姓杨的今日上午到一个姓车的友人家里去晤谈，不知怎样的被车家暗暗报告了官府，派了大批捕役前去，将姓杨的捉将官里去了。"

店小二尚未讲完，莲姑不由大吃一惊，忙道："真有这事！你听谁讲的，为什么姓车的要把他陷害呢？"

店小二道："我刚才有事出去，行过玉带桥，逢见许多捕役，持着铁尺短刀棍棒武器，押着一个醉汉，从桥上走下来。那醉汉被人捉了，尚醉卧未醒，许多人追随着看热闹；我仔细一看，那醉汉不是别人，正是和你姑娘同到小店里来歇憩的杨爷，顿使我惊异莫名。内中有一个姓张的捕头和我相识的，我便走上去跟他查问根由。

"他告诉我说，这姓杨的乃是潞安州有名的飞贼，江湖上都唤做一阵风杨乃光，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本领非常高强；常偷富豪之家，见到美貌的妇女就想采花。犯过的案件累累，山西省无不知道杨乃光的声名。省中大吏几次三番要捕他到案，只是不得成功。有一次在临汾一家妓院里，已把他围住了，仍被他兔脱，反击伤了数名捕役。

"这次他到太原来探访朋友，那姓车的名雄，本是他一伙中人。只因近来车雄已洗手不干，归了正，和本地的绅士武吟乐攀了亲家；常常和官场走动，便变了心肠。见面后就想把杨乃光擒到送官，求得功劳；只忌杨乃光的本领高强，所以设宴洗尘。先把杨乃光灌醉后，遂派家人到衙门密告；

他等方才赶去，不费吹灰之力，将杨乃光活活擒住，送上衙门去审讯口供。我经他告诉了一遍，方明真相；因为瞧见姑娘是好人家的闺女，不象和贼人一党的，遂回来告诉你一声啊！”

莲姑听了店小二的说话，大为诧异！便道：“那姓杨的果真是飞贼吗？这个我却不知道，其中难免有冤枉的事，我不信他会做贼的。”

店小二道：“是呀，我起初也不相信，但是捕役这样说的。少停说不定要到这里来搜查，姑娘既然和姓杨的没甚关系，犯不着牵连在内，免得拘到公堂，出乖露丑；不如姑娘现在先行走了吧，可以脱却干系，否则公差来时，我们店人也不能代你庇护的。倘然先走开了，我们可以诿称不知情。”

莲姑听店小二教她躲避，明知店小二借此机会，要得些好处；自己和杨乃光究属初交；不知他的底细，真犯不着和他一起去吃官司。“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还是先离开了这里，再作道理。所以莲姑便从身边掏出三两银子，递给店小二道：“这一些钱给你买东西吃的。”

店小二连忙带笑说道：“啊呀，姑娘赏赐这许多钱吗，谢谢姑娘。”说着谢字，早把银子接到手里，往怀中一塞，走出去了。

莲姑遂去收拾包袱，付清了她个人的房饭金，走出店来；那店小二早已牵着她的黑卫，在店门口伺候了。莲姑跨上黑卫，向前奔驰，出了太原城，望南进发；薄暮时到了一个小镇，仍在一家小旅店内住下。

黄昏时，独坐斗室，对着孤灯，十分无聊；实在这几天

有了杨乃光作伴，有说有笑，多意多情，现在却是形影相对，难遣寂寞，这真是难以自解了。暗想："象杨乃光这种美男子，不信他会作贼的，此事我终不明白，难保其中不有他种曲折。我既和他萍水相逢，许为友侣，也不能丢下这事情不管。倘然他是冤屈的，我理当设法救援他才是，怎可飘然远引，独善其身呢？"

她这样一想，又深悔自己不该听了店小二的话马上一走，给人家知道了，也要笑我太没勇气。于是她的一颗芳心，依旧牵系在杨乃光身上，踌躇再三，决定明天仍要重返太原去探听杨乃光的下落，以明真相。

次日莲姑把黑卫留在店里，自己步行入城，到街坊上去探听消息。走到一家酒楼上，独自占了一个座头，点了几样菜，慢慢吃着。适逢对面座上有两个年轻的男子在那里喝酒闲谈，正讲起杨乃光的事情。

一个左边的男子说道："古语说得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杨乃光是个神通广大的飞贼，有非常好的本领，来无影，去无踪，不知犯了许多窃案，奸淫了许多妇女！昨天他忽然到这里来探访朋友，他的朋友车雄，以前也是江湖上人；现在竟会卖友求荣，灌醉了杨乃光，把他捉将官里去。审问之下，杨乃光业已承认，送入牢监，听说不久就要处决的。可见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是杨乃光的末日到了，大快人心。"

右边的男子接着说道："杨乃光当然是罪不容于死；可是那个姓车的也太没义气，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陷害朋友，杨乃光死了也不瞑目。"

左边的男子又道："杨乃光这人名气很大，起先我不知

他是个怎样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大盗；直到昨天公堂审问时，我跟着王公差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个白面少年，脸蛋儿生得非常俊秀的。倘使他平日站在我的面前，必要当他是个王孙公子，谁料到这样一个人会做盗贼的呢？可惜可惜！”

这几句话早触动了莲姑的心怀，心中暗暗盘算，也觉得杨乃光如此结果，未免可惜。自己和他虽然刚才认识，没有很深的关系，然觉他对于自己很是爱慕的，所以结伴同行；谁料途中闹出了这个岔儿，以致各自分飞。我若是丢了他一走，他死了，不但怨恨那姓车的不义，恐也要怪我无情，不去救他。不如凭着我的本领，前去趁夜劫狱；把杨乃光救出牢狱，用好语劝他改过自新，不要再去干那种生活。大概他总能听我的。

于是莲姑又决定去劫狱了。好在她身边带着宝剑，艺高胆大，无往不利。便去监狱面前细细察看一回，然后到一家小旅店内去安身；挨到了黄昏人静，便轻轻开了后窗，一跃而出。幸亏是个明月夜，施展飞行术，疾如鹰隼。找到监狱后面，越墙而入，但不知杨乃光监禁的所在。东找西寻，瞧见东边一间小屋子里，有黯淡的烛光射出；掩过去向屋内偷窥时，见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狱卒，正独自坐在那里面喝酒。

她遂飘身而下，一个箭步从后窗户里跳将进去；拔出佩剑，在狱卒面前扬了一扬。那狱卒吓了一跳，“铛琅”酒杯落地，正要喊出声来，莲姑早娇声喝止道：“不许声张，否则须吃我一剑。”狱卒道：“女菩萨，你饶了我一命吧！”莲姑道：“你若要我饶你的性命，那么快快说出杨乃光械系的所在。”狱卒道：“他就在后面第一百十六号里。”莲姑道：“我不认得路，你须引导我去。”狱卒只得答应。

莲姑一手握剑，一手握住狱卒的辫子，带在手腕上，喝一声："走！"狱卒硬着头皮，走出小屋。把莲姑曲曲折折引至一个所在，从身边取出钥匙去开了门，说道："这里面就是杨乃光大盗了。"这时远远地有更锣声音，莲姑恐防狱卒要叫喊，便手起一剑，把他刺死在地；尸首抛在黑暗的墙隅，然后走进屋子。

她运用夜眼，见左边黑暗蹲着一个人影，大约就是杨乃光了。便轻轻问道："杨先生在此吗？"只听那边答道："我杨乃光在这里，来的莫非就是宇文姑娘？"莲姑答应一声，急忙过去摸着他身上的铁索，把剑劈断了锁；脱去铁索，解除脚镣和手铐。

杨乃光释缚一跃而起，说一声："多谢姑娘援救的恩德。"莲姑也不及回答，返身引导着杨乃光，走到外面，说一声："走吧！"二人一前一后，跳上高墙。有如两头猿猴，连跃带跳逃出牢狱；跑到隐僻的小巷里，方才立定。

莲姑开口问道："杨先生，怎么忽然闯出这个岔儿来呢？我终不明白。人家都说你是个飞贼，所以你的朋友把你告发，捕将官里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人会作贼的，所以冒险前来救你。"

杨乃光听了，脸上不由一红，说道："这件事说来很长，待我以后再告诉你吧。那姓车的真是个忘八羔子，我待他不错，他竟不顾信义，卖友求荣；若非姑娘前来援救，我这条性命不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吗！现在我要求姑娘同我到车家去，一不做，二不休，必要把我的仇人杀却，以出我心头的怨气。"

莲姑点点头道："那姓车的真不够朋友，我就随你去走

一遭。你认得路的，你先领道吧。事不宜迟，免得走漏了风声。”于是杨乃光引着莲姑，飞奔车家而去。莲姑觉得杨乃光的飞行功夫真是不错，高出自己之上，暗暗佩服。

到得车家，二人都飞身纵人。杨乃光乃是熟路，至车雄卧室之前，莲姑因杨乃光手无兵刃，便将自己的佩剑递给他的手中；室内灯光尚明，有人影闪动，谅车雄尚未入睡。二人将唾沫湿了窗纸，戳了一个小孔，一齐向内暗窥时，莲姑瞧见室中桌子前有一个黑面短须的人，身躯很是高大，正在用着天秤秤银子；桌上一包一包的银子，堆得不少，那人秤过一包，便用笔记在簿上，一面又到柜内去搬取。不知他忙着秤这些银子做什么？

靠里炕上睡了一个妇人，连连呼晚道：“此时已近三更了，你为何还不要睡觉，只是盘算这些东西做什么？好好的锁在柜里，偏要把它搬出搬进，横秤竖秤，真不怕麻烦的。”

那人笑嘻嘻的答道：“你不知道，不久我就要做官哩！武亲家今日对我说，巡抚因为我设计擒了杨乃光，记我一个功劳，保奏上去，可以博个一官半职。现在最好先送些银子给巡抚大吏，好让他派得一个肥缺；将来多捞些油水；不是值得的事吗？所以我要拿出一千两银子去呢！”

妇人道：“你有了这些家私尽够用了，还要过官瘾，全不想想当初在草棚子里的时候吗？”那人道：“彼一时此一时也，请你做官太太不好吗？”莲姑听得有些不耐，便凑在杨乃光的耳朵上，低声问道：“此人可就是车雄吗？”

杨乃光点点头道：“就是此贼。我要下手，等不及他睡眠了。”便在窗外喝一声：“姓车的，你不该把我灌醉送

官，负心卖友，快快出来纳命。今晚有了你，没有我，有了我，没有你。”

杨乃光说完这话，把室中的车雄吓了一跳，不明白杨乃光监禁在狱，怎会来此寻仇的？连忙从床边取出一对铁锤，跳出房来。杨乃光早已怒发冲冠，一剑刺向车雄的心窝，车雄咬紧牙齿，说不出什么，舞开双锤，和杨乃光战在庭心中；狠斗了一百余合，不分胜负。

莲姑在旁瞧着，觉得车雄的武艺着实不错，久战恐怕耽搁时候，心中好不急躁。正想上前相助，却见几个下人擎着火把刀枪前来，高呼：“快捉刺客！”莲姑更不敢怠慢了，一箭步跳过去，飞起一足，早把一个下人踢倒在地；抢得一柄单刀，拿在手里，杀奔车雄。

车雄见又有一少女来战，心中不胜忐忑。他素知杨乃光本领高强，现在又加上一个劲敌，心里不免有些发慌；手中的锤法渐乱，杨乃光的宝剑紧紧逼住。莲姑觑个闲隙，一刀刺入车雄的后腰。

车雄大叫一声，正想逃遁；杨乃光一剑横扫而入，早劈中他的膀臂，跌倒在地。杨乃光又是一剑，将车雄的头颅割下，仰天大笑道：“我仇已报，总算出了这口气，要谢谢宇文姑娘的。”这时车雄下人早已惊走四散。莲姑对杨乃光说道：“我们走吧，别再留恋，说不定车家下人要去报官哩。”

杨乃光点点头，遂把宝剑还给莲姑；自己向地上拾起车雄的双锤，说道：“便借这一对家伙用用吧！”又到车雄房中，向桌上掳了许多银子，揣在他的怀中。

莲姑笑道：“你眼热这些银子吗？”杨乃光道：“不义

之财，取之何伤？拿来散给贫民也好。”莲姑去找车雄的妻子，早已不见；于是二人飞身上屋，离了车家。

正想出城，忽听街上号筒声音，一片声喊拿人，有许多兵丁追来；二人知道事情已是泄漏，遂急忙向城门跑去。但城上也有兵把守，因为狱卒尸首已被更夫发现，同时觉察大盗杨乃光已越狱而逃，报告与县官知道，好似打了一个晴天霹雳；连忙请城中李守备派兵一营，出来四处搜捕，一面又去禀报巡抚。巡抚赫然震怒，着令李守备速捕大盗归案。

那守备是个军功出身的战将，本领很好，跨马持枪，带领官丁上街去捉拿，但仍不见影踪；因为杨乃光和莲姑躲在东城边一个古塔之上，大家没有防到，且也没人有本领上去。将近天明时，二人偷瞧城墙上守兵稍远，便一溜烟从古塔上一层一层的跳下，攀登城垣，从可以接脚的地步翻出城关。然当二人逃到城外时，天色已是微明；城外吊桥边也有兵丁戒备着，瞧见了二人，连忙拦住去路，早被莲姑跳过去，斩倒了两个，闯过桥去。

走了不多路，听得背后呐喊声，李守备早接到消息，亲自追来。杨乃光对莲姑说道：“可恶的狗官，逼人太甚！困兽独斗，况我杨乃光并非无能之辈，不给他一个厉害，他们不肯退走的。”遂和莲姑一齐立定在道旁，杨乃光挺着双锤，圆睁两目，等候着官兵追来。兵丁们见前面两个人握着兵刃站立，知道就是越狱的大盗了，又叫喊一声，汹涌而上。杨乃光摆动双锤，锤头到处，一个个东仆西跌，那里是他的对手！

李守备一马冲上，骂一声：“狗强盗！”将手中长枪紧一紧，刺向杨乃光的脸上；杨乃光把铁锤拦开枪头，还手一

锤，向李守备马头打去。李守备将马一紧，让过这一锤。两人酣斗数十合，只听杨乃光猛喝一声，一锤正击中李守备的大腿。李守备翻筋斗跌下马来；兵丁们慌忙上前，把李守备抢护着退去。杨乃光回头向莲姑微微一笑道："便宜了他，但这只腿恐怕要残废了。"

莲姑瞧见杨乃光的武艺，暗暗惊喜，也说道："他们受了挫折，不会来了，我们走吧。"

杨乃光瞧见李守备坐的那匹银鬃马还在道旁吃草，便去牵了过来，向莲姑道："我的坐骑恐怕没有了，借来一用。但不知姑娘的黑卫在哪里，可在前面镇上？"杨乃光遂牵着马，和莲姑向前赶路。

一会儿早到了那镇上，莲姑叫杨乃光在近处稍待，立刻回到小旅店里，把房饭钱付讫，拿了自己的包裹，牵了黑卫便走。店主人见莲姑的行踪诡秘，也觉得有些奇怪。莲姑遂和杨乃光各自跨上坐骑，向南飞驰。

这天晚上到了范村，那地方没有旅店的，二人便向一处大户人家借宿。那家人姓滕，主人很是好客，错认二人是少年夫妇；二人也将错就错，没有声明。只说他们姓杨，是潞安大族，此番从五台山进香回转。主人信以为真，特地在他宅里花园深处辟精室为二人下榻，治馔款待。

饱餐后，杨乃光和莲姑经下人引入花园，到一间小轩里安寝。轩中陈设甚是富丽，坐定后，下人献上茶来，旋即退出。月色很好，二人不欲即睡，从小轩走到外边，在花园中散步。明月在天，人影在地；四围花木扶疏，风移影动，境至幽静。

两人循着曲径走去，在假石山上，一个六角小亭中石凳

上对面坐下。杨乃光瞧着天边团圆的月亮，和莲姑身上映着的月光，便对莲姑带笑说道：“今夜是十五日，月光真好，如此良宵，难得逢见的。人生是不可先知，我此番一会儿银铛入狱，一会儿在园中赏月；侥幸得逢姑娘，使我身心愉快，这都是姑娘所赐予的啊！”

莲姑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杨先生，我还要冒昧问你；人家说你是飞行大盗，所以山西巡抚要严行捕捉。而那个姓车的将你灌醉了，卖友求荣；但我殊不信象你这样一个好男子，却干这生涯的。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日你能老实告诉我听吗？”

杨乃光只得答道：“请姑娘不要见笑，我真惭愧！以前我曾一度为盗，但专偷劫为富不仁之家，绝不敢妄取平民一钱；至于采花一事，完全是人家诬蔑，姑娘不要相信。近来我也觉悟，洗手不干了。

“那车雄便是以前合伙的同伴，我所剩一些钱财，全交给他。想不到他在此和绅士们攀了亲，做官心热；乘我这次去晤见的时候，他竟昧良无义，请我喝酒。把我灌醉了送官邀功，一面可以白得我的存银，一面可以博得一官半职，真是可杀不可恕！所以我要去杀掉他，一雪我恨。我很感谢姑娘；虽和我是初识，而十分义气，冒险来救我出狱。这再生之恩，叫我如何能报答呢？”莲姑道：“这种事何言报答！”

杨乃光又道：“我愿一辈子长随着姑娘，若得姑娘赐教，这更是我的大幸了。”莲姑低头不答。杨乃光只是把甜言蜜语去恭顺她，博她的欢喜。在亭上坐谈了良久，方才走下假山，回到轩中。

瞧烛影摇红，一个小小蛛丝从承尘上下垂在桌边。杨乃光若有意无意的笑道：“今宵我们有喜事呢！姑娘你瞧见这小东西吗？”莲姑微微一笑，连忙别转脸去。这里的主人不知他们是挂名夫妇，所以炕上只代预备得一副被褥，两个枕头放在一起。杨乃光瞧着莲姑灯下的美态，心里早已摇摇不能自主，遂说道：“姑娘疲乏了，请先睡吧！”

莲姑向左边椅子里背着身坐下道：“请你先安睡，我如此坐一宵也好。”杨乃光道：“怎么使姑娘枯坐待晓，叫我怎生对得起你？想我与姑娘萍水相逢，中有天缘，所以我一见芳容，遽生爱慕之念，又蒙相救，更感大德，这天高地厚的美人恩，不知如何报答才好。”莲姑听着，默然不语。

杨乃光又走至她的面前，对莲姑深深一揖道：“小子年已二十有五，却尚未授室。只因我生平曾宣誓，愿得一个精通武艺姿色美丽的女子为妇；否则宁作鳏鱼，故而蹉跎至今，未谐鸳盟。今逢姑娘，真是我心目中钦佩爱慕的人；不揣冒昧，乘此良夜，敢向姑娘乞婚。倘蒙不弃，这是小子一生的幸事了。”说罢又是一揖。莲姑两颊微红；向杨乃光微微一笑，却不开口还答。

杨乃光见莲姑微笑，这明明是表示允意；遂大着色胆，挨近过来，双手一抱，将莲姑轻轻抱起，搂在怀中，便到炕上去代她宽衣解带。莲姑心中也早有此意，所以半推半就，便效于飞之乐，同图好梦。

想不到莲姑这一次离寨南游，找着了一阵风杨乃光为夫婿，固然风流英俊，和剑秋、天豪等比较起来，大似虎贲中郎；然而论到人格，却是鸾凤匹配，不可同日而言。因此一夜欢娱，种下了龙骧寨后来的祸根呢！

次日起身，莲姑想起昨夜绸缪风光，不禁有些腼腆，在被窝里收拾干净，免得露了痕迹，给人耻笑；杨乃光却如愿以偿，喜气洋洋。主人又来殷勤招待，莲姑在她包袱里取出一件羊皮褂的统子，送给主人；主人谦辞不肯接受，经杨乃光再三说了，方才收下。杨乃光又取二两碎银打赏下人，和莲姑别了主人，上马南行。

又走了两天，忽见前面有一高山陡起，山势异常险恶。莲姑便问杨乃光这是什么山脉？杨乃光道："这山名唤金鸡山，是因它的形势相像之故，闻以前常有绿林盘踞，但也没有多大声名的。此去山地很多，伏莽遍地，有些人视为畏途，但我们是绝对无忧无虑的。"莲姑点头，二人催马奔前。

在左边一带松林丛密，忽有一枝响箭从二人头上飞过，二人知道果然见了响马，所以放出这箭，意思叫他们立即停步；于是二人各出剑锤，准备厮杀。跟着林中飞奔出一伙人来，当先一个头戴毡笠，身穿皂衣，面目狰狞的盗魁，手中扬着一柄鬼头刀，指着二人喝道："你们这一对狗男女走向哪里去，快快放下行李。"杨乃光对莲姑带笑说道："这贼强盗找到祖宗身上来了！我今天很高兴，等我去结果那厮吧。"莲姑点点头。

杨乃光遂跳下马来，走上前说道："贼盗，你向爷爷行劫吗？赢得我手中的双锤，方肯与你银子。"便将手中铁锤一扬，那盗魁不防今日遇到了对头，勃然大怒，大喝一声，向杨乃光举刀便刺。杨乃光舞动双锤，和盗魁剧战，锤影如雨团黄云。

盗魁的武艺平常，所以二十余合后，刀法散乱，虚晃一

刀，跳出圈子，对杨乃光道："你这小子本领不错，俺杀你不过，回去唤我哥哥前来。你若是好汉，不要溜走。"

杨乃光冷笑一声道："怕惧的不是好汉。便去唤你爷爷前来，我也要领教领教，休说你的哥哥。"盗魁和他的手下一齐退去了。杨乃光兀自威风凛凛的站着，莲姑也跳上黑卫，微笑道："请你休息一下，盗魁再来，等我去杀一个痛快。"杨乃光笑道："莲姑，你也手痒吗？我让你来厮杀一阵吧。"

不多时候，呐喊又起，远远地山坡侧杀出一群盗伙来。为首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士，黄巾包头，身穿锦衣，手中挺着一枝铁槊，背负五口飞刀，杀气腾腾，十分凶恶，和先前的大不相同了。莲姑虽是女子，久经大敌，什么也不怕的，手中挺着宝剑，当先迎上前去。

那壮士高声喊道："哪里来的狗男女，擅敢如此无礼！谅你们也不知你家爷爷的厉害呢！"莲姑冷笑一声，答道："鼠辈伎俩亦不过尔尔，休得撒野逞能。"那壮士见迎战的是个少女，满不在他的心上，将铁槊很快的向莲姑头上打来。

莲姑将剑架住，使个苍龙取水，陡的一剑，真刺壮士咽喉；壮士不防莲姑有这敏捷的身手，急忙躲闪，险些着了一剑，方才不敢轻视，使开铁槊，急如风雨，没有半点儿松懈之处。莲姑也舞动宝剑，和他酣战。

杨乃光在后观看莲姑决战，只是暗暗点头赞美莲姑的剑术。那壮士见莲姑本领高强，自己不能取胜，遂乘间虚刺一槊，向后退走。莲姑见壮士槊法未乱，遽尔退下，明知是诱敌之计；但她不甘示弱，故意蹈险，飞步追赶上去，杨乃光

却在背后喝道：“留心狗盗暗算！”

果然那壮士掣出背刀，“呼”的一刀向莲姑顶上飞来。莲姑一低粉首，那刀恰巧从她头发上掠过，直飞到背后草地上，插入地下三四寸；莲姑依旧紧追不舍，接连又是两口飞刀，银光闪闪，飞也似的到了她的胸前，莲姑将剑左格右拦，“叮叮当当”地两口飞刀都被打落。

杨乃光见飞刀厉害，深恐莲姑受伤，舞起双锤，赶上接应。恰巧又是两口飞刀向莲姑下三路扫来，莲姑喝声：“不要走！”左手向下一撩，一口飞刀早已到了她的手掌里头；接着耸身一跳，那口刀“刷”的从她脚底下飞到后边去，正向杨乃光的大腿飞到；杨乃光把锤望下一扫，那飞刀早直荡开去，落向浅草地上。

杨乃光一个箭步跃上去，喝道：“鼠辈不用真实本领取胜，暗器又何足道。把你所有的飞刀尽管放过来吧，我杨乃光在山西省里那一处没走到，没有遇见你们这些无名之辈。”

那壮士五口飞刀射完，却见一些没有损伤敌人毫末，本已咬紧牙齿，恶狠狠地杀回来；现在听杨乃光报出他的姓名，不由对杨乃光近前仔细凝视了一下，忙将铁槊向地上一插，拱拱手道：“这位可是潞安州的一阵风杨乃光兄吗？”杨乃光忽见盗魁向自己行礼，不觉一怔，遂走前数步问道：“请问你是谁人？怎样认识我杨某的？”

那壮士笑道：“足下果然是杨兄，大概不认得小弟了。小弟姓项名雷，别号飞刀太保，我哥哥项云是杨兄结义之交。三年前我随哥哥至潞安州，曾到过府上拜访，幸识一面，所以至今还有些认识；若非杨兄道出姓名，我们正如江

湖上说的大水冲破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杨乃光听了这话，便道：“呀，原来你就是项二哥的兄弟项雷，恕我不认识了。二哥在哪里？”项雷摇摇头道：“唉，不要说了，提起我哥哥的事，心中悲痛，说来话长。不如请杨兄到我们金鸡山上去谈一回，自可明白。”杨乃光点头道：“也好，我就跟你上山去盘桓一下。”

项雷又指着莲姑问道：“请问杨兄，这位姑娘是谁？”杨乃光微笑道：“她是我内人宇文莲姑，我来代你们介绍。”项雷道：“原来是嫂子，恕我失敬了。怪不得武艺这般高强！”遂向莲姑拱手行礼，莲姑也含笑答礼。

于是杨乃光和莲姑牵着坐骑，跟随项雷上山去。此时项雷手下的喽罗已把地上的飞刀一一拾起，交还项雷，项雷仍把刀插在背上；莲姑也把手中抢得的飞刀交还道：“项寨主的飞刀很是厉害，若非我闪避得快！早已非死即伤了。”项雷听了这话，不由面上一红，勉强说道：“嫂子的身手十分便捷；我的飞刀失其效用，真使我羞死了！”

莲姑连忙谦谢道：“这是我的侥幸而已。”一边说，一边走。到得半山，只见那起先杀败的盗魁，手中换了两柄板斧，率领十数名喽罗前来接应；忽瞧项雷和杨乃光等走在一起，不禁惊奇万分，大嚷道：“三哥怎么和这两个人偕行呢？”

项雷忙道：“四弟休要卤莽，你一向要见见潞安州的杨乃光爷，今天在此了。”遂又介绍一过，杨乃光和莲姑方知此人就是项雷的兄弟项雪。

项雪便向杨乃光下拜道：“原来你就是杨爷，怪不得方才我要输在你手里了。”杨乃光连忙答拜，握着项雷的手说

道：“你们贤昆仲武艺也很不错，今日相逢，很是快活。”大家还又向山上走去。

杨乃光和莲姑留心瞧着这金鸡山的形势十分险恶，半山有一处两峰夹峙，高不见天，中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羊肠小径；在那里设有一座关隘，关上放着两尊土炮，有一队喽罗把守。除了这条路，别的地方无路可通山顶。

项雷、项雪引导二人登关而望，四围山峰重叠，如剑如戟，俯视山下进口的要道，历历在目。杨乃光不由赞道：“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二位占据这个山头，大可以雄视一方，不怕官兵来攻打了。”

项雷道：“小弟为的是此山险要可守，所以借此容身。在这关上只要有一二百人把守住，敌人休得冲得上；只有后山有一条小径，十分艰险，土人说从那里也可以登山的，不过很少人走，毒蛇猛兽很多。小弟到了山上，曾有一次去冒险试探，可是走得一半，仍退还来的；可称得秘密的山径，外边人绝少知道的。”杨乃光点点头，于是他们过了这关，方才到得山上。

项氏弟兄所住的山寨都是靠了石壁盖成的，寨前松树很多，大风吹着，好似波涛怒吼。项雷、项雪把二人让到寨中，请他们在上面坐定，放去兵器，项雷方才把他哥哥的事缕缕奉告。

他先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哥哥项云早已不在人世了。”杨乃光道：“可惜可惜！项云哥是怎样死的？我和他是好朋友，多年不见，时常要想起他的。”

项雷道：“我哥哥为人十分爽快，别的也无可指摘，但他对于我们的嫂嫂太溺爱而忽略了。我嫂嫂桑翠珍本是个卖

解女儿，武艺娴熟，常在江湖上行走的。因她有了数分姿色，我哥哥很是爱她，遂娶她做妻子。桑翠珍起初嫌我哥哥年老，意中不欲，后来也是她的母亲贪了我哥哥的聘金，方才强逼她女儿嫁与我哥哥的。

"这是我哥哥第三次续弦了，因此我哥哥异常爱她，没有一件事不听她的话。谁知这妖妇以前曾和她的表兄包文钦有染，嫁后依然藕断丝连，未能忘情。包文钦也常来探望，下榻我家，他是江湖上的独脚大盗，也有很好的武艺。我哥哥当他是个好人，把好酒好肉款待他，桑翠珍自然更是欢迎他了。我等弟兄二人旁观者清，觉得包文钦和我嫂嫂眉来眼去，决不是个好汉子；几次在我哥哥面前劝谏，教他严密注意，不要过于听我嫂嫂的说话。

"谁知我哥哥忠言逆耳，不信兄弟之言，反去告诉我的嫂嫂。那妖妇自然在我哥哥面前撒娇撒泼，怂恿我哥哥和我二人不睦。我哥哥给她迷昏了，反把我弟兄二人疏远。我们明知是那妖妇在暗中作祟，但亦无可奈何，因我们平日在家中的时间很少，那时候更不能安住了。我们遂到陕西去了一遭，约摸有半年光阴。等到我们还转绛县老家时，门户深锁，麻幡高插，换了凄凉阴惨的光景，不由大吃一惊。

"打进门去一看，室中蛛网尘封，只供着我哥哥的灵座，我们方知道我哥哥业已逝世了，心中异常悲痛。又到我哥哥房里去检点时，贵重的物件都已不翼而飞，那妖妇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遂去向左右邻居探问，只知我们出去不久后，我哥哥忽然害起病来，十分沉重，不多几天我哥哥已死了。始终没有请过大夫来诊治一次，那妖妇将我哥哥草草收殓后，便抬去墓地安葬。不到终七，便和那个包文钦带着

行李出门了，也没有人敢去过问他们的事。”项雷说到这里，潸然下泪。

杨乃光顿足叹道：“想不到项云兄竟是这样去世的，死得不明不白，莫非被你的嫂嫂谋毙的吗？然而项云兄很有本领，何至敌不过一个女子呢？”

项雷道：“这个自然是很大的疑窦。我弟兄那时候急欲得知真相，想起家中本有一个长工孙老三和一个家僮项义，他们两人也许有些知晓，但不知他们现在何处？四下里去找寻了好几天，方在城外一个乡村里遇见了项义。他见了我们，便哭诉其事。我们才知道那淫妇自从我们离开以后，只瞒了我哥哥一人，时常乘隙到客房里去和那个包文钦幽会。我哥哥喜欢喝酒，常在外边酒店里去喝老酒，有时还要到友人家中去赌博。好在我们的钱得来都是很容易的，所以一掷千金，输赢不在心上的，常常弄到夜半回家。

“有一次我哥哥喝醉了酒回去，房中忽不见了那妖妇，我哥哥方才觉得有些蹊跷，便唤项义查问。凑巧项义曾在无意中窥见那妖妇悄悄地在晚餐后跑到包文钦客房里去的，遂老实告诉了我哥哥。此时我哥哥勃然大怒，又在酒醉之后，不暇考虑，马上大踏步赶到包文钦的房前，一拳一脚，将房门打开。跳进去一看，灯光下见那妖妇正和包文钦在炕上云雨巫山，立刻指着他们大骂。二人也十分惊慌，无处躲避，只得穿了衣裤起来。

“起初包文钦自知理错，还向我哥哥谢罪；我哥哥一定不肯干休，要把他二人置之死地，遂在房中动起手来。到了这个地步，包文钦当然也不肯束手待毙，拚着命作困兽之斗。按他们的武艺而论，我哥哥比较包文钦略胜一筹；但因

我哥哥那时已是个醉汉，所以只打个平手。

“不料那妖妇昧尽天良，偷偷地掩至我哥哥的背后，施展双手去抱我哥哥的后腰，强作解围的模样，实际上是帮着姘夫。我哥哥不防，被她抱住后腰，正要挣脱身躯，胸口却被包文钦击中一拳，打得口吐鲜血，受了重伤。包文钦乘此间隙，一溜烟逃出去了。那妖妇方才扶着我哥哥到房中去睡，我哥哥不住的吐血，又气又恨。那妖妇在我哥哥面前假作哀泣，向我哥哥乞恕；这些事项义在暗中完全瞧在眼里的。

“到了次日，我哥哥卧床不起，伤势十分沉重，那妖妇若无其事，并不去请大夫代我哥哥医治。我哥哥在床上只是狂呼，项义虽然听得，却不能进房去探问。隔了一天，我哥哥便逝世了，妖妇也不哭泣，赶紧把我哥哥收殓了。那包文钦不知在哪里躲避了两天，那时候仍旧走了回来。不多几时，那妖妇推说回娘家去，把下人辞歇；收拾细软，锁了门户，和包文钦远走高飞，别处去度欢娱岁月了。可怜我哥哥一世英名，却如此收场，岂不令人痛心？”说到这里，项氏兄弟一齐落泪。

杨乃光和莲姑听了，也惨然神伤。项雷又说道：“那时我听了项义的话，悲愤无以复加，一心要代哥哥复仇，遂叫项义仍来看守门户，我们就到樊城去走一遭。因前闻那妖妇的母亲在那地方，所以前去找寻，谁知走遍樊城，不见影踪，不得已废然而返。东飘西泊，萍踪无定，直到去冬方才到这里山上来落草，杨兄可要笑我们没落吗？”

项雪也说道：“我哥哥的大仇一天未报，我们心里便一天不安。”

杨乃光微叹道："你们手足情深，天若有灵，将来必能使你们遇见那一对奸夫淫妇，手刃于他们胸中的。"

项雷道："我们无时无刻不希望有这么一日的。今天幸遇杨兄，把这恶消息告诉了你，使你也知道我哥哥死得实在可怜。"杨乃光点点头道："可惜我不认识这一对狗男女，否则我若有机会碰着他们，一定也要代令兄复仇的。"项雷报告已毕，便问问杨乃光的近况。

杨乃光道："我也很惭愧，近来毫无善状可告。惟和这位宇文姑娘新结伉俪，这是我值得告诉你们的。"二人一齐说道："那么我们要补吃喜酒的，今天就在敝寨彼此欢聚一番，聊表我们的贺意。"杨乃光点头答应。于是项氏弟兄吩咐厨下端整一桌丰盛的筵席，请杨乃光和莲姑入座；斟满了两杯酒，向二人恭贺，敬到二人面前。杨乃光和莲姑接了酒杯，一饮而尽，也还敬他们弟兄各一杯。

项氏弟兄又要留他们在山上宽住数天。杨乃光见他们情意很是诚挚，左右无甚要事，所以答应了。席罢，项雷又收拾一间很洁净的房间，为二人下榻，两人遂安心住下。

一连数天。欢宴无间，莲姑见项氏弟兄都是俊杰，心中很想将来把他们一起收罗到龙骧寨去；所以在杨乃光面前，方才把自己的真实来历告诉杨乃光听。且说明自己的意思，意欲请杨乃光等他日随她同回龙骧寨去。

杨乃光听了，不胜喜悦，说道："有这样一个好地方，我当然情愿随你去一广眼界，且和你哥哥相见，但恐他们不把我看在眼里罢了。"

莲姑笑笑道："你不要这样说，我哥哥性情十分直爽，喜欢结交天下豪杰，共谋革命事业。他若见我引导你们同往

寨中去，必然十分欢迎的。”于是杨乃光又去告诉了项氏弟兄。项雷、项雪也说他们愿去见见宇文亮和李天豪等一干人。

莲姑本要和杨乃光同到潞安州去的，但因杨乃光在山上住得很是舒适，便劝莲姑不必再上潞安州去。因为他们在太原已闹出了岔儿，恐怕巡抚要行文到潞安去缉捕他们的，倘然前往，反恐不便。

莲姑此次出外，本来借着探亲戚为名，其实是要找寻一个如意郎君，以遂心头之愿，一伸抑郁的情怀，现在已得着了杨乃光，目的达到。所以潞安之行倒随随便便的不去也罢，跟着杨乃光在金鸡山上住下。项氏弟兄见杨乃光没有去志，遂要让他来做山上的首领。杨乃光不肯答应，只说："我们夫妇在此间相助一切是可以的，要我们占上座是没有此理的。"项雷也不敢相迫，照常敬礼无懈。

隔了一个多月，山上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身子矮矮的，形状十分丑陋，腰下系着一对莲花铜锤。杨乃光和项氏弟兄见了他，一齐握手道故，请他上座，原来此人就是潞安州名镖师郑豹的长子耀华，别号"活阎王"。他的胞妹秋华就是洛阳邓家堡邓氏弟兄中间"青面虎"邓禄的妻子，曾中了薛焕一石子而殒命的。大家相见后，各述别后的情况。

郑耀华说道："小弟在外面东奔西走，自愧一些没有长进，此次返里，系念杨兄，曾到杨兄府上去拜访。方知杨兄已好久没有返里，府上只有一个老人家，问他一切情形，都不知道的。再巧也没有，那天恰逢本地县令派来许多捕役，到你府上来要捉拿杨兄，我便向一个捕役探问原由，才知道杨兄在太原越狱图逃犯了血案；山西巡抚行示到此严捕，然

而杨兄并没有返里，他们到哪里去捉拿呢？”

杨乃光听了这话，便对坐在旁边的莲姑带笑说道：“我的料想果然不错，我们若然回去时，又要闯出什么事来了。”遂将自己被车雄陷害，以及莲姑劫狱，刺死车雄，击退官兵等经过情形，约略告诉给郑耀华知道。郑耀华听了，也骂车雄太没义气，赞成杨乃光干得爽快，又知莲姑是杨乃光的新夫人，遂恭贺了数语。杨乃光问道：“耀华兄，你怎样知道我在这个山上的呢？”

耀华微笑道：“前数天我离开潞安州，要想到太原来走走，在路上忽听人说起这里金鸡山上有一伙绿林英雄，内中有个姓杨的是个美少年，还有姓项的弟兄二人。我灵机一动，料定杨兄必在山上，所以不揣冒昧，上山探访；果然旧雨重逢，巧极了，使我心里非常快慰的。”杨乃光和项氏弟兄也都十分高兴。项雷又命厨房早预筵席，为郑耀华洗尘，大家坐着饮酒谈心。

饮至半酣，郑耀华忽然对杨乃光说道：“小弟有一件事情要请诸位兄长帮忙。”杨乃光道：“耀华兄有什么事，请你告诉我们，大家是自己弟兄，当然肯相助的。耀华兄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郑耀华喝了一口酒，又说道：“你们大概知道，先父虽然早已作古，而我还有一个胞妹名唤秋华，以前嫁与洛阳邓家堡‘青面虎’邓禄为妻。那邓氏弟兄号称‘洛阳七怪’，在中原地方是很有声名的，谁人敢惹动他们？不料去年有一个书生姓谭名永清的，来做洛阳太守，竟把那铁壁铜墙的邓家堡破去，把邓氏弟兄杀的杀，擒的擒，只有两三个免脱，我妹妹和妹夫邓禄都死在仇人手里。我得到了这个消息，十

分痛心，誓欲为我妹妹复仇。”

杨乃光道：“那个姓谭的既是个书生，他手下的捕役未必见得有何本领；‘邓氏七怪’我也一向闻名的，怎会败在他们手里呢？”

郑耀华道：“起先我也有些奇怪，后来细细探听，方知谭永清自已虽没有力量，而有许多剑侠，不知从哪里来的，相助着他去捣毁邓家堡。在他手下有一个奇人名唤公孙龙，剑术高强，是他贴身侍卫，洛阳地方人都知道的。因此我一人不敢冒险前去复仇，非得如杨兄远胜于弟的俊杰，不足制胜，所以我要请求你相助。”

杨乃光笑道：“你号称‘活阎王’的尚且未敢孟浪从事，我杨乃光有什么能为呢？”

项雷却嚷起来道：“你们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公孙龙又不是三头六臂的人，有了杨兄和郑兄，难道还怕对付不下吗？小弟也愿前去相助一臂之力，代郑兄胞妹和邓氏弟兄复仇，也教那些瘟官不敢轻视我们江湖上的好汉！”

郑耀华点头道：“很好，有你们两位相助，自然也不怕了。”遂又干了一杯，大家谈谈说说，兴致甚佳。项氏弟兄于是又留郑耀华住在山上，天天欢聚。

郑耀华志在复仇，屡催杨乃光动身，杨乃光遂和项雷结伴同行，留项雪把守山寨。莲姑也愿跟随前去，杨乃光自然愿意带她一同走。四个人端整行囊，各带兵刃，别了项雪，离了金鸡山，赶奔洛阳而去。进得洛阳城，住下一家小客寓，便探听衙门里的消息，上下人等莫不称道谭永清的德政，不愧是个循吏；但他们急于报私仇而不顾公义了。

杨乃光便和郑耀华、项雷走到前面来窥探动静。恰逢谭永清太守打道回衙，他们悄悄地站在一边偷窥。只见一肩绿呢大轿之内，坐着一个面貌和善的官员，靠着扶手板，态度十分庄重。他们本想乘此下手，一则未带兵器，没有预备，二则又见在太守轿前有一匹高头大马，上面坐着一个紫袍少年，腰悬双剑，面貌十分清秀，气宇异常轩昂；一望而知是有能耐的人，所以不敢动手，免得偾事。那紫袍少年无意间瞪见了三人，马已过去了，又回转头来向三人很注意的看了一眼。

三人等谭永清的官轿进衙后，又到府衙四周去察看途径。见墙壁虽然很高，而东边有一处墙傍，正有一株高大的桐树，正好接脚上墙，三人记好了，才回转客寓，告诉了莲姑。守到晚餐后，四人关了房门，假作安睡，一齐脱去外边的衣服，取出兵刃。听听四面人声已静，遂开了窗，一齐跳到庭中；又把窗户掩上，轻轻跳上屋面，越墙而去。

洛阳地方人民睡得很早，街巷里又没有路灯，早已没有人行走。四人夜间的眼光很好，杨乃光当先引导，项雷押后，郑耀华、莲姑居中，四个人施展飞行功夫，扑奔县衙而来。

不多时已至府衙东侧日里看定的地方，大家先攀桐树而上。杨乃光第一个先飞身跳上高墙，身轻如燕，果然不愧“一阵风”三字的大名。莲姑等三人也跟着跃上高墙，飞檐走壁，向里面飞奔而去。

杨乃光越过三重屋脊，听听下面毫无声响，便停住脚步，向四下里照看。只见西面有一座楼阁，阁上灯光亮着，便回头对三人说道：“这阁子瞧上去很闳丽，大概是那太守

批阅公牍的所在。此时尚未熄火，也许那太守正在里面。我们过去把他一刀两段，岂不爽快！”郑耀华点点头，说一声“是。”于是四人鹤伏鹭行，向那阁子悄悄地走过去。

那边屋面很是平坦，四人在窗前一字儿立定，听里头没有什么声音，郑耀华将纸窗湿透，戳了一个小孔，一眼向里瞧看。见正中那书桌前坐着一位官员，在那里看书，认得就是日间在衙门前窥见的那个谭永清太守，身傍没有一人，此时正好下手。遂回头向三人暗暗打了一个招呼，将手中锤猛力击开窗户，托地跳将进去，手起一锤，觑准谭永清的头上打下。

那看书的谭永清一言未发，早已仰后而倒；但是郑耀华的锤击下时，手中软绵绵的觉得有些异样，不由一楞。同时很快的在他头上落下一个很大的铁罩子来，恰好把郑耀华罩在里面，罩子里面四下伸出许多小铁钩，把他紧紧钩住，不能活动。

杨乃光等在阁外看得清楚，知道不妙，自己已中了他人的诡计，刚想进去救援；忽听阁上长啸一声，有一人飞跃而下，手中挺着两口明晃晃的宝剑，向他们喝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强徒，胆敢行刺太守？这真是灯蛾投火，自来送死了！”

杨乃光认识此人就是日间所见的那个紫袍少年，大概便是郑耀华所说的奇人公孙龙了。遂说道：“你休要发狂，我们今日前来是要代邓氏弟兄复仇的，狗官究竟在哪里？快快献出，方饶你的性命。”杨乃光的话还未说完，一道白光已到了他的颈边，他急忙把手中剑去招架，和那人交战起来。

那人的剑光闪烁不定，把杨乃光裹在里面，莲姑知道遇

了能人，不可轻视，连忙舞动宝剑，跳过来相助。项雷也舞起手中双刀，刺入白光里面，三个人一齐向那人狠斗。

那人不慌不忙，施展身手，双剑如龙飞凤舞，不可捉摸。斗到十数回合，“铛”的一声，项雷的左手刀早已削做两截；一剑向项雷头上扫去，项雷急忙闪避时肩上已被剑锋带着，削去一小条肉，鲜血淋漓。只得忍痛退下，自己撕了一小块布去扎缚伤口。

杨乃光见那人如此厉害，确乎是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劲敌，咬着牙齿，用尽生平本领，去和那人肉搏。莲姑也是如此，且觉得此人的剑术尚在李天豪之上，看来今天不能取胜了。

三人在阁前走马灯般又斗了三余合，听得阁下一片声喧，有许多人拥至，灯笼火把，照耀如昼，高声大喊：“刺客哪！不要放走了刺客。”此时杨乃光和莲姑心中有些惊慌，那人的剑光格外矫捷。

杨乃光估料久战下去，一定都要失风，不得已虚晃一剑，跳出圈子，对莲姑说一声：“走吧！”莲姑也跟着退走，三个人齐望原处奔逃。那人在后追来，到得墙边，三人翻身跳下，见背后两道白光在桐树上旋绕一转，桐树枝叶纷纷下坠，杨乃光等见了更是吃惊。幸亏不再追来，三人方很狼狈的逃回客寓。

坐定后，杨乃光透了一口气，向二人低声说道：“今夜我们遇见真的剑侠了！大概那人就是公孙龙，果然不错。姓谭的有此人保护，自可高枕无忧，无怪郑耀华要请人相助了。我们幸亏逃遁得快，否则恐怕一个也休想回来。”

莲姑叹道：“只是送去了郑耀华，我们怎能对得起他？

将来给人家知道了，要责备我们不义气，丢了他各自逃生。”杨乃光道：“我心里也是难过得很，且待明天探明白了消息，再想营救耀华兄的道理吧。”又问项雷肩上的伤势如何？项雷答道：“伤势还轻，没有大碍，不过这一遭我们大大地吃亏了。”三个人一齐长吁短叹，更不定心去安睡。

坐到天明，杨乃光早餐也没有吃，披上长衣，溜到外面去探听消息。听人家都在讲论此事，方知郑耀华昨夜被他们擒获后，太守立刻坐堂审问口供，要他招出余党。但是郑耀华只说丈夫做事一身当，此来是想为他的妹妹复仇的，既然不幸被擒，情愿速死；又把太守骂了一顿。太守恐怕余党劫狱，连夜即把郑耀华在衙门内正法，先斩后奏。杨乃光听了这消息，心中又惊又悲，只得回去报告与莲姑、项雷二人知道。

原来公孙龙自助谭永清破灭邓家堡以后，荒江女侠等一行人当时就动身上昆仑山去，跟着薛焕、滕固住了兼旬，也北上赴龙骧寨去了，剩下公孙龙一人侍卫谭永清。他因“邓氏七怪”尚未尽行诛灭，漏网的余党尚多；所以特地在阁子上将棉花和布扎扮好一个假人，耳目口鼻酷肖谭永清的状貌，常常坐在那里，身上做好机关。倘有人来行刺时，只要这棉花人一倒下去，上面就有一个大铁罩落下来，可将刺客活活擒住。

自从他装置了这个机关以后，然而太平无事，一向没有人来。昨天恰巧他侍卫着谭永清出去，回衙时，他在马上一眼瞧见了傍边站着的杨乃光等三人；见他们目光灼灼尽向轿中注视，行径非常可疑，暗想今夜不可不防。遂去告诉了谭永清，请他安卧室内，前后派着许多捕役们暗中保护。又在

阁上点亮明灯，重行布置一番，以钓鱼儿上钩。他却自己挟双剑、着黑衣，伏在阁子的屋面上，等候刺客到来。

果然鱼儿上钩了，他因杨乃光等三人武艺都不平常，抱穷寇莫追之旨，恐防他们或有什么暗器，所以并不穷追。回至阁上，将郑耀华从罩内取出，捆缚了，即请谭永清当夜坐堂，审问口供。郑耀华气得一句话也都不肯说。谭永清把他上了刑罚后，郑耀华不过承认自己是个刺客，为他的妹妹复仇，又把谭永清、公孙龙乱骂数句。

依着谭永清的意思要将郑耀华暂行收禁，等到捉得余党后，一同发落。但是公孙龙却劝谭永清赶紧把刺客治以死刑，因恐余党要来劫狱，反而不美。谭永清听了这话，立刻吩咐将郑耀华推出去，枭首示众；一面又令捕役到城内外去，严紧缉拿刺客的余党到案。杨乃光等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觉得此间不便逗留，不如归去，以后再来想法复仇；于是三人付了房饭钱，怀着鬼胎，离了客寓，溜出城关。

幸喜没有人知觉，一路回金鸡山去，三人都觉得十分乏味；因为此行不但没有成功，反送去了“活阎王”郑耀华，是大大的耻辱的事。杨乃光很想去找几个朋友，一同再到洛阳去对付那个奇人公孙龙；只因项雷受了伤，不得不先回山寨。然而等到他们回到山头时，在山下忽然遇见一个喽罗，徘徊道旁；瞧见项雷等回来，便伏在地上，向他们大哭。项雷等三人不知因何事情，一齐呆呆地发怔。

# 第七十九回　秘径出奇仇头斯得　深山惊艳玉臂何来

当时项雷急忙问道："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个样子，莫非山上出了什么岔儿，我兄弟无恙吗？"喽罗立起身来，颤声答道："二寨主已被人家杀死，我们的山寨也被人家占去了。"项雷一听这话，好似天空打下一个霹雳！自己万万想不到出去了一遭，山中竟出了这种莫大的祸殃，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遂急于要问这事的经过真相，杨乃光和莲姑也是十分吃惊。项雷顿着脚说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快告诉我们。"

于是喽罗方才说道："自从大寨主等出去后，二寨主在山上镇守，也没有下山劫过行客。一天，忽然有一男一女到山上来找寻二寨主讲话，我曾在傍边窃听，知道男的姓包名文钦，女的便是寨主的嫂子，唤什么桑翠珍的。他们俩以前曾把寨主的兄长害死，而为寨主们找不到的仇人；现在他们在附近一个山头上落草，探得这里的情形，竟来向我们要让出这个山头，给他们盘踞，而且要借十万两银子。

"二寨主一则见他们无端寻衅，狂悖无礼，二则又是杀兄的仇人，所以当场宣布他们的罪状，斥责他们一番。谁知桑翠珍不但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恼羞成怒；和我们二寨主闹翻了，竟在厅上动起手来。包文钦拔刀相助，我们二寨主一人难敌，便被他们杀死。

"他们霸占了这个山头，将他们的喽罗调过来。我们山上的兄弟一小半顺服了他们，其余的或被杀伤、或被驱走，我逃了出来。知道大寨主等不久必要回来，故在山下附近相候，今天幸已遇见，即请大寨主快代二寨主复仇吧！"

项雷听了这话，又悲又恨，眼中不觉落下泪来。咬着牙齿说道："这淫妇真是我们莫大的仇人！她害死了我的哥哥，又来把我兄弟杀害，此仇不报，我项雷不愿意生存在这世界上了。"

杨乃光在旁也说道："这两个人果然十恶不赦！可怜项雪兄弟又死在他们手里，这是大大的不幸。我们若不到洛阳去，决不至于有这惨剧。现在他们既然霸占在山上，我们马上可以前去诛掉他们，代贤昆仲复仇。"

项雷道："我臂上受了伤，恐怕难和敌人厮杀，非仰仗二位大力相助不可。"莲姑也说道："这种事再没有关系的人尚要相助，何况是自己人呢！好，我们上山去见他们，看他们怎样说法。"

于是三人同那小喽罗向山上走去，早给山上喽罗瞧见，报告与包文钦知道。包文钦忙和桑翠珍拿了兵器，带领部下喽罗，杀下山来。在半山相遇，那边有一片平地，正好厮杀。

杨乃光和莲姑仔细瞧看桑翠珍年纪尚轻，面貌生得不错，眉宇间很见妖冶，手中横着双刀，和包文钦一同站着。那包文钦身躯很长，五官亦生得端正，脸皮白净，颔下微有短髭，衣服穿得甚是华丽，手里挺着一管长枪。

项雷见了桑翠珍，怒起心头，指着她骂道："你这淫妇害死我哥哥，是我项氏门中的仇人，一向本要找你，你却自

已跑来。你欺我弟弟力弱，把他杀死；但尚有我项雷在世，决不肯饶恕你们的罪恶，快快过来吃咱家一刀。”

桑翠珍脸上一红，跳过来说道：“你知道什么，你的本领有限，休要夸口！我桑翠珍岂是怕你的人吗？”项雷遂一跃而前，把手中刀向桑翠珍脸上便砍。桑翠珍回手迎住，两人遂动起手来。桑翠珍虽是卖解女儿出身的人，而武艺却不弱；但因项雷有了创伤，所以战个平手。莲姑恐怕项雷受伤之后，不能作战，不免吃人家的亏。所以不肯旁观，舞动手中宝剑，跳过来说道：“项兄，你且休息一下，待我来斩这浮妇。”项雷只得退下。

桑翠珍见莲姑很是轻盈美丽，不知她是谁，还疑心是项雷的浑家，正要询问，莲姑手中的宝剑早向她的心窝里刺来。桑翠珍忙把手中刀架开，右手使个毒蛇出洞式，向莲姑一刀劈来，刀势很是猛速。莲姑施展出她的剑术来，一剑紧一剑，桑翠珍如何是她的对手？

包文钦瞧得清楚，挥动手中长枪，要想过来替代桑翠珍；杨乃光忍不住一摆手中宝剑，奔上前迎住，喝一声：“姓包的，休要逞能！一阵风杨乃光在此！”包文钦当然早闻此名，所以又对杨乃光瞧了一眼，一枪挑向杨乃光的头上。

杨乃光把剑拦开，二人一剑一枪的斗在一起；战到三十余合，未分胜负，可是那边的桑翠珍究竟不是莲姑的对手，早杀得粉面通红，招架不住，虚晃一刀，败退下去。包文钦见桑翠珍败走，自己也不敢恋战，也乘机跳出圈子，一同向山上退去。

杨乃光、莲姑、项雷三人一同在后追赶，追到那座关隘

之前，桑翠珍和包文钦早已退人关内，坚守不出。项雷等要想攻进去，无如形势险恶，杀不上去；而上面反把擂木滚石放下来，莲姑的小腿险些儿受了伤，只得退将下来。

项雷叹口气说道："我起初建造这座关隘时，原是防备官军进攻自己时，可以据险而守的，不料现在反被敌人利用，拒住自己，不得上山；这又岂是我心中料想得到的吗？我若不破这山，怎能对得住死在地下的二哥、四弟？"

杨乃光道："项兄不要发愁，今日天色已晚，且到那里去歇宿一宵，明日再来和他们算账。无论这关怎样难打，我们必须破关而人，斩得仇人之头，方才对得住死在地下的英灵。"

项雷道："不错，这仍要靠托二位的相助，只是我已为失巢之鸟，无家可归，一时到那里去栖止呢？"那个喽罗却在旁边说道："大寨主不要忧虑。离开此地不远，有个大树坪，那边有我的朋友，他家里房屋尚多，我就住在那里，可以前去借宿的。"项雷点点头道："这样也好，你快引导我们去吧，我们肚子里很饿了。"那喽罗遂引着三人向山的西面一条小路上走去。

约莫走了五六里光景，前面有一个小小村落，树木很多，都是参天的老树，就是大树坪了。喽罗把他们引到一个去处，乃是农夫之家，果然有五六间矮屋。那农人姓董，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身体也很结实，经那喽罗介绍后，知道三个人都是草莽豪杰，便十分诚意的款留他们。杀鸡作黍，开了家中的酒瓮，请他们吃喝；又清除出一间卧室，有两个炕给他们下榻。

杨乃光等连日赶路，又厮杀了一场，身子都有些疲倦，

倒头便睡。惟有项雷因闻兄弟项雪又遭惨死，山寨被夺，见了仇人的面，却不能手刃仇人之胸而取其心肝，所以心头非常悲愤，寤寐难安。

到了次日早晨，大家用过早餐，杨乃光道："我们再去试一下子，看他们敢出来和我们决斗？"项雷道："很好。"于是三人挟了兵器，在去攻打山头，小喽罗也带着他自己的一柄扑刀，跟随同行。

到得那座关前，见关上有人把守着。项雷指着二人的姓名，百般辱骂，要激他们出战，骂了多时，包文钦在上面探出身躯，对项雷说道："老子这几天不高兴和你们较量，你在那里请来的助手，凭你一阵风吧、九阵风吧，吹不进我这座关隘来。多谢你代我筑得如此坚固，你要上山，请你施展本领来攻打便了。"

项雷听了这话，愈加气愤；可惜背上没有飞刀，否则一定要请包文钦吃一飞刀哩！所以在关下暴跳如雷的说道："你躲在山上，只好一辈子不出头，我项雷总有一天取你的头。"

包文钦遂命喽罗放下滚石，又把那两尊土炮开放出来。项雷等三人如何挡得住？只得退至山麓，席地而坐。项雷只是叹气，莲姑道："这座关果然险要，我们三个人怎能攻得进，难道没有别条路可以想法上去吗？"杨乃光也说道："前听项兄说起后山有条路可通山上，只是险峻异常，我们何不前去一试？"

项雷道："不错，我现在悲愤之余，头脑昏昏，一切都忘怀了。后山这条路知道的人很少，包文钦和那淫妇新到山上，也决不知晓的，前山既然不能上去，我们只有冒险去走

那条路。若非杨兄提醒我时，险些儿忘怀了。”

喽罗也在旁说道：“我也曾听大寨主说起有这条路的，但是山上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走过。”项雷道：“乘此时机，我们去一探这险恶的道路，不过恐怕今天来不及，我们明日前去也好。”于是他们又回至大树坪农人家里，很无聊的挨过了一夜。

次日上午，项雷等预备了干粮、饮水和火炬等应用东西，都交那喽罗带着，一齐向金鸡山后山走去。起初山道迂回甚多，走至下午日落的时候，方才到了险要之地，乃是一条羊肠鸟道，草木塞途。杨乃光等一齐把手中刀剑披荆斩棘，一步步的走去。

走至一半路时，喽罗在后很惊慌地喊将出来道：“不要走，不要走。”三人立定脚步，跟着他手指一看，方见前面从莽里一株大树上挂着一条大蛇，身粗如碗，不知有许多长；昂着蛇首，吐出巨舌，向他们注视着，似乎要择人而噬的样子。

项雷道：“这条路果然有毒蛇猛兽潜藏，阻碍我们的行路。”杨乃光挺起手中的宝剑说道：“昔高祖芒砀斩蛇，能成帝业，有为者亦能如是。待我将这畜生斩了，免得它出来害人。”

莲姑伸手将他拉住，说道：“这大蛇一定有毒气的，倘然中了它的毒气，如何是好？我看还是把它驱走的好。”

杨乃光道：“那么你有什么法儿把它驱走呢？”莲姑道：“我闻动物最怕火光，我们不如燃起火来，把它吓走，岂不比较省力？”项雷道：“这个办法很好。”

于是吩咐喽罗取出火种，各人手里点着火炬，向旁边草

木上去燃烧，一霎时草木都着了火，火光熊熊，风助火威，向大蛇树边烧去，那大蛇果然回身逃去了。杨乃光拍着莲姑的肩膀笑道："你的计策果然高妙，使我佩服之至。"

莲姑嫣然一笑，他们遂依旧向前披荆而行。到天晚时，方才走完这条鸟道。天色已晚了，一轮红日已匿在山后，暮色笼罩之下，只见前面危崖峭壁，无路可通。

项雷道："前面是没有路了，我们只得攀援而上吧。"于是他们都从大石上爬将上去，一层层的翻越，那喽罗怎能赶得上他们？幸亏杨乃光时时扶助他。这样又走了一炊许，天色完全黑暗，不能再走了；只得在危崖之下坐着过夜，取出干粮和水来充饥。

到了夜间，听得四面猿啼虎啸，附近有猛兽出没。莲姑遂教喽罗点起火炬，那些野兽见了火光，果然不敢前来侵犯了。

四人闭目养神，挨过了一夜，等到天色甫曙，他们又吃了些干粮，重又向前寻路。此时已达半段的路程。项雷前已走过，所以走起来更是容易，路途也比较平易一些。到午时他们已达寨后，恰逢包文钦和桑翠珍都在前面关隘上把守，寨中留着的喽罗，大半都是项雷旧时的部下，见了项雷，一齐惊异。

项雷大声喝道："你们都是我的旧部，我一向待你们不薄，二寨主惨遭敌人杀害，我们都应该代他报仇。你们若是被人胁迫而降敌的，今日见了我，快来重归故主，否则难免一死。"项雷说罢，众喽罗有大半都跑了过来，放下兵器说道："我等愿归故主。"项雷大喜。

其余包文钦部下的见此情景，怎能抵御，纷纷逃到关隘

上去报告消息。包文钦和桑翠珍正守在关上，不见项雷等来攻关，心中有些疑讶；此刻一闻这消息，项雷等好似飞将军从天而下，不知他从那里来的，顿时大惊失色，只得领着部下，杀回寨来。项雷等也已从后杀至。

项雷指着包文钦说道："这两天你们好似乌龟躲在洞里不敢出面，却被我们另外找得途径，杀人巢穴，看你们再能逃避吗？"

包文钦咬紧牙齿，挥动手中长枪，直奔过来，杨乃光早舞起宝剑，上前迎住。莲姑和项雷一齐杀上，桑翠珍只得使开双刀敌住。战至二十余回合，桑翠珍的双刀被莲姑的宝剑逼住，项雷乘隙一刀刺人她的腰里，桑翠珍惨叫一声，倒于地上。

项雷和莲姑杀了桑翠珍，恐防包文钦要兔脱，赶紧过来把他围住。包文钦和杨乃光厮杀，本已很费力的了，现在又加上这二人，桑翠珍又惨死于地；心中大为惊慌，要想乘机脱身，却又被三人围住，苦战不脱。

勉强又斗了十余回合，杨乃光卖个破绽；让他一枪刺进来时，连忙把身子向左一闪，乘势猛扑过去。一剑横扫，正中包文钦的肩项。包文钦着了这一剑，痛得直跳，手中枪顿时散慢，不能招架。莲姑又是一剑向他下三路扫去，正刺中包文钦大腿，包文钦跌倒在地。

项雷一刀割下他的首级，又过去割下桑翠珍的头，对包文钦的部下说道："你们快快投降，可免一死，否则莫谓我们的刀下无情。"众人见他们三人如此勇敢，都愿投诚。

于是项雷等回到寨中，设起项云、项雪的灵座，点了香烛，把奸夫淫妇的头颅献祭。项雷拜倒灵前，痛哭一场，杨

乃光等也觉得凄然不欢。项雷又吩咐将二人的尸骸抛到后山去供野兽飨福。遂取出金银来赏给那个喽罗，又教他送五十两银子到大树坪去报谢那个农民。又将包文钦的部下整顿一番，但他因为项雪惨死，心中时常觉得沉闷不欢，一定要让杨乃光做首领。杨乃光依旧推辞。

莲姑想起龙骧寨，遂对二人说道："我前次已告诉你们知道龙骧寨的概况了，我们在这里落草为寇，没有什么意思，不如一同回龙骧寨去，相助我哥哥共图大事。"

杨乃光听了莲姑的话，是无可无不可，便征求项雷的同意；项雷也很欲离开这里，稍杀哀思。大家商议商议，遂决定带了手下弟兄一同出寨。隔了数天，项雷等准备已毕，便聚集大小头目同喽罗们在寨前旷地上，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们，且说："你们中间谁愿相随同去的，可以带着一起走，不愿意走的，可仍留居在此。"

项雷说毕，便有三分之一的人情愿跟他同行，其余的三分之二，项雷代他们立了一个大头目，姓谷名永的做首领，仍让他们占据这个山头。自己带了相随的数十健儿，跟了莲姑、杨乃光，扮做大伙客商到口外去收买皮货的，分做两起走，到张家口会合。

谷永等到项雷、杨乃光、莲姑动身的那一天，特地摆设盛筵饯行。项雷下山时，回顾这座雄屹的金鸡山，心里不禁有些恋恋之意。杨乃光和莲姑领一部份人先行，项雷和一部份人慢一步走，一路朝行夜宿，没有什么岔儿闹出。

到了张家口，大家会合着，遂向龙骧寨行去。到得分水岭那边，已有龙骧寨人巡逻，见了莲姑，遂让他们一行人过去。杨乃光和项雷瞧着这里的山势，异常雄峻，而又曲折深

渊，和金鸡山相较，则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走至洞口，大家随了莲姑，伛偻着身子，鱼贯而入，杨乃光等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境界，莫不暗暗奇异。渐走渐阔，走至尽时，豁然开朗，里面是一片平原，有田有屋，别有世界。

走得不多路，见前面广场上排列着许多健儿，手中都握着刀枪，旌旗鲜明，气象森严；中间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虬髯大汉，头戴毡笠，身穿绿袍，相貌甚是奇伟；背后一个小校捧着一柄银光闪闪的月牙铜铲。杨乃光等虽然不认识此人是谁，但是莲姑却早认得就是她哥哥宇文亮，在那边阅兵，正要上前呼唤。宇文亮等也已瞧见这里的一伙人，不明白从那里来的，立刻将手一指，众健儿分开两翼，飞奔过来，将他们团团围住。

莲姑伸起手来，娇声喝道："你们不要误会，我们都是自己人。"同时跑到她哥哥马前说道："哥哥，我回来了。"宇文亮见来的乃是他的妹妹莲姑，脸上顿时堆上笑容，跳下马来说道："你去了好多时候，到今天才回来，这一伙人又是谁呢？"莲姑带笑答道："说来话长，我们到里面去再谈吧，现在先要介绍两个人和你相见。"遂将手一招，教杨乃光、项雷上前拜见宇文亮。通过了姓名，宇文亮便吩咐部下散去，他自己和莲姑招待着杨乃光等走进寨去。

寨中两旁站着的侍卫，手中都擎着红缨的长枪，见了宇文亮和莲姑，举枪致敬。到得堂前，宇文兄妹请杨乃光、项雷坐于堂上，其余诸人都坐在堂下。

这时屏风背后走出一对青年男女来，正是李天豪和蟾姑，莲姑见了蟾姑，立即走上前去，和她握手相见，不胜快

活，大家分宾主坐定。莲姑又介绍杨乃光、项雷和她的姊姊姊夫相见。宇文亮问起二人来历。

莲姑在此时尚不肯实告，便把金鸡山的事约略讲了一番，只说自己特地招他们到此同图革命事业的。宇文亮素喜结交天下豪杰，听说二人本领高强，当然欢迎。还吩咐手下人把堂下坐的健儿招到外边去吃饭，另外安排宿处给他们居住，待到明天点验后，再把他们编人队伍。又教厨下端整一桌丰盛的筵席，代他的妹妹洗尘，且款请新来的杨、项二人。

一会儿早已摆上筵席，宇文亮请杨、项二人坐了客席，斟过酒，各敬三杯。席间大家谈些江湖上的事情，很是投合。宇文亮又把自己在龙骧寨的雄志告诉给二人听，二人都说情愿追随左右，共举大事。席散后，宇文亮特辟一间上等的寝室给二人安睡。

次日黄昏时候，莲姑到蟾姑房中去，见天豪不在房中，遂将自己和杨乃光结合的事，告诉她姊姊知道。蟾姑听了，却道："原来你此去是借着探亲为名，暗中本是物色佳婿，现在果然给你达到了目的，可喜可贺。大约你眼睛里看得上的必然不错，待我去告知哥哥，好择个吉日代你们正式成婚，彼此有个称呼。"这句话正合莲姑胸怀，所以她说道："全仗姊姊做主便了。"

蟾姑又笑道："你自己已作了主，还要请别人来作主吗？你和杨乃光认识时可有谁来作你的主呢？"莲姑脸上一红，微笑不答。

这天晚上，蟾姑马上去见宇文亮，将这事告诉了她的哥哥。宇文亮很坦直地说道："此番莲姑外出，我早知她有这

个意思了。杨乃光面貌生得不错，年纪又轻，既然是她自己物色得的，我们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蟾姑便取过一本历书来，看了一看，选定本月二十七日为吉日，代二人举行婚礼。

宇文亮又说道：“很好，距离吉期还有七八天光景，一切的事请你代我预备吧。”蟾姑又去告诉了天豪。天豪向未探悉杨乃光的身世，但小姨的婚事自己未便作主；宇文兄妹既然赞成，他当然也没有什么表示，不过预备吃喜酒罢了。

次日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寨中人一齐欢喜，杨乃光也很得意，蟾姑和莲姑在这几天里忙着预备青庐。青庐在蟾姑闺房的对面，因为最后的三间房屋是今春新筑起来的，比较旧有的屋子富丽得多，蟾姑已用了左首的间，右首的一间遂留给莲姑了。

庭院十分宽敞，窗外种着许多花木，还有一座假山，奇石玲珑，境至幽静；闲人不易入的，做新房是最好没有的了。到了吉期，龙骧寨中悬灯结彩，十分热闹。杨乃光喜孜孜的做了新郎，和莲姑交拜成仪。大家见礼后送入洞房，许多部下健儿趁此机会大吃喜酒，都是尽欢而散。莲姑和杨乃光正式结婚后，感情更是浓厚，常常一块儿行坐，好似胶漆不会分离。

可是李天豪是个精细的人，不久他从杨乃光、项雷的部下，探听出杨乃光是山西地方著名的飞贼，便去告诉蟾姑。说莲姑不能择人而事，错认杨乃光是个好人，鸦凤非偶，深为可惜。蟾姑知道了，心中未免有些不快，但是木已成舟，莲姑和杨乃光甜情蜜意的很是和谐；他人难于启齿，所以也只有闷在肚里，不便去告诉莲姑，也没有去告知宇文亮。

恰巧在福建漳州地方，有个姓陈的族人从闽省来京，无意中在酒楼邂逅。谈起那个姓陈的，方知他在前年到南洋去经商，获得了一笔很大的横财，现在已成暴富。曾向人家问起李天豪消息，颇生他人之思。天豪听了这消息，心中不能无动；回转龙骧寨和蟾姑商量，意欲自己动身到漳州去走一遭。借探望老父为名，暗中去联络他；劝他输出家财，共图革命大事。因为那姓陈的娴熟武事，也是个有志之士，自己去说服他，一定能够成功的，好使龙骧寨能在饷械上得到支援。

蟾姑听了，也赞成她丈夫的说话，愿随天豪同行。次日天豪又告知宇文亮，遂决定后天动身。宇文亮设宴代二人饯行，杨乃光、莲姑也备酒相送。天豪临行，暗中叮嘱宇文亮一切谨慎，不要将操练兵马之权交与他人，他们不久就要回来的。宇文亮也嘱他们早去早回。

天豪、蟾姑别了龙骧寨，跨上坐骑，踏上征途，离开北方，向南来访友。所以曾在山东道上遇见剑秋与玉琴等一行人，但是匆匆一瞥，没有将寨中详细情形奉告。琴剑二人正要去破天王寺，急于赶路，没有多问，当然也不知道有这一回事了。

天豪夫妇到达漳州后，便去拜访姓陈的朋友。姓陈的是个四旬以上的人，名唤其昌，为人干练多才，精悍之色，现于眉宇。和李天豪握手相见，非常喜悦，又见天豪娶了这位刚健婀娜的夫人，拱手道贺，又唤他的妻子出来招待。陈其昌的夫人是一位朴实无华的妇人，拉着蟾姑的手，请到内室去坐茶。这里天豪和其昌彼此奉告别后的经过。

晚上陈其昌特地预备一桌丰盛的筵席为二人洗尘，大家

举杯痛饮。夜间其昌夫人已收拾一间精美的客房，为二人下榻。其昌又和天豪在书房中谈话，剪烛西窗，话雨巴山，直谈至鸡声已起，方才各自还房安寝。而龙骧寨的大概情形，陈其昌都明白了。

次日，其昌夫妇又陪着二人出游，但是那边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天豪此来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背着人便将自己的来意告诉其昌，要他慷慨解囊。

其昌和天豪本是相连一气的，所以一口答应，愿先捐出十万两银子相助。几说以后如有缺乏，只要来使告知，定然源源捐赠。天豪大喜，更请他在漳州地方秘密联络岭南志士，组织革命的机关，以备将来起义时可以南北呼应。其昌也深表同意，又请天豪相助进行，天豪当然义不容辞，遂留在陈家，积极进行。

因此他们夫妇二人不知不觉的在漳州耽搁了三四个月，直到这事稍有眉目，方才告别北上。临行时，其昌和几个新同志设宴相送，把自己捐助的军饷先写了五万元的庄票。汇到北京，以便天豪就近兑取；其余五万再缓两月汇奉，又送了不少土货给天豪夫妇，情意很是优渥。天豪夫妇快活的回转龙骧寨去；不料在这短时期间，寨中的情形已发生了变化，这岂是二人出外时所能预测的呢？

原来宇文亮在这几年飘泊江湖，没有宁息；以前曾娶过一位妻子，不多时便因病亡故，直到如今未尝重续。现在眼中见他自己的两个妹妹都已有了俊美的郎君，帐翻鸳鸯，莲开并蒂：一种恩恩爱爱伉俪和好的情景，令人望而生羡。他自己却孤衾独拥，好梦难成，心中自然不能无动，而感到生活的枯寂了。

他自天豪夫妇南下以后，每朝依然训练部下。而杨乃光和莲姑尽享温柔艳福，不及天豪夫妇的鸡鸣戒旦；往往日高三竿，还没有起身。宇文亮因他们是新婚夫妇，不便说话，一任他们的自由，但自己却很觉得寂寞无聊。

有一天，他带了十数名部下到北面丛山中去行猎。他追逐禽兽，人山很深，不觉迷失了道路，和部下相失。天色已晚，不能归去，心中稍觉慌乱，纵马乱奔，穿过了一座树林，忽见对面山坳里有一个穹庐，里面有灯光隐隐射出，他见了这穹庐，便知是蒙古人的居所，自己既然迷失道途，不得不前去问信。遂跳下马来，牵了马，慢慢地走过去。

夜色昏茫中，但忽见庐内走出两个女子来，手中执着烛台，向四下里瞧看。宇文豪以前学过蒙语，所以用蒙语向他们开口道："我是打猎到此，不认得归途，所以跑来探问一声。"

那两个蒙女把灯台向宇文亮照了照，一个身子较长的，打着蒙语，吃吃地笑将起来道："啊呀，这客人生得一脸的胡子，好不怕人。"那一个却说道："这猎人虽多须髯，却生得十分威武，不像坏人。我们请他进去坐坐，好吗？"那身长的蒙女点点头，表示同意。

宇文亮细瞧这两个蒙女，妆束虽然异样，面貌却一样艳丽，不输于汉女。深山之中，得此奇遇，心中未免有些忐忑。那蒙女早向他说道："客人既然迷途不能归去，何妨入内憩坐，庐中别无他人，可以放心。"宇文亮遂将马系于地下，跟着蒙女走到庐里去。但见一切动用器具，甚是简单，大家席地而坐。

长身的蒙女带着笑对他说道："我们方才听得马蹄声，

以为有人来盗取我们的牛羊，所以出来窥探，客人怎样到此的？”

宇文亮爽直的对她们说道：“我是龙骧寨寨主，今天偶然出猎，迷路在山中，不能归去，所以只得向你们借憩一宵。你们若识得途径，明白指导出去的路径，送我还寨，一定不吝重赏。”

长身的蒙女说道：“啊哟，你是绿林中的一位寨主吗？我们这里只有人，没有钱财的。”宇文亮捋着虬髯，哈哈笑道：“我的寨主和别的绿林好汉不同，并不抢劫人家财物；别有大志，非尔女子可知。你们对我不必恐惧，但是你们二人怎么独住深山中，没有一个男子陪伴？”

那较矮的蒙女说道：“我叫银花儿，今年只有十六岁。”又指着长身的蒙女道：“她名金花儿，是我的姊姊，前年已出嫁了。但近来因为她的夫婿和我们哥哥争夺牛羊，发生恶斗，我哥哥一个失手，将我姊夫刺死。他自己到他方去了，却教我们在此结庐隐藏。带得四五头牛十数头羊，便是我们姊妹俩的财产了，所以一时不能出头。”

宇文亮点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么你们的父母呢？”金花儿答道：“我们本住在二道河的，父母早已双亡，只有兄妹三人。现在哥哥又已出亡，不知何日归家？”宇文亮道：“如此说来，你们的身世也真可怜。”二女闻言，低着头不响。

隔了一歇，金花儿说道：“寨主恐怕没有吃晚饭，肚子必然饥饿，等我去煮些食物给你吃罢。”宇文亮道：“很好，你们倘有牛乳羊酪给我喝些也好。我的马上还有二头野鸡，是我方才猎得来的，请你们代我烤一烤也好。”说着

话，立起身来，跑到外面去，把两头野鸡拿进帐来，掷在地上，金花儿、银花儿连忙取了，到帐后去洗净、烤火。宇文亮坐地憩息，将双手托着下颐，想入非非。

一会儿，金花儿托着一只木碗走过来，放在宇文亮面前，带笑说道：“寨主，这是羊酪，请你吃一些可好？”宇文亮道：“谢谢你们，今晚叨扰你们了。”金花儿道：“不要客气，我们没有什么请你吃喝。”又笑了一笑，走到帐后去了。

宇文亮一边尝着羊酪，一边鼻子里闻着鸡肉的香沫，急欲大嚼，以充饥肠。又隔了些时，二女将盘子盛着那两个烤好的野鸡，恭恭敬敬的献到宇文亮的面前，旁边又放着一小碟盐。宇文亮真的肚子饿了，毫不客气，拿起一头野鸡，撕碎了蘸着盐，便送到口里大嚼。

二女盘膝坐在一旁，伺候他吃。宇文亮道：“你们晚餐吃过吗？可要吃一些。”银花儿道：“我们早已吃过了，客人尽吃罢。”宇文亮一边吃着鸡，一边向她们脸上、身上仔细端详，金花儿笑道：“寨主尽管吃鸡，向我们紧瞧做什么？”

宇文亮道：“我瞧你们生得真是美丽，所以要饱看一下。”金花儿道：“我们是塞外之人，恐怕及不到你们汉人的女子，寨主休要这样说，使我们愈加惭愧了。”宇文亮道：“你们果然生得很好，可惜埋没良材，今天只有我一人能够赏识你们。”

银花儿听了，脸上露出很感谢而喜悦的样子。金花儿道：“蒙寨主赏识，荣幸得很，但是寨主明天便要回去的，教我们在此守候我们的哥哥，不知何日才回。”

宇文亮道：“那么我带你们到龙骧寨去住可好吗？”二女听了，都微笑不答。宇文亮又见银花儿对他嘻开着嘴，一种天真的憨态，令人可爱；而金花儿言笑之间，带着十分风骚，眼睛里水汪汪的透露着青春之火。所以情不自禁的要戏弄她们一回，便撕了一只鸡腿，向银花儿嘴边送去，说道：“这条鸡腿请你吃了罢。”

银花儿要想躲也来不及，已被宇文亮塞入口中，只得把手接着。金花儿在旁瞧着这情景，把手掩着口笑道：“我不要吃。”宇文亮回头对她说道：“她已吃了，你不要吃吗？我偏要你吃一个。”遂又撕了一条鸡腿，送向金花儿嘴边来。金花儿把手紧掩着嘴，别转了头，定不接受。宇文亮把身子移近到她的身前，将左手去拉开她的手臂，右手把鸡腿硬塞入金花儿的嘴里去。宇文亮力大，金花儿又是笑得没有气力，身子仰后而倒，却把双手来抱住宇文亮的熊腰。

宇文亮见鸡腿已入她口，便将身子一挣，挣脱了金花儿的手，仍旧盘膝坐在原处。金花儿也坐了起来，姊姊俩一齐笑嘻嘻的嚼着鸡腿。宇文亮又对金花儿说道：“鸡腿的滋味怎么样？你不吃，也要给你吃。”金花儿笑道：“这恐怕就是寨主的恩典了。”

一会儿，宇文亮已把鸡头吃得精光，剩下许多骨头在盘子里；二女也早将鸡腿吃下，收拾进去。宇文亮道：“我肚子已饱，不再吃什么了。”

二女遂取出一条很软的毯子，铺在地上，又取出一条大毛布来，和一个枕头，安放在毯子上，对宇文亮说道：“寨主将就住一宵罢。”宇文亮道：“很好，你们睡在那里？”金花儿道：“这里没有别的地方，我们姊妹也和寨主睡在一

起了。”

宇文亮知道蒙人的风俗，男女同居一室，不当一回事的，所以也没有说什么。银花儿道：“这山中夜间常有野兽的叫声，恐怕有什么狼虎，我们本来很觉胆怯，今有寨主一同在此，可以保护我们了。”宇文亮笑道：“有我在此，纵有千百虎狼，何惧之有？”遂脱下外面的袍子，解下腰间宝剑，悬在帐上；取过一个枕头，横倒身子便睡。

金花儿却取出一个小香炉，燃起一炉香来，不知是什么香，送到鼻子里正是刺激，令人心神有些荡漾。宇文亮回头见她们姊姊俩也各自解衣，露出白嫩的胸膛，玉乳莹洁，如初剥鸡头。

金花儿见宇文亮偷瞧她们，便对他启唇一笑，这一笑很有媚意，又说道：“寨主瞧我们做什么，令人怪害羞的。”说罢这话，“噗”的一口气，吹熄了烛火。宇文亮听脚边悉悉索索地料她们姊姊俩已睡将下去。

他正要息心宁神的闭目而睡，然而鼻子里闻着的香味更是浓烈。自己处此奇异的境界，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越是要想安睡，越是睡不着。隔了一会，大腿上觉得有一样软绵绵的东西贴拢过来，渐渐地挨到腹边。他忍不住伸手过去一摸，乃是热刺刺地一条女人的玉臂。但在黑漆的夜中，不知是金花的还是银花的？

# 第八十回 窥浴动淫心萧墙起祸 倒戈下毒手峻岭丧师

世间坐怀不乱的鲁男子，古今能有几人？何况英雄难逃美人关！横刀跃马的豪士，每多拜倒在绿鬓红颜的石榴裙下。檀板轻拍，小红低唱：常在金弋铁马喋血冲锋之余。虽不必人人尽如党太尉，而风流逸事也是史不绝书的。所以宇文亮当此心旌动摇之时，忽来一条玉臂，又惊又喜。心里暗暗忖度，不知金花儿的，还是银花儿的？一刹那间，软玉温香抱满怀，已有一个豪女的芳体扑到他的身上来。同时很热的粉颊已贴到他的脸上，彼此很热烈的搂着接了一个吻。

帐中虽然黑暗，宇文亮练就的一双夜眼，定神细瞧。黑而大的眸子已接触到他的眼帘，不是金花儿还有谁？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摸索她的身上，赤裸裸的只有条小毛巾裹在下体。

金花儿和银花儿不同，少妇风情，格外妖冶，宇文亮迷迷糊糊的竟和她参起欢喜禅来。不多时，在他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便是银花儿了。宇文亮左拥右抱，云事雨意，十分酣畅。一夜风光，万般旖旎，不知东方之既白。

到了次晨，大家穿衣起身，宇文亮回想昨夜欢情，迷离奇突，好似津津然有味；金花儿和银花儿却到帐下去忙着早餐给他吃。宇文亮和她们坐着同吃，瞧着二人多是得意，金花儿更是时时向他献媚。宇文亮遂想带她们姊妹俩回龙骧寨

去，纳二人为正室，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二人，二人都一口答应。

宇文亮急于回寨，便教她们赶紧收拾一切，没有用的东西，一齐抛弃，只有牛羊都带了走。金花儿姊妹都坐在牛背上，宇文亮仍跨着他原来的马，让她们姊妹在前头走，因为他不识山中的途径。金花儿姊妹俩当先引导着，走出山谷，宇文亮已认得归去的路，便加上一鞭，抢出了前面，又领着金花儿、银花儿赶回龙骧寨来。

只见前面有一夥人风驰电掣而至；将近身畔，用眼一瞧，乃是他自己的妹妹莲姑和杨乃光；一同跨着骏马，带了十余骑，来找寻自己的。彼此相见，不胜快慰。

莲姑对宇文亮带笑说道：“昨天哥哥出猎，忽然失踪，一夜未归。我得到从人的报告，很是担忧。虽然哥哥是有本领的，不怕豺狼虎豹，只怕被奸人陷害。今日上午又不见回，我们非常挂念；遂出来找寻，幸遇哥哥安然无恙。”说到这里，又指着金花姊妹问道：“这两个乃是蒙女，如何随哥哥同来，且带得这许多牛羊做什么？”

宇文亮很爽快的说道：“你们应该向我道贺，这两个蒙女乃是姊妹花，大的名叫金花儿，幼的名唤银花儿，都是可怜的好女子。我已征求得她们的同意，纳为小星，所以今日带她们回来。”接着又把昨宵问路借寨的事，约略告诉一遍，且指着那些牛羊说道：“这些东西便是她们陪嫁的妆奁了。”说罢，哈哈大笑不止。

莲姑想不到她的哥哥突然有这么一着，不由微笑道：“这样也好，哥哥得此二女，足慰岑寂了。”杨乃光在旁也带笑说道：“恭喜大哥，一箭双雕，又是塞外异女，端的艳

福不浅。”宇文亮遂介绍金花儿姊妹和二人相见，然后一同回到龙骧寨，大排喜筵，厚待部下，部下也都前来道贺。

宇文亮另外收拾两间卧室，给她们姊妹俩居住，又教她们学习汉语。从此他有了新宠，朝夕在温柔乡中消磨他的时日，操练人马的事便有些怠慢；有时交给杨乃光、项雷等去代庖，忘记了李天豪临走叮嘱的话，因此杨乃光乘机攫得大权。

杨乃光的心目中，以为宇文亮生性刚直，勇而无谋，容易玩弄掌上；最畏忌的便是李天豪，智勇双全，机识难欺。他的心里很想把龙骧寨据为己有，把宇文亮、李天豪都赶出去。他怀着这个阴谋，只有项雷和他的部下知道；要想乘李天豪夫妇没有回寨的时候，实现他的计划。宇文亮好似瞒在鼓中，丝毫没有知道；他只顾和金花姐妹寻欢作乐，静候李天豪回来。

莲姑也只当她丈夫是好人，没有知道杨乃光胸中的阴谋；而她自己肚肠渐渐膨大，嗜酸作恶，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杨乃光常指着她的肚皮笑道：“这里面不知有个小杨乃光还是小莲姑？你姐姐结婚多年，却没有一个儿女；你竟能后来居上，早产麟儿，可知我本领不小了。”莲姑虽然有孕在身，却并未象普通妇女一般的珍重身子，她依然要出去骑马驰骋。

有一天，莲姑和杨乃光到张家口去游览。还寨时，在途中并辔疾驰之际，忽然马前失蹄，把莲姑从马鞍上翻落于地。杨乃光大惊，连忙勒住马缰，跳下马来，把莲姑扶起，莲姑捧着肚子，双眉紧蹙。

杨乃光问道：“这一跤摔得怎样了？”莲姑道：“别的

还好，只是我的肚子受震太重，所以疼痛起来。”杨乃光知道莲姑是个怀妊的人，心里不免有些着急；马上将她扶上雕鞍，抱着她，牵着那匹坐骑，一马双驮的徐徐回转龙骧寨。宇文亮十分发急，又不能到外面去请医生，寨中本有一军医，只得请他来诊治。

那军医诊了脉说道：“流产不能免的！受伤不轻，恐防还有变化。”遂开了一张方子。寨中本有些药材的，宇文亮遂吩咐下人配了药，给杨乃光去煮煎。但是莲姑服药后，依然不能止痛，挨至天明时竟流产了。妇女流产本来也是常有的事，不过此次莲姑的流产，因坠马受伤，来势异常凶险；流了不少血，陷于昏迷状态之中，寒热也很高。

杨乃光与宇文亮都很发急，又请军医来诊治，军医也摇头，没有什么法子想，勉强开了一张医方。莲姑服药依然无效，不到三天，竟香消玉殒，撒手人寰了。宇文亮、杨乃光悲悼不已，便用上等棺木安殓了，葬在野猪山边。一坯香土，终古黄昏，莲姑这样的结局也太可怜了。

杨乃光虽有鼓盆之戚，而他一腔雄心，反因此而更炽，格外无所顾忌，遂疏通了项雷等一辈人，想借端阳饮酒为名，把宇文亮灌醉了，下手夺取龙骧寨，自做寨主。宇文亮却拥着金花儿、银花儿夜夜取乐，不防到祸生肘腋。

也是杨乃光等该不能成功，在端阳节前三天，李天豪和蟾姑从漳州跑回来了。杨乃光不由一惊，只得把这事暂缓发动。蟾姑听得宇文亮纳了蒙女为宠姬，心中不免有些奇异；又闻她的妹妹逝世恶耗，同胞情深，止不住哀伤痛哭。想不到只此一行，姐妹俩便无见面之日，抱憾无穷！遂又到莲姑的墓上去斟酒拜奠，心中非常愁戚。李天豪也怜惜不已。他

回寨后，觉得寨中事物，宇文亮已废弛不少，练兵的事都由杨乃光替代。他对杨乃光颇不信任，所以仍把大权设法收回。

杨乃光暗暗怀恨，自言自语道："不杀李天豪，非男儿也。"但是杨乃光生平是个好色之人，现在丧了配偶，独拥孤衾，如何耐得这寂寞？寨中又无美女可以补莲姑的缺，自己跟着宇文亮和李天豪，不比寻常草寇，不能随随便便的出外去抢劫良家妇女来做押寨夫人；又不能出去黄夜采花，被李天豪等知道了，定要责怪的，所以更觉沉闷。

他的卧室本在李天豪夫妇寝室对面，同在一个院落里的，起初因姊妹俩十分密切，所以新房做在一起；不防到他们夫妇中间忽然断弦。自从莲姑去世以后，杨乃光仍旧住在这间房中，没有他迁，因此朝晚常和蟾姑见面。他觉得蟾姑、莲姑虽如江东二乔，一样美丽，而蟾姑比较她的妹妹更见温文秀雅；他不免动了淫心，要想引诱蟾姑。但是蟾姑不比莲姑没有主宰，她却是艳如桃李，凛若冰霜的女子；对于李天豪，伉俪间情爱又是很笃，所以无隙可乘。

天气渐渐热了，有一天下午，李天豪和宇文亮到寨外去相度地势，要想在分水岭边寨筑一座堡垒，以防官兵来攻。杨乃光在场上看项雷操练完毕，他跑到自己室中去，想换一件衣服。忽见蟾姑的房门闭着，里面有零零落落的水声。知道蟾姑正在房中出浴，不由心中一动；立即走到窗边，将涎沫湿透了窗纸，戳了一个小孔，一眼向内张去。见蟾姑正坐在盆中洗浴，冰肌玉肤，一齐呈露，胸前双乳如新剥鸡头，可惜消魂处还瞧不清楚。

蟾姑浴罢，正要拂拭而起；忽然瞧见了窗上的眼睛，不

由心中一跳，便喝问道："外面是谁？"杨乃光给蟾姑一喊，只得回身便走。蟾姑急急匆匆地揩干身子，披上外衣；脸也不洗，连忙开了房门，走到外边去一瞧，那里有什么人影？再走到外边，有一个女仆在那里洗衣。遂问道："方才你可瞧见什么人走到内院来的？"女仆答道："只有杨家姑爷走到外边去的，没有旁的人。"

蟾姑一咬银牙道："一定是这贼人，我早料到是他的。别的男子决不能够走到里边来。这贼人本来不是好东西，我妹妹没有眼睛，错嫁于他；以致流产殒命，间接也是送在他手里的。他现在胆敢来调戏我吗？我一定不肯饶他。"遂回到里面洗脸敷粉，心中怒气难消。

少停天豪回来，见蟾姑脸上充满怒容，便问她因何忿怒？蟾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且说道："人家这样欺负我，你一定要去找他理论；否则我也要去请问他的，使他知道我宇文蟾也不是好欺的女子。凭他本领怎样高强，我决不畏惧。"

李天豪听了这话，又气又怒，将脚重重地踏着，说道："姓杨的人面兽心，真是个坏蛋！以前我瞧在莲姑面上，不和他计较；今日他敢这样无礼，我不杀他，誓不为人。"立刻向壁上摘下宝剑，回身跑到外边去。恰好杨乃光正和项雷在厅上讲话，一见李天豪挺剑奔出，他心中发虚；知道是为了方才窥浴的事来问罪了，喊了一声："啊哟！"连忙跳起身来。因为手中没有兵刃，便把一张椅子拿在手里，预备招架。

李天豪指着他骂道："姓杨的，我本来知道你不是好人，一向容忍于心，你竟敢胆大妄为，偷窥我妻子出浴，是

何道理？”

杨乃光自知理屈，只得强辩道：“我没有窥人出浴，你休错怪人家。”

李天豪又骂道：“呸！我岂肯冤枉于你？你也不必图赖。我久闻你本领高强，今日愿和你决一雌雄。”

杨乃光听了说道：“李天豪，你自恃艺高，要和我比剑，那么我姓杨的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你要和我一比武术，敢不奉陪。”说罢，放下椅子，回身去取了自己的宝剑前来，一齐走到庭中。

李天豪心里非常气恼，所以不再和他多说；舞动宝剑，便向杨乃光头上劈去。杨乃光也将宝剑使开，两个人在庭中好如两头虎，彼此猛扑，名为比武，实则各要对方的性命。两道剑光如龙蛇飞舞，鹰鹏搏击，战得十分紧酣。

项雷连忙去报告与宇文亮知道。宇文亮忙取了他的铜刘，急急忙忙的跑进来，使开铜刘，将两人分在两边。然后高声说道：“你们自己人为了何事如此火并？有话好说，快快停手。”

李天豪因宇文亮没有知道这事，遂将真实经过告诉一遍。杨乃光却不肯承认，连喊冤枉。宇文亮不便左右袒，遂说：“我知道了，这件事须得细细查明白了，然后再作计较。你们不要这样恶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决非龙骧寨之福。倘然不肯听我的话，我宇文亮今天情愿先打死于你们之前。”

李天豪一听宇文亮这样说，便道：“实则实，虚则虚，大丈夫做事不要抵赖，蟾姑决不会诬蔑人家的。”

杨乃光道：“你不要听妻子说的话；倘若和我有隙，不

必加人恶名。我就和你拚个你死我活也好。”

李天豪道：“当然我要杀掉你这个贼人。”杨乃光道：“看你能够胜我。”说着话，两人又要交手。

宇文亮忙又喝住道：“你们休得动武，我都明白了，自有办法。请各退下，万万不能动手。”

杨乃光遂对李天豪说道：“我瞧在寨主脸上，暂不和你计较。你若要较量的，我决不逃遁，我杨乃光不是怕事的怯夫。”说罢，便和项雷走出去了。李天豪抱剑而立，气愤愤的不出一声。这时候蟾姑也从里面跑出来，告诉她的哥哥，责怪杨乃光的不是。

而宇文亮当然也相信他妹妹这一番诚恳地说话。他对于杨乃光一向没有恶感，以为他材可大用，不欲因此小事而即摈斥，遂用好话安慰蟾姑。且对李天豪说道：“我不料杨乃光如此无行，只是我们寨中正在用人之秋，不如暂且宽恕他一遭，希望他能改过自新，终为完人。现在为防间计，把他的卧室迁到外边去，使他以后不能再入内室，谅他也不敢再有无理的举动。我们总要看在莲姑的脸上，抱着宽以责人的态度，不必和他多所计较，使他自己能够知道羞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们二位听我的话，姑视其后效如何。”

李天豪和蟾姑听宇文亮这样调解，不便过拂其意，只得忍住怒气，退回内室去。宇文亮立刻吩咐下人，连夜将杨乃光房间里的东西，一齐搬到外边去；另外收拾一间寝室，给他居住。可是李天豪从此见了杨乃光，不睬不理，彼此有了嫌隙。而杨乃光心中很是不服气，把李天豪看作眼中之刺，恨不得把他马上拔去。宇文亮对待他们仍如往昔一下，坦白得很。李天豪却对于杨乃光处处暗中防备他一着。

白牛山上的王豹时常到寨来听取计划，杨乃光很想认识他，以为己助。李天豪料到杨乃光这个意思，遂格外用诚意去认识王豹，不让他有变叛之心。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已是新秋时候，漳州的陈其昌又汇上三万两银子给李天豪，有信教天豪到北京去提取款项。李天豪便和宇文亮一同动身，到北京去取款。汇银子的那家庄号名永康，李天豪以前去过一次，所以和经理先生已是认识。

二人到了北京，先住一下鼎升客栈，然后到永康庄上去领款，不料二人走到庄前，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向宇文亮叫应道："寨主怎样来此？"二人一看，乃是以前在龙骧寨的一个小头目姓胡名武的；曾因事得罪了天豪，被天豪打了四十军棍而逃走的。此时二人只得说道："我们是来游玩的，你在这里做事吗？"

胡武答道："小人现在永康庄上做一名老司务，换口饭吃吃罢了。"二人点点头，说一声"很好"，遂走到里面去和经理先生相见。经理先生见他们来了，以为他们是什么富商大贾，所以竭诚款待，留他们吃饭，然后把银子交给他们。

二人取得款项，回转客寓时，已是天晚，便在客寓中用饭，谈起那个胡武来。李天豪说道："胡武那厮是个小人，以前被我责打驱逐，一定怀恨在心。此番相见，说不定他要想法来陷害我们的，不可不防。"

宇文亮道："话虽这样说，他也知道我们的本领，或不敢来报复。"李天豪摇摇头道："这却难说，今晚我们已来不及动身，明天一早还是带了款项早还寨去为妙。"宇文亮

哈哈笑道："老弟子你太多虑了。"二人吃过晚饭，在房中相对坐着，闲谈一切。

室门本来闭着的，忽然轻轻地推开，有一个人头向里看，有些疑虑。二人忙走到门边，开了门，向外面一看时，只见院子里黑压压挤满了许多人。都是衙门中的捕头，手中拿着铁尺、短刀、绳索，是预备到此抓人的，那个胡武也立在他们中间。

原来胡武见了二人，怀念前恨，一心要想待机报复。等到二人携款离开永康庄后，他就去见经理先生，说明宇文亮、李天豪是张家口外龙骧寨的大盗，且把龙骧寨的情形尽行泄漏。

经理先生听了这个报告，不由大惊，怪怨他道："你何不早说？现在银子已被他们提去了。"胡武道："天色已晚，他们决不会离开北京，当必仍在客寓中，我们可以报官捉拿。"经理先生知道二人是耽搁在鼎升客栈里的，立刻带了胡武，到顺天府衙门里去告密。

顺天府听到这个消息，不敢怠慢，连忙唤捕头唐立，带领全班捕役，跟着胡武，到客寓中去捉拿大盗。又因胡武说过宇文亮等武艺出众，所以一面又去禀告九门提督，派兵前去相助，务使大盗不致漏网。

唐立带领捕役，进了鼎升客栈，寻得二人房间，探望了一下，见二人都在里面；又见李天豪出来问询，便叫弟兄们快快抓人。众捕役马上大喊一声，向天豪等二人蜂拥而上。

李天豪和宇文亮方知事情不妙，忙各从行装里取出刀剑来。那时已有四五个捕役，不知二人厉害，抢到房里来，要想动手。李天豪将手中宝剑左右横扫，早有数人受了伤退出

去，二人舞开刀剑，杀人人群中去。

唐立虽然有些武艺，那里是二人的对手？战不数合，早被宇文亮一刀倒翻在地。众捕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武艺高强的大盗，一个个非死即伤，满院子里躺着许多伤的人，那胡武早已抱头鼠窜的逃去。

天豪和宇文亮杀了一阵，退还房中，知道官中要派兵前来，这事闹大了，此间不能安身，不如远走高飞，以免落网。但是这许多银子如何携带？一时想不出个办法，只得打了两个大包袱，负在背上，拿不尽的只有留下了。

刚才走出旅馆来，九门提督派来的兵已把客寓团团围住，火炬通明，刀枪耀目。有一位武官横着大砍刀，坐在马上。二人叱喝一声，杀出门去。兵丁们大声叫喊，把他们围住。李天豪、宇文亮奋勇冲杀，碰在他们刀剑下的，不是断头，便是折臂。好似两条山中的大虫；霎时间尸骸成堆，流血满地。

那武官挺着大砍刀拦住，战不数合，被宇文亮一刀刺在他的胸前，红雨四溅，立刻倒坠马下而死。二人杀开一条血路，只望僻静处走。

但是这时候消息已传遍全城，九门提督亲率两营兵，到各处胡同里去兜拿，四下里号筒呜呜之声，不绝于耳。城门已闭，无处可走。亏得二人皆会飞行之术，跑到一处城墙之下；从可以接脚的地方爬上城去，然后再跳下城来。不过背上负着银子，十分沉重，所以累得满身是汗。出了京城，都透一口气。李天豪对宇文亮说道：“若不是为了要带些银子，我们便在城里杀一个通宵夜，有何不可。”

宇文亮道：“不错，那些官兵都不在我们的心上。还有

那个胡武，此番都是他做的祸种头，要想来陷害我们。没有把他杀死，真是便宜了他。”李天豪又道：“可惜我们还有许多银子丢掉在客寓里，没有带回，真是可恨的事。”二人说着话，连夜赶路向张家口进发，次日傍晚已转龙骧寨，把这事告诉了蟾姑等众人，一齐可惜。

李天豪又吩咐寨中弟兄们加紧操练，巡逻加紧巡查，又派探子到北京去打探消息，防备官军要来征剿。果然不出李天豪所料，京城里闹出了这个大大的岔儿，只有两个强盗，竟杀死了许多捕役和官兵；城门紧闭着，仍旧漏了网，九门提督难以交代这个账了。再向胡武审问，知道了龙骧寨的一切，奏章上去，清帝赫然震怒，即诏令保定府总兵伊里吉布，率领三千精兵出张家口去，剿灭龙骧寨中的一伙人。

那伊里吉布是旗下人，智勇双全，以前曾在亲王僧格林沁麾下，上惯战阵的。此时奉到命令，立刻调配人马，先令部下武仁、栾忠二员战将为先锋，率兵六百先行；自己督领大队，浩浩荡荡的杀奔龙骧寨而来。

探子报到寨中，宇文亮遂聚集李天豪、杨乃光、项雷、王豹等众人，商议应付之计。杨乃光自告备勇，要上头阵，但是李天豪抢着说道：“此地形势险恶，前年官兵曾一度来攻打，也是失败而去的。只是我们的地势须得据分水岭，不让他们进抵洞口，以致反受他们的包围。小弟愿率一军去守分水岭，项雷兄弟可以随我同往，亮哥和其余的人可守本寨，接应一切。王豹兄弟可还守白牛山，成犄角之势。这里倘有紧急，可以派部下健儿前来应援。”宇文亮当然赞成。

杨乃光见天豪不派他出战，明知天豪不信任他，心里更是怀恨，暗暗盘算他胸中的计划。李天豪和项雷率领五百健

儿赶到分水岭上，扎下营寨，守住碉堡。蟾姑也跟着同来。

次日天明，遥见清兵的先头部队，已从山路上杀来，李天豪即率众杀下分水岭，布成阵势。清将武仁和栾忠都想立取头功，见龙骧寨中人居然迎战，便准备厮杀一阵。栾忠舞长枪，跨劣马，跑到阵上，大喊："盗匪快来纳命！"项雷舞动手中铁槊，上前接住便战。

武仁接着挥刀跃马，冲过来，李天豪遂挺起手中宝剑，上前迎住。战了许多回合，项雷见栾忠十分骁勇，便将手中槊虚刺一下，回身便走。

栾忠挺枪追来，项雷取下背上飞刀，呼的一刀，向栾忠头上飞来。栾忠急忙低头躲避，一刀从他耳旁掠过；不防第二刀又已飞至，闪避不及，肩上着了一下立刻鲜血直流，回马便走。武仁一个心慌，被天豪一剑扫去，正中他的肩膀，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蟾姑跟着手起剑落，割了武仁的首级，指挥部下掩杀过去。

清兵大败，六百人损失了一半，伊里吉布在后接到这个恶耗，勃然大怒，到分水岭前相度地势，扎下营寨。次日他自己上阵，和李天豪战了一阵，未分胜负，还到营里，思量如何破敌之策。良久，他决定了一条计策，待到明晓，他亲到岭下大战。天豪也想得一条计策，自己和蟾姑迎敌，却教项雷领三百人去从间道抄官兵的后面，擂鼓呐喊，去搅乱他们的军心。一面又请宇文亮率众前来增援。

两军相遇时，伊里吉布挺手中蛇矛和李天豪奋勇酣战。天豪知道伊里吉布的本领甚好，遂将平生的剑术施展出来。伊里吉布伪作不敌，虚晃一矛，回马荒落而走。李天豪从后追来，不料山坡旁边林子埋伏着清兵的弓弩手，等到伊里吉

布的马跑了过去，李天豪追至林前时。一声梆子响，万弩齐发，天豪连忙舞剑遮拦，但是矢如雨下，一齐向他的身上射来。手里一个松懈，“扑”的一箭，射中他的肩头；跟着脚上又中了两箭，跌倒在地。幸亏蟾姑从后赶来，和数健儿冒箭雨，把李天豪抢回堡去，然而数名健儿都已牺牲在连弩之下。

伊里吉布指挥自己兵马，重行杀转，很想来抢夺分水岭。恰巧宇文亮率众赶至，把天豪、蟾姑接应上山，放下擂木滚石，把清兵打退。伊里吉布见对方有了援兵，他是稳扎稳打的人，不敢冒险；同时项雷一军在后面山坳里鼓噪呐喊起来，伊里吉布不知敌人虚实，只令手下弓箭射向敌人那边去，自己整军徐徐后退。

项雷见清军有备，遂也不敢杀出，领着弟兄们，仍从道上退回分水岭去。宇文亮见天豪受了矢创，便教蟾姑护送回寨，又命杨乃光同来驻守分水岭。天豪回到寨中，倒卧在床，蟾姑取出家藏的金创良药，代他敷治创口，坐在他的榻旁，殷殷看护。

天豪听得宇文亮和杨乃光、项雷同守分水岭，他叹口气对蟾姑说道：“我自不小心，中了清兵的埋伏，以致受伤，不能作战。你哥哥是直爽的，不防他人诡计的，倘然杨乃光等变起心肠，很是危险。”

蟾姑道：“你不要过于疑虑，杨乃光虽然行为乖僻，我哥哥待他不错，现在正当重要关头，他不致丧尽天良，有什么越轨行动的。”天豪道：“总是不可不防。”遂教蟾姑修书一封，差心腹人送到宇文亮那里去，嘱叮他严密防备杨乃光与敌私通。宇文亮接到这信，一笑置之，他以为天豪多

疑，并不相信。

一日，他命项雷守岭，自己和杨乃光下山，向清军寨营攻打。伊里吉布见龙骧寨人虽败而锐气未挫，反先来挑战，遂亲率四员勇将上。而宇文亮舞动手中铜锏大叫："满奴快来纳命！你们的气数已尽，人心思汉，旦夕便会覆亡。我们寨中志士断不辱于你们，休想来欺侮人。"

伊里吉布见宇文亮虬髯大颡，威风凛然，头上黄巾扎额，料是一位寨主；方要亲自出马，麾下偏将尚禄，早舞动开山大斧，冲出阵来，接着宇文亮厮杀。但战不到十合，早被宇文亮一铜锏扫于马下。

又有一将彭天彪挺枪出战，可是斗得十合以上，宇文亮叱喝一声；铜锏飞处，彭天彪的一颗头颅已不翼而飞。伊里吉布不由大惊！他麾下又有一将姓李名顺，急欲代同袍复仇，舞动手中画戟，拍马来战。

杨乃光见宇文亮连斩二将，遂横剑出阵道："寨主且请稍息，待小弟去斩此贼。"宇文亮退下，让杨乃光和李顺交战。二人斗到二十回以上，杨乃光一剑劈去，正中李顺马首，把马头砍掉，李顺跌下马来。杨乃光指着他说道："权且饶你，快换坐骑，再来厮杀。"

伊里吉布至是再也忍不住了，舞起蛇矛，一马冲出，说道："贼盗休要逞能，待本总兵来取你的首级。"杨乃光知是主将，遂也不敢怠慢，挥动手中双剑，和伊里吉布酣战七十余合，不分胜负。宇文亮舞起铜锏，飞马而前，大声喝道："乃光贤弟，待我来和这满奴决一雌雄。"

杨乃光只得退下，宇文亮便和伊里吉布狠门。又斗至十余合，伊里吉布进战二将，有些力怯，忽听自己阵上鸣金，

遂将蛇矛架住锏锏，向宇文亮说道："明天我们再决胜负。"将马一勒，跑回阵去。

宇文亮追上去时，清军急用乱箭遥射，宇文亮只得和杨乃光依旧退回堡上。伊里吉布回至营中，见龙骧寨中的首领都是骁勇非常，难以力胜，自己非但无尺寸之功，反折去数将，若要破灭这龙骧寨，恐怕难之尤难。心里很是忧烦，支颐独坐，踌躇无策，忽然营门小校来报有人求见。伊里吉布恐防有人行刺，遂于帐中陈设侍卫，接见来人。少停小校引进一个少年，浑身黑衣，不带兵刃，向伊里吉布拱手长揖。伊里吉布认得这少年就是日间战阵上相见的龙骧寨中的剧盗，不由陡的一怔，便问："你是龙骧寨的盗党，来此何干？"杨乃光道："我姓杨，名乃光，屈身草莽，屡图反正，况和宇文亮、李天豪二人意见不合，不愿助纣为虐；今来进谒，愿献破龙骧寨之策，左右人多，不敢言明。"

伊里吉布听了这话，暗暗欢喜，便屏退左右，帐中只剩心腹侍卫二人。一摆手请杨乃光在旁边坐下，温言叩问道："你倘然有诚心来归附，可说是能弃邪归正，若能破得龙骧寨，本总兵一定把你的头功，保荐与朝廷，加封为官。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但若有妄言虚语，本总兵料事如神，也一定不会上你的当，而你也不得活命了。"

杨乃光道："我安敢在总兵面前妄言妄语？总兵若能采纳愚见，必能获胜。"杨乃光遂说道："明日宇文亮将大举进攻，总兵可以佯败诱之，待他来追时，我在岭上倒戈；两面夹攻，必破宇文亮。然后将大军围困龙骧寨，断其粮食和水道，不出数日，李天豪夫妇如瓮中捉鱼，手到擒拿了。总兵可能信我的话吗？"

伊里吉布细察杨乃光神情言语不象有诈，便道：“这里可依你的主张行事，但宇文亮骁勇无敌，恐他仍要逃脱，本总兵预备用地雷轰死他。明日请你协同宇文亮上阵，向我们追杀，你先引兵追赶，我们等你过了地雷伏处，待宇文亮到来，然后点着火线把他轰死。取分水岭便如指掌上了。”杨乃光听伊里吉布如此主张，不便不遵从，当时两下约定之后他悄悄地折回岭上。

到了明晨，宇文亮便要下山厮杀，杨乃光把自己部下交与项雷把守岭上，暗暗知照了项雷；又向宇文亮自告奋勇，愿率三百人打先锋，直捣清阵；宇文亮和大队人马在后接应。

宇文亮以为杨乃光贪立功劳便一口答应，拍着他的肩膀道：“倘能破得胡虏，当置酒与贤弟痛饮。”遂一同擂鼓呐喊，杀下分水岭来，清军也出众来迎。杨乃光当先骑着骏马，舞双股剑，杀入清军阵中。清军中有二将上前接战，先后败退；杨乃光纵马追赶，清军纷纷败退。杨乃光一面率众追杀，一面教人催宇文亮进兵援应。

宇文亮在后瞧见杨乃光杀敌前去，心中大喜，遂催动自己人马一同追击，行至一座山坡之前，杨乃光部下已转了弯，不见影踪。宇文亮恐防杨乃光要中埋伏，指挥人马速追。刚才跑到山坡之前，忽然震天价一声响亮，山坡前埋有地雷，突然爆发起来。尘土山石一起纷飞，烟雾障天，血肉狼藉，可怜这位盖世英雄宇文亮和他部下数百健儿同时毙命。

杨乃光在前听得后面巨声震耳，回望一片烟雾，充满着硝磺之气，知道伊里吉布所伏的地雷业已发作，宇文亮全部

牺牲了；立即举起白旗，向清军投降。伊里吉布率领清兵反身杀转，杨乃光做了先锋，绕过地雷轰发之区，但见一片血肉，惨不忍睹。

项雷在岭上先闻地雷炸声，又俯看清军人至，遂对众人说道：“寨主料已中伏而死，清兵乘胜而来，我等众寡难敌。杨头领业已投降，我等不如也向清军投顺，免得遭殃。”部众大半听从项雷之言，有小一半不愿降的，逃回龙骧寨去，报告恶消息。

项雷在山上竖起降旗，杨乃光迎接伊里吉布上分水岭，且引项雷拜见。伊里吉布温言安慰，又奖励他们的功劳。杨乃光又向伊里吉布说道：“该寨中粮食军械都很充足，但食物缺乏来源。人马在此消耗大半，我等可以用重兵围住洞口，使他们不能出击，坐毙在内。又闻在虾蟆岭上那边有一条隧道，而寨内可以从此出去。待末将领兵前去暗暗守住；李天豪等倘从寨闪逃遁，必可擒而献于岭下。”

伊里吉布闻言，不胜之喜，即命杨乃光和项雷率兵在虾蟆岭下埋伏；他自己分兵一半守住分水岭，一半兵马却去该寨前密密层层的围住，要坐毙李天豪等一干志士。此寨的末日殆已到临，革命事业尽付流水，都是杨乃光的厉阶，岂不令人痛恨呢！

杨乃光和项雷带领心腹绕道来到虾蟆岭下，在悬崖侧寻得龙骧寨中地道的出口，便教部下在附近扎下营帐，派了两队人守在地道口，预备李天豪夫妇倘从这里逃出，可以出其不意的把他们双双擒住。这条道路李天豪本来缄默不言，而是莲姑生时告诉过他，且和他走过一次的，所以他早就想着，必欲将李天豪夫妇置之死地。

他又暗对项雷说道："我所以投降清军，也不过因为自己推翻宇文亮、李天豪二人的计策不能成功；遂欲借清军之力破去龙骧寨，然后待机行事，再把伊里吉布刺死，那么自己的欲望可以得到了。"又垂涎宇文亮得来的两个蒙妇；且说破得龙骧寨后，当向伊里吉布索此两位异域艳姝；自取金花儿为妇，银花儿可以分赠给项雷。项雷自然惟杨乃光之言是听，守候着这个地道之口。

那李天豪夫妇在寨中心里常常挂念前方，天豪盼望自己的箭创早愈，能够前去助守分水岭，别想妙计以破清兵。不料恶耗报至，心中大惊！且闻宇文亮中伏惨死，非常悲悼，蟾姑也哀泣欲绝。

天豪倏自床上跃起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杨乃光起了恶意，把亮哥谋害。亮哥生性坦直，易受人欺。他竟不听我的叮嘱，反去受杨乃光的诡言妄语，以致丧生，龙骧寨危矣！"

蟾姑且泣且言道："我必要手杀杨贼，报我哥哥之仇。"

李天豪道："分水岭已失，龙骧寨屏障已撤，此地虽然秘密，却因杨乃光已投降清军，为虎作伥，势必要来除灭我们一寨的弟兄。他们倘然大军包围洞口，断我水道，那么我们只有在寨内坐以待毙了，还谈得到报仇吗？"蟾姑惊惶道："这将怎么办呢？"

天豪叹道："我也顾不得创伤了，为今之计，惟有抛上这辛苦经营的龙骧寨，且到白牛山上去和王豹联结在一起，再和清军对垒。若然坐困于此，清军必去攻打白牛山，王豹倘有疏忽，我们更少臂助了。"

蟾姑点点头道：“你的话说得不错。现在我们可从已开掘的秘密地道从虾蟆岭下出走，使清军不知不觉，免得被杨乃光知道后，派兵堵截，那是更难办了。”

天豪道：“也许杨乃光已知道有这条路，先去塞没了，要把我们一网打尽，那更尴尬哩！”蟾姑道：“事不宜迟，要走便走。”说着话，遂去收拾一切细软。天豪扶创出外，召集寨中的弟兄，约有三四百人，把出走的意思告知他们。

从人也都情愿遁逃，遂各带了兵器什物预备动身，笨重的只有丢下。还有宇文亮的宠姬金花儿、银花儿，天豪也教她们同走。但是二人因宇文亮惨死，哭哭啼啼，情愿死在寨中，不肯离去。蟾姑再三相劝，两人坚不听从，反累蟾姑挥洒不少眼泪，只得让她们在寨中殉节吧。

蟾姑因天豪伤还未痊愈，教他在中间走，不要当先。她自己握着双股剑，引导众人，向地道中鱼贯而行。想当时宇文亮、李天豪挖掘这条秘密隧道，本是预防万一的，现在果有用处了。然而又岂是天豪夫妇所愿意走的呢？这一行人在地道中走了半天，方才走至虾蟆岭下。遂拨动机关，开了地道的石盖，一个个从山壁下伛偻着身子走将出来，重见天日，以为可脱离险地了。

谁料走得一小半人出来，已被杨乃光部下瞧见，连忙报告与杨乃光知道。杨乃光遂和项雷领兵从林子里杀将出来，大喊：“龙骧寨人那里走？我们守候多时了。”

蟾姑在前，一见杨乃光，不由怒气上冲，便将手中剑向他一指，开口骂道：“狗贼，我妹妹待你不错，又把你招接到龙骧寨来，一片好意。谁料你这厮人头畜生，甘心降敌，以致我哥哥中了诡计，惨遭非命；龙骧寨的大业毁于一旦，

真是万死不足蔽辜！却还要来埋伏于此，为一网打尽之计，你这狗贼狠毒透了，我今天一定不能饶你。”

杨乃光被蟾姑痛骂，非但没有一些惭愧，反而笑嘻嘻地说道：“蟾姑，我一向倾慕于你，今日你们已至末路，劝你投降了我吧！我们结一对好夫妻，不胜于那个姓李的汉子吗？若不是我为了要得到你时，早可在虾蟆岭下伏下地雷，将你们一齐轰掉了，还要说我太狠毒吗？”

蟾姑听了，脸上一红，咬紧牙齿，更不答说，挥动手中双股剑，向杨乃光头上劈下。杨乃光尚没有和蟾姑交过手，遂也将手中剑使开，和蟾姑酣战。

蟾姑一心要取仇人之首，所以双剑直上直下，疾如风雨，尽向杨乃光身上进攻。此时杨乃光觉得蟾姑的武艺比较莲姑更是高强了。项雷在旁指挥部下，把龙骧寨中人围住，自己挺起铁槊，来助杨乃光。

这时李天豪也已从地道中出来，见自己一伙人已被杨乃光拦住，心中大怒，顾不得身上的创伤，舞起手中宝剑，挣扎着上前来战，项雷便和天豪战在一起。但天豪究竟受伤未愈，不能作战，渐渐招架不住；蟾姑又被杨乃光缠住，不能援助天豪，心中十分发急。

项雷觑个间隙，飞起一腿，将天豪踢倒在地，正要用绳索去缚天豪时。忽然林子里跳出一个黑衣少年，手中舞动铁鞭，喝一声“狂寇不要逞能！吃我一鞭。”项雷不防在此忽然半腰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心中一怔，只得丢下天豪，和那少年战住。

那少年一枝铁鞭舞得神出鬼没，项雷不是他的对手。接着林中长啸一声，又跑出一个独脚汉子，相貌丑陋，嘴边露

出一对獠牙，右手撑着铁拐；将手一抬，便有一个青色的剑丸向杨乃光头上飞落。

杨乃光大惊，知道遇到了剑仙，慌忙招架时，不到几个回合，左肩已受了伤；连忙向项雷打个招呼，回身遁逃。项雷刚想走时，青色剑丸已盘旋在他的顶上。项雷一个心慌，措手不及，被少年一鞭打倒，跟着又是一鞭打下，正中他的头颅，脑浆迸裂，眼见得活不了。杨乃光的部下见此景，不敢恋战，四散奔逃。天豪和蟾姑惊喜莫名。天豪早从地上跃起，向黑衣少年拱手谢道："小子被困于此，得蒙壮士们拔刀相助，感谢得很，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说话时，那个独脚汉子早已跳至身边，指着天豪问道："请问你就是李天豪君吗？"天豪更觉惊异，说道："二位怎知贱名？"独脚汉子哈哈笑道："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的，提起一位人物，谅你必然知道，便是荒江女侠方玉琴。我们就是和她相遇后，谈起此地诸位豪杰阴图革命之事，而该寨形势如何险要，所以特地跑来。"

李天豪听了，便点点头道："原来是女侠指示二位至此的，我们也很想念他们。幸蒙二位赐告真名，二位大概也是昆仑剑侠吧。"

独脚汉子答道："在下姓薛名焕，也是昆仑门下。这位黑衣少年就是我的朋友滕固。我们二人在洛阳地方，相助玉琴、剑秋等破灭邓家堡后，听他说起龙骧寨和螺蛳谷的情形，所以先到这里来探访。在北京逗留了一个多月，不料行至此间，恰逢官军围攻你们的龙骧寨；寨前已是团团围住，封闭洞口，不能出入。我等虽得女侠略告大概，然而究竟是地势陌生，无从进寨。便向邻近的人民探听，方知你们和官

军已交锋过数次，寨主宇文亮惨遭地雷炸毙，龙骧寨已是岌岌可危了。

“我等听得这个不祥消息，急切要来援救你们；无如不得其门而入，和你们不通消息；只得在四山乱走，希望或可遇见什么人能够指示我们的途径。遂逢见姓杨的那厮，带了一队兵到这里来埋伏。我们悄悄地掩在他们军后，窃听得他们埋伏的真相；方知姓杨的是寨中倒戈的匪徒，要想把你们一网打尽，用心十分狠毒。我们决定也守在此处林中，倘然你们逃出隧道时，他们要截击激攻，我们便可动手；果然救了你们，这真是此中自有天意了。”

李天豪听了薛焕的一番说话，不胜喜悦，遂介绍蟾姑和他们相见。薛焕、滕固方才已见过蟾姑剑术，甚为钦佩；认为她也是荒江女侠一流人物，不过没有女侠的神勇。

# 第八十一回 龙骧寨剑仙救大厄 曾家庄故雨话旧情

滕固便又向天豪道："照你们的情形，龙骧寨已是无险可守而放寨了，但不知附近可还有立足之地？"天豪答道："龙骧寨的秘密已被清军探悉，况又失去分水岭，已成绝地，不能再守。惟有附近白牛山上我们尚有一伙人在那边盘踞，现在只有投奔白牛山去收拾余烬，再和清军对垒。"薛焕道："既有这个去处，我们便可火速前往，免得被清兵侦知再去袭取。"于是天豪、蟾姑陪着薛焕、滕固，督率部下，一齐取径赶奔白牛山去。

将近山下时，山坡边闪出一彪人马，天豪疑是清兵拦路，正要出来抵御；却见旌旗之下，当先一位壮士，黑面大鼻，手横大刀，跨下战马，正是白牛山的王豹。王豹一见天豪，连忙滚鞍下马，向天豪说道："自从清兵攻打龙骧寨后，我们屡欲前来相助，只因未奉命令；后闻寨主惨死，洞口被封，心中非常忧急。今日率部下五百人正要前来接应，且喜天豪兄等到此，巧极巧极！不知龙骧寨事情究竟如何？"

天豪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道："祸起萧墙，寨主中伏，这恐是天意，非人事所可挽救的。愚夫妇也险些儿身葬其中呢！"遂将自己脱险的情形约略告诉数语，又介绍王豹和薛焕、滕固相见。王豹闻说薛焕是昆仑剑侠和荒江女侠一

起的，格外恭敬。遂对天豪说道："天豪兄幸遇大侠援救，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现在且请到山上去暂息，然后再行商量御敌之计，为寨主复仇。"天豪点点头，于是王豹陪着众人上山。

这白牛山山势也很雄峻，自从"飞天蜈蚣"邓百霸为女侠手刃以后，王豹归附了龙骧寨，得李天豪的指点，曾把山头关隘修理一番。整顿部下，汰弱留强，山上也有七八百人，声势很大；和蒙人也能相安无事，所以清兵也不敢小觑。李天豪等到了山寨里，王豹连忙吩咐厨下大排筵席，款请众人。天豪因为龙骧寨所遭覆灭，清军未退，心中不胜忧烦，勉强陪着薛、滕二人喝酒。蟾姑也因长兄惨死，大仇未复，双眉紧锁，玉容寡欢。

薛焕瞧他们愁闷之状，便安慰天豪道："你们不要愁苦。清兵虽强，我视之无异肉鼠！你们不妨起了人马前去，和他们重行交锋；我们愿效前躯，势必夺回龙骧寨，为宇文亮复仇。"天豪听了，说道："难得二位肯出力相助，必破清军，雪败亡之耻；我内兄九泉有知，亦将感激。"遂又斟上了两杯，敬给二人。薛焕、滕固只顾痛饮，喝得酩酊大醉，玉山颓倒。王豹便叫左右扶着二人到客房里去安寝，又把一间精美的卧房让给天豪夫妇住宿。天豪带来的部众也安插在各个营房里。

那杨乃光在虾蟆岭下受伤而退，心中非常懊丧。此行满拟把李天豪擒住，献与清军，可立头功；且可把宇文蟾姑占为己有，逼她服从。不料蓦地杀来两个男子，把天豪夫妇救了去，而项雷反死在剑下，这真是不幸的事；且喜肩上受了伤还是轻微，遂率众返至龙骧寨前面洞口。这时候伊里吉布

早已挑选两百名敢死队，执炬露刃，冒险从前洞径入，探得里面空虚，回报大军。伊里吉布亲率一千精锐，入洞搜索；但洞中所有贵重的东西早给李天豪带走，没有什么可获。那宇文亮的龙姬金花儿、银花儿却双双缢死在树上；伊里吉布见了，不觉赞叹，命令部下把二人的尸骸去掩埋。

杨乃光进寨叩退，把李天豪等逃脱情形禀告一遍，并自请罪。伊里吉布心中要笼络他，所以不但未加呵责，反用温言安慰一番，又细细向他问了一遍寨中的情况。伊里吉布遂对杨乃光和他自己身边几个参赞说道："这龙骧寨是谋逆不轨之徒盘踞的秘窟，现经我们捣破后，余众已溃退他处；留着这个地方也无用处，将来仍恐为强梁者窃却作乱。不如把寨中房屋一起焚掉，填平这个秘密所在，较为妥稳。"参赞们都说："是是。"杨乃光当然也未便反对。

伊里吉布主义打定，遂命令部下先将隧道破坏，然后再端整引火之物，在寨中四面各处燃起火来。一霎时烈焰四冒，黑烟迷目，宇文亮、李天豪费了数十年辛苦经营缔构的龙骧寨，顷刻之间，变了一座火焰山，势将尽化焦土。伊里吉布率众徐徐退出寨外，接着又吩咐部下挑土搬泥，把龙骧寨的洞口塞没。于是这大好秘窟永远封闭在泥土中，不复与世人相见了。

伊里吉布和杨乃光仍回分水岭驻扎，命人探听李天豪等逃往何处。杨乃光知道白牛山的去处，立即差探前往探听，方知天豪夫妇和龙骧寨余众果然都避身在白牛山上。杨乃光又自告奋勇，愿伴同伊里吉布前去进攻；一面又修书一封，差他的部下送往白牛山，劝王豹投降清兵，献出天豪夫妇，以邀爵赏。因为他自己以前曾和王豹一度劝诱归己的，也许

王豹鉴于势穷，肯来投顺。

伊里吉布遂命裨将胡元和杨乃光先去攻打白牛山，自率大军在后接应。杨乃光和胡元带领一千官兵，直趋白牛山。他对于李天豪夫妇并不惧怕，只怕那个丑陋不堪的独脚男子，不知他是何许人？又不知他是否一同在白牛山？很不放心，所以又差人去探听消息。恰巧派去下书的人来了，呈上王豹的书信；杨乃光拆开一看，心中不由大悦。

原来王豹信上说龙骧寨已失败，李天豪来投自己，很不愿意招待；既承招降，便当弃暗投明，今夜当请李天豪等痛饮，灌醉后下手擒住，槛车送至军前，以作进身之贽。尚有天豪同党薛、滕二人，亦当一并擒献，请杨乃光先代他在清将面前致意。杨乃光知道王豹本非天豪等嫡系，所以深信不疑，立即差人去禀报伊里吉布。这里且扎下营寨，暂缓攻打，夜间仍严加戒备。

到了次日中午，王豹差人送书前来，报告说昨晚已将天豪夫妇及滕、薛二人一齐灌醉，稳稳擒住；现在已打入囚车，将送上点验，故特先函陈报。杨乃光大喜，一面又派人去请伊里吉布到来；一边和胡元披甲持刀，率领三百人，在营外等候。不多时早见前面一簇人马驰至，杨乃光上前迎时，只见王豹骑在马前，背后小卒推着四辆囚车，竖起白旗，前来投降。

王豹见了杨乃光，连忙下马致敬，对杨乃光说道："承足下招降，不胜欣幸。今已将李天豪等四人用计擒住，槛车送上，即请点收。"说着话，将手向后边一指，小卒们将四辆囚车推至近身，果然里面坐着天豪、蟾姑、薛焕、滕固四人，绳缚索绑，倒低着头，好似余醉未醒一般。杨乃光这一

喜非同小可，指着天豪骂道："你这厮今日仍落我网，看你还能兔脱吗？"遂介绍王豹和胡元相见。

胡元道："王壮士擒得盗魁，此功非小，且请到营中去坐。"于是杨乃光即请王豹入营，余众留在外边，由清兵来推着囚车进营去。到得营中，坐定后，王豹便问主帅伊里吉布在何处，亟愿一见。胡元道："尚在后面，还未到临，我当即送囚车前去，请王壮士立刻护送。"王豹大声说道："胡将军，伊里吉布既然不在这里，请他来此点验何如？若要送去，仍由王某与杨兄护送前去也可。"胡元冷笑一声道："难道疑我要冒功吗？王壮士既然诚意投降，理当听我们发落。"

胡元说话未毕，囚里的滕固忽然高骂叱骂道："狗官死在头上，尚不知晓，还想邀功贪赏？"立刻将两手一抬绳索早已脱下，囚车的门也开了；跳将出来，从腰里掣出软鞭。杨乃光、胡元一见情势不佳，忙从旁边小校手里抢过兵刃，对王豹喝道："你把他们送来，为何这样放松，莫非……"话犹未毕，处于槛车中的李天豪、蟾姑以及薛焕都已绳解索脱，向车底取出暗藏的兵器；各个拉开车门，跳到外面。王豹也把脸上一变，自腰间抽出佩刀，说道："姓杨的，你们中了我们的妙计了，逃到哪里去？"一刀向杨乃光头上砍下。

杨乃光又怒又气，还剑迎住。蟾姑、天豪左右夹攻，把杨乃光围住。滕固舞动手中软鞭，直取胡元。胡元将刀架住。薛焕走至营外，从怀中掏出一个信炮，燃着了。轰的一声，响彻云霄。清兵见薛焕这般形状，还没有知道他的厉害，以为他是好欺的；所以呐喊一声，大家跑过来，要想拿

他。薛焕发出剑丸，早有几个清兵断头折臂的跌倒于青光之下。薛焕不忍多杀，便向他们高声喝道："你们自问自己有几个头颅，能够受我的剑丸？快快逃遁去吧！"这时候前面已有一队在梨山的人马，闻得号炮声，向这里杀奔过来。

胡元那里是滕固的敌手？战不到十余合，早被滕固一鞭打得脑浆崩裂，死于地下。杨乃光早已心惊胆怯，不敢恋战，虚晃一剑，回身向营门外便逃。却被薛焕拦住说道："你这厮今日还想逃走吗？"杨乃光咬紧牙齿冲出时，青色剑丸已飞至他的顶上，杨乃光挥剑相迎。蟾姑早已跃至他的身后，一剑击中杨乃光的小胫；狂叫一声，跌倒在地。李天豪赶至，又是一剑，把杨乃光的头颅割下，和王豹等一齐杀出营门。清兵纷纷逃窜，白牛山上的义士斩俘大半，李天豪等得胜回山。

原来王豹接到杨乃光劝降书时，天豪亦在侧，王豹大怒道："杨乃光这奸贼！寨主间接死在他的手里，毫无天良，禽兽不若，还要来劝我投降吗？我王豹虽然是个粗人，却不肯干这种昧良不义之事的！"遂把来信给天豪阅过，要想把来使斩却。天豪连忙把他拦住道："我们何不将计就计，使逆贼坠我彀中，且可乘机歼除满狗。"王豹不明天豪意思，经天豪说明后，不觉大喜。遂写回信答应杨乃光投顺清兵，且将李天豪等槛车送上，果然哄骗得杨乃光相信不疑。

于是王豹把李天豪等四人假作绑缚了，囚入笼中；绳上都打的活结，槛车上都装的假锁，暂时委屈了；解送到清军那边去，想乘间可以把杨乃光、伊里吉布一齐解决。所以天豪等到时都能自己解脱索缚，跳出槛车；惟惜伊里吉布不在一起，没有诛掉。蟾姑和天豪都说："可惜可惜，白坐了数

小时的囚车，仍未能如愿以偿。”薛焕道：“这伙头颅权且寄放在满奴的颈上；待他们尔后攻山时，凭着我的力量，决不使他称雄便了。”王豹遂差部下再去探听。

隔了一天，部下回报，清兵悉数退往张家口去的分水岭上；已无清兵的影踪，碉堡尽行拆除。天豪等很为奇异，再遣人往张家口探询，方知伊里吉布探得白牛山有剑侠相助，难以取胜，不敢起兵前来；现已班师回京，把荡平龙骧寨的功劳上奏清廷，以博擢升了。蟾姑说道：“那厮如此乖巧！早知他是这般懦怯，不敢前来，深悔我们没有迎上前去，复夺分水岭，报我哥哥之仇。”

王豹道：“且喜杨乃光业已授首，我们也好稍泄胸中之恨。”李天豪遂又派人去龙骧寨探听，始知龙骧寨业已被伊里吉布付之一炬，洞口挑土塞没了。天豪、蟾姑都不胜太息，蟾姑悲伤她的哥哥惨死，又想起她的亡妹莲姑，郁郁不乐，生起病来。天豪慌忙代她想法去找大夫前来诊治。薛焕、滕固在白牛山住着没事做，便要告辞。滕固想要到螺狮谷去；薛焕却想回碧霞山去拜望他的师父憨憨和尚，滕固只得随他同往。天豪等留他们不住，遂设饯行而别。

天豪在白牛山上照顾蟾姑的病，足足有一个多月，方才渐渐痊愈。天豪觉得白牛山无可发展，龙骧寨的精锐又大半伤亡；蟾姑在此常常要想念她的兄妹，不如到外边去走走，藉舒胸襟。于是想起荒江女侠和岳剑秋来，不知他们现在何方？所以和王豹说了自己的意思，叮嘱他好好镇守白牛山，大约清军未必前来攻打的。夫妇二人带了行装，离开白牛山，入寨来找寻女侠；兼游各处名胜，冀消蟾姑悲思。

恰巧中途遇见穆祥麟，无意中得知女侠在卫辉府寨柳屯

云中风萧进忠的府上。二人说不出的异样欢喜，所以马上跑到萧进忠府上来探问，果然得以遇见。女侠心中也十分快慰，但听天豪、蟾姑叙述龙骧寨不幸的恶讯，方知宇文亮和莲姑都已不在人世间，也觉得黯然神伤。而龙骧寨辛苦缔构的一些基础，废于一旦，更增慨叹。

当时萧进忠和他的儿子慕解、女儿慕兰，知道李天豪夫妇是尘寰俊杰，固所愿见而不得的，遂设宴代二人洗尘。程远和天豪谈论武艺，初次见面即十分投契，彼此钦佩。玉琴也把自己和剑秋从大破天王寺后，直到太湖歼盗经过情形，许多可奇可愕可喜可惊之事，约略告诉给二人听。又把萧家父子兄妹以及程远等众人之事略述一下。天豪夫妇亟道倾慕之忱，且饮且谈，直至子夜才散席，萧进忠另辟一室为天豪夫妇下榻。玉琴、剑秋本要动身了，却因天豪夫妇一来，只得又耽搁下去。

慕兰心中更是喜悦，天天陪他们饮宴，且到外边去游玩。这样又过了数天，玉琴忍不住又要回天津，谈起宋彩凤母女，天豪夫妇亦欲一见。剑秋遂对二人说道："贤伉俪现在不去龙骧寨，一时谅没有去处，革命雄心大概未必因此而消灭。此番重逢，弟等不胜扼腕；不如我们同到天津后，再待弟介绍往山海关外螺蛳谷去。那边也是志士们聚集之所，弟等久有意代你们二处联络；在袁彪面前曾称道起你们的大名，他亦颇欲相见呢！"

遂将"摩云金翅"袁彪和年小鸾、欧阳弟兄、法空和尚等众人的事迹约略提起。天豪大喜道："既有这样一个好去处，比较龙骧寨更有希望了，要请剑秋兄和女侠介绍。"玉琴道："我们也十分想念袁彪夫妇，说不定到了天津，将重

行出关去走一遭，到那时当陪伴二位前去和他们相见便了。”天豪道：“拜托拜托。”于是玉琴又催促剑秋等早日动身，慕兰、程远又苦留了两天，方让他们动身。玉琴、剑秋、天豪、蟾姑四人遂结伴同行，辞别萧家父子和慕兰夫妇离了卫辉，一齐向天津出发。临行时慕兰洒了不少眼泪，实在舍不得分离呢。

玉琴等在途中没打岔儿，所以这一天已回至曾家村。曾家的司阍者一见女侠等回来了，又有两位客人，连忙上前叫应了，跑到里面去通报。待到女侠等走至大厅上时，只见曾毓麟和他的父母兄嫂以及双钩窦氏都立那里恭候。彼此相见，不胜喜欢！女侠遂介绍天豪、蟾姑二人和曾翁等相见后，分宾主坐定，下人献过香茗。

玉琴不见宋彩凤，心中不胜奇异，忙问毓麟道：“彩凤姊呢，现在哪里，怎么独有她不见？”毓麟微笑答道：“她在里面，等一会自会见面。”玉琴闻言，更是奇异，忍不住又说道：“咦，奇了，彩凤又不是羞人答答怕见面的小女子；我们都是老朋友，即使有两位客人前来，她何必要躲避着不出来相见呢？”毓麟只是微笑。窦氏道：“少停她要来见女侠的，她时常和我们谈起二位的行踪，日日盼望你们归来呢！”

曾毓麟说道：“我们自在杭州和女侠等分手后，即与家兄等一同北上。回家时，我父亲的病十分已好了七分，渐渐痊愈，我们心里自然快慰。但以未能随二位同游普陀，未免又有些惆怅，盼望你们可以早归。谁知道隔了这许多时候，望穿秋水，不见芳踪；一时又无从探询，时生她人之思，想煞我家的彩凤了。不知女侠等何以在外边耽搁了这些日子，

普陀之游乐如何？”

玉琴道：“毓麟兄，你们不要问我们游得怎么样，这些事谈起来正长哩，稍缓当一一奉告。现在我要见见彩凤姊，她为什么不速相见，究竟为了何事？难道面上生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吗？好不奇怪！”大家一起笑起来。梦熊忍不住嚷起来道：“麟弟何必吞吞吐吐，使女侠打不破这个闷胡芦。这件事光明正大的，又有什么害羞，见不得人呢？你快去拉弟媳出来相见，她是一个女英雄，应该爽爽快快。”

毓麟正要站起身子时，宋彩凤已从屏风背后走将出来。毓麟的嫂子指着她说道：“来了来了。”玉琴、剑秋齐向宋彩凤注目看时，见容颜依旧；只是大腹彭亨，高高的挺起着，连身上一件浅绿色的女褂也绷得十分紧张，举步也微觉迟慢。琴剑二人至是方才明白彩凤已有身孕，所以羞见故人了。她见了玉琴，脸上一红；走过来，带着笑和玉琴握手说道：“玉琴姊姊，你怎么一游多时，到今天方回津门？使我们思念无已啊！”

玉琴笑嘻嘻地说道：“这事稍缓再告，现在要吃姊姊的红蛋了。多时不见，你的腹已大如五石瓠，不知里面是小麟还是小凤？”剑秋在旁说道：“天生石麟，定卜弄璋之喜，曾老丈可以含饴弄孙了。”曾翁捻须笑：“托福托福。”彩凤又和剑秋相见。

剑秋遂又介绍天豪、蟾姑和彩凤认识，且说道：“以前和你们谈起龙骧寨宇文兄妹和李天豪等诸侠士，你们恨不得跑到龙骧寨去见见；现在他们自己跑来了，也是很好的事。只可惜龙骧寨已遭大劫，宇文亮惨死敌手。一朵含苞待放的革命之花，忽被风雨所摧残，这是我们起初意料不及的

啊！”宋彩凤听宇文亮已死，也不胜悲哀。蟾姑听剑秋提起她的亡兄，眼眶中珠泪晶莹，粉脸低垂下去。窦氏和梦熊、毓麟等也都咨嗟太息，为龙骧寨悲哀。

大家坐谈了一回，彩凤拖着玉琴的手腕，和她的妯娌，招待蟾姑同到里面闺房中去盘桓。玉琴又问彩凤几时可以分娩？彩凤答道："再隔两个月要临盆了，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的，心中十分耽忧哩！"玉琴道："愿你平平安安地早生贵子，也使毓麟快活，我这个大媒做得可不错。"彩凤笑道："这是要谢谢你的，毓麟也常和我说起姊姊。他十分系念姊姊，不知到何方去了，旅途可安？我对他说你放心吧，有剑秋兄同行，更无什么顾虑。"

玉琴听了，面上一红，想起从前避雨曾家庄，病榻缠绵，毓麟乞婚的事来。便向彩凤说道："他对你说起什么？"彩凤笑道："他佩服你侠义孝勇，为当代巾帼英雄，情愿拜你为师。"玉琴唔的一声道："我不要收这种斯文书生做我的徒弟，姊姊武艺很好，你尽可教导他啊。"彩凤又笑道："象他这样文弱的人，怎可学习武术？我不过教他练练八段锦，希望他的身子强壮一些便好了。"玉琴笑笑。

彩凤又问道："姊姊，我也要问你何时可以给我吃一杯喜酒，怎么迟迟不发表喜信呢？"蟾姑在旁边拍手笑道："我也是这般想，人家代玉琴姊发急着，玉琴姊却象不在心上的，使我们真是焦急。"玉琴道："怪呀！这事要你们发急吗？连我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实现。我们东飘西泊，舍死忘我；只为人间多多除去些害人的妖魔，扫除一些不平，精神上便觉快乐，其他的事都不禁忘怀了。"彩凤和蟾姑听了女侠的说话，更是佩服。

外边曾氏弟兄陪着天豪、剑秋，喝茶闲谈，转瞬天色已黑。曾翁吩咐厨下安排一桌丰盛的筵席，款请琴剑和天豪夫妇。厅上点着四盏明灯，请众人入席；计有曾家老夫妇、窦氏、毓麟、梦熊、彩凤妯娌，以及来客玉琴、剑秋、天豪、蟾姑。一共十一位，团团儿坐满了一圆桌。玉琴见桌上肴馔精美，连忙开口说道："多谢寄父母这样盛情，使我们何以克当呢？"

曾翁带笑说道："我们时常思念女侠，难得今番回来，又有李君贤伉俪驾临寒舍，增辉不少，敢不稍尽东道呢！不嫌怠慢，请痛饮数杯，先尽一夕之欢。"玉琴等齐谦谢。毓麟执壶代众人斟酒，彩凤又把筷子夹着菜，敬给女侠和蟾姑吃。席间大家开怀说笑，举杯痛喝。

玉琴遂把自己在普陀海面遇盗，和剑秋失散；以及身困丽霞岛、独探太湖、遇险横山、重逢剑秋、歼除雷真人等剧盗诸事情，约略讲给彩凤等众人听。讲到紧要关头，众人都代玉琴捏把汗；且为玉琴庆幸，各各喝了一杯。梦熊听玉琴谈起史兴的轶事，更觉有味，连声称赞道："史大哥真是天下第一快人，可恨我曾梦熊没有机会碰见他，不然当和他一饮三百杯。"

彩凤又问起虎跑寺遇见的怪头陀来。剑秋把自己在嘉兴夜探灵官寺的一会事告诉众人听，彩凤连说好险。玉琴道："象怪头陀这种武艺，确是难得；可惜不归于正，以致没有好结果。可见艺不足惜，吾人处世必先正其心术了。"蟾姑也讲起杨乃光的事，深悔她妹妹莲姑不能择偶；不但害了自己，而又断送龙骧寨事业，大家无不扼腕。剑秋又问曾家村近来可平民无事？毓麟答道："这些时候寇盗敛迹，村中十

分平安，谅他们也知道我们这里不乏能人，所以不敢再来觊觎了。”谈谈说说，直到下半夜方才散席。

毓麟早已命人收拾两间精美的卧室给四人下榻，天豪、剑秋住一室，玉琴、蟾姑住一室。次日起身后，玉琴想起自己的花驴，便和剑秋由毓麟陪着一齐到后面马厩中去瞧看。见自己的花驴和剑秋的龙驹一同分系在槽边。玉琴走过去，拍着花驴的背，说道：“我回来了，这一阵抛弃你很久，没有用着你，谅你无处遛，一定闷得发慌了。”花驴认得它的主人，所以只把驴头向玉琴身上磨擦。那龙驹也振喉嘶了一声，好似欢迎它的主人回来。二人见坐骑无恙，很觉快慰；离开了马厩，回至书室里，大家坐着，又叙别后情景。

玉琴一会儿讲起奇人公孙龙，一会儿讲起一明禅师和云三娘，一会儿讲起余观海，一会儿又讲起程远和萧慕兰；剑秋也讲起琼岛上的非非道人，大家很注意的听着。闲时又在后园练习各种武术，窦氏虽然年纪老了，却是兴致不浅；有时也要握着她的一对虎头钩，舞一回给众人瞧，真可谓老当益壮。彩凤却珍重身躯，不敢一试身子。梦熊跟着众人学剑，却不能得其窍要，傻头傻脑的逗引得众人发笑。

这样过了半个月，天豪夫妇要赶到螺蛳谷去；和琴、剑二人说了，要即日动身。玉琴当然也不欲在此久留，便对毓麟、彩凤说明自己的意思。彩凤道：“螺蛳谷这个去处，我也很愿去见识见识；可惜分娩期近，不能出外，又错过了机会。”毓麟却要留住玉琴等不放走。

玉琴道：“人生久聚也无多大意味，倒不如时来时去；久别重逢，反觉别有滋味。你好好陪伴着彩凤姊，预备早一天抱儿子；让我们去飘泊天涯，一任自由。我早已说过此身

如闲云野鹤，无可留恋了。”毓麟听女侠这样说，也不敢多渎。倒是曾翁夫妇听说女侠等要去，苦苦坚留数天。玉琴碍于继父继母的盛情，只得再在曾庄住了二三日，遂和剑秋、天豪、蟾姑辞别曾家诸人动身。

这一遭花驴、龙驹都要带着走了。彩凤和玉琴握手分别，叮嘱玉琴从螺蛳谷回来时一定再要到这里会会，玉琴一口答应。毓麟和他哥哥亲自送至村口，方才分手。玉琴、剑秋和天豪夫妇才一齐跨上坐骑，挥鞭长征。到北京时天豪因前事不敢逗留，所以四人在京师只住了一天，马上动身。

出得山海关，天豪留心察看关外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关内又是不同。琴剑二人有好多时没再到螺蛳谷了，催着坐骑急急赶路。这一天将近螺蛳谷，遥望山峰层叠绵延，如高高低低的长屏一般。玉琴正自欢喜，忽见山外扎下许多营寨，旌鼓密布，剑戟如林，一股杀气笼罩着螺蛳谷，不由心中大惊。不知螺蛳谷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竟有这种可怖的景象，使人却步呢！

# 第八十二回　檀板银筝宴前观女乐　柔肠侠骨谷内报凶音

玉琴一见这个情景，不由吃了一惊，回头对剑秋说道："这真是官兵的营寨啊！莫非螺蛳谷也像龙骧寨一般发生了变化？但我很不愿意再见这个革命策源地平白消灭，况袁彪、年小鸾等和我们都是很投合的同道，这件事却不能不管了。"剑秋跟着向四下里了望一下，见所扎的营寨蜿蜒不绝，向螺蛳谷取大包围的形势，旗帜上都有一个鲍字。遂答道："不错，准是官兵在这里攻打螺蛳谷了。不知袁彪如何应付？大略已打过两回仗了，否则袁彪也不肯让他们直逼谷前的。好在这螺蛳谷形势险恶，外边人不易攻入，足可坚守。但不知道姓鲍的是个什么人？我们在此徘徊不进，若被官军窥见，定要生疑，反有不便。"

玉琴道："待他们来时，我们杀他一阵也好。"剑秋摇摇手道："师妹不可卤莽，现在我们要先见了袁彪之面，问明情由，然后可以入手。"李天豪道："剑秋兄的话正合弟意，不知这螺蛳谷可有什么间道可通？我们且偷渡入谷，先见袁彪要紧。"蟾姑道："玉琴姊以前到过这里的，一定能够知道。"

玉琴又仔细向四下里窥察一番，对三人说道："谷前是包围得十分严密，无路可通。这螺蛳谷乃是大羊山中最险要之所，和它相连的又有个小羊山，那边有间道可通；就是我

以前在夜间逃出石坑，走至三清寺，遇见法空、法明两头陀的地方。大概清兵不会知道的。”剑秋道：“琴妹既然认得，事不宜迟，就请你领导我们走这条路进去吧。”玉琴遂将花驴的缰绳一抖，掉转头便望左边山坳里跑去。

三人跟着她同行，跑过了一条山冈，道途便格外曲折而峻险了。怪石罗列，草木塞道；四人一齐跳下坐骑，牵了驴马，慢慢地望小羊山上走去。山径愈行愈险，爬过两重山峰，回望谷外清兵营寨如在釜底。又走过了一段路，方才渐觉平坦，螺蛳谷中的旗帜也隐约可睹了。这时已是薄暮，四人重又跨上坐骑，绕道望谷中进发。

忽然前面林子里拥出一彪人马，拦住去路；当先两位少年，横着大刀，高声喝道：“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胆敢到我们谷里来乱闯，莫非是清兵派来的奸细吗？”玉琴用眼一瞧这两人，正是欧阳弟兄，便当先迎上去，开口说道：“你们贤昆仲可还认得我们吗？”欧阳仁、欧阳义定睛看时，见是女侠。不由大喜，一齐下拜道：“原来女侠到此，真使我们万分快活。”又和剑秋相见。

剑秋也不及代他们和天豪夫妇介绍，先问袁彪在哪里，谷中人无恙吗？欧阳仁顿了一顿，说道：“尚好，袁头领日夕盼望你们前来，快请到里面去相见。我们此刻正在危急之秋呢！”剑秋说声：“是。”欧阳弟兄遂引导他们望谷中左盘右旋的走去。友色已黑，前面林子里火把大明，又闪出一队人来；当先一将，相貌英俊，手执长枪，正是小子龙陆翔。欧阳弟兄和他打一暗号，陆翔将枪一摆，部下向两边让出一条路来。

剑秋等行近时，陆翔瞧见了，又惊又喜，拱手说道：

“女侠和岳先生怎样到此的？”剑秋道：“我们特来探望你们的，你和戴兄到此几时了，可好吗？”陆翔答道：“袁头领待我们很好，只是现在官军方攻打我谷，形势十分吃紧。小的是奉命巡逻的，岳先生见了袁头领，自会明知一切。”剑秋、玉琴见他有职在身，也不便和他多说话。

绕过了林子，向前走不到一里，前面又有一带火把，拥出一彪人马，在要道口拦住。当先一位青衣少妇，手横宝剑，正是年小鸾。玉琴见了小鸾，立刻跳下花驴，过去握住她的纤手说道：“姊姊你多么辛劳，我们来了。”小鸾见是玉琴，背后还有剑秋等数人，陡觉喜出望外，带笑说道：“原来玉琴姊和岳先生来了，我们一别多时，好不令人思念。”剑秋也上前和小鸾招呼。

小鸾和女侠对立着，一时不知说些什么话才好。玉琴道：“袁头领在哪里？”小鸾道：“他正在寨中，姊姊等且请到里面坐息。”于是欧阳弟兄便请小鸾相伴女侠进寨。“摩云金翅”袁彪早得小鸾的飞报，亲自降阶相迎。在风虎堂上坐定，袁彪向琴、剑二人拱手说道：“我们无日不思念二位大侠；难得今日重临，不但足慰渴念，也是山寨之幸。我们正要仰仗大力，以退强敌里！”

剑秋问道：“山下的官军是从哪里杀来的？你们怎会杀他们不过？”袁彪摇摇头道：“官军里面很有几个能人，所以我们吃了亏了。统兵的乃是兴京提督鲍干城。”袁彪说出“鲍干城”三字姓名，玉琴不由失声而呼道：“原来是他吗？”说着话，回头对剑秋说道：“鲍提督本在宾州的，不知几时迁任兴京？又不知怎样派他前来攻打螺蛳谷的？但是我们知道鲍干城的本领也属平常，袁头领等何至失败在他手

里呢？”

袁彪叹道：“你们认识这姓鲍的吗？他的用兵很不错，又有能人相辅，所以我们不敌。此事说来话长，你们远道前来，大概肚子也饿了。正是用晚饭之时，我们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叙谈吧。”遂吩咐左右摆席。玉琴听袁彪如此说，也不便紧问，于是介绍天豪夫妇和袁彪伉俪相见。袁彪以前也听过二人说起龙骧寨大略，今闻龙骧寨失败消息，不禁十分悲悼痛惜。

这时候法明头陀、戴超、解大元、马魁等闻讯都来相见。解、马二人便是琴、剑由山东抱犊崮那里介绍到来的，袁彪派他们在谷中掌管粮食器械；二人做事很是忠心，所以袁彪也很信任他们。戴超和陆翔也是在山东道上经剑秋介绍过来的，袁彪因为剑秋信上曾赞许过二人的武艺，故十分优待，倚着臂助。玉琴不见法空头陀，便问：“法空师在哪里，怎么不见？”袁彪叹道：“前次上阵时，法空不慎为人所害，此仇尚未报哩！”琴剑二人闻得法空阵亡，不胜太息。

谈话间，酒席早已摆上，袁彪夫妇和戴超等陪同剑秋、玉琴、天豪、蟾姑一同入席。袁彪敬过酒，大家举杯痛饮。袁彪因琴剑等四人到来，精神上安慰不少，举觞痛饮；惟有欧阳弟兄和陆翔等在外巡逻，职责甚重，所以不能同席。在席上，剑秋又问起官兵攻山的原因。于是袁彪一边喝酒，一边把这事的原委慢慢地告诉。

原来袁彪在这两年里招兵买马，积极发展，只苦经济常感缺乏；倘然时时出外行劫，尤非袁彪所愿。恰巧小子龙和戴超投奔螺蛳谷后，陆翔自觉来此无功报效，未免不安；听

说山寨中缺乏赀财，使他想起一个远戚来了。因陆翔有一远戚，复姓东方名宝林，住在沟帮子，以前贩药材，很积有一些赀财，略知武艺。前数年至四川采办药材时，陆翔曾做过他的保镖，随身保护。出关后，东方宝林谢他数千银子，陆翔分文未受；在东方宝林家里住了一二月，自觉筋骨懈弛，不肯久居，所以重行入关。认识了铁棍谭二，在山东道上做响马，和东方宝林久不通信；后被剑秋等一席话感动了他的心，遂到螺蛳谷来共谋革命事业。

此刻为着螺蛳谷经济缺乏，所以自告奋勇，想要到东方宝林那边去告借十万两银子；并劝他入伙，好增加山寨的赀财，大事扩充。遂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袁彪，袁彪甚为赞成，即托陆翔一行。陆翔遂带了盘缠，骑了一匹马，离了螺蛳谷，向沟帮子去。找到了东方宝林那里，旧地重来，使他几乎不认识了。崇楼杰阁，高厅大厦，建造得美轮美奂，金碧辉煌，在沟帮子地方可称得数一数二。陆翔下马问讯，有一个老家人认得他的，便入内去通报东方宝林知道。

东方宝林闻得陆翔重来，亲自出迎；握手道故，问起近况。陆翔方知东方宝林拥有很大的财产，在东北数处繁华的城市里开设许多药材行。因自己的老屋不甚闳丽，所以在前年特地鸠工庀材，建筑了一座园林；自营箕裘，以娱天年，生活上非常优适。陆翔却不便即将自己的事老实告诉，只说东飘西泊，没有一定的归宿。东方宝林道："以后可在敝舍长住，不必奔走天涯了。要吃要穿，这里尽够你使用，不必客气的。"陆翔含糊答应，且谢了一声。

东方宝林为着陆翔远道来临，遂于夜间设席人寿堂上，宴请陆翔，又教几个亲戚相陪。内中有个姓鲁的，名成，是

他第三小妾的胞弟，为人小有才，喜欢卖弄聪明；靠着裙带关系，在东方宝林邸第里做账房。凡事承意观色，对于东方宝林十分阿谀趋奉。东方宝林甚是相信他的，大家题他一个绰号叫做“生甘草”。因为生甘草是药方中用得很繁的一种草药，都配得上的，所以称为药料里的甘草。东方宝林家中有事，自然也都得“生甘草”鲁成了。

饮宴之时，东方宝林又叫女乐出来奏曲侑觞。原来东方宝林本是好色之徒，后房姬妾甚多；这几年来家道日富，一意以声色自娱。所以家中畜有一部女乐，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

特请老伶工教以新曲，弦管丝竹，靡靡悦耳。每有宴会，兴至时即唤她们出来清歌一曲，以佐雅兴。这种举动似乎有些僭越，但因东方宝林和当地官吏都有默契；任凭他怎样奢华自奉，地方上的人也没有一个去攻讦他。俨然小国诸侯，几同南面之乐了。

今晚鲁成故意要使陆翔快心意，娱耳目，遂唤女乐出奏。莺莺燕燕，共有金钗十二之数，排列在人寿堂上、云母屏前。银筝檀板，龙笛凤笙，吹奏起一曲“渔家乐”来。陆翔细看歌女中间有一个身穿紫绿的，正是豆蔻年华，眼波眉黛，十分清丽；手里弹着琵琶，柔媚的目光，不时向自己射来，不觉被她的美容吸引住。一向豪爽自命的，今夕也会心神摇荡起来。东方宝林见陆翔尽向紫衣歌女紧瞧不已，微微一笑。

等到一阙告终，陆翔甚为兴致，站起身来，带笑说道：“今宵之会甚乐！蒙宝林兄赠以清歌，小弟无以敬奉，愿拔剑为舞。”东方宝林拊掌说道：“翔兄的武艺，我是一向钦

佩的；今晚能够舞剑，更使这佳会生色不少了。”陆翔遂脱去外边长衣，从他腰间抽出三尺龙泉，寒光闪闪，不可逼视，霍霍地舞将起来。陆翔的武艺本来马上步下件件都精的，这一路剑法舞得五花八门，龙腾虎跃。只见一团白光，滚来滚去，那里有陆翔的影子！众人都瞧得目瞪口呆。陆翔舞毕，如飞般掠至筵前；还剑入鞘，神色不变，气不带喘。东方宝林连声称好，众人亦皆抚掌称善；那些歌女们也看得出神，把陆翔看作天神一般。

坐定后，东方宝林对陆翔说道："数年不见雄姿，武艺更是超群，不可不贺。"遂回头对那紫绿轻衫的女子说道："翩鸿，你过来代陆爷侑酒，这般少年英雄，谅你也罕见的。"陆翔方知这位紫衣女名翩鸿。见她嫣然一笑，移动婀娜的娇躯，姗姗地走至陆翔身边；轻施皓腕，把纤手去取了酒壶，代陆翔斟满一杯，低声说道："陆爷请赏脸，喝干这杯酒吧。"陆翔笑了一笑，举起杯来，一饮而尽。翩鸿又代他斟上一杯，陆翔跟着又喝下肚去。众人见陆翔喝得爽快，一齐拍手称好。

东方宝林又对翩鸿说道："你可代陆爷独歌一曲，陆爷的酒更要喝得痛快呢！"翩鸿点头应了一个"是"字，遂去取过她的碧镂牙嵌琵琶来；移张小凳坐在陆翔身后，唱一阙"凤凰于飞"。歌声十分婉转清脆，如出谷黄莺，在枝头轻弄好音；而琵琶也弹得如珠走玉盘，悠扬悦耳。一阙终时，陆翔连喝了四大杯，且啧啧赞美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翩鸿坐在一边，低垂粉脸，拈弄衣角。

东方宝林见陆翔已喝得够了，遂先命女乐退去；又教下人扶着陆翔，到客房去安睡，宾主尽欢而散。次日陆翔见了

东方宝林，道谢昨宵款待盛情；且乘左右无人的时候，把自己到此的本意，详细告诉。将螺蛳谷的情形，说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劝东方宝林可以暗里加入，同图革命事业，将来打倒满奴，恢复自由。要他捐出些家财，帮助袁彪购置军械，扩充势力。

东方宝林听了陆翔的一席话，沉吟半晌，方才说道："翔弟是个英雄，当然不甘埋没蓬草。螺蛳谷真是大好所在，我在此间也闻得'摩云金翅'袁彪的盛名。你要我捐输家财，我就可以答应。至于人伙一事，我因有许多眷属及经营的事业关系，容我细细考虑后再行还答。"

陆翔道："多蒙宝林兄慨慷捐助螺蛳谷的军费，我们非常感谢。人伙一事，不妨待你考虑后再告诉我。倘然你有别的关系，认为不便的，也可缓之异日；不过小弟看满奴国祚将绝，汉人的革命思想，日益浓厚强烈，爆发的日子不远。有志之士应当早早加入，共同努力。所以小弟希望你和我们一同行事。"

东方宝林点点头道："你的说话未尝无理，待我隔一天再和你说吧。"陆翔道："很好，我准在此等候你的佳音。"东方宝林听了陆翔的劝告以后，一个人自思自量，煞费踌躇；因为他过着很优厚的生活，别无所求，不敢去做冒险的革命事业；但觉陆翔所说的也有道理，所以犹豫不决。

恰巧鲁成进来报告一项账目，见东方宝林独坐沉思，便问他有何心事？东方宝林一向以为鲁成是个智囊，自己遇有疑难不决之事，常和鲁成商量。鲁成每代出主意，应付难关，当然十分信任他。此事因为关系重大，所以没有向他询问主张；现在鲁成既已探问，遂将陆翔所说的话，原原本本

告诉他听。鲁成冷笑一下，没有回答。东方宝林问道："老弟，你看这事怎么办？我人他们的伙，有利没有利，你怎么一声也不响？"

鲁成把坐椅凑近东方宝林的耳边，又回头向窗外望了一下，然后说道："老哥，你处的地位和姓陆的不同。姓陆的是个草莽武夫，他在外边结交的一班人，都是亡命无赖之徒；那螺蛳谷的袁彪，以前也曾在锦州犯过血案而逃亡山林的。表面上说是图谋革命事业，实际上和窃盗无异。他们盼望天下有乱，可以乘时而起，从中取利。然不知满清国运虽以衰微，而势力仍未可轻视。螺蛳谷不过弹丸之地，潢池弄兵，做不成功什么伟大的事业；只要省里派几千兵去，便可踏平山谷。

"现在他们缺乏金钱，陆翔觊觎老哥家产钜富，故而到此游说；要你加入，做他们的党羽。好似梁山泊好汉邀请卢俊义一样，他们不过要利用你的家财。你若加入以后，你虽有百万家产，也不够供给他们使用的。倘然清廷大张挞伐之时，老哥反因闻名而罹刑网，连累一家老小。所以此事据小弟的目光看去，可说有百弊而无一利，很不值得去赞助他们的。不如安安乐乐的经营我们的商业，一辈子不会有什么祸殃的。老哥你亦以鄙意为然吗？"

东方宝林本来心中忐忑不安，不敢冒险从事；实在他的生活甚是安定舒适，要他去干冒险的事，不是徒劳唇舌吗？此刻他一听鲁成之言，连连点头说道："老弟之话不错，我本来也觉得此事大大不妥。我是有身分的，有了偌大的家私，子孙能够饱食暖衣；我自己陶情丝竹，终老天年，谈什么革命不革命呢？不过陆翔一则是我亲戚，二则以前对于我

也有相当的关系。此番他特地前来向我说项，反使我很难置答。倘然坚决拒绝，失欢于他们；说不定他回去和袁彪商量之后，也许要向我们不怀好意起来，那时候我也难以对付。所以我想聊助他们数万银子，自己却不去和他们合伙。这样一来，陆翔也不能怪怨我了。”

鲁成想了一想，忽然附着东方宝林的耳朵低声说道："我倒有一个无上的妙计在此。老哥和本地官吏很熟的，何不趁此机会，立一大大的功劳。”东方宝林道："立什么功劳呢？”鲁成道："你不妨明天就向陆翔佯作应允入伙。可先付他一二万银子，却要他请袁彪到此一谈，与彼共谋革命事业；且允许他们愿将家财源源供给螺蛳谷的用途，他自会怂恿袁彪前来。那时我们可以想法将二人擒住送官，报到巡抚那边去，我们的功劳就不少了。老哥不是从此可以做个官，荣宗耀祖，连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吗？”

东方宝林道："你的计划虽好，但我倘然照你所说的去行事，将来未免对不住陆翔。况且螺蛳谷余党若知道他们的头领遭害，他们或要来此报仇。那我岂不是犯着极大的冒险吗？”

鲁成道："我以为完全没有危险的。袁彪和陆翔来时，我们只说要多留数天；暗暗用酒灌醉他们，将他们送到官里去，要求速加处决。等到螺蛳谷中人知道时，二人早已伏法；我们再可要求省里官兵立刻去攻螺蛳谷。那时候螺蛳谷失去了首领，破之易如反掌了。老哥还有什么多虑的呢？”东方宝林听了鲁成这样说话，踌躇良久，还没有决定。

鲁成又道："请你不必狐疑，你这次若然失去了机会，将来陆翔一定要屡次向你告借粮饷。你的家财虽大，也不够

他们用的，反而时时刻刻犯着通匪的嫌疑。这情形不是危险吗？我们对于任何事情都要计算利害；有害于己的事情，不是傻子万万不肯做的。老哥，你仔细想想吧！不要顾全了他人，反而害了自己。”

东方宝林听鲁成说得利害分明，心中不觉活动，遂对鲁成说道：“我这样做吧，陆翔陆翔，你不要怪我无情啊！”鲁成笑道：“老哥不失是个忠厚的长者，但此事顾不得情面，否则你自己便要吃亏了。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代你想出这条计策，请你决定意旨。在陆翔面前休要露出马脚来，倘被他窥破了，于事反为不妙。”东方宝林答道：“我当照计行事便了。”

他听了鲁成的怂恿，遂去向陆翔说道：“我想了多时，也愿加入你们一伙，同谋革命事业。但我很希望一见袁彪，然后决定；所以我要请翔弟回到螺蛳谷去请袁彪到此和我一谈，共定大计。我的家财情愿源源供给与他们，决不翻悔。”陆翔道：“宝林兄要见袁彪，何不随小弟同往螺蛳谷一见？顺便可以看看山寨的形势和人马的多寡。你若瞧见了这个大好去处，当然胆气更壮，知道我们非寻常绿林可比了。”

东方宝林听陆翔不肯引袁彪前来，反要他到螺蛳谷去，觉得自己这条计划不能实现了。遂又说道：“我此时随你到螺蛳谷去，恐怕家中人知道了，反为不便；须候时机成熟后，然后再去。故请翔弟务必去邀袁彪来此一见，我当略尽地主之谊，诚恳款待。现在我先给你带回一万银子，作为军费；等到袁彪来后，我再可捐助五万两，请你回去代达一切。”

陆翔听东方宝林说得很是诚挚，万万料不到他心怀不良，要谋害自己和袁彪，所以也就答应。东方宝林要留他多住数天，陆翔要紧回螺蛳谷去请袁彪前来。隔了一天，遂和东方宝林告别了；带了一万两银子，赶回螺蛳谷。见了袁彪，把自己游说的一番经过详情，告诉一遍；要请袁彪同他一起往沟帮子去和东方宝林一晤，以便使东方宝林决定入伙，且可拿到五万两银子。

袁彪当然信任陆翔之言，一口答应。他们两个都是性急的人，次日袁彪就要动身；把谷中事情托给欧阳弟兄代理，他和陆翔穿上便服，跨了匹马，立即上道，赶奔沟帮子去。东方宝林和鲁成早已安排金钩，待钓海鳌。闻二人到来，忙同鲁成开门迎接，请到花厅上去坐。陆翔代他们各人介绍一遍。东方宝林说了许多景慕之言。袁彪是刚直的人，便又把螺蛳谷情形以及自己如何志欲革命的经过，一一讲给东方宝林听。

东方宝林道："袁头领真是天人，弟等自愿追随左右，同复清廷。所谓智者出其智，勇者出其力，富者出其财，各人尽其力量；务使螺蛳谷日益强盛，为将来起义之计。"袁彪听了，大喜道："难得东方先生不弃鄙贱，肯和我们合伙行事，这是螺蛳谷的大幸了。"鲁成也在旁边假意称赞袁彪和陆翔，雅尊他们为当世英雄。

二人听了，都很快慰，绝无丝毫疑意。晚上东方宝林又设筵在人寿堂上，唤出女乐来，奏曲敬酒。袁彪、陆翔高坐上首，举杯同饮。东方宝林引壶斟酒，向二人致敬。谁知二人喝不到两杯酒，立刻大醉，推金山倒玉柱般倒于地上。鲁成跳起身来，哈哈大笑道："摩云金翅枉有一身本领，今天

中了我们的计策，死期不远了。”遂叫两个壮丁过来，用坚硬的绳索将袁彪和陆翔一齐紧紧缚住，立刻要送到官衙中去。

东方宝林一边教人撤去酒筵，一边吩咐女乐退去。众歌女都很惊奇，不知主人有何用心，将这两位侠少年擒住送官，心中都代他们二人可惜。鲁成便对东方宝林说道：“事不宜迟，我们快把这二人送到县衙里去；即由官中去禀告巡抚，以便早日就地正法，免生意外。”东方宝林听了鲁成的话，遂唤家丁将二人送入广柳车中；自己和鲁成骑了马，到县衙中去见县令。

那县令姓罗，善逢迎上司，结交绅富；他知道东方宝林是本地的富商，闻来谒见，立刻亲自出迎。东方宝林和鲁成见了罗县令，便将来意告知。罗县令听说他们二人业已擒住了螺蛳谷的大盗袁彪，不胜之喜，遂对二人说道：“本县当即一面将二人收监，一面飞禀巡抚如此发落；且把你们二位的大名保荐上去，巡抚定有嘉奖，决不有负你们的。”

鲁成道：“要请县尊禀告巡抚，即将二盗就地正法，以免发生变动。一面可以乘势调兵派将去攻打螺蛳谷；他们失去了首领，蛇无头而不行，不难一鼓歼灭了。”罗县令连说是是，称赞鲁成很有智谋。即把袁彪、陆翔钉镣收监，又陪着东方宝林、鲁成二人坐谈一番。东方宝林才与鲁成告退，回到家中去了。

罗县令已将袁彪、陆翔二人收监，吩咐狱吏好好看守，连夜便教幕府撰就公文报省，禀告上宪，如何着落。袁彪和陆翔到了狱中，等到酒醒时，方知中了奸计，误入陷阱。陆翔更是懊丧不已，对于袁彪非常抱歉。但因二人分别禁闭没

有见面，所以彼此不能交谈。袁彪当然十分愤恨，怨恨自己不小心。想起以前在锦州牢狱中的情景，不料再度要受绳继之危，再没有第二个风姑娘来援救自己了。又想起山寨里的情形，不知年小鸾可能知道这消息？倘然知道以后，更不知要怎样发急呢？所以他心中十分难过。

东方宝林回去后，家人向他探听消息。他才说这两个客人乃是螺蛳谷中的大盗，官厅捕之不得的。此番来劝我入伙，因此用蒙汗酒把他们灌醉了，送到官里去治罪。以后我们还可有做官的希望呢！鲁成更在众人面前夸赞他自己的计策巧妙，众人也都恭维了。其中却只有一个人心里很代袁彪、陆翔二人发急，只是想不出个主意来。此人是谁，就是歌女中间的那个翩鸿，曾向陆翔敬酒的。

她本是辽阳人士，姓朱，是好人家的女儿。父亲名唤宏恩，只因酗酒滋事，殴死了朋友，锒铛入狱，瘐毙在狱中。她的叔父便把她卖与东方宝林，得钱去收殓父尸。东方宝林见她容貌美丽，性情也贤淑，便命乐师教她习歌，且给她念书识字；自己亦很宠爱她，颇有意收她为妾。但因群妾反对，尚未实现。群雌粥粥，争妍取怜，生恐翩鸿一旦入侍，她们都要失宠；故百般阻挠，不让这事成功。而翩鸿虽为歌女，颇具一双慧眼，对于东方宝林也觉得尸居余气，不足当意；群姬嫉妒，她却深喜。

自从见了陆翔，觉得他年少英俊，蛟龙非池中之物；很欲效红拂私奔李靖的故事，委身以从。但尚没有这种胆量，芳心荡漾，莫知所可。后见主人听了鲁成的怂恿，将二人迷倒后解送官衙，这一下子主人的手段未免太辣了。既然他们是螺蛳谷的大盗，性命一定难保。然瞧陆翔这样人不像江湖

大盗，他们的前途一定很有希望。现在如此结果，岂非可惜？主人也太欠光明态度了。

她思索了多时，决定要舍去东方宝林，不再歌舞娱客；要到螺蛳谷去报一个信，以便他们前来援救二人脱离危险。不过自己是个弱女子，又不认识螺蛳谷的途径，如何前去？但她的心已不能安定，若不能救陆翔，自己梦寐难安。无论如何，必要冒险去走一遭。遂暗暗向人问明了螺蛳谷的途径，窃取了一套男子衣服，女扮男装，易钗而弁；带了一些盘缠，在晨光熹微时悄悄地掩了出来。向厩中偷了一匹白马，跨上马背，加上一鞭，便离了帮沟子，向锦州跑去。

东三省的女子会乘马的很多，翩鸿在幼年时常随着她的父亲到郊外去试马，所以尚能控辔。东方宝林在夜间发见翩鸿失踪，不明白她怎样背人逃走的；自己并未亏待，大约她因群妾嫉妒，心中失望，所以逃奔别处去了。遂教几个家人四面出去找寻，却没有将此事告知鲁成。这是东方宝林的失策，也是袁彪、陆翔二人的命不该绝哩！翩鸿骑着马赶到锦州，向大羊山走去。途中行人很少，她又不便向人问讯螺蛳谷的途径，一个人大着胆子望深山幽谷中去乱闯。

恰巧这天轮着“赛周仓”戴超，率领部下在谷中巡逻。见有一个美少年纵马奔向谷中而来，连忙率众从谷子里跃将出来，拦住去路。举起手中大刀，喝道：“你这少年休要乱闯！说明来由，方许你进去。你也知道螺蛳谷中众家英雄的厉害呢？”翩鸿骤见戴超虬髯黑脸，横着雪亮的大刀，心里一吓，几乎滚下马来。后闻他盘问自己来历，正是螺蛳谷中的头领，遂镇定心神，大着胆说道：“你们就是螺蛳谷中的人吗？我今特来报告重要消息给你们听的，请你千万不要伤

害我。”

戴超自从陆翔和袁彪去后，心中也有些不放心。今闻此人前来报信，连忙说道：“你来报告什么消息，可和我们袁领头有关吗？”翩鸿点点头道：“是的，你们的寨主袁彪和姓陆的现在都有性命之忧，朝不保夕；所以我冒险前来报信，请你们快去援救。”戴超听说，吃了一惊，喊声：“啊哟！”遂引翩鸿进谷去见年小鸾。小鸾接见之后，翩鸿自称姓朱名翩鸿，乃是东方宝林家中的歌女；把东方宝林、鲁成设计陷害袁、陆二人的经过，详细告诉一遍。且说二人禁闭狱中，专待省方文书下来，立刻便要就地正法；因此自己冒着绝大的危险，私奔到谷中来报信。

小鸾听了翩鸿的话，有些将信将疑。翩鸿遂将外面衣服脱下，露出里面女子的服装；又把头巾取下，秀发覆额，真是一个好女子。小鸾才知道这事是千真万确了。遂请翩鸿上坐，谢她特地冒险跑来报信的美意。一边就请欧阳弟兄、法空、法明两禅师和解大元、马魁等众人一齐到来商议要事。众人听说袁、陆二人都中奸计而遭逮捕，一齐心惊，且恨东方宝林等诡诈无良。

欧阳仁便道：“现在要救袁彪大哥和陆翔兄弟，也没有别的妙计；只有我们立刻起了谷中人马，杀奔沟帮子去劫狱，救出他们来。谅那些官兵都是脓包，不够我们一战的。便是闹大了事，我们也顾不得了。”戴超也说道：“这个办法很好，小弟担任先峰。”欧阳仁道：“我们去的人可以分批下山，扮做平常商人模样；到了那边探明着落，然后一齐动手，不救出袁头领誓不回山。”众人都说一声好。翩鸿在旁听了，略觉放心。众人也都敬重她的侠义心肠，想不到这

样一个小小歌女，竟能蹈人之所不敢为呢！

于是大家商定，年小鸾、戴超、欧阳仁率领百名精锐为第一批；欧阳义和法空、法明两禅师也率领一百名部卒为第二批，明日清晨即动身向沟帮子进发。到了那里，年小鸾放出信炮为号，即救袁彪、陆翔出狱。法空、法明专抢城门，休让官兵闭城，断绝后路；谷中留解大元、马魁二人把守。翩鸿也留在山中，不必同去。计议已定，众人退去。年小鸾把翩鸿接到自己房中去坐谈，留她用晚膳；特辟一室，请她居住。

次日黎明，年小鸾佩上宝剑，携着镖囊，结束停当；点齐一百名壮士，和戴超、欧阳仁先下山去。出得螺蛳谷，向帮沟子进发。小鸾救夫心切，恨不得一步便跨到帮沟子；戴超、欧阳仁为了朋友的关系，也是如此。不料走不到五六里，忽见前面地尘飞起，有两头马怒跃而来。到得近身，细细一看，马上坐的正是袁彪和陆翔。这么一来，竟使年小鸾等扑朔迷离，又惊又喜，莫明其所以然，只问："怎的怎的？"难道翩鸿所说的话不是事实吗？何以袁彪、陆翔二人能够脱险就夷，安然归来呢？

## 第八十三回　袁寨主攻城报私怨　鲍提督征谷起雄师

年小鸾等一行人本是赶奔帮沟子去救袁彪、陆翔二人的，现在眼见二人安然归谷，倒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哩！袁彪见了年小鸾等，也甚奇异，便问：“你们一群人赶向哪里去的？”小鸾道：“奇呀，你们不是被歹人陷害，陷身在囹圄中吗？我们特来援救你们的，你们怎会脱险归来，难道报信的人一派胡言吗？这使我们如坠五里雾中了。快快告诉我们知道吧。”

袁彪问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遇险而要赶来救助呢？”小鸾蛾眉一皱道：“我要你先说，你不必先来问我的，请你先告诉了我们，我也自然会告诉给你知道。”

袁彪见小鸾不耐，便一笑道：“夫人之命，敢不敬遵？我们遇险的事，谅你也有些知道，恕不赘述了。且讲我们被贼人暗算后，下在狱中，非常愤恨，但因上下手都是被铁链锁住，防备严密，不能越狱而逃。我们二人又是各闭一室，不相见面的，除了狂怒，又有什么法儿想呢？次日晚上，我才闭目而坐，想起了山寨中一伙人，心里难过得很。

“忽见室门轻启，有一个人执着烛台，轻轻地蹑足而入。那人年纪有五旬以外，乃是监牢的狱卒。我便喝问：‘你这厮来此做什么，莫非要来暗害我吗？’狱卒道：‘袁爷，你莫多疑，世间的人决不会都象东方宝林和鲁成一般昧

良心的。也许抱关击柝之徒，反有仗义之人，未可轻视啊！’我听了他说的这几句话，心里不由一怔，便问他的姓名，究竟来此何事？

“他说道：‘我姓管名慎，少年时在江湖上东奔西走，后来在这里做了一名狱卒糊口。老妻于前数年病故，膝下有一男一女。女年十五，在家学习女红；男年尚只有九岁，在私塾读书。我天天喝酒，别无所求，惟心目中最敬爱侠义英雄；一向闻得袁寨主的大名，许为关东俊杰。此番寨主却中了人家的诡计，下在狱中。衙里飞禀上宪，听说一等公文下来，便要将你们二位杀害。我心中很代不平，所以今天晚上决定要把你们二位英雄私下释放出狱，好使二位将来做一番伟大事业。’

“我听了非常感激他的美意，便对他说道：‘你若把我们私放出狱，那么你何能脱这干系？反要连累你有罪，我们虽得生还，于心何忍？’管慎道：‘我可以诿称你二位越狱图逃的，至多犯一个看守不严的罪名，不至于送命。你们且回山寨去，不要顾虑老朽。’于是他将我手上、足上的锁链一齐除去，领我走到一个僻静的所在，教我躲在树后。他又去放了陆翔兄弟前来，一同领导着悄悄地从一个小门里放我们到外边；叮嘱我们快快连夜爬出城去，天明时狱中就要发觉的。

“于是我们别了他，偷偷地越城而出，跑回螺蛳谷来。中途遇见一群马，由两个马贩子牵引着而行；我们遂抢得两匹坐骑，跨上滑背马便奔。那两个马贩子也不敢追赶，我们遂飞驰回来了。再也想不到你们会知道这消息而来搭救的！”年小鸾听了袁彪的一番叙述，遂也将朱翩鸿潜奔山

寨，报告凶信的事，告诉二人听。

袁彪不由抚掌称快道："奇哉奇哉！不图世间有此奇女子，生在魑魅门下，真是难得，红拂女不足专美于前了。"回头对陆翔笑了一笑。陆翔心中也是非常惊奇。这时候心中最快乐的要算年小鸾了。一同回到山上，和众人相见；陆、袁二人逢凶化吉，脱险归来，一寨的人无不个个喜悦，年小鸾又引翩鸿来见袁彪和陆翔。翩鸿含羞低面，颊泛桃红，更见妩媚。袁彪、陆翔都向她道谢；翩鸿先说自己的来意，且贺二人安然出狱。

袁彪瞧着翩鸿，对陆翔说道："吾弟年少英雄，尚未授室，大约莽莽风尘，尚无奇女子可供物色。现在这位朱小姐，虽是东方家里的歌女，而能独具慧眼，冒险出奔，居然识得英雄侠骨柔肠；若和君弟匹配，真是佳偶。我愿意撮合，代你们成就这良缘吧！"陆翔本爱慕翩鸿色艺，又感激她的深情厚意；所以听了袁彪的话，便向袁彪拱手道谢。翩鸿也含情脉脉，芳心默许。

袁彪又道："现在且等我们去办了一件要紧之事，然后再吃你们俩的喜酒。"年小鸾在旁问道："有何要紧之事？"袁彪道："人家救了我们，不知他的情况怎样了？所以我想和寨中人马，杀奔沟帮子去；救出管慎一家，心头方得平静。还有东方宝林和鲁成两个奸贼，我们一定也要把他们诛掉，以泄心头之恨。"

袁彪之言未毕，陆翔也说道："此事本是小弟陪伴寨主前去的，几乎害了寨主的性命，心中甚是歉疚。对于东方宝林和鲁成两个狗贼，我也万万不愿轻易放过他的。寨主既有这个意思，我是非常赞成。事不宜迟，我们亟宜早早前去，

免得他们有了防备。”袁彪点点头称是，遂令欧阳仁、欧阳义和法明禅师带领三百人星夜下山；先到沟帮子，分头混入城中。等我们谷里弟兄杀到时，在城中放火为号；打开城门，里应外合，便到县衙里去杀罗知县。

三人奉令，带着弟兄们，就在天暮时下山，在夜间赶奔沟帮子去。到次日，袁彪遂留法空和尚、解大元、马魁把守山寨；自己和年小鸾等，带领全部人马杀入城去。

那罗知县在早晨已接闻袁彪、陆翔越狱逃脱的消息，不由大惊，亲到狱中去察勘。见并没有什么痕迹，遂疑心到狱卒得贿释放的；即将管慎拘捕，鞠问了一番。管慎熬不住重刑，遂自承私放要犯。于是罗知县把他钉镣收监，再去飞禀上宪，却不料薄暮时候螺蛳谷里人马已杀入前来，好似青天里打下一个霹雳，惊惶万状。忙请本县游击将军沈用宏带兵守城。那沈用宏也是一位能征惯战的骁将，立刻换上盔甲，手提了一柄大刀，跨一匹骏马，率领部下登城守御。

只见城外火光照耀，如游龙飞腾，螺蛳谷人马已至城下。火光影里有一个年轻壮士，身穿绿袍，座下白马，倒提一柄三尖两刃刀，正是螺蛳谷的首领“摩云金翅”袁彪，指挥兄弟急急攻城。沈用宏很不服气，便令将军邓先守城，自领二百官兵杀出城来。袁彪见城中果有戒备，遂教部下稍稍退后，自己当先迎上，陆翔和年小鸾左右翼护。

沈用宏见了袁彪大骂：“贼盗既然越狱逃生，为何又来攻城？目无国法，弄兵潢池，莫非前来送死吗？”袁彪大怒道：“嗯！你自己做了满人的奴隶，还不觉悟；反称我等为盗，真无是非之心的！我今特来取奸人之首，若将东方宝林、鲁成两个贼子交出，方免一城灾殃。”沈用宏便向袁彪

头上劈去。

袁彪遂将三尖两刃刀使开，和沈用宏交手，两人死命狠斗。但见两柄刀如两道白光，上下飞绕。正在酣战之余，城中忽有几处火起，欧阳弟兄等一干人已在内动手了。欧阳仁挥动朴刀，杀入城上，将邓先一刀刺死。法明使双刀杀到城门边，把守城的士卒一阵乱劈，城中顿时大乱。沈用宏心中不免惊乱，要想回马逃走；陆翔长啸一声，怒马跃出，一枪刺向沈用宏的胸口。沈用宏怎敌得过这两位豪杰？早被袁彪一刀刺中他的右腿，跌下马去，陆翔加上一枪，结果了沈用宏的性命。

败兵想逃回城去，袁彪早指挥人马随后杀上，二百名官兵死得七零八落。城门已被法明把守住，不能闯关，于是袁彪等一伙人杀入城中。袁彪教陆翔和年小鸾赶紧杀入狱中去探问明白，救出管慎父子。管慎想不到袁彪竟会杀来救他，心中异常快慰。

那东方宝林和鲁成在家中起初得知袁彪、陆翔越狱逃脱以后，不免惴惴不安，恐防袁彪等要来复仇。鲁成安慰他道："省中不日将有大兵征剿螺蛳谷，他们自保不暇，怎能够来此报复呢？现在可以再请县官去飞报上宪，火速进剿；料袁彪等虽然勇敢，怎能敌得住大兵？老哥不要多虑。"于是二人又去见罗知县，催他上禀。方知管慎私下释放要犯，把管慎恨得不得了；要请罗知县从严治罪，遂把管慎一家尽逮入狱。

东方宝林回家后，心里总觉得不安，加以翩鸿私事，更使他闷闷不乐，还不知道翩鸿是往螺蛳谷去报信的呢！下午他和鲁成在花园里饮酒浇愁，唤女乐在席间奏曲劝酒，想藉

此解除心中的不安宁。谁知管弦方奏，鼙鼓忽鸣；突然闻报螺蛳谷中盗匪攻城，沈用宏将军出城迎战。东方宝林听了，心中怦怦跳跃不住，口里只说："如何是好？"鲁成此时也有些慌张，表面却故作镇定，对东方宝林说道："我知道沈将军骁勇素着，一定可以敌得过袁彪；只要别处援军开到，决不会被他们杀人城来的。你请放心，待我到外面去探听一下消息，再作道理。"说罢，立刻走出花园去。

东方宝林坐在厅上，呆若木鸡，一班歌女也都花容失色，吓软了身子。宅里眷属也跑来问东方宝林作何主张。东方宝林想不出什么主意，只说："等待鲁成回来，再商避匿之计。"谁知鲁成一去不返。外面喊声震耳，报道该谷中人已在城中放火杀人，并作内应，沈将军已战死城外了。东方宝林听得这消息，更是害怕，只在厅上团团儿打转。

这时候陆翔和年小鸾率领数十儿郎，已杀进门来。陆翔一见东方宝林，喝一声："不义的贼！我们险些儿被你暗算害死，今日特来取你的首级。"东方宝林喊声："啊哟！"方才拔步要走时，陆翔跑过去把他一枪推翻在地；又从腰里抽出宝剑，割下他的头颅，提在手里；其余的人却不乱杀，只不见鲁成。陆翔捉住几个家丁，问他们鲁成逃走在那里？早有一个家丁说道："鲁师爷在门外打了一个转，便望厨下走去的，至今没有见他出来。"陆翔遂拖着家丁，和年小鸾赶到厨下，细细搜索，不见鲁成的影踪。

陆翔道："倘被这厮脱逃时，太便宜他了。东方宝林若没有那厮教唆，不至于要害我们的，这罪魁祸首一定不能放过他。"年小鸾见西边有一个柴房，两扇门紧紧闭着，便指着说道："这柴房门总是开着的，决不会紧闭，莫非鲁成那

厮躲在这里面？”陆翔给小鸾一句提醒，便道：“对了。”跑过去，飞起一足，早将那门踢开，门上的闩都折断了。走至前面，瞧见高高的柴，堆满一屋子；有一处凌乱无序，柴会自己抖动起来。

陆翔把枪向柴里只一搅，里面早已喊一声：“啊哟哟，痛死我也！你们快不要刺，待我出来便了。”陆翔和年小鸾听着，都觉好笑。但等了一会，仍不见鲁成出来，陆翔把枪向柴上点着道：“你不出来吗？我也要把你活活刺死。”接着便见柴内爬出一个人来，正是鲁成，身上已有了鲜血，因为他的身上恰被枪刺伤呢！陆翔一脚踩住他的背心，喝声：“不要走！”年小鸾上前，手起剑落，割下鲁成的头；交与陆翔，和东方宝林的首级系在一起。放走了家丁，一齐回身走出。

小鸾道：“仇人已得，不必多杀伤了，我们快去瞧他们吧。”回到街上，冷清清地没有人影；许多人民都匿伏在屋子里，不敢出面。官军已被螺蛳谷众豪杰杀伤殆尽，陆翔、小鸾跑至县衙前，见欧阳义已杀却罗知县，提了首级前来会合，而袁彪也和管慎等到临。陆翔把两颗头颅献给袁彪验看，袁彪说一声：“陆兄弟杀得爽快，此行不虚！但我们既已破了城池，索性劫了府库中的财物回去吧，只是不要劫掠良民的家。”

袁彪说声好，遂将三颗头颅号令在县衙前的旗杆上面。他们一伙人又去劫了仓库，搬运一个罄净，然后放起归寨的号炮。赶至城门边，早有欧阳仁、法明二人接应着，一同出城。点验队伍，只死伤了二三人，连夜整队回山。天明时候，袁彪等回转螺蛳谷，请管慎一家人住在寨内，便教管慎

管理寨中粮食。又择一吉日代陆翔和翩鸿成婚，大家很欢喜地吃喜酒，恭贺这一对英雄佳人的姻缘。不料探马报进寨中说道："省里派有一大队官军杀进螺蛳谷来了。"

原来帮沟子这件事情早已闹大，省里一向对于螺蛳谷一群豪杰装哑作聋，不闻不问。后来听得袁彪在沟帮子被人设计擒住，当然十分欢喜；即令罗知县就地正法，以防生变。不料公文没有到帮沟子，而袁彪、陆翔早已免脱。不但逃走了要犯，袁彪等反领着部下去攻打沟帮子，杀了官吏；居然攻城放火，好象古时梁山泊好汉一样。这般情况再不能掩蔽过去了！

于是奉天巡抚勃然大怒，立即遣派一员总兵，从省会里抽调一千名兵去剿螺蛳谷。那位总兵的姓名唤穆里武，是满洲人，积军功至总兵；性烈如火，武艺也很了得。奉令后，立派帐下两名千总余秀、童一虎，带领三百人为先锋，一齐杀奔螺蛳谷去。袁彪得到警报，便对众弟兄说道："官军果然来征剿了，但我们不是无能之辈，安用畏惧？必要把他们杀一个落花流水，方使他们不敢正眼小觑。"众人都说愿听调遣，力杀清兵。

袁彪命小子龙陆翔和"赛周仓"戴超率三百部卒出谷去迎战，又命欧阳弟兄在后接应。陆翔、戴超是新到这里来的，况且此次召衅，都是陆翔的起因，所以格外要想卖力。陆翔和戴超各骑骏马，一握长枪，一舞大刀，出得山谷；只见前面山路下官军已杀奔而至，便上前到山坡边迎住。余秀见谷中有人出战，自己舞动一枝画戟，拍马而前，大呼："盗匪快来纳命！大兵已到，管教扫荡巢穴，斩除巨盗。"

陆翔不说什么，一马冲向前去；手起一枪，向余秀胸前

直刺。余秀便把戟搁在一边，还手就刺，两人斗在一起。陆翔的枪法如神龙怪蟒，使人捉摸不定，余秀岂是他的对手？童一虎舞动开山大斧，上前相助；戴超看得手痒，挥开大刀，飞驰过来，接住童一虎便杀。战不多时，余秀早被陆翔一枪挑于马下。童一虎见螺蛳谷人厉害，不敢恶战，便虚晃一斧，纵马便逃。陆翔等乘势追杀一阵，大获全胜。

袁彪得知陆翔歼敌，大喜；即教陆翔、戴超二人守住谷口要隘，欧阳弟兄在四处巡逻，不得懈息。明日清军大队人马杀至，总兵穆里武听说先锋余秀阵亡，不觉大怒道："螺蛳谷盗匪竟敢如此猖獗？我必加以重创。"遂催动人马，于次日杀至谷前。小子龙陆翔闻得总兵亲至，贪立功劳，忙和戴超出战。那穆里武坐骑乌骓马，使着一根丈八蛇矛，年纪有三旬以上，甚是威风；和陆翔接战，斗到八十余合，不分胜负。

凑巧袁彪和年小鸾亲来观战，见清军骁勇，便鸣金收兵。陆翔听自己那边锣声大鸣，不得已将长枪向外一吐，压住了穆里武的矛头，对他说道："满奴休要逞能，俺并非杀你不过；只因阵上鸣金，只得退归。一颗头颅权且寄在你的颈上！"说罢，回马便走；穆里武追到隘口而还。陆翔见着袁彪，问道："小弟正要力斩穆里武，寨主何故鸣金？"袁彪微笑道："我瞧清将十分骁勇，但略有些卤莽；明日可以用计斩之，让他多活一夜也好。"陆翔遂退去，不再多说，然而心里仍有些不服气。

次日早晨，清兵又来攻谷；袁彪仍令陆翔只许败不许胜，务将穆里武引诱入谷，以便生擒。陆翔听说教他败，未免扫兴，不得已奉令出战。袁彪又教欧阳仁、欧阳义过来，

授以密计，自己也领一队人马前去埋伏。他对小鸾说道：“这一些人马，我们人数足够对付。你回寨内去安枕而卧吧。”小鸾道：“我也想动手，免得弛了肌肤，宽了筋骨。”袁彪笑道：“你且稍待，此次惊动了省里，往后正有大战哩！不要性急。”小鸾遂回至寨里去和翩鸿闲谈了。

陆翔和戴超出了螺蛳谷，见清军已密布在山前，穆里武持矛而待。便高喊：“清将快快献上头颅！”穆里武怒发冲冠，咬紧牙齿，将蛇矛挺起，直奔陆翔。陆翔将枪迎住，二人又龙争虎斗，酣战一百回合。陆翔记起袁彪的吩咐，伪作力乏，把枪架开蛇矛；一拉马缰，跳出圈子，回头说道：“杀你不过，休要追赶。”回马败入隘口去，戴超也只得跟着退下。

穆里武是个好勇之徒，心中好不快活；遂下令追杀，冲至隘口。陆翔等弃下土城，逃入谷中去。穆里武夺了这座关隘，又向前追赶，想乘胜杀入寨。童一虎上前谏阻道：“盗党败退，恐其中有诈，我军不可深入。”穆里武道：“此时正好乘势追杀，盗匪无多大能为，何必鳃鳃过虑？”于是杀入谷中。转眼间却不见了陆翔等一伙人；再向前走，只见层峦丛叠，古木长林，山林蜿蜒，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穆里武当先挺着蛇矛，顾谓部下道：“咦，螺蛳谷人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管好歹，杀入寨中，擒了袁彪，再作道理。”遂又向前进行。转了几个弯，却不认得道途；只觉曲折幽深，停住马足。遥望前面林子里旌旗飘动，心疑有什么伏兵；教数名健卒前去窥探时，却见林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马，只虚插着四、五面旗子。健卒回报，穆里武笑道：“这明明是敌人故作疑兵，要吓退我军，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快快追杀，即使真有伏兵，何惧之有？”遂又向前赶去。

又绕了数个弯，却转到原来处，不得进路。穆里武道："我们外来的人不识途径，只要捉到几名盗党，便可逼他做向导，杀入山中了。”正在踌躇之际，忽见前面一座小山坡上，竖起一面白旗来，上面大书："满奴穆里武死于此！”八个大字。穆里武见了，心中火起，便指挥部卒杀上这山坡去。等到他上了山顶，却不见一个人影；四面山峰有如星罗棋布，瞧不明白进谷的途径，于是心中不免有些忐忑，率众徐徐下山。

刚至山下，忽又听得山上金鼓大鸣；突然有许多螺蛳谷的盗党杀下山来，个个勇悍异常。当先一头白马上，坐着一个魁梧俊爽的少年，手中挺着三尖两刃刀；如奔雷掣电般驰下山坡，大呼："贼子死在头上，还不觉悟？螺蛳谷首领袁彪在此。”穆里武至此心中有些虚怯，便舞起蛇矛，接住袁彪酣战。

袁彪舞动两刃刀，精神抖擞，大战穆里武。穆里武心中已有些虚怯，忽又听得信炮响，欧阳弟兄率领众健儿从左右山弯里杀来，清兵顿时大乱。穆里武方知情势不妙，便令前军作后军，后军作前军，速速退出螺蛳谷。自己将蛇矛一摆，回马便奔，袁彪从后追杀。螺蛳谷健儿大呼："满奴哪里走？大家快把穆里武捉住！”

穆里武和童一虎乱窜，不明地势，早被袁彪等围住，欧阳弟兄再来拦住；童一虎心慌意乱，被欧阳仁一刀斩于马下。穆里武狠命杀出重围，向谷外奔走，忽然前边林子里高声大呼："败军之将往哪里走？和我斗一、二回合去。”跳出一个黑面大汉来，正是“赛周仓”戴超，率领数十儿郎遮

住去路。穆里武愤怒不已，举矛便望戴超脸上刺去；戴超将手中刀迎住，狠斗五十余合。背后敌兵已至，穆里武只得丢了戴超，望斜刺里奔驰。

前面山坡边一声鼓响，又杀出一队人马；当先马上坐着一着绿袍少年，英风虎虎，正是小子龙陆翔，向他哈哈大笑道："满奴，你今日中了我们的妙计，还能够逃到哪里去吗？俺已在此等候多时了。"穆里武咬牙无语，上前和陆翔恶斗。陆翔精神大振，使出平生本领来。穆里武久战力乏，心中又是异常惊慌；陆翔等他一矛刺空时，把枪超速地横挑过去，正中穆里武的后腰，翻身落马。陆翔又是一枪，把穆里武刺死在地，割了首级。清兵全军覆没，无能走的都投降了山寨，只有二十多名逃了回去。

袁彪收众回寨，设宴庆贺，大家都快活。袁彪又向众人说道："清兵虽败，其势必不干休，必有大军前来。我们应当格外严防，万不能因胜而骄。"遂命欧阳弟兄把守谷前要道，一面又派出探子到省里去探听消息。果然不出袁彪所料，奉天巡抚得知穆里武总兵身死军败的恶耗，不由大惊；觉得螺蛳谷的盗匪果非寻常可比，非派能征惯战的大将前去，不能奏功。于是想起兴京的提督鲍干城来，立即遣人齐送公文前去，请鲍提督来省商议。

原来鲍提督本在宾州，还是去年奉调到兴京驻节的；在东三省素有宿将之名，声威甚盛。鲍提督得到巡抚召请，马上进省。谒见后，巡抚和他商议，要请他去征剿螺蛳谷，全省军队听候他的调遣。鲍提督以为绥靖地方，自己不能推诿，毅然答应。巡抚又说军饷一节，请鲍提督不必顾虑，省中自当尽力接济；并设宴款待，礼遇隆重。次日鲍提督告辞

回去，立即飞调辽源都司王殿扬、凤凰城游击李威到来，听候调遣。这两人乃是有名的骁将，和鲍提督有亲戚之谊，因此鲍提督要他们来相助。

隔了两天，二人都已奉命赶至。鲍提督便请二人为先锋，领一千精锐先行，自率二千骑、步兵在后进发。他近年曾延揽得两位武士，都是河北人氏；一位姓魏名大钟，一位姓屠名开，都有很好的本领。鲍提督拔擢他们做侍卫，此次出兵带着同行。还有鲍提督的儿子鲍文远，他自从吃了荒江女侠的亏，眉毛虽然剃去，行为却渐知敛迹；不再自命风流，拈花惹草了。鲍提督又严行教训他儿子，朝夕要他习武。近年他又从魏、屠二武士的指导，武艺也进步了不少；经鲍提督的携带，已加得游击将军的衔了。此次鲍提督出征，他也欲随往，鲍提督遂允带他同行。

大军一路出发，秋毫无犯。李威、王殿扬领兵先到，马上向螺蛳谷攻打。袁彪得到警报，早命法空、法明两禅师相助欧阳弟兄守住谷口；清兵来时，可以迎头痛击。他因前次交战，陆翔立了头功，寨中弟兄未免有些既羡且妒；法空、法明也都跃跃欲试，所以此番他就令二人当敌，留陆翔守寨了。法空、法明对欧阳弟兄说：“陆翔新来，屡立功劳，人人夸誉，寨主十分敬爱他。但我辈旧人觉得扫颜，所以我们也要努力一番，给陆翔看看。”欧阳弟兄自然赞成。

恰好清兵前锋已至，李、王二将进兵攻打；法空、法明请欧阳弟兄押阵，自率步兵三百，出谷迎战。王殿扬手握双剑，坐在马上；见谷中出来的盗党，为首的乃是两个和尚，不由哈哈笑道：“和尚也来打什么仗？快到寺中去诵经吧，休来送死！”法明大怒，使开手中双刀，跳过来说道：“小

子休要看轻佛爷爷，吃我一刀。”说罢，一刀劈向王殿扬的头上。

王殿扬将剑架住，马上步下，接着一场酣斗；战至三十回合以上，不分胜负。法空举起手中月牙铲，出来助战；清将李威拍动座下马，挺枪来迎。翻落滚滚，又战了六七十回合。法明忽然虚晃一刀，跳出圈子，回身便走。王殿扬喝声：“贼秃哪里走！”纵马便追。不到十数步，法明回身将手一扬，便有一枚钢镖发出，直奔王殿扬的头上。王殿扬连忙将头一偏，那枚钢镖在他耳傍擦过，落向背后地上去了。王殿扬刚喝一声：“贼秃休放暗器！”不料法明又有两镖，首尾衔接而来；王殿扬闪避不及，脑门已中一镖，翻身落马。

李威大惊，弃了法空，回马来救时，欧阳弟兄挥军掩杀过来。李威救了王殿扬，死命敌住追兵，并令部下速放乱箭。欧阳弟兄见清兵临败不乱，恐伤自己儿郎，遂鸣金收兵；止住追赶，回至谷内。李威收拾残众，退兵十里，扎下营寨；检点部卒，死伤三百余人。王殿扬镖中要害，无法施救；只得用棺木把他收殓后，运回他的家乡去。

次日鲍提督大兵已至，便在距离螺蛳谷不远之处，相好地形，扎下大小营寨。李威进帐报告，鲍提督听说折了王殿扬，出军不利，心中有些不悦。法空、法明探出鲍提督兵到，便率三百部下出谷挑战，欧阳弟兄在后接应。鲍提督闻报螺蛳谷人挑战，暗想他们真如虎生三日，气吞全牛，不知我的厉害！遂令李威和自己的儿子鲍文远，领兵五百，从小路抄到谷前；等到敌人追赶，可乘势抢夺隘口，拦截他们归路。自己亲自上阵，并教魏大钟、屠开迎战，且附耳他们暗

暗叮嘱数语，二人诺诺连声，各骑战马，簇拥鲍提督上阵。

鲍提督坐着黄鬃马，手中抱着一对黄金锏，瞧见来的乃是出家人，暗暗称奇。法空、法明在阵上大呼："鲍提督快来纳命！"鲍提督便教屠开出战。屠开是步将，善使一对纯钢板斧，有"赛李逵"之称；摆动双斧，和法明接住酣战。法空冲上前时，魏大钟一马冲出阵来，挥动手中狼牙棍，恰好迎住。四人三步一马在阵前死命狠斗。

欧阳弟兄见今日来的清将都是很有本领，恐怕二头陀不能取胜，所以欧阳仁挥动手中大刀，一马奔前。鲍提督见了，也纵马出阵；展开双锏，和欧阳仁厮杀。欧阳仁觉得鲍提督的锏法甚是纯熟，无懈可击，不愧为宿将，遂很用力的和他交手。欧阳义也纵马上前相助，鲍提督假作力怯，落荒而走；魏大钟和屠开也跟着退下，清兵纷纷后撤。

法空、法明当先追赶，欧阳弟兄也随后赶上。追不到三里许，忽报官军从旁抄袭，正在攻打谷口；欧阳弟兄慌忙鸣金收军，法空、法明只得退下。鲍提督回军杀上，早将法空、法明围在核心，厮杀不出。欧阳弟兄赶回谷口，见清兵正在攻打，尚未占领。因为李威和鲍文远两路兵到时，恰逢袁彪已闻鲍提督亲率兵至，不放心他们四人；遂率陆翔、小鸾、戴超三人亲来接应，所以没有被清兵抢去要隘。

李威等攻打了一阵，见谷中守备严密，无隙可乘，而欧阳弟兄又已回兵来救；恐怕反被包围，遂从两旁退去。袁彪听说两头陀被清兵所围，遂和小子龙陆翔率精锐五百名，飞驰前去救援，而留年小鸾和欧阳弟兄守谷。那鲍提督已将法空、法明层层围住，屠开等奋勇酣战，想把二头陀擒住。二头陀冲杀不出，心中也暗暗发急。

忽然东边阵上兵马大乱，有一壮士驰马骤入，一柄刀上下翻飞，正是袁彪。屠开丢了法明，过去拦住。接着西边阵上清兵纷纷闪开，又有一个绿袍少年杀入阵来；手舞长枪，正是陆翔。枪到处清兵东西倾跌，魏大钟连忙弃了法空，过去迎住。法空、法明见自己这边援兵已至，精神振奋，杀向鲍提督。鲍提督见情势不佳，只得重又退下。袁彪等乱杀一阵，救出法空、法明；因清军势大，未可轻侮，也就退回螺蛳谷去。鲍提督回营，李威、鲍文远上前报告，说谷口戒备甚严，恐被包围，故仍退回。

鲍提督见自己的计策无效，螺蛳谷的莽汉个个勇健异常，断难一时取胜；坐在中军帐里，闷闷不言，一手捋着须髯，自思自想。鲍文远在旁说道："这螺蛳谷的狂寇比较以前青龙岗的罗晋安、樊大侉子等还要厉害，无怪穆里武总兵全军覆没。我们须得添兵增将，悉力和他们应战。最好能有荒江女侠和岳剑秋那些剑侠前来帮助我们，方才可破螺蛳谷，生擒袁彪了。"

鲍提督叹道："玉琴、剑秋确是风尘奇侠，得着他们前来相助，何忧袁彪等剧盗？只是他们自被你无礼相待，双双远行以后，怎知道他们现在何方？他们是东奔西走的，荒江老屋那里，我曾有好几次着人前往探访；室迩人远，杳如黄鹤。女侠始终没有回返过乡呢！"他们父子说话时，魏大钟在旁忍不住上前禀告，说出一件事来，足使螺蛳谷平添许多虎争龙斗的武剧。英雄豪杰不期而遇，也使人骇目惊心，震魂夺魄。

# 第八十四回　制胜倚双雄兴陀殒命　出奇探间道勇将陷身

当鲍提督苦念玉琴、剑秋之时，魏大钟却上前禀道："大人不要忧虑。大钟在河北时结识当地豪侠甚多，在大名府那里有宗氏弟兄，都是有高深武艺的英雄；大钟可以去请他们来相助。只要他们答应，何愁不能战败袁彪？"鲍提督听了，欣然问道："你且说那宗氏弟兄是何许人物？魏壮士如此夸赞，一定不错的。"

魏大钟又道："他们俩是黄河两岸有名的人物，一向住在大名城里。兄名宗亮，别号'一盏灯'，善使杨家枪法；弟名宗寰，善使双锤，能用暗器，别号'八臂哪吒'；马上步下十八般武器件件皆精。江湖上人谁不知道宗氏弟兄？他们又有一位好友，在卫辉府的云中凤萧进忠，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大钟也有些认得，只是没有和宗氏弟兄一般相熟。

"在前十年时，宗氏弟兄给当地大吏猜嫌，至有不利于他们弟兄；而大钟有一位至戚在大吏幕中，很得大吏信任，所以宗氏弟兄曾托大钟去设法消弭。大钟代他极力排除困难，消灭猜嫌；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宗氏弟兄感激我的情意，留大钟在他们家一住两月，彼此非常莫逆。只因他们淡于利禄，怀着绝技，自甘隐居，不肯为人使用；一辈子遂未能取得黄金印，封侯立功。不过江湖上的豪杰，却没有不知道河北大名府宗氏弟兄的英名。大人这里需要能征

惯战之辈，大钟亲自往大名走一遭，十分之中倒有八、九分把握的。”

屠开在旁听着，也说道：“魏兄说得甚是。宗氏弟兄的武艺非常高强，远非我们所能望其项背。有他们到来时，还怕袁彪、陆翔等猖狂吗？他们弟兄虽然杜门不出，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然以魏兄的情面去邀请，不愁他们不肯徇兄之请了。”鲍提督听了二人之言，转忧为喜，立刻舒展愁眉，向魏大钟说道：“魏壮士之言一定不虚！我就修书一封，烦魏壮士明日便骑马入关一行。克日把宗氏弟兄请来，相助我们同破螺蛳谷，他日魏壮士的功劳当推第一。”

魏大钟道：“请大人今晚把书信写好，明晨大钟即可上道。”说罢，遂和屠开等退出帐去。这天夜里，鲍提督吩咐幕府写好一封恳切的书函，盖上自己的图章。一到次日早晨，大钟进帐来听令，鲍提督将一封书递给大钟；另外预备几件厚重的礼物，教两个差官跟随魏大钟同去邀请。大钟和差官带上礼物书信，别了鲍提督，各骑快马，立即上道；昼夜兼程，赶奔大名府去。

鲍提督自魏大钟去后，吩咐部下严行防备，轻易休要出战；晚间巡逻更严，恐怕袁彪等要来劫营。袁彪自和鲍提督等鏖战一场，虽觉鲍提督兵力雄厚，非穆里武可比，但也非绝大劲敌。所以次日又令法空、法明和陆翔一同出谷挑战，却不见官军应敌，不知是什么缘故。一连三天，鲍提督那边并无动静。袁彪不信鲍提督败了一阵就不敢交锋，遂差人去探听，也探不到半点消息。猜度鲍提督也许到省里去请兵添将，等到援师一至，仍要攻打的。

年小鸾献计道：“他们不来攻打，我们岂能一辈子和他

们厮守？不如夜间前去劫营，杀他一个落花流水。”袁彪道：“鲍提督非寻常颟顸之将，安有不防备我们去夜袭？”陆翔道：“让他们有防备也好。我们若去劫营，可以伺隙进攻。万一他们严备时，我们不妨整旅而退，不要轻进。我们的目的是要试探试探他的兵力，以便如何进攻。”袁彪道：“陆兄说得甚是，我们去攻击一阵也好。”

于是到了晚上，大家饱餐以后，袁彪分三路，令陆翔、戴超率二百儿郎为中军，留欧阳弟兄守谷；黄昏时悄悄把人马移动了，出了螺蛳谷，分头杀向清军营里去。鲍提督刚要睡眠，忽有人报称东边营里被螺蛳谷盗匪冲入。这是李威所统部下，鲍提督教李威休要轻退，只须把鸟枪、弓弩向对方射去；同时又传令西营的屠开也如此办法。一面又令鲍文远等快快调集弓箭手预备，自己披甲上马。

袁彪和年小鸾杀至营前，震动天地。鲍文远令弓箭手，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顾放箭。袁彪本待冲入，却被乱箭射住；鲍提督已指挥人马从两旁抄袭过来。袁彪知不可侮，急忙退兵，鲍提督也不敢来追。法空、法明在右翼杀至清军西边营里时，只听梆子声响，箭如雨下。法空等见清兵果有防范，黑夜里恐反要损折自己的儿郎，遂收兵而去。只有东边清营因陆翔等追兵神速，被螺蛳谷人踹破了几重营寨，后来也用乱箭射住；陆翔等数次三番冲突不进，也只得退转谷中。

袁彪便对诸人说道：“这样我们已试到鲍提督的兵力了。锐气未挫，举措有方，我们尚不可加以轻视。最好诱他们杀入谷中，方可出奇兵拦截。”陆翔道：“鲍提督非穆里武可比，瞧他是个稳健持重之辈，决不易使他人彀的。”年

小鸾道："隔一天我们不妨试试看。"

次日，鲍提督仍坚守不出，不来攻打螺蛳谷。一方面他因昨晚险些受螺蛳谷的暗算，所以将部伍重行调整，叮嘱一切小心防备，又派人往省里去乞援。过了二天，袁彪忍不住要想出谷去试行他的计划。他先教陆翔、年小鸾、戴超、欧阳弟兄等率领众儿郎在谷内要道口埋伏；自和法空、法明两头陀率四百名健儿出谷。来到清军营前，摆下阵势，擂鼓呐喊。

鲍提督本不欲出战，因螺蛳谷内静寂了二天，今日忽然整旅出战，必有缘故，自己不得不出去一觇虚实。即令儿子文远领一千精锐埋伏在寨后，倘然见自己人马退下，敌人来抢营寨时，便可出而截击。安排后，方和屠开、李威率领大队官兵出营应战。袁彪提刀跃马，见了鲍提督，便说道："我们今天可决一雌雄，退后的不是好汉。"屠开早扬起钢斧，虎吼一声，跳过去，照准袁彪马足便劈。

袁彪把刀护住马足，还手一刀刺向屠开头上。屠开左手斧架住刀，右手斧又向袁彪身上劈来，袁彪舞刀和他酣战在一起。法空、法明左右冲出，鲍提督和李威也跃马上阵。鲍提督接住法明，李威迎住法空，捉对儿的厮杀。鲍提督手中的一对黄金锏，上下翻飞，丝毫没有破绽，恰和法明的双刀战个平手。

李威的一枝枪也颇不弱，法空的月牙铲虽然使得疾如风雨，也占不到半点儿的便宜。六个人在阵上酣战良久，袁彪佯作力乏，虚晃一刀，回马收走。屠开不知什么，喝一声："草寇往哪里走！"飞步追赶上去。法空、法明见袁彪退走，也各跳出圈子，望后退下。鲍提督觉得法明的刀尚未散

乱，忽然退走；而袁彪的武艺本是很高强的，今日如何会不济事？莫非其中有诈，和我一样的用意吗？螺蛳谷中的人马已很快的向后撤退，屠开、李威奋力追赶。

鲍提督在后赶上，细察螺蛳谷的人马步骤一些也不零乱，退得很快，明明是诈败了。遂令李威、屠开止步，休得穷追，以免中计。李威、屠开只得奉令不追，徐徐退回。鲍提督便对二人说道："螺蛳谷中诸匪首本领都好，尚有一个姓陆的，今天也未出战。况且上次他们奋勇狠战，今日怎么不敌起来呢？当然是有意诈败，引我们入谷。我们须要稳重，切不可上他们的当。好在并无什么损伤，不如回营歇息吧！"遂收兵回营，鲍文远的埋伏也即撤除。

袁彪等一路败退入谷，本想诱敌，却见清兵止住不追；便知鲍提督十分精明，果然不上自己的钩，也即撤除陆翔、小鸾等埋伏。对他们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鲍提督决不肯冒险轻进的，我们须得好好儿和他周旋呢！"这天以后，袁彪据守不出，鲍提督也不攻打，相持了许多日子。省里又调派两员大将，一千步兵前来增援。两将都是守备出身，一个姓靳，名大霈；一个姓周，名达。周达以前也曾在鲍提督麾下效力的。鲍提督得了这支生力军，自己的军队本没有折挫，所以局势格外雄厚。

袁彪在谷中山上了望官军又扎了营帐和番号，以为鲍提督调了兵将，必来攻打的，下令众人严备。但是依然不见什么朕兆，便又派陆翔、戴超出去挑战，清军仍不理会。袁彪很有些奇异，便对欧阳弟兄说道："鲍提督只是不攻，莫非他正在那里行使什么诡计吗？我们螺蛳谷的前面，地势曲折险要；又有你们把守住，料他断难攻入。鲍提督也许在那里

探寻间道，要想攻我们的不备呢！

“按我们的山寨形势，最好也没有；外面人很难明了谷中途径，倘然走错了，无异自来送死。只有两条路不可不防，一条是从小羊山通此的间道，一条是从后山的摩天岭；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小羊山近便一些。可是山中草木塞道，虎豹逞威，十分难走。摩天岭那边樵夫很多，也许有人甘心做汉奸，去引导他们。但摩天岭此路途遥远，他们也有深入重地的顾虑；鲍提督既是稳重者流，也许不会行险以侥幸吧。好在这两处我早已派儿郎们在那里守望巡逻，他们若来，我们便要杀得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陆翔道：“准是这老头儿在那里找间道了，我们须要好好提防。”螺蛳谷中人纷纷猜测，谁知鲍提督正在伸长了脖子盼望宗氏弟兄早早到临。这一天鲍提督正坐在军帐中静阅兵书，侍卫报称魏将军已自大名府驾临，求见军门。鲍提督便问可有人同来？侍卫答称有的。鲍提督便整冠束带，亲率文远、屠开、李威等众人出迎于帐门之外。

魏大钟风尘满面，两个差官上前拜见。鲍提督说了一声：“辛苦你们。”请他们起来后，魏大钟便介绍宗亮、宗寰上前相见，说道：“大钟此去，尚幸不辱大人使命，已把二位英雄请来了。”鲍提督见宗亮年纪已有五旬以上，颔下胡须甚长；身躯很是健硕，面上精神饱满，双目奕奕有神。宗寰个子生的很高，人较宗亮略瘦；面色白皙，年纪还不到四十岁，鼻梁里有一点很大的黑痣。弟兄二人都穿着蓝布的袍子，朴素整洁；一种磊落光明的气象，一望便是。见了鲍提督长揖不拜，鲍提督忙请宗氏弟兄入帐；分宾主坐定，献上香茗，寒暄数语。

鲍提督先对二人说道："久闻二位英名，渴慕殊深。此番干城奉上峰之命，征讨螺蛳谷，本望一鼓而下，歼彼小丑；无奈匪首'摩云金翅'袁彪等都是勇敢善战，奋不畏死；又仗着他们地势峻险，负隅不下。因此干城中心焦灼，不遑宁息；遂烦魏壮士特地到贵邑来请二位侠士出面，助干城一臂之力；同破螺蛳谷，干城不胜感谢。"

宗亮便道："某弟兄山野武夫，无才无能，承蒙大人不弃，厚礼敦请。又有大钟兄再三促驾，所以立即到此；愿效犬马之劳，听候差遣。"鲍提督笑道："二位言重了，待破得螺蛳谷后，请二位大驾再至兴京一游。二位到此，干城愉快何如！"魏大钟在旁也说道："这次去得真巧；再迟一步，他们贤昆仲将有衡湘之行，便不可及了。幸大钟极力说项，方才请得二位到此，这是大人的洪福。可惜行期急促，卫辉府云中凤萧老英雄那边没有去请了。"

宗寰道："萧进忠老英雄的武艺是著名黄河南北，为家兄至友，彼此相稔；若得他来，必破贼了。"鲍干城道："有二位到此，已足破袁彪而有余了。异日尚有机会，再可求见。"此时省中又添了一千兵马前来，有靳大霈、周达二位将军同来协助，兵势也格外雄厚；来朝可以大破螺蛳谷，打破多日的沉寂了。

这天晚上，鲍提督又在营中设宴为宗氏弟兄洗尘；除邀魏、屠二壮士相陪，并宴请靳、周二将。宾主欢聚，举杯痛饮。宗氏弟兄的酒量殊宏，能各尽四、五斤不醉。夜间鲍提督特择精美的营帐，为二人下榻，且差马弁二名随侧侍候。次日鲍提督遂分军为三，请宗氏弟兄和李威率领人马为左翼，靳大霈、周达和鲍文远为右翼，自和屠开、魏大钟率弓

弩手及骑兵五百为中军；准备攻打螺蛳谷，再和袁彪等决斗。“噗通噗通”放起三号炮，三路军队浩浩荡荡，进奔谷前。

袁彪在谷内听得号炮响，探子报道：“清军大队人马已杀奔谷前来了。”袁彪对陆翔等说道：“鲍提督久不出战，此番倾师而来，其势必然厉害，我们须努力对付。”陆翔道：“怕他做甚？他不出战，我们奈何他们不得；今日既来讨战，凭小弟之力，必刺此老。”欧阳仁、欧阳义久未应敌，今日也很踊跃愿战。恰好年小鸾微有不适，袁彪遂教戴超和她留守，自和陆翔、欧阳兄弟、法空、法明两头陀，带六百儿郎出谷去迎战。

瞧见今日鲍提督的军容非常壮盛，旗帜鲜明，鼓角怒号；便吩咐自己弟兄当心迎战，休要大意。靳大霈是清军中新来之将，贪立头功，手舞双刀，纵马出阵。欧阳仁久未作战，今天在阵上也要显显本领，遂拍马挥刀，迳取靳大霈。一个儿双刀，一个儿大刀，刀光霍霍，盘旋飞舞，战了三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靳大霈本是勇将，屡征土匪有功，他不信螺蛳谷盗匪如此厉害；鲍提督按兵不动，他已忍无可忍，所以在宗氏弟兄前要弄他的勇武。凑巧欧阳仁也是要在陆翔前立功，两个人狠命肉搏。

屠开瞧得起劲，一声怒吼，使开双斧，杀出阵来；小子龙陆翔纵马挺枪，拦住他喝道：“贼子休要逞能，吃我一枪。”屠开双斧早已打到陆翔马腹之下。陆翔把马一拉，让开屠开的斧，手中枪已挑到屠开的脸上。屠开将斧架住，马上步下，彼此狠斗。宗氏弟兄在左翼见右翼、中军均已有人出战，自己是被人特请来作战的，如何袖手不动，作壁上

观？休说连累魏大钟交不出帐，鲍提督也要疑我们完全无能呢！况又眼见陆翔一枝枪龙飞凤舞，屠开有些手忙脚乱，足见螺蛳谷中大有人才呢！这样一想，宗亮、宗寰立即一齐出阵。

欧阳义使动大刀，法空头陀舞月牙铲，抢先出来；欧阳义迎住宗亮，法空敌住宗寰，交起手来。鲍提督眼睁睁地要看宗氏的武艺，所以抱着黄金锏，徐徐放马出阵，态度从容地在阵前观战。只见宗亮的一枝枪浑身上下都是解数，使开来果然与众不同，把欧阳义包围在中间。而宗寰的一对紫金锤，也如两团紫云旋转，如天际流星，法空极力抵住。

斗到分际，宗亮乘欧阳义的刀砍人时，把枪忽地向上一挑，拨开欧阳义的刀，自己的枪乘机刺人欧阳义的腰眼。欧阳义慌忙收回刀来架格时，宗亮忽然把枪往下一沉，斜转枪杆，在欧阳义小腿上敲了一下。欧阳义喊了一声：“啊哟！”翻身跌下马鞍，早被四五名清兵过来按着擒回去了。袁彪大惊，挥动三尖两刃刀，一马冲至，大喝：“老头儿你是何人，休逞威风！快快放还我的弟兄，你识得摩云金翅吗？”

宗亮打个哈哈道：“你就是袁寨主，老夫此来本要收拾你们这些狂寇，仔细一个个被我擒住。你可知大名府的‘一盏灯’宗亮不肯轻易让人，还是快快投降，免得老夫动手吧！”袁彪怒道：“且斗一百合再说。”说罢，当先一刀向宗亮顶上劈下。宗亮微微一笑，举枪护顶，拦开袁彪的刀，还手一枪，直望袁彪胸前刺来。

袁彪连忙收刀迎住，觉得宗亮的枪沉重而迅捷，与众不同；遂施展平生本领，和他对垒。宗亮见袁彪武艺精熟，是

个劲敌，便使出杨家枪法来，上下左右，尽是斗大的枪花；枪法神妙莫测，不可抵御。袁彪识得这是著名的杨家枪法，精于此事的，当世没有几个；今天逢到能人了，悉力抵御。战到七十合以上，却自难解难分。

宗寰见法空的月牙铲很是不弱，遂即晃一晃锤，诈向后败退。法空贪功心切，飞步追去。忽见宗寰回身将手一扬，便有一物向自己头上落下，其快无比；不及躲避，正中脸门。乃是宗寰生平善用的铁索飞抓，有五个铁爪嵌入肉中。法空尚欲挣扎，宗寰将飞抓用力一拉；法空当不住，惨叫一声，跌倒地上。法明在后瞧见，忙舞动双刀，赶来援救，早被宗寰一锤结果了法空的性命。法明见法空惨死，心中又悲又恨，挥双刀直取宗寰。

宗寰见死了一个头陀，又来一个头陀，不由大笑道："怎的螺蛳谷中独多头陀？好！索性待你家宗爷一起送你们往鬼门关去做伴侣吧，也免得你的同道为鬼寂寞。"法明愈怒，手中双刀直上直下地向宗寰砍去。宗寰喝一声："妖贼，我岂惧你？"也摆动双锤杀过来，两锤两刀搅作一团。魏大钟见屠开和陆翔已斗一百余合，斧法有些错乱，便挥动手中狼牙棒过来助战。

屠开见魏大钟到来，便跳出圈子，让魏大钟和陆翔对战。周达也挺起方天画戟来助靳大霈，从战欧阳仁。欧阳仁抵敌不过，回马败走。李威、鲍文远也杀上阵来。袁彪只一人抵敌宗亮，已是费尽气力，又见欧阳仁败走，敌将逞威；知道今天不能再恋战了，也虚晃一刀，退下阵去，法明跟着退下。鲍提督大喜，把手中黄金锏一指，下令全军速进，大小三军跟着一齐杀将过来。

袁彪等大败，退回隘口。戴超闻得败耗，赶忙预备擂木滚石，接应袁彪等人谷；待到清军掩至时，一齐放下。鲍提督攻打了一番，见谷中守备甚严，恐怕自己部下受到死伤，遂收兵回营；把擒来的欧阳义派人严密监禁，待捉到了袁彪等众人，一齐押解上省。又设筵席款待宗氏弟兄。

鲍提督道："出兵以来，未尝获胜；今仗贤昆仲之力，杀败袁彪、生擒欧阳义、击毙头陀，足使螺蛳谷匪党胆寒。二位英雄果然名下无虚！适才宗亮义士大战袁彪，宗寰义士连敌二头陀，枪法锤法都很高明；而宗亮义士的杨家枪法可称天下无敌！干城非常佩服，理当敬贺。"遂斟上二杯酒，敬给宗氏弟兄喝。

宗氏弟兄慌忙起立，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宗亮说道："这是仗军门的威武，愚弟兄何足称道。"也就个个还敬鲍提督一杯。李威、靳大霈等众人也各举杯畅饮，尽欢而散。

次日鲍提督仍分兵为三，轮流向螺蛳谷攻打。袁彪坚守不出，法明却要请战，说："师兄法空死得可怜，宗寰用暗器伤人，也不显得真本领，我自己也会飞镖，当为法空复仇。"

袁彪道："昨天我们锐气挫折，敌军气盛，今日不可应战。且待稍缓，别出奇计以破之；必为法空禅师复仇，并想法救回欧阳义兄弟。"故而不许轻出。

官军一连攻了数天，袁彪等小心防守，官军因仰攻之故，徒然损折一些人马，不能得手。这一天袁彪坐在帐里，一手支着下颐，独自转念，心中很是郁闷。此时年小鸾娇躯已愈，走来对袁彪说道："你一向自命是个英雄豪杰，为什么见官军如此畏惧？"

袁彪道："我早已探听明白了，前日和我们交手的乃是大名府的宗氏弟兄，一个名唤'一盏灯'宗亮，一个名唤'八臂哪吒'宗寰，都是江湖上著名的人物。我以前也曾听人家谈起，本领果然高强。鲍提督此番大约特请他们来相助作战的，所以他有恃无恐。可惜法空头陀死在他们手里，而欧阳义也不幸被他们擒去。无论如何，我早晚必要报仇的。"

年小鸾道："若要报仇，趁早出战。我听欧阳仁因他兄弟被擒，心中非常发急呢！那'八臂哪吒'宗寰也并非真的三个头八只手臂的天神天将，何必畏鼠如虎，贻人讪笑？我现已健强，也愿出去一战，瞧瞧宗氏弟兄究竟如何？"袁彪道："我生平也经过不少强敌，实在宗氏弟兄非他人可比，你千万不要小觑了他们。"

小鸾把嘴一噘道："我终不信，我们可以尽起山寨人马，和他们背城一战；否则这样困守，岂是解决的良策？鲍提督前番不战，是等待宗氏弟兄；你如不战，又等候什么人能来相助呢？你真是个傻子。"袁彪笑道："你说我傻子吗？我想鲍提督兴师动众，利在速战。我们可以逸待劳，坚守山谷，不和他战；等他师劳力竭，然后一战突破他们。"

小鸾冷笑道："你这个念头转错了！他们有省里派来接济，怕什么师劳力竭？倘然我们被困半载，粮食便有缺乏之忧。那时候儿郎们人心散乱，还能够破敌吗？所以我们亟须把他们杀退，早求解围。"袁彪被小鸾说得正是无法，忽然寨中解大元、马魁差人前来谷口报信，据螺蛳谷后摩天岭下有农人来报告消息说，昨天有一小队清军前来捉去山中樵夫数人，一个都没有放回，不知是何用意？那个农人因和寨里

感情甚好，怕受官兵扰乱，所以来此报信。大概清军想从那方面进兵，也未可知，故向袁彪请示。

袁彪听了这报告，便对小鸾说道：“清军捉去樵夫，其用意亦不难揣知。大约他们前面攻打不进，想找间道来偷袭我们的后身；所以捉去樵夫，即要他们引路。鲍提督确有智谋，我自思虑到这么一着；摩天岭倘有疏失，我们险要无可用处，山寨将被他们攻破了。幸亏这条路既远而又难行，纵有樵夫引道，亦非片刻可达；我们得信较早，尽可预防。”小鸾道：“好啊！鲍提督那厮想来捣我们的后路吗？管教他们来时有路，去时无门！这样我看你再能不战吗？”袁彪笑道：“当然要战，我想可以待他们深入时，用奇兵破之。你且准备厮杀吧，可如愿以偿了。”

小鸾大喜。袁彪遂教人请陆翔、戴超、欧阳仁、法明等四人进来，把这事告诉他们知晓。陆翔道：“这几天没有厮杀，闷得慌。难得他们送上门来，小弟必为法空师父报仇。”袁彪遂留欧阳仁、戴超守住隘口，叮嘱他们严守静候。鲍提督若从后面进袭，谷前必然也加紧攻击；彼此呼应，乘虚而入的。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待我们去破了他们偷袭之兵再说。欧阳仁、戴超一齐答应。

袁彪遂留三百人在谷口，自和法明、陆翔、小鸾等一行人带领精锐健儿，回到寨内。解大元又将这事报告一遍，袁彪立即和陆翔、小鸾又去后山摩天岭前相觑附近地形，然后回去决定机宜。先令解大元率健儿十人，带着号炮，去摩天岭蔽处伏下。若见清军上岭时，休要声张，直要等到他的人马下岭时，即可燃起号炮来；接着放他数十声，以便我们动手。

又令马魁带数十名鼓手到山谷深处，分散伏下，听号炮响时，便四下里擂起鼓来；一以助声势，二以疑敌兵。解大元、马魁二人都奉令而去。袁彪遂请陆翔、年小鸾各领一队人马，埋伏山坳里；听号炮声便可杀出，敌住官兵。他和法空各率二百人马，绕道至摩天岭东崖下埋伏，专待官兵退时，出来截击。分派已定，只待厮杀。

原来鲍提督果然因为谷前屡攻不下，想由后路抄袭。被他们探听得摩天岭下有一条山径，可通螺蛳谷后面；便教李威率领数十官兵，悄悄地从那边窥探途径。李威窥探一回，见重重叠叠的山，高高低低的树，迷茫莫辨；且喜附近正有樵夫砍柴，遂捉了几个樵夫回去。带至鲍提督面前，细细审问。樵夫们怎见过鲍提督的尊严？早已吓得尿屁直流，跪在地上磕头求饶。

鲍提督道："你们倘然果是良民，不通山中土匪的，那么快些将螺蛳谷后山情形和摩天岭通往那边的途径老实告诉，便可恕你们无罪，释放回家。否则严办不徇。"其中有两个樵夫认得路径的，遂说此摩天岭直达螺蛳谷，约有五十多里；因山径曲折，望之虽近，走之则远的缘故。鲍提督又问："袁彪在那里可有人驻守？"樵夫说山路险恶，外边人不易走入，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把守着。

鲍提督听了很是喜悦，暗想这个机会万万不可失去；便教这两个樵夫引导，许以重赏。即向魏大钟、屠开率步兵四百为第一队，又请宗寰和李威率兵四百为第二队；由樵夫引路，即向摩天岭进发，待到山寨中举火为号。自同宗亮、鲍文远、靳大霈、周达等诸将督率三军，仍向螺蛳谷山前进攻；以便内外呼应，可以大破螺蛳谷。魏、屠二人奉了鲍提

督之命，带兵向摩天岭衔枚疾趋；二樵夫在前引路，曲曲折折走向峻险的山道中。

两旁怪石罗列，大树蔽天，窈深莫测，果然是一条秘密的山路。他们是天未明时就动身的，走至日中时候，方才爬到摩天岭上；人马都很疲乏，魏大钟吩咐大家坐地休息。俯视螺蛳谷如在釜底，深谷怪壑，使人心胆掉栗。大家拿出干粮来充饥。魏大钟、屠开遂又督领着樵夫引导，悄悄地走下摩天岭来。等到魏、屠二人的军队下到半山坳时，宗寰、李威等也到了岭上休息。魏大钟又留下数人在此指点路途，彼此呼应。

魏大钟将近走下岭时，问樵夫："此去螺蛳谷可还有多少路？"樵夫道："尚有十数里即达后山了。"魏大钟方催动人马速进，忽听岭中四下里号炮响，声震山谷；接着鼓声怒鸣，好似有千军万马杀奔而来。魏大钟不由心惊，暗想螺蛳谷中人难道有先见之明，知我要来后山偷袭，而设下埋伏吗？真是奇极了！一时不知有敌军多少，从哪一地方杀来？清军纷纷哗乱，魏大钟立刻约束部下，休要乱动。

这时候陆翔和年小鸾已从左右包抄过来，呐喊声声，大叫："休放走了清兵！"魏大钟知道情势不妙，吩咐前军作后军，后军作前军，快快退走。屠开气愤愤地大叫道："既已到此，为何不战？我不杀敌人，誓不回营了。"率领健儿十数人，向前边冲去。正遇年小鸾，见是一个美丽的女盗，便挥动双斧，叫一声道："你这妇人，生得好好儿的，怎么为盗？不如跟俺屠爷去吧！"小鸾大怒，舞剑向屠开头上猛劈。屠开将双斧迎住，二人在岭边林子旁狠斗起来。

魏大钟见屠开恋战，只得上前接应；陆翔早挺枪跃马而

至，拦住他厮杀。魏大钟识得陆翔厉害，悉力抵御，酣战三十余合。螺螄谷人渐渐包围拢来，清军不得脱身。年小鸾见屠开骁勇，暗暗藏镖在手；杀至分际，虚晃一剑，落荒而走。屠开怎肯舍弃，飞步追去。年小鸾飞出一镖，屠开莽撞，闪避不及，正中右腿；跌下地去，被螺蛳谷中人过来缚住。魏大钟见屠开被擒，自己又冲杀不出，心慌意乱，年小鸾又上前助战；正在危急之际，宗寰等在岭上早已望见。

依着李威的主张，本要火速下山接战；但宗寰听得四下炮声数响，不知敌人虚实，恐怕后路被截。便教李威留在岭上，摇旗呐喊，遥作声援；自率健卒百人，下岭去救魏、屠二人。见魏大钟被螺蛳谷人围在核心，遂舞动双锤，杀入阵中，来救魏大钟。宗寰的双锤果然难当，螺蛳谷儿郎们纷纷退后，被他击倒了十数人，冲开一条血路。大呼：“魏兄、屠兄快快随我来吧。”魏大钟趁势杀出，一齐望岭下奔逃。陆翔、年小鸾那里哪肯放他们逃走，随后追上。

李威率众又来接应，退下摩天岭。岭下鼓声大震，袁彪和法明左右杀出，大喊：“清军中了我们之计，休想回去！”宗寰慌忙敌住袁彪，李威战住法明。陆翔等又在后杀来，宗寰等不敢恋战，只得拚命杀出重围，逃回前山去。陆翔单枪匹马，坚持勿释；宗寰大怒，回身和陆翔死命猛扑。两人大战七十余合，不分胜负。宗寰虚晃一锤，回身便走，陆翔追上去。袁彪在后大喊：“陆兄留心敌人暗器！”说时迟，那时快！宗寰的飞抓已向陆翔顶上抛来。幸亏陆翔被袁彪一句话提醒，疾忙将马一拉，身子向后一仰。飞抓扑个空，离开陆翔身边只有三四寸。陆翔吃了一惊，方才勒住马不追。

宗寰握着双锤，压后而退；检点人马，损折了一半。鲍提督正与宗亮等猛攻谷口，欧阳仁等极力坚守，矢石如雨。鲍提督仰攻比较困难一些；攻了多时，希望李威等两队兵马可以杀至螺蛳谷后，捣其巢穴；那么寨中必然大乱，自己便可乘虚而人了。谁知盼望良久，不见谷中火起；而隘口把守的人依然镇定不乱，心中未免有些狐疑。李威等究竟可否直捣后寨，克奏肤功？不要反中了袁彪的埋伏，那就糟了。思念至此，心中惴惴不安起来，忙又命靳大霈、鲍文远带领五百人马前去摩天岭接应。

谁知靳大霈走不到二三里，魏大钟等已败退回营。鲍提督得到这个恶消息，不由大吃一惊；赶紧止住部下，勿再进攻。即命宗亮、周达断后，将兵徐徐退回营。欧阳仁等也不敢出追，让鲍提督安然退去。鲍提督回营坐定后，魏大钟、宗寰、李威三人人见，诉述败军之由，且请处罪。鲍提督仍用温言安慰他们道：“这是我们冒险行军之咎，以致中了他人的埋伏。袁彪那厮果然未可轻侮，不关你们的过失。只是屠壮士被他们擒去，很代他担忧，未知他的性命有无危险呢！”

宗寰道：“摩天岭这条间道，途径迂远曲折，不宜行军，因此我们吃了大亏；况且以后谷中人更要严防，所以那条路是不能再去了。我们只有加紧向谷前攻打，或约他们出来斗。某等不才，愿效犬马之劳。”鲍提督道：“此言正合吾意。前番一战，斩获两头领，只恐袁彪等严惮贤昆仲武艺高明，仍未肯出战罢了。”

魏大钟道：“明日姑且再去一试。”次日鲍提督带领众人，来到谷前挑战。土城上忽然射下一封信来，小兵拾得，

献给鲍提督看。鲍提督接过一读，方知袁彪昨日擒得屠开，愿于今天在阵上走马换将，要这里放回欧阳义。鲍提督正在想念屠开，当然同意。遂把这信给大钟等看，又教鲍文远去营中押欧阳义前来，一面写好了一封复函，射上土城去。

隔了一刻，袁彪、陆翔、欧阳仁、年小鸾四人押着屠开，率领儿郎们出谷来，排成阵势。鲍提督这边由李威、鲍文远押着欧阳义出阵；袁彪那边由欧阳仁、年小鸾押着屠开出阵。屠开昨天被擒时，小腿上虽中了一镖，没有大伤，早给小鸾敷药治好。两边通了一个口号，各放俘虏回去。谁知李威心存不良，他乘欧阳义反缚着双手，从自己阵地跑回螺蛳谷阵上去的时候，刚才跑得一段路；他却暗暗抽弓搭矢，觑准欧阳义的后脑，“霍”的一箭射去。欧阳义是不防的，那枝箭向前疾飞，一刹那间已飞至欧阳义的后脑，相距不过三四寸了。李威见此情形大喜，喝一声：“倒也！”

## 第八十五回　观奇能前山求挑战　仗粲舌深夜请息兵

当此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际，李威满以为欧阳义必定死在他的箭头下，所以猛喝一声：“倒也！”谁知蓦地里忽然又有一镖从斜刺里飞过，绝无仅有的正击中李威所发的箭头。“噗”的一声，打落地上去了。李威大惊，螺蛳谷阵上却一齐大喜。欧阳仁也连呼侥幸，这只镖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年小鸾很快瞧见李威马上抽矢；估料他不怀好意，所以也就从她的镖囊中掏出一只金镖。在李威的箭已发出时候，她发了急，无法救护欧阳义，便将这只镖迎着箭头飞去。幸仗她手眼高明，恰巧击中那箭，遂救了欧阳义一命。欧阳义安然归阵，知道了这事，不由捏一把汗，欧阳仁忙代他解去束缚。年小鸾仗剑驰马直奔李威，大呼：“清将怎么暗发冷箭，殊欠光明态度！我与你决一胜负。”

李威见这一个女盗，就是摩天岭相遇的；已探知是袁彪的妻子，所以舞起手中长枪便和小鸾决斗。宗亮挺枪而出，大呼：“袁彪快来厮杀！”袁彪刚要出马，陆翔已跃马提枪出至阵上，对宗亮喝一声：“姓宗的，别人惧你威武，独有我小子龙陆翔偏不服你！今日我们须战一个分明，有了你，没有我！”宗亮说声：“好！”两个人两条枪立刻交刺起来。这时候忽然天空里一堆堆乌云涌起，刮了一阵狂风，立刻下起大雨，两边只得各自收军。

袁彪因为清军势盛，只得暂避其锋，加紧严守，以免疏虞。鲍提督也因自己虽然得着宗氏弟兄之助，战胜了袁彪；而袁彪究竟厉害，兵力未衰。且摩天岭的奇袭，劳而无功；瞧上去一时难以取胜，非步步稳扎稳打不可。遂把螺蛳谷正面封锁住，不使袁彪得到外边的接济；坐观奇变，以待时机。又令李威、靳大霈等各领队伍在四处巡逻，把螺蛳谷包围得十分严密。

荒江女侠等来的时候，正是吃紧的当儿，所以几乎不得其门而人。幸亏玉琴熟悉山路，由小羊山秘密入谷；没有遇到清军，而和袁彪、年小鸾等旧雨重逢。当时在席面上听了袁彪源源本本的一番阵述，玉琴便道：“宗氏弟兄乃是大名府的豪杰之士，我们在萧进忠那边也听得，他们能使萧老英雄佩服，其技也就可想而知了。螺蛳谷倘然长此被围，也不是个道理，一定要想法把他们击退。”

袁彪道：“是啊，我已调查过我们的粮食，尚有半载可以支持，谷内也有些田亩可耕；这个问题还小。不过军器方面是太缺少，而弟兄们伤亡了，一时也难补充；这是很使我杞忧的。现在幸女侠和剑秋兄等到来，必可助我们退敌，所以愚夫妇非常快活。”玉琴道：“我们既已到此，当然不能坐视的。”剑秋道：“只是鲍提督与我们也有情谊，我们也不能向他进攻，这很使我们为难的了。”便把他们以前在宾州相助鲍提督剿除混世魔王的事情，告诉众人听。

袁彪道：“但现在我们非那些草寇可比！鲍提督们是汉人，他若有种族之想，识得清廷的腐败、外侮的紧急，也该和我们一起合作；共图革命事业，不失为俊杰之士。二位既和鲍提督有故旧之谊，何不前往游说；劝鲍提督不要做他人

的奴隶，而和我们合作呢！”

玉琴闻言，微笑道：“鲍提督虽然精明练达，通谙兵法，可是他的头脑恐怕陈旧一些；要他做革命事业，这是不可能的事。况且他已膺专阃之选，位高禄重，十分把稳，如何肯作这事呢？我们也没仪秦之舌、随陆之辩；勉强去说，也是如水沃石，决不能使他听从的。”

年小鸾道：“他们有了地位的人，往往不肯平白牺牲。他现在只想破了螺蛳谷，可以升官发财，岂肯和我们合作，这无异与虎谋皮了。姊姊不如破除情面，帮助我们，把他们杀败回去，他们也奈何姊姊不得。这些贪官污吏，姊姊和他们谈些什么交情？”

玉琴道：“鲍提督的为人倒很正直，做官也廉洁，颇能为人民着想，不失为今日武人中的赳赳者。所以我们和他们有过一番周旋；倘是是贪污之辈，早已断送在我们三人龙泉之下了。”剑秋道：“最好想个两全的办法，使鲍提督不战而退，螺蛳谷也得安然无恙。”

玉琴转了一个念头说道：“我想鲍提督既已请得宗氏弟兄，颇有剿灭螺蛳谷的决心。我们如去和他商量，也是很难成功的。依我的主见，先和他们厮杀一阵，使他们知道螺蛳谷未易剿平，然后方可进言。况宗氏弟兄的本领，我们也要见识见识，你们以为如何？”

袁彪尚未答话，陆翔早抢着说道：“女侠之言甚是。我们必须痛痛快快的杀他一阵，我和宗亮也没有正式交过手；不是自己骄夸，必须和他杀个分明，方才使我佩服。”李天豪、蟾姑也赞成女侠之言，以为万万不可示弱，自当挫了清军的锐气再说。袁彪点点头说道：“这样办也好，既然我们

都愿出战，我袁彪也不是个懦夫，明早便去战过也好。”

剑秋道：“明天的一战，我和琴妹最好不必露面，只作壁上观，瞧瞧宗氏弟兄的武艺也够了。好在天豪兄等在此，也可相助作战。”玉琴道：“我们可以乔装两个小卒，混在人丛中，鲍提督自然不认识我们了。”

众人决定了办法，遂更相举杯为寿，直饮到子夜，方才散席。玉琴等四人早由小鸾吩咐左右打扫两间精舍，为四人下榻。玉琴和剑秋虽没有结婚，大家却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所以同室而不同榻。天豪夫妇也住下一室，和玉琴毗连的。

明日清晨大家起身，用过早餐，玉琴、剑秋便借了两身儿郎们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头上都覆着斗笠；果然如寻常小卒无异，决不会引人注意。袁彪遂同年小鸾、陆翔、戴超以及天豪夫妇一同出战，而另伏两路精锐，命欧阳弟兄、法明禅师，解大元等带领着，埋伏在小谷里；等到自己方面正和清军酣战时，便可从两旁抄出，袭击官军的后路。安排已定，放了三个大炮，杀出谷来。

鲍提督见袁彪困守多时，忽然又敢出来作战，谅必自高自大，也许要施用什么诡计来取胜。遂令李威、靳大霈各带一军，以及弓箭手，埋伏阵后；倘遇敌人截击，即可杀出，用箭射住，不使他们冲动阵脚。然后会同宗氏弟兄，以及屠开、魏大钟、周达、鲍文远等，带领三军，出营来和螺蛳谷好汉对垒。他哪里知道他们怀想已久的荒江女侠和岳剑秋即在其中呢！

小子龙陆翔耐了多少时候，今日出战，也要在女侠面前卖弄本领；所以首先挺枪跃马而出，大呼：“一盏灯宗亮何

在？快和你家陆爷来斗三百回合。”宗氏弟兄也知除鲍提督、袁彪而外，惟有此人最为勇武，不易取胜；既然他指名讨战，宗亮遂挟枪出迎，喝一声：“姓陆的休要逞能！我宗亮岂是畏惧人家的？长了这些年岁，难道怕你们这辈后生吗？”

陆翔说声：“看枪！”手起一枪，向宗亮头上刺来。宗亮把枪架开，手中紧一紧，便有碗大的枪花直奔到陆翔胸前。陆翔收转枪杆，用力拦住。两个人两条枪，一来一往，渐舞渐紧，宛如两条银龙，几欲腾跃上天。宗亮见陆翔的本领果然佳妙，遂使出杨家枪法来。陆翔觉得宗亮的枪法突然一变，前后左右都是枪花，所有的解数都非平常；知道宗亮使用他的看家本领了，所以用尽心力去和他周旋。

女侠和剑秋杂在小兵队里观战，鲍提督父子当然不会注意到他们二人的。二人眼见宗亮的枪法十分神妙，名不虚传；年纪虽老而武艺甚强，无怪袁彪甘心退避。幸亏小子龙陆翔年轻力壮，枪法也是非常纯熟的，还能抵敌得住；倘然换了别人，早已来不得了。此时李天豪在阵上骑着战马，手中也拈着一管烂银枪，跃跃欲试。他初至螺螄谷，也欲在袁彪等众人面前立一些功劳；恰巧宗寰舞动双锤，驰出阵来，天豪马上过去接住宗寰厮杀。

宗寰的一双紫金锤，不输于乃兄的一枝铁枪；上下翻飞，疾如流星，只望李天豪上下打来。天豪使开枪，悉力迎住。琴、剑二人见宗氏弟兄都是劲敌，暗暗代陆翔等杞忧；玉琴却恨不得自己立刻出去和宗氏弟兄杀一阵。对面官军阵里，周达举起方天画戟出来相助，袁彪挥动手中三尖两刃刀拍马上前迎住。蟾姑在旁，技痒难当，挥动双剑，一催座下

桃花马，奔出阵去。

鲍文远忽瞧见对方杀出一个美貌女子来，和当年的荒江女侠神情仿佛，心中又不觉动了好色之念。他以为女侠是个有本领的人，别的女子未必见得都和女侠一般高强；况自己的武术年来亦有进步，料区区女子总可取胜。这样一想，立即举起手中双剑，纵马出战。指着蟾姑喝道："我是鲍提督的公子文远。你是妇人，为何失身匪人？不如投降，免你一死。"

蟾姑道："呸！狗官的儿子，谅你也不识得老娘的厉害呢！"一剑扫去，鲍文远将剑架住，厮杀在一起。鲍文远一心想要活擒蟾姑，欲觅蟾姑的破绽；然而蟾姑的剑矫捷不凡，自己反被她困住。玉琴见了文远，不由暗暗好笑：一个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今日见了美妇人，又要垂涎了。但也不量量自己的武术如何，真是令人可鄙亦复可笑。

鲍提督觉得自己儿子的武艺，够不到和有能耐的人对抗。这个新来的女子双剑神妙，不亚于昔日的玉琴；文远久战下去，一定要吃她的亏，遂教魏大钟前去替换。魏大钟方挟狼牙棒出阵时，蟾姑早已觑隙，卖一个破绽，让文远的剑砍入怀里来。文远也不欲真心伤害蟾姑，所以要把剑去挑破蟾姑的衣服；却不料蟾姑早已侧转柳腰，让过一剑，舒展皓腕，将鲍文远一把提过马来，回马便走。

原来蟾姑既知鲍文远是鲍提督的儿子，心里也想把他活擒，以便要挟鲍提督。可笑鲍文远天鹅肉吃不着，自身反落在人家手中。魏大钟见文远被擒，不由一惊；飞马过来抢救时，戴超早舞大刀上前助战。屠开虎吼一声，摆动双斧，飞奔出阵，年小鸾上前接住。屠开前天吃过小鸾的亏，所以今

日甚是留心；杀够多时，未分胜负。蟾姑又舞剑出阵，鲍提督大怒，正要亲自出阵；而欧阳弟兄和法明和尚等两路人马，已暗暗抄到他们后边。一声号炮，从左右杀出，想要截断鲍提督大军的后路，乘虚夺取营寨。

幸鲍提督早伏下李威和靳大霈两路军队，有备无患，以两边敌住。鲍提督得到消息，急忙鸣金收军，徐徐退后。袁彪率众掩杀过去，都被乱箭射退。袁彪见鲍提督军队一些也不紊乱，生恐欧阳弟兄等反被包围，也就按兵不进，遣人去通知欧阳弟兄等撤退。欧阳仁等见清兵前后都有接应，也不敢冒险杀人；因此不待袁彪通知，早已退回来了。

袁彪等回至谷中，众人聚在一起。玉琴、剑秋仍换了自己的衣服前来。女侠带着笑对袁彪等说道：“宗氏弟兄的武术确是神妙得已臻化境；若要以力取胜，不是容易的事，无怪袁寨主要坚守不出了。今日陆翔头领和宗亮猛斗这许多时候，真是不易。小子龙三字不愧大名！”陆翔笑道：“承女侠过奖，愧不敢当。宗亮的枪法，今日我已领教了。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我实在没有本领去破他的杨家枪法。”

袁彪道：“天豪兄的武艺果然超群，小弟也很佩服。”天豪连忙谦谢不迭。玉琴又道：“今天蟾姊把鲍提督的儿子捉来，倒是一件很好的事。”袁彪道：“不错，这一下大可牵制那老头儿了。”便教左右把鲍文远推上来。鲍文远反剪着双手，被儿郎们推至袁彪面前，神气颓丧，一声儿也不响。袁彪喝道：“你这小子就是鲍干城的儿子吗？既已被缚，性命即在我们手里了，你能教你家老头儿退兵吗？”鲍文远仍旧默然不答。

玉琴忍不住娇声喝道：“姓鲍的，你可还认识我吗？”

鲍文远耳畔听得女子清脆的声音，似乎有些耳熟；抬起头来看时，早瞧见女侠和剑秋坐在一起。这是他万万料想不到的！羞愧满面，恨不得旁有地洞，让他立刻钻了进去，躲避了人家。但是女侠既已开口垂询，自己又是被俘之人，不容他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原来是女侠和岳先生都在这里。以前多多冒犯，还望女侠千万海涵勿责。这是小子一念之差，自取其咎，得罪二位，现已悔改了。"

玉琴瞧着鲍文远两道稀零零的眉毛，不由暗暗好笑；又听他口里所说的话，也觉得些不实。既已知道悔改，那么今天阵上见了蟾姑，为何又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遂说道："既往不究！你既能悔悟算罢，我们也觉快慰。现在尊大人在此用兵，恰巧我们和这里袁寨主是相识的；初次到此，不知道帮了谁好。但我们自有安排，成与不成，却要看尊大人的意思如何呢？"鲍文远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袁彪遂说道："姓鲍的既和女侠相识，我们应该优待。"遂亲自去解脱鲍文远的束缚，请他上坐。

# 第八十六回 一夕退三军智穷老将 征途逢奇事艳说荒江

鲍文远谢过袁彪，又向琴、剑二人道谢，只是不肯上坐。袁彪遂教左右引导鲍文远去寨中客室里歇息，好好接待。鲍文远去后，玉琴对袁彪说道："今日我们在阵上，也已见过宗氏弟兄的武艺。合我们众人的力量，要战胜他们，也并非不可能之事。不过鲍文远虽然不肖，而鲍提督的为人，我已说过，尚有可取之处，很不欲为左右袒。而现在他的儿子既已被擒，他心里也一定悬挂于文远身上的。我想乘这机会作鲁仲连，替你们解除这个围困；又可免两下厮杀，岂不是好？"

年小鸾道："姊姊倘能这样做，也是很好的事。但鲍提督奉有省里的命令来此征剿，恐怕不容易办到吧？"玉琴道："我起先也是这样想，但现在既有这念头，不可不先去一试。倘然不能成功，再想别法。"剑秋点点头："琴妹之言深得我意，这叫做先礼而后兵。鲍提督倘然不从我们调解时，当然我们决不袖手旁观的。此事也须早日解决，龙骧寨已被摧毁，螺蛳谷必要保存的了。"袁彪道："很感二位美意，我们唯马首是瞻。那么又要有劳二位了。"玉琴道："理当相助，无劳可言。"又对剑秋带笑说道："你既然和我同意，那么今天夜里我要你相伴往鲍提督营中去走一遭，你可愿去吗？"剑秋道："当然同去，我哪有一次不相随琴

妹之后的呢？”天豪和蟾姑一齐说道：“倘有用处，我们也愿同去。”玉琴道：“我想今夜前去，是要找到他时，陈说己见，希望他采纳；并非去行刺，所以不用多人。贤伉俪还是留在谷中吧。”

蟾姑道：“我们不在也好，但祝你们成功。”玉琴又道：“少停我先去见一见鲍文远，还要教他写一封书，哀求他父亲罢兵。谅那厮不是视死如归的烈士，一定肯写这封书的；借此也好感动鲍提督的心。”袁彪道：“女侠思虑周到，定能成功，我们佩服之至。”玉琴笑道：“不劳谬赞，我要惭愧了。”袁彪心里十分快活，又教厨下安排筵席，款待女侠等众人。

那鲍文远在客室中，天晚时有人送上晚餐来，请他吃饭。他见了女侠，又见袁彪待他很好，明知自己可无性命之虞，别的事也不管了。饭后在灯下独坐一会，正想关了门就寝。忽听房门有剥啄之声，便问是谁？外面答道：“是我。”他听得出女侠的声音，不由一怔；连忙开了门，女侠翩然步入。鲍文远恭恭敬敬的请女侠上坐，他垂着双手，立在一边。

女侠也不和他客气，坐正身子，对他说道：“你今被俘于此，当然想回去的。我虽和你们父子相识，也不能私自将你释放。现在我们已和袁寨主商量过，要请你父亲及早退兵；彼此休战，方才将你放回。因此今夜我要到尊大人营中去拜见，劝尊大人采纳鄙意，即此退兵；我和岳先生做和事老，以免残杀。但恐尊大人不能听从，所以我要你写一封信给我带去。措辞须哀求尊大人退兵休战，以便你可以骨肉重逢；使他为了舐犊之爱，也能听我们的劝告。不知你愿意不

愿意？”

鲍文远听了玉琴的话，不暇思索地道：“愿意愿意。”玉琴遂回头喊一声：“来人！”门外即有一个小卒，手里托着笔砚纸墨，走进室来，放在桌子上。玉琴道：“时间很匆促，请你大笔一挥罢。”鲍文远不敢迟慢，忙坐下来，磨墨点毫；立即修书一封，交与玉琴，且说道：“拜托女侠代交家父。”玉琴接过，先看一遍，觉得文远措辞很是可怜，便很满意。将这书揣在怀中，说声：“我去了。”拔步便走。文远出来送她时，女侠早已不见踪影了，文远惟有太息。

玉琴回至谷口，剑秋已结束停当，带着惊鲵剑，在那边等候了。玉琴也去换上夜行衣服，佩了真钢宝剑，和剑秋辞别了袁彪夫妇和天豪伉俪；出了螺蛳谷，悄悄地望清军营里走来。他们俩仗着飞行功夫巧妙，越过清军的步哨，约莫在三更左右，已近清军大营。刁斗之声，不绝于耳，可知鲍提督治军很严，夙有防备了。

琴、剑二人不知鲍提督在何处，只望大营行去。恰巧那边树下站着一个巡夜的哨兵，玉琴一眼已瞥见；悄悄掩至他的身后，一些声息也没有。飞起一腿，把那哨卒踢翻在地；跟着一脚把他胸口踏住，拔出剑来，在他面上碰了一碰。那哨卒已吓得什么似的，正要惊喊。玉琴喝道：“不许声张！你快快把鲍提督所住的大营老实告诉，方饶恕你的性命。”

哨卒只得说道：“望南去第五个大营，营左右绕插着旌旗的便是。”玉琴道：“此话真吗？”哨卒道：“实是真话。”玉琴便对剑秋说道：“请你代我把他收拾起来，别伤他的性命。”剑秋理会得，遂上前将哨卒的裤带解下，用四马倒攒蹄缚住；又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衣襟，塞在他的口里，

然后将他挂在绿阴深处。这样处置，须要等至明日天亮后，方可给人瞧见了，救他下来。

两人探得鲍提督的大营，赶紧向南飞奔。到得第五个大营面前，正有一小队巡逻小卒行向前来。二人闪在树后，让他们走过，才见营门前静悄悄地不见人影。玉琴顾谓剑秋道："请师兄在营外代我巡风，待我入营一探。"剑秋道："琴妹须小心，情形如若不对，可以即出，我当在此接应。"玉琴点点头道："我自己知道留心的。"说声再会，如飞燕般掠入营门。

营门边虽有两个小卒，却倦眼模糊的没有瞧得清楚；还疑心各人眼花，似乎有个黑影在他们身旁掠过呢！玉琴进得大营，镇定着心神，运用夜眼，向内走去。见一处灯火尚明，里面有太息之声。玉琴蹑足上前偷眼看时，果然是鲍提督。甲胄锦御，长袍未解，坐在桌子旁；一手撑着下颐，一手抚摸着自己的须髯，面有忧色。细瞧他的容貌，似乎比较昔年有些瘦削了。也许他征剿螺蛳谷，屡攻未下，使他疲神劳形，寝食不安，以至于此。鲍提督在这夜深时候，尚未入睡；大概为了他儿子被擒之故，放心不下，所以长吁短叹。那么此时倒是自己见他的绝好机会呢！于是她就一跃而入。

鲍提督为了日间儿子被擒，他心里异常焦灼，代他儿子生命安全的问题而忧虑。想不到自己用兵多时，战无不胜，今番竟在螺蛳谷碰壁。虽然请了宗氏弟兄到此，依然不能攻入谷中，犁庭扫穴；反而丢掉了一个儿子，自己如何去救他出险呢？今天那个生擒文远的女子，神勇绝伦，活象女侠第二，不知袁彪又从哪里请来的助手？

他正想到这里，忽觉一阵凉风，桌上的灯光摇摇欲灭。

猛抬头早见一个刚健婀娜的少女，端端正正的立在他的面前，娇声说道："鲍军门别来无恙？"鲍提督定睛细瞧，正是他心中常常怀念的荒江女侠；丰采依旧，英气逼人。不由惊喜万分，疑心他自己还在做梦呢！玉琴见他不响，又带着笑唤他一声："鲍军门。"鲍提督连忙站起身子，向玉琴双手作揖道："女侠，你怎么到此的？我自你去后，心中非常渴念。犬子无状，多多唐突，老朽训斥过了。但老朽对于女侠却是歉疚万分，千乞女侠宽恕勿责。"

玉琴微笑道："过去的事不必重提。我们对于军门也很抱歉的，今日特来相见。"鲍提督道："女侠来此，这是老朽之幸！且请坐了，待老朽奉告一切。"玉琴点点头，遂在他的对面坐下。鲍提督也坐下说道："老朽前年从宾州调任兴京，此番奉命征讨螺蛳谷，恰遇'摩云金翅'袁彪等一伙强盗，非常厉害，攻打了多时，未能胜利……。"鲍提督正要再说下去时，玉琴早把玉手摇摇道："这些事我都知道了，请军门不必再讲。"

鲍提督闻言，不由疑讶道："女侠初来，怎会明白？老朽也糊涂得很，尚不问问女侠从哪里来？何由知老朽在此，而夤夜光临？还有剑秋先生在哪里？可曾同来？"玉琴微笑道："剑秋兄和我同来的。鲍军门，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完全能够明白，此番我们又受了谁的嘱托而深更半夜前来谒见的？"鲍提督迟疑了片刻，答道："这个恕我不能测知，尚乞女侠明以告我。"玉琴道："鲍军门可知我就是受了袁彪的嘱托而来？军门不要见怪。"

玉琴说出这话，鲍提督好象青天里打下一个霹雳般，从椅子里直立起来，说道："怎的怎的？女侠如何和袁彪相

识？这件事使得老朽如坠五里雾中了。”女侠刚要回答，忽听外面人声喧哗，云板敲动，魏大钟已直奔进来。见鲍提督身边忽有一位穿着夜行衣服的女子，更使他十分惊骇。忙对鲍提督说道：“大人留意，外边忽来刺客。”又指着玉琴说道：“这位是谁，为何在此，莫非是刺客？”

鲍提督摇手说道：“壮士不要胡说，这位就是你闻名已久的荒江女侠。”魏大钟闻言，对女侠相视一下，正要行礼，玉琴早想起营外的剑秋，便道：“你们传说外面有刺客，莫非是我师兄？两边切不可误会，待我去唤他进来吧！”鲍提督顿足说道：“对了对了，休把好人当作歹人。”

于是他忙和魏大钟陪着玉琴走出营门去观察时，只见众兵丁挑起灯笼，围着一个大圈子，呐喊声声：“快捉刺客哪！捉住这刺客，不要被他逃走啊！”所以闹得一片声喧。圈子里有三个人在那里丁字儿的团团厮杀，乃是“一盏灯”宗亮，舞着一柄宝剑，“八臂哪吒”宗寰，使着双锤；紧紧围住剑秋，酣斗方亟。原来剑秋在营外往来巡风，忽有巡逻卒自后瞧见，快去报告与魏大钟知道。

这夜正值魏大钟宿卫，所以他在大营，急快去唤起宗氏弟兄。宗亮、宗寰从睡梦中惊醒，估料是螺蛳谷中派来的，遂各挟兵刃，飞跑而出。剑秋见自己已被他们识破行藏，只得挺身而前；恰巧逢见宗氏弟兄的厉害，所以施出本领，和二人搏击。宗氏弟兄不识他是谁，但见他青光飞舞，如游龙一般，解数神奇；不是平常之辈可比，可算他们难以相逢的劲敌。魏大钟遂去禀告鲍提督。这时候屠开、李威、靳大霈等都已闻讯率领部下赶至。

鲍提督生恐他们要受伤，连忙上前高声喊道："岳先生、宗壮士，你们请速住手。有话可以再谈，我们是自己人啊！"剑秋听得鲍提督的声音，见了玉琴站在一旁，立即将剑收住。宗氏弟兄闻鲍提督有令止战，也就跳出圈子；但是心中不无诧异，难道鲍提督会和刺客认识吗？然而也不便询问。鲍提督又向剑秋拱拱手道："岳先生，多时不见。难得来此，请到营里坐谈吧！"剑秋也即上前拜见。

鲍提督又对宗氏弟兄以及李威等诸将说道："这事出于误会，没有什么危险。诸位也请回营，照常戒备。"众人遂陆续退去，只是摸不着头脑，各自猜测而已。鲍提督又把琴、剑二人让至营中坐定，屏退左右，向剑秋说道："岳先生，方才部下多多冒犯，幸乞勿责。老朽此番进兵攻螺蛳谷，相持不下，不知岳先生可有见教？"

剑秋不知玉琴曾否和鲍提督说过什么话，只是答道："窃愿两边早日息兵为幸。"玉琴遂接口说道："我还没有将详情报告军门呢！我们此来就是要请鲍军门息兵，恐防泄漏机密，所以黑夜前来；不料仍被部下撞见，几致杀伤，这是很不巧的。"鲍提督点点头道："承二位的美意，劝我息兵；不知二位有何主张，怎样息兵？二位又怎样认识袁彪？还请赐告。"

玉琴道："我们认识袁彪，还是在我前年返里扫墓之时，也在遇见军门之先哩！袁彪虽屈身草莽，而他身怀绝技，志向清高；非寻常绿林盗匪可比，暂时隐匿于此，所以我等和他交友，否则换了樊大侉子一流人物，我们也要早已除灭，不待军门兴师动众了。"

鲍提督道："老朽也知袁彪不是平常之辈。但因他们杀

官劫城，案子犯得太重大了，省府遂调我率兵征剿。虽非老朽本怀，然奉有巡抚之命，不得不然。袁彪若肯降顺，这是最好的事；老朽在上峰面前决代他们保险，不令妄戳螺蛳谷中一人。且如袁彪人才，老朽更要在上峰前极力推荐，尽先录用。前程万里，岂不是好？尚望二位代老朽向袁彪转致微忱。”

剑秋听鲍提督如此说，恐怕他仍是没有明了他们二人来此之故，就也开口说道：“照军门的说法，意欲招降袁彪；但这事恐难如愿。”剑秋之言未毕，鲍提督很骇异的问道：“袁彪倘不想招安，难道他要学陈胜、吴广之辈，揭竿即起，以争天下吗？只恐螺蛳谷弹丸之地，千百之众，袁彪虽勇，也不容易达到他的雄心吧！”

剑秋道：“若说袁彪想如刘邦、朱元璋一般因时乘机，欲图事业，那也不然。袁彪是明代袁崇焕名将的后裔，螺蛳谷都是忧时之志士。他们不情愿做异族的奴隶，坐视中国给那些满奴弄坏了，以致沦陷于外邦。所以他们联络各地反清志士，图谋革命事业；以冀推翻满清，为汉人解放，争取自由。他们的志向不小！事之成功与否，当然还要看各地革命志士的如何努力呢！他们既然抱定这个志愿，如何肯接受官兵的招安，以安功名富贵？这一点恐军门还没有明了吧。”

鲍提督听了剑秋的说话，突然一怔，半晌无言。玉琴忍不住又道：“鲍军门，我们虽非他们一伙人，却素表同情于他们的。我看满奴大都是无能的；清室的气运已衰，真是我们汉人争取自由的时机。军门虽在清廷高膺提督之职，然若为民族前途计，亦宜及早见机而作，善自为谋。千万不可遏灭革命的根芽，那么对于螺蛳谷自不当视为大敌了。”

鲍提督双眉微皱，答道："二位之言虽是，但老朽所处的地位与他人不同。现在革命尚未成熟，老朽若和革命中人私下通好，一旦给人告发，老朽不但功名全弃，反有灭门之祸！这岂不使老朽进退两难吗？所以非俟老朽细细考虑一番，恕不能贸然从命。"

玉琴见鲍提督面露踌躇之色，明知这事一时要使鲍提督同意很难的；鲍提督倘不肯牺牲自己的功名，断难息兵。遂从怀中取鲍文远的一封信来，双手奉上，说道："这书信是令郎文远托我奉达左右的。"鲍提督着手接触他儿子的信，说道："犬子被擒，女侠曾和他见过面吗？非常惭愧。"

玉琴道："令郎在谷中，袁彪很优待他，军门不必耽忧。只要两边息战，袁彪也可早日释放令郎回营的。况有我们在那里，决不会使令郎吃苦，还是可以告慰于军门的。"鲍提督道："承蒙二位照顾，铭感五中。"说着话，遂拆开他儿子的信，灯下阅一过，不由老泪夺眶而出，叹了一口气说道："老朽膝下只此一子，他的母亲非常钟爱他，岂有置之不顾的道理？但是他自己不小心，为人家擒去，我又一时怎能救他出险？他再三恳求我息争议和，然而他怎知老朽亦有难以答应的苦衷呢！"

玉琴见鲍提督如此情形，便道："军门不如反了罢，何必为满奴效力！既有雄师，何不与袁彪一起共图革命，将来可以立一番丰功伟业。至于军门的眷属，凭我二人之力，可至兴京去秘密护送前来。合军门与袁彪的力量，还怕清兵怎样奈何你们吗？"鲍提督摇摇头道："不是老朽顽固不化，老朽世受君恩，身为大吏，岂能轻易言反？但若不息兵，则非螺蛳谷难以攻下，而犬子的性命也恐难保。此事竟使老朽

进退狼狈了。”说罢，又长叹一声。

但剑秋叉着双手说道：“军门休要忧虑，凡事总有个商量。军门既然不肯和袁彪合作，而又为了令郎的关系，要救他出险，我等实不忍坐视，要为军门借箸一筹。鄙人虽愚，却有一个两全之计，愿军门采纳。”

鲍提督听了大喜道：“岳先生有何妙计，请速赐教。若能两全，老朽万无不从之理。”

剑秋笑了一笑，不慌不忙，说出他的计策来。剑秋告诉鲍提督说道：“我所说的两全的计划，一方面为鲍军门着想，一方面也为螺蛳谷安全计，双方都要顾到。”

鲍提督道：“是啊，但我看此事势难两全，岳先生何所见而云然？”

剑秋道：“现在请军门从明日起不要升帐视事，伪作有病，一连数天；便向巡抚去请假，求换别人前来代替；然后再安返兴京城去养病，这样此事便可掩饰过去了。军门生了病，上峰不好再叫你打仗，倘然他也知难而退，这是螺蛳谷求之不得的事。万一他换别将前去征剿，那么螺蛳谷诸英雄，也可不顾情面，痛杀一阵了。我料省里除了军门也调不出别的将吏了。至于文远公子的性命，当然不成问题，今晚我们回去后，明日便可将文远释放，只算公子乘机逃出瞒过外人便了。这个主意尚属两全之计，不知军门高心如何？请早决断，我们在此等候佳音。”鲍提督听了剑秋的献计，虽觉得其间亦有不妥，但是自己简直一时想不出什么别的好主意；且被琴剑两人立迫着要候回音，真是更不容犹豫迟疑，所以沈吟了片刻，只得说道：“岳先生之言未尝不好，但称病……”

玉琴不等他说，早抢着说道："军门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故人的情谊，为了双方部下生命，只有这样做了。只要装得象，上峰也决不能硬派你的。"

鲍提督给玉琴这一逼，不由点头说道："二位之言不错，一准这样做便了。请二位代达袁彪，早放文远回营。"玉琴道："军门没有后悔？"鲍提督道："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已听二位的忠告而这样做，岂有翻悔之理？"

玉琴大悦道："军门能如此，我们也可称此行不虚了。今夜多多惊扰，天色将明，我们欲想回去，改日再见吧。"鲍提督道："二位远来，我尚没有设宴洗尘，如何就去？"剑秋道："隔日再来叨扰，军门幸自珍重。"于是和玉琴辞别鲍提督，出了大营，回奔螺蛳谷去。

鲍提督送走了琴、剑二人，一夜没有安睡，心中非常傍徨。次日魏大钟、宗氏弟兄等都来问安。鲍提督恐众人狐疑，便对他们说道："昨夜来的两个人，乃是江湖上有名的昆仑剑侠方玉琴和岳剑秋，他们和我前曾相识，所以没有恶意。只是行踪未免飘忽奇突一些，也不知他们何处来何处去，奇怪得很。"宗亮道："原来此二人就是昆仑派中的琴、剑二人，无怪他们俩的武艺非寻常可比了。"魏大钟也道："剑术果然高妙异常，但女侠还没有出手呢！可惜我们当面错过，没有和他们结识。"

鲍提督道："也许他们再要来的，我当介绍。"众人大喜，魏大钟又请命道："昨日出战公子被擒，我等救援不力，殊为遗憾。今天愿请前去挑战，倘能擒得一贼，便可照样交换了。"鲍提督道："螺蛳谷新添生力军，更不可以轻

侮。我们只有用长围之法，和他们旷日持久，坐困得他们粮食断绝，然后我们可以直捣山寨，克奏奇门突出之功，这是最稳妥的方法了。”

屠开道：“大人之言未尝不是，但文远公子又将如何？”

鲍提督叹道：“犬子无能，致遭敌人擒去，使我也惭愧得很；然为国者不顾其家，这且看他的命运吧！我已决定如此，诸位请稍待，会看他们不战自毙。”

众人听鲍提督说得这样坚决，也就不敢再出何种主张。大家且去守住自己的营寨，以防螺蛳谷里的人前来袭击。然而谷中也是默无声息，并无作战行动，彼此坚守，各不相犯。过了一天，鲍提督推说有病，睡在帐中，不起视事。魏大钟等都来问疾，鲍提督只说有头疾，李威要代他去请大夫。

鲍提督道：“这是旧疾复发，只须静养，便可痊愈。”说毕，即把军营事务交托李威和靳大霈二人。说也奇怪，便在这天晚上，鲍文远忽然平安回来，大家向他问讯。

文远道：“我既被擒，袁彪把我幽禁在一个土牢里，被我贿通了守者，乘隙逃出。可惜出谷时候，已被谷中人发觉，有十数人追来，我只得奋勇把他们杀退，手上杀死五六人，方才走回，而那个随我同走的守者，却牺牲生命了。”众人听说都额手称庆。

文远入帐，见了他父亲，当着魏、屠二人面前也是这样报告。鲍提督见儿子回来，当然心头欢喜，教文远且去休息。众人又置酒替文远压惊，文远演述逃出虎穴的情形，格外夸张。但聪明的读者却不能被他瞒过，必知这是鲍文远信

口开河，欲把真相掩饰过去罢了。

当夜琴、剑二人回至螺蛳谷，东方已是发白，袁彪、年小鸾、李天豪、蟾姑、欧阳弟兄六人还坐着等候二人佳音，一齐立起说道："二位辛苦了。"琴、剑坐下后，便将游说鲍提督的经过详细奉告。

袁彪拱手称谢道："螺蛳谷仗两位大力，可保无恙，我等感谢不尽了。"玉琴道："些须小事，值得什么，我们也希望螺蛳谷得以永久存在，为将来革命的策源地便好了。"

袁彪因二人一夜没有安睡，便请琴、剑去歇息。自己便将守谷的责任托给陆翔、戴超，也去安睡了。

次日见鲍提督那边果无动静，又听玉琴、剑秋之言，即将鲍文远释放。临走时玉琴又叮嘱文远，一切不可声张，请鲍提督早想退兵之计。文远叩谢，遂由陆翔护送出来。

他得活命之后，自然感谢玉琴，便在他父亲面前述说螺蛳谷形势险峻，人马强悍；若不实行琴、剑提议的计划，凭着自己的力量，也难取胜。

鲍提督处境十分为难，忧心殷殷，不料因假病而生起真病来了；遂教幕府修书至省里去请病假，要求另调大将前来代替，措词十分恳切。巡抚接到鲍提督的来函，觉得十分为难，也知螺蛳谷的盗贼非常猖狂。鲍提督久攻不下，势成僵化，现又患病，不能不给他休息，否则勉强支持，难免不遭败绩。但若要别遣将士前去代替时，一时又无胜任之人，所以十分踌躇。且教鲍提督暂在营中养病，倘能即愈，免调他人。

回文下来后，鲍提督见第一封告病函不能有效，只得再迟数天。袁彪等在谷中见鲍提督那边没有动静，便遣探子出

去探听，始知鲍提督曾请病假，尚未邀得上峰照准，也只有耐着再听下闻。鲍提督隔了数天，总觉得身体很不爽快，心中好似搁着一块大石，没有放掉，遂再行飞函省中去，请求给予病假以便回兴京疗养。巡抚没奈何只得差人咨送公文前来，允许鲍提督回兴京疗病，着令安全退兵，把螺蛳谷暂时放下。

鲍提督得到了上峰的应许，便暗暗修书一封，差人射入螺蛳谷去，说明自己即将退兵，请谷中休要追杀，并望玉琴、剑秋二人即去兴京一晤。袁彪得阅鲍提督的书信，稍觉快慰，便告诉玉琴、剑秋等众人知道。

玉琴笑道：“这番鲍提督吃了我们的亏哩！螺蛳谷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袁彪道：“我们要感谢女侠和岳先生解围之德，以后螺蛳谷整军经武，蓄锐养精，务使成为关外唯一的革命策源地，才是幸事了。”

于是袁彪夫妇陪着玉琴、剑秋、天豪、蟾姑等众人都登高以望鲍提督的退军，当然守约不出谷去追击。却见官军的营寨，依然遍插旌旗，绝无退兵形象，袁彪道：“莫非鲍提督故意谎骗吗？”玉琴道：“鲍提督是信人，他决不相欺的。”过了一夜，到明天上午，大家仍旧登高去了望，却见营寨已无，空荡荡的不见一人，原来鲍提督的大军已于昨夜完全撤退回去了。

袁彪叹道：“鲍提督究竟是名将，退兵如此神速，不动声色。若非他事先通知时，我们躲在谷里怎会知晓呢！”遂命陆翔、法明二人领三百儿郎到谷外去巡行一遭。

陆翔归报谷外远近已无一个官军行踪。袁彪大喜，遂留戴超把守谷口，带领着儿郎和众人回至寨中，下令休息；并

备筵席款待玉琴等四人，犒赏众儿郎，受伤的都行抚慰。女侠和剑秋也觉此来援救了螺蛳谷，心头甚慰。袁彪遂择吉日为陆翔和翩鸿成婚，请玉琴、剑秋等在此吃喜酒。玉琴、剑秋等知道这事，也赞叹翩鸿的义气，大媒便是袁彪和管慎。这一对新人装饰了，当然如珠圆玉润，璧合珠联，大家都开怀痛喝喜酒。

晚上，小鸾多喝了数杯酒，有些醉意，乘间戏问玉琴道："我们都请你吃过喜酒了，只是姊姊如何迟迟还不给我们喝一杯喜酒呢？不如待我去和剑秋先生说个明白，趁吉日良宵，你们一对儿也参拜天地，同日合卺，在我们螺蛳谷里成就了玉琴、剑秋姻缘吧！好姊姊，你千万答应我的要求才好。"玉琴脸上一红道："你不要胡说八道，小心我来撕裂你的嘴唇。"

小鸾道："啊哟！我的嘴唇若被撕破时，我怎能再喝喜酒呢？姊姊休要这般凶，我请剑秋先生来收服你。"玉琴愈羞，真的将手去撕她的小嘴时，小鸾早已带笑带跑到陆翔新房里去了。

欧阳弟兄等正在闹新房，小鸾也加入其中，信口说笑，却被袁彪将她一把拖出去；小鸾强自挣扎，两人扭作一团。众人拍手大笑，玉琴也赶来观看。小鸾醉了，倒下地去，被袁彪双手将她抱起，送回房去，大家也就散了。

玉琴、剑秋二人在谷中住了多日，想起鲍提督之约，便和袁彪夫妇说他们要往京去走一遭。袁彪知道玉琴的脾气，不敢坚留，遂约二人去兴京回来后，仍至螺蛳谷一聚。

玉琴道："我们到了兴京，再要顺便回荒江老家去一扫祖墓。入关时路过这里，一定再来拜访。至于天豪夫妇却留

在这里，相助你们了。”袁彪道：“能得天豪兄等协助，真是幸事，不胜欢迎之至。”于是李天豪和蟾姑在谷中住下，相助革命事业。

玉琴、剑秋二人随了螺蛳谷，催动坐骑，向兴京进发。进得兴京城，寻至提督衙门，投刺进见。那鲍提督自从接受了玉琴、剑秋二人的劝告，假病变成真病，幸而上峰信以为真，批准病假，着令撤兵。他就分遣李威、靳大霈等先行，各归防地，然后自己指挥兵马，退往兴京。

临走时要请宗氏弟兄至兴京一聚，但宗氏弟兄因为鲍提督忽然告病退兵，猜疑他有了什么难言的隐衷，所以如此。那么他们弟兄劳而无功，未免多此一行，螺蛳谷仍未破灭，不由意兴索然，不愿意再往兴京，就此告辞。鲍提督又送了五百两银子的程仪，再三道歉，宗氏弟兄方才别去。魏大钟也很觉没趣，向宗氏弟兄表示歉意，送了一些路程，然后和屠开仍随鲍提督回兴京。

鲍提督回至本辖地，令官军告假休养，又出私财奖赏了魏、屠二人，自己便高卧养病。觉得这一次攻打螺蛳谷，无功而还，是生平最乏兴趣之事。然而若无玉琴、剑秋来说项时，自己和袁彪长久相持下去，还不知谁胜谁负呢！袁彪这般人才，部下又多英勇，果非寻常绿林草寇可比。玉琴、剑秋二人说他们是革命义士，欲图大业，劝我去和他们一起行事；但自己身为大官，岂能和草泽相通，始谋不臧，反贻后悔。所以退兵的事勉强答应，而这件事关系非轻，岂可贸然应允呢！

静养了数天，精神稍觉回复，方才起身小坐；因在假期中所以没有治事，又以文远的武技实在低劣，严令他跟随

魏、屠二人勤学武功。这一天下午，他正偃卧书室中，观书自遣，忽然司阍的报称有姓方的、姓岳的一男一女前来求见。鲍提督知是玉琴、剑秋二人来了，连忙坐起身来，整衣出迎。果是玉琴和剑秋，不胜欣喜，吩咐侍从将女侠的行李和坐骑一齐接下。自己陪着二人到花厅，分宾主坐定，又教文远出见。

文远见了二人倍觉忸怩，二人却若无其事，代达袁彪仰慕之忱。鲍提督却不便回答什么，连称："不敢不敢。"大家谈些别后的事。晚上鲍提督特设丰盛的筵席，宴请玉琴、剑秋，并邀魏大钟、屠开相陪。

魏、屠二人见女侠和剑秋忽又莅临，明知鲍提督的兵还，必和此二人很有关系，如今这个闷葫芦未易打破，也不便询问。席间向玉琴、剑秋二人探问昆仑剑术。玉琴把一明禅师和云三娘、余观海等逸事讲些给他们听。鲍提督听了，说道："干城溷迹尘寰，几时能上昆仑一睹名山奇景，拜谒禅师座下，以快吾心呢？"

剑秋微笑道："军门方握虎符，膺地方干城之奇，怎能和野云闲鹤相戏？我等勉为剑侠，对于人间富贵功名，非不可求，从吾所好而已。"鲍提督又叹道："功名利禄，一时不易摆脱，待向平愿了，亦欲归隐深山，从赤松子游了。"

玉琴觉得鲍提督功名心重，徒托空言而已，遂对剑秋笑了一笑。魏大钟、屠开也讲些江湖上的话，欢饮至夜深始散。玉琴、剑秋二人即下榻衙中。此时鲍文远苦头都已尝过，痴心早戢，对于女侠敬如天神，再没有迎素阁那种趣剧发生了。

玉琴、剑秋二人被鲍提督款留衙内，竭诚优待，大宴小

宴，使得他们腻烦了。觉得久居此间，无甚意味；玉琴也急于回荒江去省墓，二人遂向鲍提督告辞。鲍提督挽留不住，遂设筵饯行，又送三百两纹银为盘缠。玉琴起初不肯收受，后见鲍提督十分诚恳，也就拿了。二人别了鲍提督，骑上龙驹、花驴，携带行李，出了兴京，直返荒江。朝夕赶路，过了五常，前面地方渐渐荒凉，早来到帽儿山畔。那边山势险恶，本是胡匪出没之区。二人艺高胆大，全不放在心上，一路也没有什么意外。

中午时候，到了一个小小村庄，那边有一家酒食店，可以供给旅客打尖。玉琴觉得肚子空了，对剑秋说道："我们就在这儿吃了再赶路罢。"剑秋点点头说一声是。二人的坐骑已至酒店门口，早有一个酒保过来，牵住马缰说道："二位请在这里打尖吧，咱们有酒有菜，都可以随意小酌。"二人跳下坐骑，带了行装，交给酒保牵去。

剑秋举头一看，见这店的店额写着巨大的"方家店"三字，不由对玉琴一笑道："这店是师姊开设的吧！"玉琴也看了一跟笑道："我哪里配做老板，且看在同姓上面，多吃他们一些菜。"

二人走进店堂，见柜台里坐着一个大肚皮的中年汉子，一见二人入内，立起身来，含笑招呼。二人把行李交给那汉子，放在柜台里，跨过一个院落，乃是一间很宽大的客厅，有七八个雅洁的座位。只可惜是泥地皮，没有铺砖，庭中的花却开得很是烂漫；东边几个座设上已有客人占据着，二三酒保忙着搬菜烫酒，生意倒也不恶。

剑秋和玉琴在西边拣了一个雅座，对面而坐，酒保过来问菜时，剑秋点了数样菜和一斤白干，等到酒菜送上来时，

玉琴虽不喝酒，而肚中饥饿，便拿着箸子吃菜。剑秋将一斤白干喝完，正和玉琴吃面；却见那个大肚皮的汉子，手里拿着几面小红旗，旗上都写一个方字，交给东边几个座位上的客人，带着笑说道："诸位虽在这里出了一些钱，却也值得。"那些客人都欣然接在手中。

剑秋见了这旗子，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是什么玩意儿，正将问询。那个大肚皮汉子手里还剩着一面小红旗，掉转身，走到二人座边来，笑着问道："二位可是要过帽儿山的吗？请给三钱银子，将这红旗子去，包管路上太平无事。你们试看这许多客人没有不领这旗的，你们大约初到此间，没有向我们店里领取，所以我来询问一声。"

玉琴道："红旗子是保护行客的旗号吗？帽儿山可有什么强人，你说明白了，我们自然接受。"

汉子挺起了大肚子，瞧着众人说道："你们听这两位客人的说话，大概竟是初次到我们这地方来的，所以什么都不知道。这年头儿那一处地方安靖？尤其是这里过路客商，视为畏途。但自我们方家店开设以来，保全了许多行路人的平安，当然有了这旗子，无人敢来相犯；没有了时，那就难说也，这全靠着旗上的一个'方'字呀！"

玉琴道："姓方的就是你们这里的老板吗？他是一个什么人，莫非是保镖的？"汉子听了玉琴的问，立即翘起一只大拇指来，说道："二位还不知道我们方家店的老板便是石屋杀虎、力诛三雄，名震关东的荒江女侠？谁人不知，那个不晓！"

汉子刚才说了这话，剑秋看着玉琴的娇颜，几乎失声而呼。玉琴突的一怔，心中暗想，世上同名同姓的也许得其

人，可是没有一样的事迹，奇了奇了！刚待发作，剑秋接着问那汉子道："荒江女侠我们也闻得她的大名，只是不知你们那位女侠现住在什么地方？年纪几何？可有什么同伴？"

汉子道："正在妙龄，谁不知她是个青年少妇？她的同伴便是昆仑门下的岳剑秋先生，他们住在一块儿，早已结了婚哩！"

玉琴一听这话，脸上忍不住立刻发红，蛾眉一竖，好似立刻要发怒的样子。剑秋连忙对她使个眼色，再问道："你也见过女侠吗？"

汉子道："我们的老板，如何不见过？那个姓岳的也常到店里来，待我们很好的。我们都从他们学习武艺哩！"剑秋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料在这里闹出一出双包案来了。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侠，还不算数，偏偏还加上一个剑秋，真是奇之又奇，玄之又玄！滑天下之大稽，荒世界之大唐了。

玉琴问道："那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慕名已久，想去拜谒，你们可能引导前往吗？"

汉子向玉琴紧瞧了一眼，说道："你们要去见她吗？这要看她高兴不高兴。"

剑秋说道："你只要说出地方，我们自会去拜访。"

汉子道："就在帽儿山东大熊寨里。那边能人很多，不会武艺的休想前去，你们两可是懂些武艺的人吗？老实告诉你吧，荒江女侠本是荒江人氏，此番到这里来，曾经收服了帽儿山的胡匪常小鹰，大家要她在此居住，保护各乡的农民，比较官兵有力多多。这家店是她前年开的，专便往来客商，有了旗帜前去，路上便可保得太平无事。所以我要问你

们要不要这旗子呢？”

剑秋又问道：“大熊寨在那里，离此可远吗？”

汉子听剑秋只顾问下去，便冷笑一笑道：“那边是龙潭虎穴，你们不怕丧失头颅，不妨去走走也好。望东走，顺手拐三个弯，渡过一条河便是了。方才早晨这里有一个矮子不知从哪里来的，吃了许多酒，也向我们问着要见荒江女侠。我们谁高兴领他去？他吃得烂醉了，一个钱也不付，狼狈而走。我们拦住他要钱，他反大骂女侠。是我的兄弟恼怒了，把他顺手一推，他倒在地上，索性不动了。我们遂缚了他去，交给女侠，惩治他酒醉闹事的罪呢！”

剑秋道：“你们可以自由拿人吗？”汉子道：“怎么不可以？在这里团围百十里地，那个不畏服荒江女侠？不论什么大大的事情，只要她出来说一句话，谁敢不服，她是女皇帝，女英雄……”玉琴在旁听着，只是摇头。

恰巧这时候外面跑进两个短衣少年，手中都拿着棍棒，一见汉子便道：“那个矮子真是奇怪。我们抬着他一路走，他只是鼾声，鼻子里打着鼾声，我们不免大意一些。将近大熊寨时，那边有一带松林，不防那矮子突然跳起身来。从我们的手里挣脱躯体，向林子里一窜；我们连忙追进去时，却已不见影子。寻遍林子，终不可见。我们觉得难以交代，也就不敢去见女侠，只得空手回来了。”

汉子听说，便道：“这倒有些奇怪，便宜他了，横竖这些小事，不必去烦女侠的心。老弟，你且去休息吧。”说着话，和两人一起向外走去，也不再问玉琴、剑秋可要红旗了。

玉琴、剑秋二人心里都觉得十分疑奇，将饭吃毕，付去

了账，取了行李，和众旅客同时登程。当他们骑在花驴和龙驹之上，走在后面时，旅客中间有人便问他们，为什么爱惜三钱银子，不肯收受红旗，作为护符？二人笑笑，也没有回答。

玉琴跑了一里多路，要转弯了，故意将花驴缓辔而行，剑秋跟着也慢慢儿走。玉琴见旅客在前面走得远了，把手向右边一指，对剑秋说道："我们转弯到大熊寨去吗？"剑秋点点头，一拉缰绳，跟着玉琴顺手转了一个弯。路径愈荒凉了，四顾无人，风吹松涛，溪水汩汩地从旁边流过。

玉琴便对剑秋说道："想不到在此遇见了同名同姓同履历的姓方的人。世上只有一个荒江女侠，哪里有第二个？不知是哪个无耻的，窃取我的姓氏去欺骗愚民！不知者以耳为目，传说开去，我不要被人视为绿林女盗吗？幸亏被我们知道此事，现在不管大熊寨是什么虎穴龙潭，一定要去会会那个姓方的女子，责问她为何冒充我名？把是非洗刷一个清楚才好，师兄必能助我的！"

剑秋道："当然我极愿意随琴妹同去，把这个闷葫芦打破，免得人不明不白。"两人一路说，一路跑着，又转了一个弯。

前面有一条小河，一顶小木桥架在河的两端，桥身甚狭。二人跳下马鞍，牵着坐骑，从上面走过去。左面是山坡，右面是丛林；二人到了这地方，戒备着以防不测，回顾那帽儿山已在西边了。

忽听林子里有一声怪叫，音播山谷，好象野鹤寒鸣，又似老人狂狙笑然。二人不由一怔，停止脚步，再听已没有声音了。剑秋道："这是人声呢，还是鸟声？待我去探个明

白。”一手拔出宝剑，跳进林中去。玉琴恐防剑秋要吃亏，跟着入林，二人蹑足窥探了一会，不见什么。

忽然前边松树里“泼喇喇”一声，有一只大鸟飞将出去。玉琴笑道：“恐怕就是这东西吧？”二人遂回身出林，仍旧跨上坐骑，向前进行。又转了一个弯，方瞧见前面有一带房屋，傍山新筑，甚是高大。剑秋接着说道：“这就是大熊山寨，我们等至黑夜进去窥探呢？还是现在便去找她？”

玉琴道：“以前韩家庄、宝林寺、鸟龙山、天王寺、邓家堡等诸役，都是黉夜入探，乘其不备。此次我是真的荒江女侠要和假的荒江女侠去理论，应该堂堂正正地见她，看他们如何对付？万一动起手来，谅他们的本领未必会胜过铁拐韩妈妈、四空上人、邓氏七怪等众人，凭着我们二人的剑术，总可对付得下的。”

剑秋听玉琴这样说，遂道：“琴妹如此说，我就同你进去便了。”二人相近寨前，早有两个面目狰狞的健男子，走过来向二人喝问道：“你们俩往哪里去的？这里大熊寨不容人乱闯乱跑的啊！”剑秋便说道：“对不起，我们到此要拜见荒江女侠，烦那位代为通报？”健男子道：“你们要见女侠吗？从哪里来的，可有什么要事？”剑秋不好实说，只得谎语道：“我们从帽儿山来，有要事须面告女侠。”

那健男闻言，又对玉琴、剑秋二人上下相视了一遍，带着惊奇的面色问道：“你们从帽儿山来吗？咱们以前没有见过啊！”内中一个又向他的同伴凑在耳朵上低低说了两句话，尽向玉琴脸上注视。

剑秋只得含糊说道：“不错，我们也是新到那边，承那边指点到此的。我们实在有要紧事情，非面见女侠不可，我

们都姓天，有烦二位通报一声吧。”健男子道：“既如此说，你们随咱来。”玉琴、剑秋遂跳下坐骑，牵着龙驹、花驴向前走去。

见前面庄门气势甚是雄伟，都是石砌的；两旁站着两个大汉，手里都握着红缨长枪，睁圆着眼睛，向二人紧瞧。引导的健男子对他们说道：“这两位姓天的是从帽儿山来，要见女侠，不知女侠见不见？让他们在此稍待，咱们进去通报了再说。”

壮汉点点头，望旁边一闪，让二人进去。玉琴、剑秋二人只得站在外等候，那两个守门大汉象死人一般的直挺挺地立着，并不和二人讲话，四只眼珠子骨溜溜地向玉琴紧瞧。

一会儿健男子早出来说道：“女侠已允许你们见面，你们快进去吧。”玉琴、剑秋遂把龙驹、花驴牵在庄门口柳树之下，带着行李入内。大汉道：“这行李不必带进去，留在这里，咱们代为看管，保你无事。”二人听说，也放下行李，大踏步随着健男子走到里面去，见屋宇很是深密。到得大厅之下，有二十多个大汉，手里各执武器，分站两旁，很是威武。

两人走上厅去，见正中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剑秋瞧见那女的，不禁几乎失声而呼。因为容貌正和玉琴十分相似，鼻以下更象，只不过额上多一黑痣，身材没有玉琴纤细罢了。换了别人至此，稍不留神，必以为女侠无疑。玉琴看着女子暗暗发怔，这女子的容貌确乎酷肖自己，天下竟有这种咄咄怪事吗？同时那个冒称女侠和同坐的男子对着玉琴，也露着惊异之色来。

玉琴、剑秋没有开口时，那女子指着他俩问道：“你们

究竟姓什么，是否从帽儿山来？见我何事，快快直说，须知这里是平常人不易到此的啊！”玉琴指着她问道：“你就是荒江女侠方玉琴吗？”

女子侃然答道：“正是，这位便是岳剑秋师兄。”说时向同坐的男子一指。玉琴、剑秋二人对那男子细看一下，见他身材比较真剑秋矮小，穿着一件紫酱绸袍子，面貌粗鲁狰狞，玉琴险些笑出声来。剑秋暗想，晦气晦气，这个人三分像人，七分象鬼，却也冒充我的名字起来；稍待说明白了，把他一剑两段，方快吾心。

玉琴跟着冷笑一声，向女子说道：“你是方玉琴吗？她是昆仑门下的剑侠，天下只有她一个。”那女子闻言，脸上露出惊异之色，忙问道：“你们是谁，莫非奸细？快说原由。”玉琴道：“你要我说吗？我姓方，名叫玉琴。”

那女子听了“方玉琴”三字，立时变色。那男子却在旁叱问道：“好大胆的奸细！你知道这里的荒江女侠姓方名玉琴，你竟敢冒充她的姓名吗？有这样的大胆，究欲何为？”

玉琴又冷笑一声，说道：“我岂是要来冒充女侠的吗？你姓岳名剑秋，也是女侠的师兄吗？哼！可知我同来的却就是岳剑秋。世界上竟有两个女侠，两个剑秋吗？我今日前来，便要把这事辨个明白的。”

两人此时，方知今天来的便是荒江女侠和剑秋真的本身。但男子依然分辩道：“你们也姓方、姓岳吗？真巧极，天下不许有同姓同名的人吗？你们也太认真了。”

玉琴道：“同名同姓虽然是或许有的；但不能说一样也是昆仑门下，一样也是杀虎诛三雄的，决没有这样巧的事。否则我有真刚宝剑，难道你姓方的也有一口真刚宝剑吗？那

么不妨试试谁的利不利？”说着，便“呛”的一声，从她腰间拔出真刚宝剑来，横在手里，剑光闪闪。

那二人各吃一惊，也从身边抽出宝剑，说道：“你们预备怎么样？须知大熊寨里不容外来人猖狂的！”

玉琴道：“你们两个鼠辈究竟是谁？快快吐露真实姓名！我方玉琴是个行侠尚义的好女子，岂绿林之雄可比？你这厮假借我的名义，在这里欺世盗名，收取过路客商的变相买路钱；我既已觉察此事，岂能容忍你这样大胆胡行？你们若要性命的，快向你家姑娘磕三个响头，自认过错。即日起闭歇方家店，在大众面前切实公布；然后离开这里，以后不得再犯冒名之罪。否则不能绕恕了。”

女子听玉琴这样说，反羞为怒，冷笑一声道：“你要我这样做吗？那是无异教你把方字倒写，你自问能不能吗？你姓方名玉琴，便不许人家另有一方玉琴吗？岂有此理！你有宝剑，我也未尝没有，我们拼一下子也好。”

玉琴点点头道：“很好，你要和我较量吗？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此时寨中钟声大鸣，诸健儿持械云集，来的周围都是人。

剑秋也抽出惊鲵剑，真剑秋、假剑秋、真玉琴、假玉琴，四个人一齐跳至庭中。真玉琴横喝道：“快来剑下领死。”假玉琴又羞又怒，粉脸涨得通红，两袖卷起，挥动手中宝剑，直取真玉琴。真玉琴岂肯示弱，舞开真刚剑，和她猛扑；真剑秋、假剑秋也就动起手来。

四个人四柄剑飞舞上下，众大汉呼喊声声。真玉琴觉得这个假玉琴的武艺也不平常，一时难以取胜；便施展平生本领来对付，剑秋也是这样。于是一对假的渐渐不敌起来。

这时厅后忽然闪出一个老道，年纪约有五旬以外，一嘴连腮的胡须，用金钩钩起，挂在两耳上。身披枣红道袍，手中横着一对铜人，宛如典韦再世！见了玉琴、剑秋二人，大喊："休得伤我女儿！"舞起铜人，杀向玉琴这边去。铜人来势很猛，质又沉重：玉琴知道这种家伙真刚宝剑也削不动它，只可智取，不可力胜，也就用心抵敌。假玉琴便丢了真玉琴，来助假剑秋敌真剑秋。

那老道使开一对铜人，有"呼呼"风雨之声骁勇无比。玉琴暗想，哪里来的老道，端的厉害！比较云真人、雷真人不相上下。莫小觑这大熊寨，也有能人。遂将手中剑舞成一道白光，悉力迎住。他们战得正酣时，又外面有一声怪叫，如枭鸟夜鸣。玉琴、剑秋二人方才已闻过此声，必非偶然。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矮冬瓜般的汉子，从外面飞跑进来，高声大喊："玉琴姑娘久违了！我来相助一臂之力。"二人看时，原来是闻天声，不由大喜。

闻天声早已舞动他腰边的黄金软剑，变成一道黄光，直取老道。玉琴遂让闻天声去战老道，自己舞剑仍向那假玉琴杀去。假玉琴心中一急，手里剑法渐渐散乱，玉琴觑个间隙，假作向后退让：假玉琴一剑劈进来时，玉琴突使一个蝴蝶斜飞式，一剑横扫过去，把那假玉琴削去了半个头颅，倒在血泊里死了。

玉琴见假玉琴已死，不由喊了一声："啊呀！"好象懊悔自己失手一般，因为她想着冒名的荒江女侠已死，自己不能得活口供了。何必定要把她杀死呢？幸亏还有个假剑秋，不可再让剑秋结果了性命。无论如何，此事必须调查一个水落石出，以明真相呢！遂掉转身来助剑秋。

假剑秋见同伴已死，更是惊慌，一边忙于招架玉琴的剑，一边剑秋的剑又从背后刺来；正想逃走，早被剑秋飞起一足把他踢倒在地，连忙把他手脚缚住。老道见二人一死一擒，自己又被闻天声的剑光绕住，不由大叫大跳。知道今日遇到劲敌，自身的性命也将不保，便将铜人向闻天声猛击一下，乘势跳上屋顶，望外飞跑。闻天声怎肯让他逃走？飞身上屋紧追。女侠知老道望后边逃的，也就一跃上屋，从右边墙上过去拦截。

老道大吼一声，将铜人猛扫两下，跳下墙去，望山径奔逃。闻天声和玉琴在后紧紧追赶。老道足下一滑，跌下地去；玉琴追上，正想动手去擒，老道突然跃起，一铜人已打向玉琴头上。玉琴险些着了他一下，连忙望旁边一跳，总算躲过。闻天声的剑光也到了老道头顶，老道把铜人向上迎住，三个人重又酣战起来。老道渐渐无力，又将铜人向二人下三路一阵猛扫，刚想跳出战围，重行逃生；而闻天声的剑光已乘隙而入，把老道劈为两半。

玉琴拿起老道的一对铜人，在手中称一称，约有一百数十斤重，对闻天声带笑说道："这铜人弃之可惜，且带回去再作道理。"

闻天声把老道尸首丢入林子中去，二人回身走转，见寨中的人都已纷纷逃走。剑秋的宝剑已插入鞘中，好整以暇的立着，一见二人回来，说道："我料有闻先生和师妹同去，老道虽勇，也逃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了。"

玉琴把铜人安放地上，对剑秋说道："有了闻先生，还怕这老道逃生吗？只是老道的本领甚佳，死得可惜。"

剑秋道："这事很有些突兀，幸亏捉得一个活的在此，

还好向他问个明白。只不知闻先生怎样到此的？”

闻天声笑嘻嘻的说道：“我和二位自从大破天王寺后，多时不见面了，常常挂念。不知你们见过禅师之后，可曾成婚，还没有使老闻吃杯喜酒。云三娘又在何处？”

剑秋遂把自己和玉琴重下昆仑、漫游江南、普陀遇险、太湖歼盗等经过情形，略述一遍。且说：“此行是伴女侠回荒江扫墓的，不料在方家店里，闻得这里也有一个荒江女侠，动了好奇之心，来此查勘真相的。”

闻天声哈哈笑道：“我也是为了这奇事而来探听的啊！我和你们别后曾从江南一游，又至粤东一行，住了半年。方又北上，出关到哈尔滨去，拜访一位朋友，不料那朋友云游四海去了。我回到这里，途经帽儿山，闻山上有一伙强寇盘踞，但是只抢远而不掠近的，对于过路客商也能保护，所以没有去多事。

“恰才在方家店喝酒，听人谈起这店是女侠开设的，这使我恍忽迷离起来了。又闻女侠现在大熊寨，还有岳先生一同在此。我终是不信，然而人家言之确实。我要店中人和我去见女侠，店中人不肯应允，于是我藉酒闹事，假被他们擒住，送到这里来。在庄前林子里被我兔脱，悄悄地伏着，本想待至晚上出去，便在林间午睡一会。

“醒来时恰闻马蹄声，我掩在树林里向外偷窥，即见你们二位跨着马驴而来，我不由更觉奇怪。暗想你们二人果然做了这里的寨主吗？但照平日的行为而论，你们万万不会有此事的，然而眼见果是你们二位，这个疑窦教我怎能消除呢？初想出来相见，后来一想不如暂且隐藏，偷看清了眉目，再作计较。所以叫了一声，引起了你们的注意，入林窥

探，我遂暗暗隐藏，不露破绽；尾随你们至此，见你们站在庄门前等候通报，这更使我莫名其妙了。

“待你们进去以后，我遂去见守门的大汉，想向他们盘问。谁知他们认我是奸细，反要动手拿我，我便杀了他们，进庄窥探。方见二位在此酣斗，内中一个女子面貌也象女侠，我就有些明白了，知是有人在此假冒女侠的芳名，被你们发觉，故来诛贼。后来老道杀出，我遂忍不住上前相助，这真是奇而又奇，巧而又巧。”

玉琴、剑秋二人闻言，方才恍然大悟。林间怪声果非无因，而店中人所说的矮冬瓜就是闻天声了。玉琴道：“多谢闻先生又在此间帮助我们，得力不少，难得难得。”

剑秋道：“只是我们还未知道这一伙人究竟是何思想？为什么既假冒师妹，又顶替贱名？而天下竟有这样面貌相象的人，谁说不是奇事呢？”玉琴指着地下躺着的假剑秋说道：“且问这小子再说。”于是剑秋把那地下假剑秋放去足上的索缚，使他立起身来，只反剪着他的双手。

玉琴把真刚宝剑指着他说道：“你这个人有何本领，敢假冒昆仑门下姓岳的？现在真的剑秋、玉琴在此！燃犀铸鼎，你们这班妖魅无从遁形。快快老实告诉原委，饶你一命；否则一剑两段，莫谓吾龙泉不利啊！”

那人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也是气数使然，吾把其中实情告诉你吧。请你们留吾一命。”

玉琴道：“你说出来，自当饶恕。现在快说吧，我闷得好多时辰了，实在忍耐不住哩！这个闷葫芦，无论如何必要打破。”剑秋也道：“快说快说。”两人立迫着他招出口供来。

# 第八十七回　比剑术古刹飞银丸　庆新婚洞房遇刺客

这人只得说道：“在下姓华名剑啸，幼喜欢刺枪弄棒，不务正业。在关内东飘西荡，加入了白莲教；到处想煽动愚民，厚结党羽，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故事，教主也很迫切地期待着。谁知我们白莲教中的四大弟子，风、火、云、雷都被你们昆仑门下硬作对头，先后杀害，所以教主就再派金钩方道人出来活动。那金钩方道人便是已被你们杀死的老道，他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老师。他的本领很好，喜蓄胡须；用金钩来钩起，所以江湖上都唤他‘金钩方道’。他有一个女儿名玉珍，精通武艺，却没有儿子，因此他就招我入赘东床，早在前年和玉珍成了婚。”

华剑啸说到这里，闻天声哈哈笑道：“真剑秋、真玉琴尚没有团圆大喜，而你们一对蠢虫却先做了夫妇，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闻天声连说两声“岂有此理”，玉琴和剑秋不由面对面的一看；玉琴忍住了笑，回转头去。

华剑啸又说道：“我们俩跟随着金钩方道到各处去调查，觉得势力尚属微小。方道想要代云真人、风姑娘等报仇，故特地出关，至荒江那边去找寻女侠。可是女侠不在家乡，而长工陈四见了玉珍，以为女侠回来了，上前欢迎；经我们辩别后，方知误认。我们也没有说明，就离开荒江。但我们知道玉珍和女侠的面貌相似了。

“后来我们经过帽儿山时，忽逢着常小鹰一伙绿林好汉下山截劫，起初我和常小鹰接战；及至我妻玉珍舞剑杀向前去时，他们中间忽有一个伙伴指着玉珍喊道：‘荒江女侠来了，我们快快投降吧！’常小鹰听了，也立即停战，大家向玉珍拜倒。我们因有以前陈四的误认，方知他们也和陈四一样，以为玉珍便是女侠了。

“那时我将错就错，自称岳剑秋，且指称‘金钩方道’是我的父亲，他们完全深信不疑。常小鹰且请我们上山，设宴款待，要请玉珍做他们的领袖，我们遂想利用他们，所以一口答应。我岳父的意思，白莲教的事业最要秘密，不能公然为盗，首先须做些有益于农民之事，深结他们的欢心；得到他们的信仰，然后可以扩大势力。遂故意和他们分离，另在此间筑起大熊寨来居住。

“一面教常小鹰在山上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而不要行劫途人及附近乡民；万一山上缺乏钱财时，可以暗中到远处去饱掠，不给这里的人民知道。一面在村口开起方家店来，用红旗为表识，保护往来客商，传播声名；且藉着那店刺探官中消息。因此半载以来，大得乡民的爱戴，人们都以为真的荒江女侠在此呢！原来在常小鹰身边有一个心腹姓浦的，以前是在青龙岗罗普安部下为大头目，罗普安被女侠歼灭时，姓浦的见机先遁，因此他见过女侠，自以为双目不虚，而认玉珍为女侠了。”

华剑啸说完后，又道：“我已完全实告。我岳父已死，妻子已死，你们总可留下我一人的性命了。”剑秋方欲说话，忽闻寨外人喊马嘶，闻天声登屋一望，对玉琴、剑秋说道：“有一伙盗匪，约百数十人，直奔寨前，大约是帽儿山

的常小鹰了。”华剑啸在旁说道：“果然是的，大概此处有人前去通信，所以他们杀来，我可以教他退去。”

玉琴道：“谁怕他们！我等三个人难道敌不过那些草寇吗？”剑秋对玉琴说道：“教他去说明一声判别真假也好。”闻天声跳下屋来，三人押着华剑啸，走出寨门。

帽儿山的儿郎已把寨门围住，为首一人相貌狞恶，手舞双刀，当先冲入，一见他们，即时呆住了。

华剑啸摇手止住众人道：“你们休要卤莽乱冲，现在我把实情告知你们吧。我姓华，并非剑秋！我妻和女侠面貌相似，也并非女侠，不过同姓罢了。将错就错，欺骗你们，现在事有凑巧，真的女侠和剑秋来了。”

说到这里，将手向玉琴、剑秋二人一指道：“便是他们两位。你们快快投顺，休要胡乱动手，我已被擒呢！”常小鹰等闻言，又对玉琴、剑秋仔细相视一下，大家一齐拜倒。

玉琴遂开口向他们说道：“我姓方，名玉琴，大家称我为荒江女侠，世间只有我一人是昆仑门下。此番同我师兄剑秋回乡扫墓，谁知在这里听得也有一个荒江女侠和姓岳的，此事甚为蹊跷，所以，我亲自至此查问真相。才知他们是白莲教中的妖孽冒充我名，在此作威作福，玩弄愚民，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到此，把老道父女结果性命，你们若要甘心附逆，试试吾的宝剑也好；否则速自回山去，好好潜藏，不得滥肆劫掠，杀害人民。”

常小鹰诺诺连声，遂带着众儿郎退回帽儿山去。玉琴指着华剑啸对剑秋说道：“这厮怎么办？”剑秋拔出宝剑，冷笑一声道：“送这厮和他的妻子去会面吧，留在世上做甚？”将剑一挥，立即身首异处。

闻天声哈哈笑道："你们办得真爽快！"剑秋走去，见自己的龙驹、花驴都在原处，安然无恙，遂牵了过来。

二人进去取出行李和一对铜人，向闻天声说道："我们可以离这里了。"

闻天声说道："你们回荒江去，我可不必随你们同行，想到别一处去玩玩。"玉琴道："闻先生，我们介绍你去一处游玩，好不好？"闻天声道："哪一处？"玉琴道："螺蛳谷。"闻天声道："很好，那地方我久闻名，本想去一游，只苦无人介绍。"

玉琴道："现在谷中人才济济，已非昔比。除了袁彪夫妇之外，更有'小子龙'陆翔、'赛周仓'戴超，最近龙骧寨宇文亮遭害之后，李天豪夫妇也由我们介绍到螺蛳谷中去了。我们刚从那边来呢！"遂将鲍提督兵打螺蛳谷等事情约略告诉了一遍。

闻天声听得津津有味，说道："我决至那边一游。"玉琴道："闻先生在螺蛳谷中多盘桓些时日，我们从荒江回来时，也要再到那边去一游。然后入关至曾家村，那边还有双钩窦氏和她的女儿宋彩凤，窦氏的丈夫便是虎牢关著名的'铁头金刚'宋霸先。我等也愿介绍闻先生彼此见见。"闻天声道："正合吾意，我就先往螺蛳谷去。"

玉琴道："那么我这对铜人也交给闻先生带与袁彪，作为进见的礼物。我因袁彪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这家伙很好，弃之可惜，所以有烦先生带去吧。"

剑秋道："闻先生是轻松惯的，烦他带这累赘的家伙，岂非不便？"闻天声道："不打紧，由我带去便了。"玉琴遂把一对铜人交给闻天声，两人又向闻天声告别。大家离了

大熊寨，闻天声到螺蛳谷去，琴剑二人也取道荒江，直返家乡。

玉琴回至荒江，陈四等出见，因为小姐回来，不胜喜欢，杀鸡宰羊，做了酒食，敬奉主人。玉琴向陈四问问故乡情形，陈四回答说："地方上十分安宁。不过有一笑话，将近一年之前，忽然有一女子前来，是找寻小姐的，自己目力不佳，以致误认。"玉琴听了陈四的话，便知那是方玉珍了，遂将诛灭假女侠的一番事告诉陈四听。

陈四笑道："我们的姑娘，世间只有一个，哪里来的一个小丫头，胆敢冒充？恰被姑娘撞见，这真是孽由自作，死得应该啦！"住宿一夜，次日玉琴便教陈四备了酒菜，和剑秋到她亡父亡亲墓上去拜祭。见墓上树木很是茂盛，打扫得也很清洁，足见陈四平日很留意看守，玉琴遂奖励数语。归家后，把银子重赏陈四，陈四推辞再三，方才千谢万谢的受了。

玉琴和剑秋乡居无事，天天出去石屋岭上射猎，耽搁了十天，方才重上征途；跨了花驴，和剑秋仍向螺蛳谷去。她见乡里无恙，心中甚是安慰。及至螺蛳谷，袁彪闻信，早和小鸾及天豪夫妇出谷相迎。彼此握手欢然，果见闻天声住在谷中等候他们回转。

袁彪天天开着整坛的美酒，请闻天声恣意狂饮，因此闻天声常在醉乡中度生活。袁彪、李天豪等知他是江湖异人，所以对他十分敬重。玉琴、剑秋重来时，大家更是快活，如锦上添花，朝朝欢宴。

剑秋道："满人昏聩庸愚，汉人醒觉者日多，志士仁人，忧时爱国，革命的爆发期亦不远。螺蛳谷地势绝佳，现

在有袁彪兄、天豪兄等主持，将来必可在关外树义旗，响应关内，共覆清廷。我等也切盼有此一日，但我们志在剑仙，不欲在政治方面活动，视世事如粪土，胸中不留渣滓，还要上昆仑听训呢！”

天豪道：“剑秋兄和女侠的婚缘如金如玉，如珠如璧；前既有云三娘为媒，理应早圆好梦，使我们大家吃杯喜酒。何以迟迟至今，尚没有大喜？令人望穿秋水了。”

闻天声道：“是啊！人家都是一对对成就了夫妇，而女侠和剑秋依然如此，奔走南北，还不吃个合欢杯儿，这是什么道理啊？”

玉琴、剑秋笑道：“我们视此事并不怎样急切，一切都听禅师训言。凡事水到渠成，自有这么的一日。承诸位好意，代我们急着也没有用的。”

闻天声道：“我知道了，大概你们的成婚还须一明禅师来作主张。那么待闻某赶上昆仑去找禅师说话，好歹使你早日成婚，了却一重公案。那时候我就醉死在洞房之外也情愿了。”说得众人大笑起来。

玉琴、剑秋等又在螺蛳谷住了十余日，想起毓麟、彩凤，便和闻天声向袁彪、李天豪等告别。袁彪夫妇知道不可挽留，便设宴饯行，临别时小鸾、蟾姑都握着玉琴的手，依依不舍。

小鸾道：“此后一别，不知何日再见？”蟾姑道：“只恨自己凡夫俗子，不能跟随姊姊到昆仑山去一见禅师。”玉琴道：“凡事自有机缘，不可勉强。你们在此图大事，前途有无限希望，而且群英会集，颇不寂寞。我等萍飘絮泊，奔走天涯，也不知如何归宿呢！”闻天声道：“聚散无常，有

合必有离，有离必有合，我们何必效世俗儿女之态呢！也许不久我们可以重至关外，别后重逢，更增愉快。大家各自努力，将来如有需要我们孤云野鹤般的人，我也肯效力的。”

于是袁彪夫妇、李天豪夫妇和陆翔夫妇以及欧阳弟兄、戴超、法明等众人一齐送至谷外。女侠和剑秋各有坐骑，惟闻天声没有，现在结伴同行，未免不便；所以袁彪把一匹白马赠送与闻天声代步，三人离了螺蛳谷，一路进山海关来。

闻天声在途中每至店中打尖时，尽情大饮。玉琴是不会喝酒的，剑秋陪着他稍喝一些，但是闻天声的酒喝不到十分之三，而剑秋已然醉倒了。闻天声笑谓玉琴道：“若得你们的师叔余观海来和我对喝，那才是逢到敌手，饶有酒兴了。”玉琴道：“余师叔长久不遇见了，我们很是思念他，大概他也渴念闻先生呢！”

闻天声点点头道：“我们俩若得有一天聚首，必要喝他数百杯，醉乡之乐，世无伦比。我是刘伶阮籍之徒，你们不要笑我啊！”玉琴笑笑，扶着剑秋去睡，她又和闻天声讲了一刻话，也就各自安寝。赶了许多日子的路，这一天早到得曾家村曾家庄，曾氏弟兄听得女侠和剑秋莅至，且有隐侠闻天声同来，不由大喜，赶忙亲自出接。

玉琴遂介绍闻天声和毓麟、梦熊相见。闻天声见曾氏弟兄俩，一则文质彬彬，一则相貌丑陋，暗觉好笑。毓麟和梦熊见闻天声矮得希奇，暗想若非有此女侠介绍时，自己怎能知道这样一个人会有惊人的剑术呢！延至里面书室中坐，玉琴向毓麟问起彩凤，始知彩凤已于前二月临盆，诞生一位男孩儿，玉琴、剑秋二人一齐道贺。

玉琴更是快活，立刻跑到里面去，看见彩凤正坐在窗下

看乳母喂奶给小儿吃，面貌较产前更是胖了一些。立即开口便说道："彩凤姊，恭喜恭喜，你生得一位男儿，居然做母亲了。红蛋在哪里？"

彩凤一见玉琴，忙笑脸起迎，说道："姊姊关外回来，想必有一番奇事异闻告诉我听的。"

玉琴点点头道："稍缓奉告，你诞生的男儿实在不错。"一边说，一边就乳母手中细细相视这小孩子的面貌，笑嘻嘻地说道："这小孩子的面孔别的都象毓麟兄，惟有一双眼睛却很象你，一样是凤目，真是美丽极了，可爱透了。"说着话，将自己的鼻子凑到小孩子的苹果般小颊上，嗅了一下，小孩子只顾吃奶，也不理会。

这时候窦氏和毓麟的母亲都已闻声走来，见了女侠，一齐笑脸相迎。玉琴也向他们各各道贺，梦熊的夫人也走来了，大家有说有笑。玉琴道："我们此来带得一位隐侠，就是相助我们大破天王寺的闻天声，你们不可不彼此见见。"窦氏和彩凤早已闻名渴慕，遂说："这是很巧的机会，现在是不是在外边？"

玉琴点头称是，又说道："这小孩子真好玩，也让他们去见见。"说了这话，便从乳母手中抱起小孩子，揣在怀里，回头对他们说道："你快出来相见吧。"回身便走，大家跟在后面，走到外面客室中。曾翁已在那里款接贵客了，大家站起招呼，由毓麟一一代为介绍。窦氏母女等见闻天声这种奇形怪相，暗暗好笑。玉琴早把小孩子抱至剑秋面前说道："你看这小孩子好不好？"

剑秋俯视一下，连连称赞道："好极了，活象毓麟兄的玉貌。"立即向毓麟父子拱手道贺。闻天声在旁瞧着，也说

道："好一个美丽的孩子，真是灵秀之气钟毓成的。"毓麟听大家称美他的小孩子，满脸的笑容，曾翁也很得意。剑秋道："毓麟兄，你这位公子取的什么名字呢！"

毓麟道："海澄为字，小名却唤小麟，取其呼唤便当。"剑秋道："好个小麟小宝宝，你们是人间麟凤，所以有这么一个小孩子，恭喜恭喜。"玉琴说道："我们瞧了这么好的孩子，眼福不浅，总要出些见面钱。行装里恰有一只小玉兔，还是以前在红叶村贾家无意中拿下的，少停待我取出，送给小麟作个纪念。"彩凤笑道："这要谢谢你了。"

梦熊却在旁插嘴道："剑秋先生和女侠这段琴剑姻缘，怎样迟迟地还不举行？也好让我吃一杯喜酒。你们也可早生贵子，养个小剑侠出来，不是皆大欢喜吗？"

玉琴听了，马上对梦熊一白眼睛，说道："你别胡说，要想打趣人家吗？仔细吃我的苦头。"梦熊道："这是真心真话，怎敢打趣？姑娘本领高强，休要给我吃苦头，你要看我兄弟的面上啊！"玉琴又给梦熊这么一说，脸上不禁有些微红，说道："傻子偏会说俏话，真令人没奈何他。"

曾翁道："闲话少说，女侠等远道而来，又有闻先生莅临，我等应该设宴接风，大家欢聚一番。"剑秋道："不错，今天算是补吃小麟的汤饼宴，你们红蛋多多端整着。"彩凤笑道："红蛋今天来不及吃了，明天再行补上吧。"毓麟遂去吩咐厨下预备一桌丰盛的筵席。

这里玉琴抱着小麟，引他笑，小孩子居然会嘻开嘴笑，而且能笑出声来了。玉琴抱了一回，还给彩凤手中，彩凤遂去交与乳母，曾母及梦熊夫人都退到后面去。曾翁父子和窦氏母女陪着女侠玉琴、闻天声等闲谈一切。

傍晚时，厅上灯烛齐明，酒席早已备好，曾翁遂请众人入席。大家推闻天声上坐，闻天声也老实不客气的在上首坐下，挨着他坐的便是玉琴、剑秋二人，其余的随随便便坐了。毓麟首先敬酒，他们知道闻天声是个酒量洪大的人，所以今晚特地开了一瓮上等的竹叶青，请他痛饮。座上惟有梦熊还能喝几杯，其余众人却都是没有酒量之辈了。闻天声举着大杯，接连不断的喝酒，曾氏兄弟忙着代他斟，后来索性把青花缸盛着酒，放在闻天声面前，由他自己取了。

席间玉琴、剑秋把鲍提督兵打螺蛳谷的经过讲给众人听，又告诉假女侠的一回事，大家都是不胜惊异。闻天声道："白莲教的势力无孔不入，散播于民间。去年我在岭南也曾遇见一个白莲教中的匪人，他在乡间迷惑愚民，剪纸成马，撒豆成兵，自号'天成将军'，被我酒醉后跑去杀了他。在他箱箧搜出许多纸剪的小人，不知是何作用呢？"

玉琴道："邪不胜正，那些都是邪术，我们有了正气，自能克胜邪恶。风、火、云、雷四大弟子不是都被我们结果去的吗？"

剑秋道："话是这么讲，我们昆仑剑侠在外除暴诛恶，对于峨嵋派和白莲教结下的冤仇多了，怨毒之于人很大的。白莲教的领袖我不甚明悉，至于峨嵋派却是四川剑峰山万佛寺金光和尚的门下。听说那金光和尚也是有道高僧，只可惜收徒不慎，以致为非作恶，反为他声名之累。今春金光和尚寿诞，峨嵋派有一大集会，不知他们对我们昆仑派将行什么报复手段呢？"

玉琴道："怕他做甚？我师父自有对付方法，金光和尚恐也有术难使呢！"闻天声只顾喝酒，不知喝去了多少，却

依旧没有醉倒。玉琴遂又讲起贾三春家之事，以及神童瞿英和贾芳辰的夜探抱犊岗。闻天声听了，连连称叹。梦熊却先醉倒了，大吐大呕，由他的妻子扶去归寝。时已子夜，曾翁夫妇也倦极欲眠，遂散席。闻天声方有些醉意，由毓麟招呼他们各归房下榻。

次日依然欢聚，彩凤特地染了许多红蛋，送给玉琴、剑秋和闻天声。玉琴也把一只小玉兔送给彩凤。曾氏父子竭诚招待，住了五六天，忽然李鹏自京师来庄上找寻女侠，且陪着一位昆仑大侠同来。这位昆仑大侠是谁呢？是飞云神龙余观海。玉琴、剑秋二人拜见后，不胜惊喜。

闻天声和余观海握手大笑道：“自从天王寺一别，我们两个酒鬼有好多时候不见了。每次痛饮时，常要思念余先生，几时能得重相狂饮？不料今日又在此间相逢，巧极了。”

余观海道：“彼此彼此，闻先生这几时在何处云游？”闻天声道：“新从关外邂逅女侠，一同至此的。”

玉琴又介绍毓麟、梦熊相见后，方才问道：“余师叔怎样知道我们在此间的，可是从昆仑山上来吗？我师父可好，有什么训言吗？”

余观海道：“我此来正是奉你师父之命而来召你的。我回昆仑后，休息了数月，天天和禅师静坐修道，或是山上采药。谁知一天，有一个和尚寻到山上来，拜见禅师，问讯之下，方知是峨嵋派金光和尚遣他来此下书的。我和你师父一阅之下，遂又知金光和尚在剑峰山万佛寺做寿的时候，他的门下从四方云集；大家要求金光和尚亲自出马，来和我昆仑派比赛剑术。

“这因为数年来我们昆仑门下在外面常不满于峨嵋派的所为，歼除了他们好多人，积下了海一般深的冤仇，所以他们多数的主张要找禅师比赛剑术，彼此较量高下；想借金光和尚的力量为峨嵋派吐气。其中要求最力的就是少华山承天寺中的住持空空僧，他的徒弟‘火眼猴’邓氏就是河南洛阳邓家堡的邓氏七怪之一；还有一个明月和尚，以前都在邓家堡先后死在你们手里的。空空僧得知他徒弟的死耗，探听得明明白白，一心想代他们复仇。一时找寻你们不得，因此记在心上，要求金光和尚必要和我们昆仑派决一胜负。”

玉琴道：“原来如此。邓氏和明月和尚确乎是死在我们手中的，当时云三娘也曾参与此役。他们峨嵋派中的人如邓百霸、四空上人、赤发头陀等，被我们先后歼除，无怪他们要恨我们昆仑派中的人。但凡事有正有邪，有顺有逆，谁教他们荒淫邪恶，不归于正呢？金光和尚不能教育弟子，约束弟子，反听信片面之言，逞于血气之勇，要向我们昆仑派寻衅，这又岂是有道高僧一派宗主所应做的事呢？我若是遇见金光和尚，一定要向他据理驳斥，不怕他厉害的。”

玉琴说得高兴，神色振奋。剑秋说道：“那么一明禅师可曾答允他们的要求吗？”

余观海道：“禅师以慈悲为怀，怎肯轻易为残杀之举？所以起初要想不答应，但是金光和尚的来书措词十分傲慢，咄咄迫人；倘然不答允时，峨嵋派中人反要笑昆仑的无用，一吓就退呢！遂请虬云长老来一同商议。虬云长老是烈性的人，他说峨嵋派为非作恶，若不加以膺惩，恶势力更要增长；他们既来寻事，我们岂可示弱？不妨答应一试剑术。昆仑派中人功夫不错，胜利可操左券的。我也赞同这个意思，

于是禅师不得已而答应。

“峨嵋派人遂又遣人来约定在陕西少华山上最高峰比试剑术，便是在空空僧卓锡的承天寺相近，当然也是空空僧的主张了。我们遂和他约定本年十月尾为比剑之期，这因为禅师想要召集昆仑派中的人共同对付之故。禅师因你们两人和峨嵋派反对最力，又是禅师得意的弟子，此次比剑，不可不唤你们加入，遂教我出来寻你们回去。禅师一面又教寺中香火去请憨憨和尚等众师弟了。”

剑秋问道：“云三娘呢，禅师可曾派人去请她？”余观海道：“当然要请她的，但在我离山之前，云三娘却带了侍婢桂枝，以及新收一个徒弟名唤吕云飞的一同上山来会禅师了。这不是很巧的事吗？”剑秋、玉琴听说云三娘已在山上，心中一喜。

余观海又道：“我下了昆仑，想到哪地方去寻你呢？遂想往龙骧寨去访问，或者你们在那里，也未可知。我遂跑到张家口去，谁知龙骧寨早已被官军剿灭，徒有其名而不得其门而入了。又至京师探访，有一个晚上在酒楼饮酒，微有醉意，和酒保游戏三昧。巧逢这位李鹏先生也在酒楼小酌，他向我问起姓名，在旁解劝，我遂老实告诉了他。他知我是昆仑派人，遂向他问起你们二位来。我遂说此次出来便是要寻玉琴、剑秋二人，若知他们的去处，即请见告。他说起这里曾家庄是你们常来的地方的所在，教我何不到这里来访问，或可得知踪迹。我很赞成他的说话，当夜便宿于他家，次日遂邀他同来，果然相见。这又不是巧事吗？”

余观海说到这里，李鹏也带笑道：“我也时常思念女侠和岳先生。那晚陪友人小饮酒楼，忽遇余先生酒醉后戏弄酒

保，酒保认真，讥侮余先生；我知余先生必为异人，遂上前解劝，问起姓名，方知是女侠的师叔，特来寻女侠的。我遂引导他到此间来试问，幸亏没有走个空，怎不欢喜？”

玉琴道：“这要谢谢李先生了。我们这些人虽然萍水相逢，会散无常，然而彼此志同道合，相接以诚，所以相遇之巧有不期然而然者。”又对余观海说道：“多蒙师叔特来呼召，我们必须要去参与这事。这是昆仑、峨嵋两派的一个大决斗，料金光和尚虽精剑术，也非我师父等对手，他们不知自量，徒然自取其辱而已。我们在此，本来不过小会一月半月，也想再上昆仑的，现在我们就跟师叔同行也好。”

余观海道：“因为日期短促的缘故，禅师曾对我说，如若遇见你们，不必同往昆仑。由我一起引导到少华山中万福庵相会，那边庵中有一位有道高僧，名唤云上大师的，是禅师的好朋友。我们昆仑中人就借那地方作为集合之所了。”

玉琴点点头道：“我师父的好朋友除了龙真人，要算云上大师里！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师父常常去会他的，可惜我还没有见过哩！”

剑秋在旁说道：“我们若无须上昆仑，只消到少华山时，路途便减少大半了。”余观海道：“我们必在九月下旬赶到那里，现在已是八月尾，也不能再在这里多住了。我没有寻到你们时，心中非常焦急，现在心头安慰得多呢。”

大家说话时，彩凤母女在里面听得消息，也就出来和余观海、李鹏相见，彼此十分欢喜。当夜毓麟又特排筵席，为余观海洗尘，曾翁因微有感冒，所以没有陪坐。

席间男的只有余观海、闻天声、李鹏、剑秋、梦熊、毓麟，女的只有玉琴、彩凤、窦氏；一共九人，坐了一圆桌。

席间大家讲起比剑之事，甚是兴奋。梦熊、彩凤等都想随去一观，只因没有禅师之命，不敢孟浪。闻天声和余观海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各举大杯，尽量痛饮；你一杯我一杯的，连烫酒都来不及，吃着冷酒。

剑秋遂把酒闹太白楼的前事告诉窦氏母女、梦熊兄弟听。余、闻二人皆喝得酩酊大醉，方才散席，各人回客房安寝，一到榻上，早已鼾声如雷了。两大瓮好酒都已喝个精光；毓麟不由称奇，梦熊也连连称快。次日大家又在庄上欢叙，毓麟仍预备着好酒请闻、余二人痛饮。一连三日，闻、余二人终日在醉乡之中。

玉琴心急，恐路途耽搁，所以要早些动身，和剑秋说了，剑秋也以为然。于是二人和毓麟说，他们要早日上少华山去。毓麟夫妇知道这事是不可挽留的，不得不允许他们离去，只恨自己不能跟去一看两派比赛剑术，否则倒是极天下之奇闻壮观呢！玉琴遂定后天动身，李鹏先一日告辞回京，闻天声被余观海请去同谒禅师，所以一起走。

隔夜毓麟、梦熊又设宴送行，次日玉琴、剑秋带了花驴、龙驹和余观海、闻天声，辞别了毓麟兄弟、窦氏母女，以及曾翁曾母等人，出得曾家庄，离了天津，赶奔少华山去。

途中余观海雇了牲口代步，星夜赶程。玉琴因为急切要到少华山，所以途中不敢多管闲事，惟路过洛阳时，到谭太守衙门中去拜访公孙龙。公孙龙闻得女侠到来，不胜之喜，亲自出迎；又见闻、余二人，彼此在天王寺别后，直至今日方得重逢，一齐请到花厅上坐。玉琴问起韦虎，公孙龙便说：“承女侠介绍，此子颇能干，现在此间相助公事。”遂

命人把韦虎唤来。

韦虎闻女侠莅临，忙来拜见，且说：“在此间多蒙公孙龙照拂指导，身心都安，将来如有上进，都是女侠再造之功。”玉琴遂对他说道：“人能弃邪归正，天必佑之，现在你的父亲也有着落了。”韦虎惊喜道：“我父亲在哪里？女侠怎会遇见？”玉琴遂将自己在洪泽湖经过的事约略告诉他听，且说道：“此刻你父亲卓锡在湖中洗心寺，他的姓名也不叫韦飞虎而称忘我和尚了。我已告诉他说你在洛阳，他闻你已有归宿，也很安慰。”

韦虎以手加额道：“天可怜我！使我们父子各有个消息，且喜我父亲早已放下屠刀，隐身学佛，这是最好的事。我既知晓他的地址，却就要去一见了。”玉琴说道：“很好，你们父子也该会见会见。”

这时候谭永清也已知道女侠和剑秋等来到，便亲自出见，在霁月堂上摆下丰盛筵席，款待众剑侠。公孙龙又教他的夫人畹芳出见，韦虎也教梁红绢来拜见女侠，彼此各自喜悦。

谭永清请众人坐下，依次斟酒。剑秋问问洛阳的情形，谭永清约略报告一遍，大致安宁。惟曾一度有刺客行刺，乃是邓家堡的余孽，幸公孙龙保护周到，歼除一人，其中的人都逃窜而去。听说其中有一个姓杨名乃光，乃是潞安州的飞行大盗，很有本领；恐防他再要狙击，以后却没有来了。

剑秋闻说是杨乃光，便知是莲姑的夫婿，龙骧寨的毁灭便坏在这人身上的，李天豪曾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经过。遂把杨乃光在龙骧寨捣乱的事告知公孙龙听。公孙龙也颇扼腕，便问女侠将到何处去？玉琴遂将少华山昆仑峨嵋两派约

期比赛剑术的消息告知。公孙龙听了，拍腿大悦道："这是千载难逢的事，不知道小子可能跟随女侠等同至少华一见禅师，并观比剑？"

玉琴道："能得公孙先生前去，我们甚为欢迎的。"公孙龙道："幸蒙女侠慨许，小子定当附骥。"大家谈谈说说，惟有闻、余二人一见了酒，不肯舍弃的，鲸吞牛饮，把一瓮三十斤的陈酒喝个精光。谭永清生平没有见过这种酒量海一般深的人，更是奇怪。夜深时始各回房安寝。

次日女侠等便要赶路，公孙龙遂向谭永清请假，要随女侠等同至少华走一遭，留下韦虎在衙保卫。至于韦虎要去谒见父亲的事，那么要待公孙龙少华山归来之后了。

玉琴、剑秋、公孙龙、余观海、闻天声一行五人离了洛阳，一路向关中进发。这条路是他们常走的，因此沿途风景无足留连，在九月二十日过后早到少华山麓。那少华山势果然雄峻深幽，为五岳之宗。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远望山峰环抱，大石崔嵬。玉琴、剑秋等还是初次到此，惟有余观海是熟路，遂当先引导众人上山。

那万福庵是在少华山之阳，万佛岩上，绿树丛中，黄墙曲折；门前有一湾清泉，百株古松，松风飒飒，清泉潺潺。游人到此，顿觉俗念尽除，万虑都消。庵门前金字大书"万福庵"三字。

余观海上前一拉铜环，里面便有一个小沙弥出来开门。他是认得余观海的，便带笑说道："余师父来了吗？"余观海点了头道："正是。圆空，你家大师在庵吗？昆仑山上的一明禅师可已来此？"

圆空道："一明禅师等已于前三日来庵中，他师父正陪

着他们在见性室中谈天呢！”余观海道：“这样很好。”遂引众人入内。

玉琴、剑秋二人闻禅师已至，都很快慰。庭中有白鹤二头，见了客人到来，引吭长鸣，其声清远。绕过大殿，穿过回廊，前面是一个月亮洞门，花木扶疏，鸟鸣上下。门内有一间宽畅的禅房，便是“见性室”了。

余观海首先牵帘而人。室内正坐着一明禅师、虬云长老、云三娘三人。云上大师年有七十左右，银髯过腹，道貌岸然，手里拿着一带念佛珠，坐在下首相陪。

玉琴、剑秋忙上前拜见过禅师、长老和云三娘，又见过云上上人。云上上人知道禅师门下有一位得意的女弟子，就是荒江女侠方玉琴，今日见面，觉得婀娜刚健，不愧巾帼之英，不由啧啧称美。玉琴遂又介绍闻天声、公孙龙二人上前和禅师等相见。

二人见禅师容貌慈祥，佛骨清秀；长老状态古怪，又如伏虎尊者，都肃然起敬。云三娘是彼此相识的。禅师闻得闻天声是湖南隐侠，曾和玉琴大破天王寺的；而公孙龙也是道友清心道人的高足，所以也很看重，请二人坐下。

玉琴便把自己二次下昆仑后的事情大略报告与禅师听。禅师道：“只因你们和峨嵋派人结下冤仇，他们的师父金光和尚经人怂恿之后，遂约我们到此比剑。其实这种事不免大开杀戒，不是我们所可做的，我们也是实迫处此；他们若有转圜之道，我们也未尝不可接受的呢。”

玉琴道：“峨嵋派人在外面为非作恶，多行不义，弟子一时仗侠好义，诛戮了数人；想不到他们竟会寻到师父身上来，这是弟子万分歉疚的。且喜师父能够知道我宽宥我，此

次比剑，弟子愿随师父之后，将他们击败；不但使他们知道昆仑未可轻敌，也使天下尽知邪正之分，心术不正的断难胜光明有道之人呢！”

禅师听玉琴说得虎虎有生气，不由微笑道：“这终是不祥之事！此次我虽答应他们来此比剑，万一动起手来，我已抱定主意，少流一滴血才为上策。至于龙战于野，尸横于山，这是我所极不愿意见的事情啊！”云上大师在旁也说道：“善哉！禅师之言，出家人本来戒杀，昆仑、峨嵋两派何必结下这样深的冤仇而自相残杀呢？”

虬云长老道：“天下有邪正之分，邪者去之，未尝不合乎天道？峨嵋派的金光和尚妄收门生，在外多杀生灵，害人不浅！我昆仑派为正义计，不忍坐视；除去了他们中间几个败类，他们遂要求金光和尚亲自出来对敌了。此次我们是被动的。不得不和他们一试剑锋呢！”

剑秋问道：“但不知金光和尚等一行可曾来此？”

云三娘道：“听说金光和尚于昨天已到承天寺，晚上即有剑光两道上冲云汉，大约他们故意向这里示威的。”余观海笑道：“这种行径，金光和尚的剑术也未必高明了。”

禅师遂对玉琴、剑秋等说道：“你们远道而来，途上谅必辛苦，且请到外面去散坐，晚上我和你再谈。”玉琴听了，遂和剑秋、公孙龙、闻天声退至外面，仍由圆空等引到后面一个小轩中坐茶。

在那里有乐山、乐水，并有吕云飞、桂枝二人，他们见了玉琴、剑秋都很喜欢。玉琴又介绍公孙龙、闻天声给他们认识，他们知道这两位都是奇人，也甚敬重。大家闲话一切，晚上云三娘、余观海出来陪伴他们同用晚膳。

云三娘和玉琴、剑秋二人自太湖一别，也有多时，今天重逢，各谈些别后之事。玉琴把龙骧寨、螺蛳谷的事迹告诉三娘听，三娘也为之太息。不多时禅师差人将玉琴唤去云房中问询，玉琴恭恭敬敬对答一番，方才退出。

乐山、乐水、剑秋、云三娘、闻天声、公孙龙等又在大殿上坐谈。忽然桂枝、吕云飞走进来对他们说道："你们快去看啊，那边的剑光又腾起了。"

众人遂一齐走到庵门前去看时，见东偏一座山峰上黑黝黝地如巨灵神矗立天空，空中有一道白光如游鱼般倏来倏去，却也没有什么稀奇；接着"嗤"的一声响，峰上又飞起一道白光，其细如线，向那第一道白光缭绕不停。一会儿渐渐放大，粗如匹练，照耀人目；一会儿又有一道紫光如车轮般大，霍地飞起，迅如流电，白光便减色了。

桂枝道："一连两晚他们都有剑光飞舞，我们这里却黯然无色，未免太示弱了，我倒有些不服气。"云三娘笑道："桂枝，你太没有忍耐了，看我的来吧！"说时便听"嗤嗤"两声，便有两棵银丸飞跃天际，在这边万福岩上前后飞舞。大家仰着头正在好看时，忽听一声巨响，从庵中飞起一道白光，寒光森森，在天空中忽大忽小，时上时下，矫捷非常。这剑光使人不可迫视，远非寻常可比。

云三娘指着道："这是虬云长老的剑光。大概他在那里面看见了我的剑光，一时高兴，不甘寂寞，故略显其技。禅师的性情谦退和平，而长老却是嫉恶如仇，性烈如火的。别瞧他残废的样子，似乎不在人家眼里，他的真实本领远在我辈之上呢！"玉琴大喜道："有虬云长老在此，还怕金光和尚做甚？"

隔了一会，虬云长老的白光倏已收去，对面的剑光却还飞腾不止。余观海早跑出庵来，对他们说道："你们都在这里看着玩吗？禅师有命，教你等入内安睡，不要多管闲事，待到以后正式比剑时再显技能不迟。"于是云三娘收还银丸，大家跟着余观海入内，由圆空一一招待至客房安睡。

次日金光和尚使一门下送书前来，约定本月三十日之夜在华山最高峰上比剑，两派宗主均须到临。一明禅师遂在来信背后批上"遵命献丑，按时必至"八字，让他带回去。

玉琴闻知，眉飞色舞，计算到月尾只有五天期限了，一场好看的戏剧到临不远；自己在这个里面，只好做一个预备小卒，要由她的师父和虬云长老、云三娘等去与金光和尚一决胜败了。公孙龙等也都渴盼这日子早临。

玉琴、剑秋二人因他们初至小华山，想至山下各处去探奇搜胜，将此意报告禅师。禅师虽然应许他们出看，但也叮嘱他们只可游览，不可管事；承天寺那边休要走近去，免多意外的纠纷。玉琴自然遵命，遂邀着剑秋、公孙龙、闻天声等到山中去游玩名胜。

一游两日，胜迹都已领略。回路时见有三个头陀，服装奇怪，相貌凶狠，向峰上承天寺那边攀越而去；玉琴料想这是峨嵋派中的人物，谒见金光和尚去的。头陀们也时时回头向他们怒目而视，似乎也知道他们是昆仑之流。玉琴因有师命，一笑置之。

等他们回转万福庵时，却见一明禅师的师弟憨憨和尚带着薛焕、滕固也赶到。薛焕、滕固和玉琴、剑秋、公孙龙等相见后，都觉欣喜。大家谈起龙骧寨的事情，薛焕把杨乃光的罪状痛加攻击，又很可惜宇文亮的惨死。玉琴把天豪夫妇

在螺蛳谷加入袁彪一伙同谋革命的事告知滕薛二人。

二人闻得天豪已有安身之处，心上也觉宽慰，且说："此来为在师父身边闻得一明禅师函召师父，来少华山同与金光和尚比剑。我们知道这是昆仑、峨嵋最后决赛之期，不可不随在后列，一开眼界。且知女侠等必然参与其间，和滕固再三恳求师父携带我们至此的。"

玉琴笑道："这一役自有要角，我们不过在傍做个摇旗大喊的小兵罢了。"少停玉琴、剑秋都入内拜见憨憨和尚。和尚见了玉琴，大加称许；且知琴剑姻缘，他可非常赞成的，玉琴、剑秋二人随即退出。这万福庵中平添不少剑侠，十分热闹。

转瞬间已至月底。这一天晨间，一明禅师在大殿上召集众人，诰诫道："今晚我们要和峨嵋派金光和尚比剑了。虽然他们是不归正道，可是我们得以仁义为本，能够少所杀伤，未尝不是好事；所以请大家各自留意，非对方迫至无可退让时，不要好胜轻进，去杀伤他们的人。我们的宗旨只要金光和尚知道我们未可轻侮，此后给他们一个忏悔的机会，不必世世相仇，留下杀伐的祸根。望大家善喻此旨。"

诰诫毕又将自己人分为五队，按着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方向准备列阵。自率玉琴、剑秋为中央戊己土，虬云长老率乐山、乐水为东方甲乙木，云三娘率桂枝、吕云飞为南方丙丁火，憨憨和尚率薛焕、滕固为西方庚辛金，余观海、闻天声、公孙龙三人为北方壬癸水；配成一个梅花阵势，以应峨嵋诸雄。

一明禅师部署已毕，众人正欲散去，待到夜间再去少华山峰比剑，忽见圆空和云上大师入报外面有两位道友，特来

求见一明禅师。禅师不知是哪里来的道友，说声请。

圆空还身走至庭中时，早见有两位道人急匆匆地走向殿上来。一样都是长髯过腹，仙风道骨，黄冠玄裳，芒鞋节杖，迥非流俗。一明禅师连忙合十出迎道："原来是清心道人和龙真人来了，不知两位道友何由知我们在此而来相会。"

龙真人笑道："前月我们在劳山闻得赤溪子来言，峨嵋派约你们昆仑派在十月之杪比剑于少华山峰。贫道暗想，这个杀戒开得不小，何苦以些微嫌隙致成水火？无论何方得胜，将来怨仇愈结愈深，何以解脱？所以贫道特约清心道人起程赶来，专诚要代你们两派调解，愿作仲连第二，不知禅师意下如何？"

一明禅师听了龙真人之言，微微点首道："解铃还仗系铃人。道友，你们不远千里而来，代我们作息事宁人之计，未尝不感谢你的美意。但我昆仑并无和峨嵋火并之意，此事的发动起因还是由于峨嵋派，我们到此是勉强的；所以道友你若要停止我们的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方面是不成问题的，最好请你先去峨嵋派那边一说就是了。"

龙真人点点头道："禅师之言确是不错，但我们先得请命于你，然后可以到那边去尝试。好在道友清心道人还曾和金光和尚相识的，有他前去，也许有七八分希望。"

禅师道："既如此说，我们且请到里面去坐谈。"其时公孙龙已上前拜见他的师父清心道人。道人早知公孙龙在洛阳，想不到今天他也会在此处，遂约略问询数语。一明禅师早和云三娘、虬云长老、云上大师、憨憨和尚、余观海等招接着龙真人、清心道人都到后面去叙谈。外面余下玉琴、剑

秋、薛焕、滕固、公孙龙、闻天声等众人。

闻天声对玉琴、剑秋二人说道："我随二位至此，得见许多剑仙，这是很快活的。今夜我们本要去和峨嵋派比赛剑术，满拟有一场大决斗；龙吟虎啸，好看煞人。谁料平空走出来这两位道人，要代双方作和事佬，若然成功时，未免大杀风景了。"说罢哈哈大笑。玉琴面上也微露失望之色，接口说道："且待他们谈过再说，我师父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但望虬云长老反对便好。"

剑秋摇摇头道："其中还有云上大师呢！他是佛心肠的人，对于昆仑、峨嵋两派比赛剑术是不甚赞成的，现在他俩势要加入作和事佬了。而且我师云三娘和师叔余观海都是唯禅师之命是听的，大约十九必将答应的了。"

外面众人议论纷纷，都是主张要和峨嵋派比赛到底的。里面的叙谈也已完毕，见一明禅师和云上大师、憨憨和尚亲自送两位道人出庵去，谅是到金光和尚那边去了。

少停云三娘、余观海走过来时，大家围着问信。果然谈话中间云上大师帮着龙真人等极力请命，只有虬云长老曾一度反对。而禅师的心理，以为能够息事罢争是最妙的事，所以允许可以不和峨嵋派人比剑，只要峨嵋派人能忏悔他们以前的罪过，改向光明的大道走去；从此各不相犯，解除宿仇。于是清心道人、龙真人立即往承天寺去向金光和尚劝解了。

玉琴道："但愿金光和尚那边讲不成功，我们仍可和峨嵋派比剑。"薛焕道："这事本在彼方发动的，大概峨嵋派中人主张要和我们决斗的，决不在少数；金光和尚一人也难作主张，他的门下未必肯悔过的。包管二位道人乘兴而去，

败兴而归，你们等着看吧。”众人听了薛焕之言，略觉放心。待至下午，清心道人、龙真人翩然回来，入见禅师。

隔了一会，禅师又召集众人至大殿上讲话道：“此次本约诸位到此和峨嵋派比剑，恰巧今天道友龙真人、清心道人光临，蒙他二位的美意，抱着一片真诚，要代我们劝解息争。我因此次比剑，本是被动之事，岂愿妄开杀戒？所以答应。倘然峨嵋派自知理屈，偃旗卷甲而退，我们也莫为已甚，不再去对付他们；双方各奉天道行事，以爱人为主旨。于是两位道友遂去承天寺访问金光和尚，劝他停止比剑之事。

“起初金光和尚不能允许，因他门下有许多已和我们昆仑派意见甚深；势成水火，极力反对。后经清心道人再三规劝，金光和尚省悟自己的不是，方才告诫他们勿再意气用事，多结怨仇；千万不要和昆仑派人作对，自取其辱。遂答应二位道友今夜比剑之举决定作罢，待后日便要回剑峰山去了。

“我得到道友的复音，十分快慰。既然彼方肯接受忠告，不再向我们挑衅寻仇，我们岂愿好勇斗狠，多所杀伤？所以今晚也就不必前去比剑了，大家只算来游一次华山，彼此相会也好。并且老衲还有一个多年的心愿，想乘此时了去，让诸位快乐一下，明天便可发表的了。最后还有一句话要奉劝诸位转告同道，凡事适可而止，不要和人家多结仇敌，终非双方之福。”

禅师说完了，众人都知少华比剑的事不能实现了，不无失望。然而禅师之言安敢不从，因此大家都没有话说，又听禅师说有一心愿要乘此时了去，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惟有云

三娘、余观海却已料到有八九分光景，也是他们所渴望之事呢！大家退出后，一明禅师等在里面陪着二位道人在内饮酒谈心，玉琴、公孙龙等心里却都异常懊丧，惟有剑秋听得禅师要了心愿之言，便觉有无限希望，瞧料到五六分了。

黄昏时禅师特唤玉琴、剑秋两人入内训话，禅师面上充满着一团笑容，很温和地教二人坐了。对二人说道："你们这几年来在红尘中东奔西走，虽然做过许多诛恶除暴，扶善助贫之事，不失侠义的行为；也是学道一层还是在宫墙之外，所以我和云三娘等赞成你们一对儿缔结良缘，但是迟迟至今尚未成婚，在我觉得终有一件心事未了。

"今日在这里同门会集，胜地登临，化干戈为玉帛的时候，我想代你们二人成婚，好使你们的名义早早有定。好在同门联婚，喜上加喜，早已不成问题的。你们的心里如何？"

玉琴却渐渐低下头去，未即回答。剑秋暗想果被自己料着了，遂答道："弟子悉听师父吩咐。"禅师点点头，又问玉琴道："玉琴你也同意吗？"玉琴也将首微点。

禅师又说道："好了，我们不必遵守俗礼的，便定后日在山上成婚，让众人都吃杯喜酒，也不至于使他们白跑一次。庵中未能借为洞房，我已问过云上大师，在此山中可有地方暂借？他告诉我说，在妙珠峰下有一家人家姓吕的，也是山中的隐士，他那边房屋较多，空以会客，可以借住两间房屋。只要他一说定，大约允许的。至于一切费用，由我支付，你们不必多管，只预备做新人便了。"二人拜谢后，回到外面。

剑秋情不自禁，握着玉琴的手说道："琴妹，方才禅师

问你之时，你起初默默无语，我心里很有些惴惴不宁；后来见你答应了，我方欣喜。如今我与你克偿宿愿了，我很感谢琴妹的。”

玉琴微微一笑，恐防被人听见，也没答话。适巧云三娘和桂枝从那边廊下走来，见了两人，便带笑问道：“禅师唤你们进去是谈的这回事吗？我们要吃喜酒了。”剑秋不敢隐瞒，遂把禅师之意直告。

云三娘道：“方才禅师已和我谈过了，我当然是乐观婚礼的，禅师说媒人一席要推我和余师叔呢！”剑秋道：“多谢师父的玉成。”玉琴也向着云三娘微笑，一半儿含羞，一半儿示谢。云三娘握着她的纤手说道：“后天你准备做新妇，我们都快快活活的吃喜酒。大破天王寺的一伙人好在都到这里，连奇人公孙龙也在此，这可见天作之合，并非偶然了。”

次日大家都已闻得喜讯，一齐欢喜说道：“我们本来是看比剑的，现在却有喜酒吃了。”于是大家不谈金光和尚的事，又谈到玉琴、剑秋两人的良缘。

云上大师在上午跑到妙珠峰下去访问吕太公，要借他的地方为玉琴、剑秋二人成婚。吕太公素和云上大师相知，也是信佛的人，听说昆仑派的荒江女侠，要借他家举行婚礼，一口答应，愿把自己女儿的闺房腾出来；借给玉琴、剑秋做青庐。

云上大师回复了一明禅师，禅师连忙取出钱来，交给余观海去主办一切。余观海拉着公孙龙相助，赶下山去，办了许多物件。新郎、新妇的衣服用品一切都是租的租、买的买；咄嗟之间，立即办就。晚上又拉云三娘、桂枝去布洞

房，忙了整天工夫。到后天便是佳期，因为事起临时，大家想不出什么礼物可送，只有老老实实的吃喜酒。惟有乐山、乐水，隔日到山上去采了不少花回来，编成十多只花篮，作为婚礼的点缀。

礼堂的陈设都由吕太公等家人代办，乐手赞礼也都由他们去雇来的。在笙管齐鸣中，剑秋、玉琴各换上新人礼服，由傧相牵引着出来，在华堂上参拜天地。虽照着古礼而力求简单，参拜毕，遂拜见一明禅师、虬云长老、云三娘等众师尊，其余众人也都挨次见礼，奏着鼓乐，送入洞房。

闻天声、公孙龙等新房中闹笑了一回，因为人少，也就退出，晚上盛设筵席，众人大吃喜酒。玉琴、剑秋又换了便装，亲自到外边来敬酒，当然余观海、闻天声两人又要大饮而特饮了。酒阑时，因为吕家没有预备众多的客房，一明禅师、云三娘等第一批回万福庵去，薛焕、滕固、乐山、乐水等第二批回庵去，在吕家留下的只有这两酒人，还有公孙龙。他恐余、闻二人醉后，没人照料，所以就留在此间。

将过四鼓时，他送余、闻二人到客室中床上睡倒后，他自己也欲解衣安睡，打了两个呵欠，坐到床边，忽听后边连声嚷着起火。他向窗外一望，已见红光照耀，他想哪里来的火？一面唤醒余、闻两人，一面挟着两口宝剑，跳到屋上去了望。见火焰起处，正是玉琴、剑秋两人的洞房，心里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在玉琴、剑秋两人洞房人静，携手而入罗帏之时，彼此数年奔走，形影不离，两心相契，相怜相爱，一旦克谐鱼水，当然不消说得情意绵绵，着意绸缪。

谁知这时候院落里，对面屋上忽然轻轻跳下一人，在黑

暗里也不知他是谁，只是飞行功夫很好，全无声息；加以屋子里的新婚夫妇也没有防备到此，所以由他窥探。他用指沾着自己的涎沫，弄湿窗上的纸，戳成一个小孔，向里张望了多时；突从身边取出一个箭形的东西，就近在窗洞上，拨动机括，“唰”的一声，向室中的大床射去。

红光一道，锦帐上立即起火。他跟着又放了一支，瞬息间，室中焰腾燃，立即冒穿屋顶。他在外边拍手大喜道：“玉琴、剑秋，今晚虽是你们最乐时期，也是你们命尽之夜！使你们葬身火窟，算你有通天本领也逃走不了。”他正在狂呼时，公孙龙早已看见，知道有了刺客，连忙飞步过去，拦住他说道：“哪里来的贼子？胆敢至此放火行刺，罪在不赦。”

那人见有人到来，也就从身边拔出宝剑，大声喝道：“玉琴、剑秋两人已死，怨仇已除，要你来管什么鸟事？”公孙龙大怒道：“饶你不得。”遂飞剑直取那人。那人提剑迎战，两人在庭中酣斗起来。

那人剑法虽然不属平庸，可是公孙龙的双剑展开来，有如龙飞凤舞，那人怎能抵御？这时屋上又跳下一个贼秃，舞动剑光，上前相助。公孙龙并无惧怯，他心里只是想念着女侠和剑秋，在洞房中不知究竟可曾脱险，还是象那贼子所说已葬身火窟呢？

这件事真可说平地风波，祸起不测，做梦也想不到的。其时吕太公家中人都已惊起，一见洞房起火，莫不惊奇；家人们都提着水桶挠钩等赶来救火，七手八脚的把那火扑灭。吕太公要紧找寻一对新人，能不能逃出火窟，大家都不知道。却见剑秋、玉琴从后面跑来，都是怒容满面，手握宝

剑，要寻放火烧洞房的人。

原来二人虽然上床，未寻好梦；在喁喁谈话，回溯韩家庄初见时的一幕。不防帐上着了火，剑秋说声："不好！"连忙拉着玉琴从床后跳将出来。玉琴的衣襟上已被火焰燃着，剑秋急代她扑熄；手指都烧痛一些，忙从背后小门里溜到后面去。

因为两人都穿着小衣，又是新婚之夜，未免羞答答难见人面。幸亏他们来的时候，所有行箧和宝剑都放在吕太公的房里；还是吕太公见了双剑说笑话，以为洞房中藏兵器，不免有杀气之嫌，所以连行箧也放在吕太公处了。想不到这也给予玉琴、剑秋莫大便利的，二人遂连窜带跳，跑至吕太公房中。

吕太公和他老妻已披衣出来救火了，两人进去，打开行箧，各各换上外面的衣服，取了真刚、惊鲵二剑，回身跳出。剑秋对玉琴说道："今夜这火起得突兀，我似乎看见一道火光从窗隙中直奔我们床上来的。惊惶间，不暇细察，但这明明是有人在那里暗算我们，想把我们烧死，其心毒辣极了！"

玉琴咬紧银牙说道："也许是峨嵋派中的人，有心来寻仇，我们誓不轻饶。"两人走至外面，见火势渐熄，吕太公的家人高擎火把，远远地站着。

公孙龙正挥双剑和一个黑衣少年、一个贼秃在那里酣斗。玉琴仔细一看，那贼秃并不认得，但那黑衣少年却是以前红叶村漏网而去的贾振威，心中即时明白。遂指着他骂道："姓贾的小子，前次我们的金眼雕丧在你的手里，被你侥幸逃生；一向找不到你，今日却又前来暗下毒手。你一死

不足蔽辜，再让你逃走，我们也不复为人了。”

贾振威满以为玉琴、剑秋两人，已被自己的“九龙取火”烧死在洞房中，谁知两人依旧无恙，又惊又怒，也说道：“玉琴不要称能，你们把我哥哥杀死，今夜特来复仇。”

玉琴、剑秋两人遂舞剑直取贾振威，腾出公孙龙独斗那和尚。而余观海、闻天声也摩挲醉眼，跑到这里来；见刺客不多，他们暂作壁上观，并不相助。战够多时，剑秋一剑扫向贾振威的头上，贾振威急忙招架时，玉琴早乘隙一剑向他后腰刺入。

贾振威躲避不及，大叫一声，倒于地上。玉琴加上一剑，把他的头割下。剑秋见贾振威业已授首，遂回身来助公孙龙。那和尚心虚胆怯，知道不敌，向两人猛刺一剑，乘势跳出圈子；一跃上屋，要想三十六策，走为上策。

余观海在一边看个清切，把手中的铁钵飞去，正中和尚的后背，一个倒栽葱跌下屋来。剑秋过去夺了他的剑，将他缚住。吕太公等见玉琴、剑秋等大战刺客，无不吐舌。火已完全熄灭，只烧去一间新房，其余的幸未波及，遂将那和尚带至外面大厅上去审问口供。

和尚老老实实的说道：“我就是承天寺的空空僧。我的徒弟朗月和尚、邓麒等先后死在你们手里，所以一心要代他们复仇。方才死的贾振威本是红叶村中的侠士，前年他的哥哥贾振武也被你们杀死，一家尽毁，因此他投奔我，要我出来寻你们。既知道昆仑派人藐视我们峨嵋一派，遂乘我师金光和尚做寿之时，请求我师和诸同门一齐出来和你们决一胜败，于是有少华比剑之约。

“却不料忽然来两个道人从中劝解，我师父到底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将比剑的事作罢。我们心里最为愤愤，接着又探知你们二人就在山上成婚，这又挑起我们嫉妒之意。贾振威遂约我一同背着金光和尚，暗中前来行刺。他用他的暗器‘九龙取火’，从窗隙射入，满拟可以把你们两人烧死，谁知天不从人愿，竟被你们死里逃生。现在一死一擒，我也不想活了，想以后总有人代我们复仇的。”

大家听了这话，方知内幕。剑秋道：“那姓贾的小子却在这里遇死，是想不到的。他的暗器‘九龙取火’是一种特制的火箭，以前他仗了这利器，脱身逃去，又烧死了我那可爱的金眼雕；今晚又要来烧死我们，其心狠毒极了，结果仍死在我们的剑下。这真是天诱其衷，作恶难逃呢！”闻天声道：“两位今晚真险哪！未遭毒手，真是天意，恭喜恭喜！”剑秋笑道：“出了这个乱子，还要恭喜，这要令人啼笑不得了。我们更是对不起吕太公的。”

吕太公道：“只要新人无恙，焚去一间屋子总是小事，幸勿介怀。”公孙龙道：“那么我们把空空僧怎样发落？”余观海道：“今夜出了这件惊人的事情，明天必要禀告禅师知道，这贼秃不妨交与禅师，由他发落便了。”玉琴、剑秋都赞成这话，便将空空僧监禁在一间小屋中。闹闹嚷嚷，不觉天已大明，大家都没睡觉，吕太公恐众人腹饥，早命厨下煮好早饭，押着空空僧，一齐跑到万福庵去禀告一明禅师。云三娘等见众人一清早跑来，顿觉奇异，玉琴拜见后，谢了禅师便将昨夜事情禀白。

禅师听了，叹道：“我以为峨嵋派人认错醒悟了，大家可以从此息争，谁知还有这一场风波，未免太杀风景。幸你

二人没有伤害，我心稍慰。”龙真人在旁听得这消息，也怪峨嵋派人失信背义，遂自愿前去问罪。禅师道：“两位道友能去，这是最好的事了。”便将空空僧交与龙真人带去，交还金光和尚。

龙真人遂和清心道人带了空空僧，又至承天寺走一遭。午后回来覆命，说此事金光和尚完全不知情，自认失察之咎；已罢去空空僧承天寺主持之职，托我代为道歉。且又当场告诫众门徒，不得再向昆仑派人寻仇，即日遣散回去。

禅师听得这报告，点点头道：“金光和尚尚有诚意，我们也不愿节外生枝，就此了事也好。吕太公处烧去的房屋，待我出钱赔偿与他吧！玉琴、剑秋在外多年，今次成就良缘后，不防随我回昆仑山暂息尘影。山上别有精舍可以供你们住宿，也好多闻些真道。”

于是玉琴、剑秋一齐拜谢，遵禅师之命。大家又在山上欢叙一日，诸事已过，又要别离。龙真人、清心道人先走，憨憨和尚带着薛焕、滕固次行，云三娘也带桂枝、吕云飞回岭南去。余观海要到四川去，闻天声要游蜀中山水，二人结伴同行；公孙龙也就返洛阳。一明禅师遂和虬云长老携玉琴、剑秋、乐山、乐水，拜别云上大师，直返昆仑。而琴、剑姻缘终告圆满，刀光血影，都成梦痕；逍遥于青山绿水之间，度过其一生了。

# 荒江女侠

农村读物出版社

原著顾明道　批校叶洪生

四

ISBN 7—5048—0446—0/I·99

定价：1—4册　12.70元